目录

[《火併蕭十一郎》古龍 2](#_Toc70240374)

[第一回 七個瞎子 2](#_Toc70240375)

[第二回 怪物中的怪物 12](#_Toc70240376)

[第三回 憐香惜玉的花如玉 27](#_Toc70240377)

[第四回 寸步不離 37](#_Toc70240378)

[第五回 會走路的屋子 48](#_Toc70240379)

[第六回 蕭十一郎在哪裏 57](#_Toc70240380)

[第七回 伯仲雙俠 64](#_Toc70240381)

[第八回 愛是給予 72](#_Toc70240382)

[第九回 牡丹樓風波 79](#_Toc70240383)

[第十回 割鹿刀 87](#_Toc70240384)

[第十一回 久別重逢 97](#_Toc70240385)

[第十二回 嫡親兄妹 106](#_Toc70240386)

[第十三回 七殺陣 114](#_Toc70240387)

[第十四回 造化捉弄人 122](#_Toc70240388)

[第十五回 債主出現 134](#_Toc70240389)

[第十六回 無垢山莊的變化 148](#_Toc70240390)

[第十七回 紅櫻綠柳 161](#_Toc70240391)

[第十八回 大江東流 168](#_Toc70240392)

[第十九回 金鳳凰 184](#_Toc70240393)

[第二十回 尋尋覓覓 193](#_Toc70240394)

[第二十一回 神秘天宗 203](#_Toc70240395)

[第二十二回 夢醒不了情 213](#_Toc70240396)

[第二十三回 搖船母女 222](#_Toc70240397)

[第二十四回 水月樓之宴 229](#_Toc70240398)

[第二十五回 白衣客與悲歌 243](#_Toc70240399)

[第二十六回 迷情 253](#_Toc70240400)

[第二十七回 死亡遊戲 262](#_Toc70240401)

[第二十八回 揭開面具 269](#_Toc70240402)

[第二十九回 春殘夢斷 277](#_Toc70240403)

[第三十回 一不做二不休 287](#_Toc70240404)

[第三十一回 月圓之約 293](#_Toc70240405)

[第三十二回 龍潭虎穴 305](#_Toc70240406)

[第三十三回 俠義無雙 314](#_Toc70240407)

[第三十四回 真相大白 322](#_Toc70240408)

# 《火併蕭十一郎》古龍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回 七個瞎子

初秋，豔陽天。

陽光透過薄薄的窗紙照進來，照在她光滑如緞子般的皮膚上，水的溫度恰巧比陽光暖一點，她懶洋洋的躺在水裏，將一雙纖秀的腿高高蹺起，讓腳心去接受陽光的輕撫。

輕得就像是情人的手。

可是風四娘心裏並不愉快。

經過了半個月的奔波後，能洗個熱水澡，雖然已幾乎可以算是世上最愉快的事，可是一個人心裏頭如有她現在這麼多心事，這世上也許就沒有任何一件事能讓她覺得愉快了。

風四娘通常並不是個憂鬱的人，但現在看來卻彷彿很憂鬱。

風在窗外輕輕的吹，外面是一片亂石山崗。

這地方她來過，兩年前來過。

兩年前，她也同樣在這屋子裏洗過個熱水澡，她記得那時的心情還很愉快。

至少比現在愉快得多。

從外表看來，她跟兩年前並沒有甚麼分別。

她的胸還是很挺，腰還是很細，小腹還是平坦的，一雙修長的腿，也仍然同樣光滑堅實。

她的眼睛也還是嫵媚明亮的，笑起來還是同樣能令人心動。

可是她自己心裏知道，她已蒼老了很多，一個人內心的衰老，才是真正可怕的。

※※※

這兩年來，她還是沒有虧待自己。

她還是一樣騎最快的馬，爬最高的山，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玩最快的刀，殺最狠的人。

她還是在儘量享受著人生。

只可惜無論甚麼樣的享受，都已不能驅走她心裏的寂寞；一種深入骨髓的寂寞，就像是木柱裏的白蟻一樣，已將她整個人都蛀空了。

除了寂寞外，更要命的是思念。

對青春的思念，對往事的思念，所有的思念中，都只有一個人。

她自己雖不願承認，但世上卻永遠沒有任何人能代替這個人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連楊開泰都不能。

她嫁給了楊開泰，但卻又在洞房花燭的那天逃走。

想起楊開泰那四四方方的臉，規規矩矩的態度，想起他那種真摯而誠懇的情意，她也覺得自己實在對不起這個老實人，但卻連她自己也無可奈何。

因為她忘不了蕭十一郎！

無論他是在天涯，還是在海角，無論他是活，還是死，她都一樣忘不了他，永遠也忘不了。

一個女人若沒有自己所愛的男人在身旁，那麼就算每天都有千千萬萬個人在陪著她，她還是會同樣覺得寂寞。

對一個已經三十五歲的女人說來，世上還有甚麼事比寂寞和思念更不可忍受？

她癡癡的看著自己光滑、晶瑩，幾乎毫無瑕疵的胴體，眼淚彷彿已將流了下來……

突然間，「砰」的一聲響，窗戶、門、木板牆壁，同時被撞破了七八個大洞。

風四娘笑了。

兩年前她在這裏洗澡時，也發生同樣的事──歷史為甚麼總是會重演的？

和兩年前一樣，她還是舒舒服服的躺在盆裏，用一塊絲巾輕拭著自己的手。

但這次她的臉色卻已變了，她實在覺得很奇怪。

這次來偷看她洗澡的人，竟全都是瞎子！

※※※

七個大洞裏，已有七個人走了進來，漆黑的長髮，漆黑的衣裳，眼睛也都已只剩下兩個黑黝黝的洞，左手提著根白色的明杖，右手卻拿著把扇子。

七個人圍著風四娘洗澡的木盆，七張蒼白的臉，都完全沒有表情。

風四娘又笑了：「連瞎子都要來看我洗澡，我的魔力倒真不小。」

七個人不但是瞎子，而且還像是啞巴，全都緊緊的閉著嘴。

過了很久很久，其中才有個人忽然道：「你沒有穿衣服？」

風四娘大笑，道：「你們洗澡的時候穿衣服？」

這瞎子道：「好，我們等你穿起衣服來。」

風四娘道：「你們既然看不見我，那我又何必穿衣服？」她眼波流動，忽又嘆了口氣，道：「我真替你們可惜，像我這麼好看的女人在洗澡，你們居然看不見，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

這瞎子冷冷道：「不遺憾。」

風四娘道：「不遺憾？」

這瞎子道：「瞎子也是人，雖然不能看，卻可以摸，不但可以摸，還可以做很多別的事。」

他說的本是很下流的話，但是他臉上的表情卻很嚴肅。

因為他說的是真話。

風四娘忽然覺得有點冷了，她知道這種人，只要說得出，就一定做得到。

這瞎子又道：「所以你最好老實些，我們叫你穿衣服，你最好就趕快穿衣服。」

風四娘道：「你們是想要我幹甚麼？」

這瞎子道：「要你跟著我們走。」

風四娘道：「有眼睛的人，反而要跟著沒有眼睛的人走？」

這瞎子道：「不錯。」

風四娘道：「無論你們到哪裏，我都跟你們到哪裏？」

這瞎子道：「不錯。」

風四娘道：「你們若是掉進糞坑裏去，我也得跟著跳下去？」

這瞎子道：「不錯。」

他臉上的表情居然還是很嚴肅，風四娘卻又忍不住笑了。

這瞎子道：「我說的並不是笑話。」

風四娘道：「但我卻覺得很好笑。」

這瞎子道：「很好笑？」

風四娘道：「你們憑甚麼認為我會聽你們的話？」

這瞎子道：「不憑甚麼。」

風四娘道：「你們雖然瞎，卻並不聾，難道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風四娘洗澡的時候，身上也一樣帶著殺人的利器，也一樣能殺人的？」

這瞎子道：「我們聽說過。」

風四娘道：「可是你們一點也不怕？」

這瞎子道：「對我們說來，天下已經沒有可怕的事了。」

風四娘道：「死你們都不怕？」

這瞎子道：「我們已不必怕。」

風四娘道：「為甚麼？」

這瞎子臉上突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冷冷道：「因為我們都已死過一次。」

※※※

沒有人能死兩次的。

這本是句很荒謬的話，但是從這瞎子嘴裏說出來，就絕不會有人覺得荒謬了，因為他說的是真話。

風四娘忽然覺得很冷，就好像坐在一盆快結冰的冷水裏。

但若就這樣被他們嚇住，乖乖的穿起衣服來跟著他們走，那就不是風四娘了。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偷看我洗澡的人，眼睛都一定會瞎的，只可惜你們本來就已經是瞎子了。」

這瞎子冷冷道：「實在可惜。」

風四娘道：「幸好我雖然沒法子讓你們再瞎一次，卻可以要你們再死一次。」

她的手輕輕一拂，蘭花般的纖纖玉指間，突然飛出了十幾道銀光。

風四娘並不喜歡殺人，但若到了非殺不可的時候，她的手也絕不會軟。

她的銀針雖然不如沈家的金針那麼有名，卻也很少失手過。

銀針一發十四根，分別向七個瞎子的咽喉射過去。

瞎子們手裏的摺扇突然揚起、展開，十四根銀針就突然全都不見了。

只見七柄扇子上，都寫著同樣的六個字：「必殺蕭十一郎！」

鮮紅的字，竟像是用血寫成的。

※※※

無論誰若肯用血寫在扇子上，那當然就表示他的決心已絕不會改變，而且也不怕讓人知道。

風四娘嘆了口氣，苦笑道：「可憐的蕭十一郎，為甚麼總是有這麼多人要你死呢？」

這瞎子冷冷道：「因為他該死！」

風四娘道：「你們都跟他有仇？」

這瞎子臉上的表情，已變得充滿了怨毒和仇恨。

他已用不著回答，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他們之間的仇恨很深。

風四娘道：「難道你們的眼睛，就是因為他才會瞎的？」

這瞎子恨道：「我說過，我們都已死過一次。」

風四娘道：「哦。」

這瞎子道：「因為我們現在都已不是以前那個人，那個人已死在蕭十一郎手裏！」

風四娘道：「你們以前是甚麼人？」

這瞎子道：「以前我們至少是個有名有姓的人，現在卻已只不過是個瞎子。」

風四娘道：「所以你們也想要他死一次？」

這瞎子道：「非死不可。」

風四娘又笑了，道：「既然如此，你們就應該找他去，為甚麼來找我？我又不是他的娘。」

這瞎子冷冷道：「你是來幹甚麼的？」

風四娘道：「這裏是亂石山，亂石山是強盜窩，我恰巧有個老朋友也是強盜。」

這瞎子道：「快刀花平？」

風四娘道：「你們也知道他？」

這瞎子冷笑道：「關中群盜的總瓢把子，江湖中有誰不知道？」

風四娘鬆了口氣，道：「你們既然知道他，就應該讓我去找他。」

這瞎子道：「不必。」

風四娘道：「不必？不必是甚麼意思？」

這瞎子道：「這意思就是說，你若要見他，我隨時都可以叫他來。」

風四娘笑了笑，道：「他難道也很聽你們的話？」

這瞎子道：「因為他知道瞎子也殺人的。」他忽然揮了揮手，沉聲道：「送花平進來。」

這句話剛說完，門外就有樣東西飛了進來，風四娘伸手接住，竟是個烏木盒。

風四娘道：「看來好像這只不過是個盒子。」

瞎子道：「是的。」

風四娘道：「花平好像並不是個盒子。」

花平當然不是盒子，花平是個人。

瞎子道：「你為何不打開盒子來看看？」

風四娘笑道：「花平難道還會藏在這盒子裏？」

她的笑容突然凍結，她已打開盒子。

盒子裏當然不會是人，但卻有只手，一隻血淋淋的右手。

花平的手。

※※※

花平已沒有手！

刀，一定要用手才能握住的。

一個以刀法成名的人，兩隻手若都已被砍斷，他怎麼還能活得下去？

風四娘嘆了口氣，黯然道：「看來我只怕已永遠見不到這個人了。」

瞎子道：「現在你總該明白，你若要一個人去死，並不一定要砍下他腦袋來的。」

風四娘點點頭，她的確已明白。

瞎子道：「所以我們只要毀了你這張臉，你也就等於死了。」

風四娘道：「所以我最好還是乖乖的穿起衣服，跟你們走？」

瞎子道：「不錯。」

風四娘忽然大笑，道：「你們這些瞎了眼的王八蛋，你們真看錯人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風四娘活了三十……歲，幾時聽過別人話的？」

她罵人的時候也笑得很甜，這瞎子卻已被她罵得怔住。

風四娘道：「你們若想請我到甚麼地方去，至少也該先拍拍我的馬屁，再找頂轎子來抬我，那麼我也許還可以考慮考慮。」

她沒有再說下去。

就在這時，山谷間忽然響起一陣奇異的吹竹聲。

接著，門外又傳來「叮」的一聲響。

瞎子們皺了皺眉，其中四個人突然將手裏的明杖在木盆邊緣上一戳，只聽「篤」的一聲，明杖已穿進了木盆，交叉架起。

這四個人就像是抬轎子一樣，將風四娘連人帶盆抬了起來。

四個人同時出手，同時抬腳，忽然間就已經到了門外。

門外也有個人站在那裏，面對著藍天白雲下的亂石山崗，手裏也提著根短棍。

但這人不是瞎子，卻是個只剩下一條腿的跛子。

他手裏的短棍在石地上輕輕一點，又是「叮」的一聲響，火星四濺。

這短棍竟是鐵打的。

短棍一點，他的人已到了七八尺外，卻始終沒有回過頭來看風四娘一眼。

風四娘嘆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我居然會在這裏遇見一個君子，居然好像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女人洗澡的君子。」

山風吹過，這跛子的衣袂飛揚，眨眼間就已走出了很遠。

這個只有一條腿的殘廢，竟遠比有兩條腿的人走得還快。

四個瞎子左邊兩個，右邊兩個，架著風四娘和那大木盆，跟在他身後，山路雖崎嶇，但他們卻走得四平八穩，連盆裏的水都沒有一點濺出來。

那跛子短杖在地上一點，發出「叮」的一響，他們就立刻跟了出去。

風四娘終於明白。

「這跛子原來是帶路的。」

可是他明明知道有個赤裸的絕色美人在後面，居然能忍住不回頭來看，這種人若不是世間少有的真君子，就一定是自恃身份，不肯做這種讓人說閒話的事。

這跛子本來難道也是個很有身份的人？

難道他也死過一次？

※※※

秋已漸深，山風中已有寒意。

風四娘已開始在後悔了，她本來的確應該先穿上衣服的。

她現在已真的覺得有點冷，卻又不能赤裸裸的從盆裏跳起來。

何況，她也實在想看看，這些奇怪的瞎子，究竟想把她帶到哪裏去，究竟想幹甚麼？

她的好奇心已被引了起來。

她本就是個喜歡刺激，喜歡冒險的女人。

瞎子倒還是緊緊的閉著嘴。

風四娘忍不住道：「喂，前面那位一條腿先生，你既是個君子，就該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我穿。」

跛子還是不回頭，好像不但是個跛子，而且還是聾子。

風四娘就算有天大的本事，遇見這樣幾個又啞又瞎，又聾又跛的人，也沒有法子了。

這條路本來是往山下走的，轉過一個山坳，忽然又蜿蜒向上。

前面一片楓林，楓葉已被秋色染紅。

風四娘索性也不理這些人了，居然曼聲低吟起詩來：「停車愛看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楓林中忽然有人銀鈴般嬌笑，道：「風四娘果然是風四娘，這種時候，她居然還有心情吟詩。」

聲音如黃鶯出谷，說話的顯然是個很嬌媚的年輕少女。

那跛子本已將走入楓林，突然凌空翻身，倒縱回來，沉聲叱問：「甚麼人？」

他落在地上時，居然還是背對著風四娘，也不知是他不敢看風四娘，還是不敢讓風四娘看見他。

瞎子們的腳步也停下，臉上的表情，似又顯得很緊張。

楓林中笑聲如銀鈴般響個不停，已有個梳著條烏油油大辮子的小姑娘，笑嘻嘻的走了出來。

秋天的夕陽照在她白生生的臉上，她的臉看來就像是春天的花朵。

風四娘忍不住道：「好漂亮的小姑娘……」

這小姑娘嬌笑道：「只可惜這個小姑娘在風四娘面前一比，就變成個小醜八怪了。」

風四娘嫣然道：「像這樣一個又聰明、又漂亮的小姑娘，總不會是跟這些怪物一路的吧？」

小姑娘盈盈一拜，道：「我叫心心，是特地來送衣服給風四娘的。」

「心心，好美的名字，簡直就跟人一樣美。」

風四娘忽然覺得愉快起來了。

她已看見這心心姑娘身後，果然還跟著兩個垂髫少女，手裏托著個金盤，上面果然有一套質料高貴，顏色鮮豔的新衣裳。

心心又笑道：「我們雖然不知四娘衣裳的尺寸，可是這麼好身材的人，無論穿甚麼衣裳，都一定會好看的。」

風四娘嫣然道：「像這麼樣好心的小姑娘，將來一定能找得到如意郎君的。」

心心的臉紅了紅，卻搖著頭道：「好心的不是我，是我們家的花公子。」

風四娘道：「花公子？」

心心道：「他知道四娘來得匆忙，沒有穿衣裳，山上的風又大，怕四娘著了涼，所以特地要我送這套衣裳來。」

風四娘道：「看來這位花公子，倒是一個很體貼的人。」

心心抿著嘴笑道：「他本來就是的，不但體貼，而且溫柔極了。」

風四娘道：「但我卻好像並不認得這樣一位花公子呀！」

心心笑道：「現在雖然還不認得，但以後就會認得的。」

風四娘也笑了，道：「不錯，又有誰是一生出來就認得的呢？能認得這樣一個溫柔體貼的男人，無論甚麼樣的女人都不會反對的。」

心心笑得更甜，道：「花公子本來也只希望四娘能記得世上還有他這樣一個男人。」

風四娘道：「我絕對忘不了。」

那兩個垂髫少女，已捧著金盤走了過來。

那跛子突然道：「站住！」

少女們沒有說話，風四娘卻已瞪起了眼，道：「你憑甚麼要人家站住？」

跛子不理她，卻瞪著心心，道：「你說的花公子，是不是花如玉？」

他的聲音低沉嘶啞，說不出有多麼難聽。

心心道：「除了花如玉花公子外，世上還有哪位花公子會這麼溫柔體貼？」

跛子道：「他在哪裏？」

心心道：「你問他幹甚麼？難道你想去找他？」

跛子好像嚇了一跳，竟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

心心悠然道：「我也知道你不敢去找他的，所以我告訴你也沒有用。」

跛子長長吸了口氣，厲聲道：「這衣服你帶回去，花如玉碰過的東西就有毒，我們不要。」

風四娘道：「你們不要，我要！」

心心道：「既然四娘要，你們還不趕快把衣服送過去？」

垂髫少女遲疑著，好像還有點怕。

心心淡笑道：「怕甚麼？這些人的樣子雖然兇，但卻絕不敢攔住你們的……」

那跛子突然冷笑一聲，手裏的短棍已閃電般向她咽喉點了過去。

這一著又急又狠，用的竟彷彿是種很辛辣的劍法，不但劍法很高，而且一出手就是殺著。

他居然用這種厲害的招式，來對付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風四娘已經看不順眼了。

風四娘若是已經對一個人看不順眼，這個人遲早總要倒楣的。

跛子看來很快就要倒楣了。

他一棍刺出，心心的人忽然間就已從他肋下鑽了過去，就像水裏的魚一樣，甚至連魚都沒有她靈活。

風四娘卻吃了一驚，她實也沒想到，這小姑娘竟有這麼樣一身好功夫。

但跛子的應變也不慢，身子不轉，「倒打金鐘」，短棍已從肋下反刺了出去。

心心冷笑道：「這是你先出手的，你自己要找倒楣，可怨不得我。」

三句話說完，跛子已攻出十五招，竟把手裏這條短棍當做劍用，劍法辛辣狠毒，已無疑是當代一流劍客的身手。

心心卻輕輕鬆鬆的就避開了，身子滴溜溜一轉，手裏突然多了柄寒光四射的短刀。

跛子第十六招攻出，心心反手一撩，只聽「叮」的一聲，這根精鋼打成的短棍，已被她一刀削斷了。

心心笑道：「我是不是說過你要倒楣的，你現在總該相信了吧？」

她笑得雖可愛，但出手卻很可怕，短刀已化成一道寒光，縱橫飛舞。

風四娘用最快的速度穿起了那身鮮豔的繡袍，跛子手裏一根三尺多長的鐵棍，已只剩下了一尺二三。

刀光已將他整個人籠罩住，每一刀刺出，都是致命的殺手。

風四娘本來在為心心擔心，現在卻反而有點為他擔心了。

她自己不喜歡殺人，也不喜歡看著別人在她面前被殺。

何況，她總覺得這跛子用的劍法很熟悉，總覺得自己一定知道這個人。

只不過這小姑娘好心替她送衣服，現在她總不能幫著這跛子說話。

奇怪的是，那七個瞎子反而不著急，還是動也不動的站著，就好像七個木頭人一樣。

忽然間，「嗤」的一響，一片淡淡的血珠濺起，跛子肩上已被劃了道七八寸長的血口。

心心吃吃的笑著，道：「你跪在地上，乖乖的叫我三聲姑奶奶，我就饒了你。」

跛子急攻七招，又是「叮」的一響，他手裏一尺多長的短棍，又被削斷了一截。

他無疑已可算是江湖中的一流劍客，但在這小姑娘面前，他的劍法卻好像突然變成了第八流的。

心心的出手不但又急又快，招式之詭秘變化，每一招都令人不可思議。

風四娘實在想不通，她小小年紀，這一身武功是怎麼練出來的。

心心道：「我問你，你究竟肯不肯叫？」

跛子突然發出野獸般的怒吼，用力地把手中一截斷棍擲在地上，伸出一雙骨節猙獰的大手，撲過去抓心心的咽喉。

心心似已被他這淒厲的吼聲嚇住了，手中刀竟忘了刺出。

突然間，這一雙大手已到了她面前。

心心反而笑了，嫣然道：「你真忍心殺我？」

她笑得比春花還燦爛，比蜜還甜。

跛子似也看得癡了，出手竟慢了下來，就在這時，心心的笑容突然冷了，雪亮的刀鋒已刺向他咽喉。

他實在不忍殺這小姑娘，但這小姑娘若是殺了他，卻連眼睛都不會眨一眨。

就在這時，楓林彷彿忽然捲起了陣狂風，一條四五丈長的長鞭，就像是長蛇般，隨著狂風捲過來，鞭梢在心心手腕上輕輕一搭，心心手裏的刀已衝天飛起。

接著，她的人也被捲起，凌空翻了四五個筋斗，才落下來，又在地上打了幾個滾，才勉強站住，握刀的手已變得又紅又腫。

風四娘自己也是用鞭子的。

她知道鞭子越長，越難施展。

她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長的鞭子，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靈活的鞭子。

無論誰能將這麼長的鞭子，運用得這麼靈活，都一定是個非常可怕的人。

她忽然覺得今天的日子很不吉利，今天她遇見的人，好像沒有一個不是非常可怕的怪物。

等她見到這個人時，她才知道真正的怪物是甚麼樣子的。

這個人才是個真正的怪物，怪物中的怪物。

對心心來說，今天的日子當然更不吉利。

她用另一隻手捧著被打腫了的手，疼得已經要哭出來，但等她看見這個人時，她卻似已嚇得連哭都不敢哭出來。

這個人並不是走來的，也不是坐車來的，當然更不是爬來的。

他是坐在一個人頭上來的，坐在一個巨人般的大漢頭上。

這大漢身長九尺，精赤著上身，卻戴著頂大帽子。

帽子就像是方桌一樣，是平穩的，這個人就坐在帽子上，穿著件繡滿了各式各樣飛禽的五色彩袍，左面的袖子卻是空的。

他的臉看來倒不怪，蒼白的臉色，帶著種很有威嚴的表情，一雙眼睛炯炯有光，漆黑的頭髮上，戴著頂珍珠冠。

事實上，若是只看這張臉，他甚至可以算是個很英俊的男人。

但是他身上卻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陰險詭秘之氣，仔細一看，才知道他並不是坐著，而是站著的，只不過兩條腿都已從根上被割斷了。

這個人的四肢，竟已只剩下一隻右手，那條五尺長的鞭子，就在他右手裏。

風四娘倒抽了口涼氣，只覺得今天的日子實在很不吉利。

心心的臉上，更已連一點血色都沒有了，忽然大聲道：「是他先動手的，你不信可以問他自己。」

這人冷冷的看著她，過了很久，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他的聲音居然也很清朗，很有吸引力，他沒有殘廢的時候，顯然是個對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心心道：「我只不過是奉花公子之命，來送衣裳給風四娘的。」

這人道：「我知道。」

心心鬆了口氣，勉強笑道：「既然你全都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這人道：「你當然可以走。」

心心一句話都不再說，掉頭就跑。

這人居然也沒有阻攔，風四娘又不禁覺得他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了。

誰知心心剛奔出了楓林，忽然又跑了回來，本來已經腫了的手臂，現在竟已腫得比腿還粗，一張春花般鮮豔的臉，也似已變成了灰色，嘶聲道：「你的鞭子上有毒？」

這人道：「是有一點。」

心心道：「那……那怎麼辦呢？」

這人道：「你知不知道我這兩條腿，一隻手，是怎麼斷的？」

心心搖搖頭。

這人道：「是我自己砍斷的。」

心心道：「你為甚麼要砍斷自己的手？」

這人道：「因為我手上中了別人的毒。」

心心就像是忽然又挨了一鞭子，站都站不住了，失聲道：「你……你難道也想要我變成個殘廢？」

這人冷冷道：「殘廢又如何？這裏的人豈非全都是殘廢？」

心心指著面前的大漢，道：「他就不是殘廢。」

大漢突然咧開嘴一笑。

心心又怔住了。

這大漢雖然四肢俱全，不瞎也不跛，但嘴裏卻沒有舌頭。

心心仰起臉看著他，忽然間已淚流滿面，道：「你真要我自己把這隻手砍下來？」

這人道：「手上有毒，就要砍手，腿上有毒，就要砍腿。」

心心流著淚，道：「可是……可是我捨不得。」

這人道：「我若也捨不得，現在已死過三次。」

風四娘忍不住衝過來，大聲道：「她怎麼能跟你比，她是個女人。」

這人冷冷道：「女人也是人。」

風四娘道：「你也是人，你憑甚麼要坐在別人的頭上？」

這人道：「因為我本就是人上人。」

風四娘道：「人上人？」

這人道：「吃得苦中苦，就是人上人。」

風四娘道：「你吃過苦中苦？」

這人道：「你若也割下自己兩條腿，一隻手來，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吃過苦中苦了。」

風四娘也不能不承認，這人的確是吃過苦中苦的。

# 第二回 怪物中的怪物

所以他就是人上人。

那柄寒光四射的短刀，已掉在地上，就在心心的腳下。

心心慢慢的彎下腰，撿起了這柄刀，流著淚，看著風四娘，淒然道：「你現在總該已看清他是個甚麼樣的人了。」

風四娘咬著牙，道：「現在我只不過有點懷疑，他究竟是不是人？」

心心道：「就因為他自己是個殘廢，所以就希望看著別人跟他一樣變成殘廢，可是我……我就算要砍斷這隻手，也偏偏不讓他看見。」

她忽又轉過身，頭也不回的走了。

風四娘跺了跺腳，忽然大聲道：「像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就算少隻手，也一樣有人喜歡的，你用不著難受。」

她叫別人不要難受，可是她自己的眼圈都已紅了。

人上人看著她，冷冷道：「想不到風四娘居然是個心腸很軟的女人。」

風四娘也抬起頭，瞪著他，冷冷道：「可是你就算把這最後一隻手也砍下來，我也不會難受。」

人上人道：「你同情她？」

風四娘道：「哼。」

人上人道：「你知道她是怎樣的人？」

風四娘道：「她是個女人，我也是個女人。」

人上人道：「你身上所穿著的，就是她送給你的衣裳？」

風四娘道：「不錯。」

人上人道：「你最好趕快脫掉。」

風四娘道：「脫甚麼？」

人上人道：「脫衣服。」

風四娘笑了，道：「你想看我脫衣服？」

人上人道：「一定要脫光。」

風四娘突然跳起來，大聲道：「你在做夢。」

人上人嘆了口氣，道：「你自己不脫，難道要我替你脫？」

風四娘道：「你敢？」

人上人又嘆了口氣，道：「若連女人的衣服我都不敢脫，我還敢幹甚麼？」

他的手輕輕一抬，長鞭忽然像毒蛇向風四娘捲了過來。

風四娘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可怕的鞭子，鞭子上就好像長著眼睛一樣，鞭梢忽然間已捲住了她的衣服。

這鞭子本身就好像會脫女人的衣服。

鞭梢已捲住了風四娘的衣服，只要輕輕一拉，這件嶄新的、鮮豔的繡袍，立刻就會被撕成兩半。

風四娘要脫衣服的時候，都是她自己脫下來，這世上從來也沒有一個男人脫過她的衣服。

但這次卻好像要破例了。

她既不敢去抓這條鞭子，要閃避也已太遲。

心心的手剛才被鞭梢輕輕一捲，就已腫得非砍下來不可，風四娘是親眼看見的。

她雖不願被人脫光衣服，卻也不願砍掉自己的手。

只聽「嘶」的一聲，衣襟已被扯破。

風四娘突然大聲道：「等一等，要脫我自己脫。」

人上人道：「你肯？」

風四娘道：「這麼漂亮的一件衣服，撕破了實在可惜。」

人上人道：「風四娘也會心疼一件衣服？」

風四娘道：「風四娘也是女人，漂亮的衣服，又有哪個女人不心疼？」

人上人道：「好，你脫。」

鞭子在他手裏，就像是活的，說停就停，要收就收。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已是個老太婆了，脫光了也沒有甚麼好看的，可是你一定要我脫，我也只好脫，誰叫我打不過你？」

她慢慢的解開兩粒衣鈕，突然飛起一腳，踢在那赤膊大漢的肚子上。

射人先射馬，只要這大漢一倒下去，人上人也得跟著跌下來，就算不跌個半死，至少也沒功夫再來脫女人的衣服。

風四娘的武功本來就不太可怕，她可怕的地方並不是武功。

她一向獨來獨往，在江湖中混了十幾年，若是單憑她的武功，衣服也不知被人脫過多少次了。

她的腳看來雖然很秀氣，但卻踢死過三條餓狼、一隻山貓，還曾經將盤據祁連山多年的大盜滿天雲，一腳踢下萬丈絕崖。

這一腳的力量實在不小，誰知她一腳踢在這大漢的肚子上，這大漢卻連動也不動，竟像是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風四娘自己的腳反而被踢痛了。

她雖然吃了一驚，可是她的人卻已藉著這一腳的力量，向後翻了出去。

「打不過就跑。」

一個在江湖中混了十幾年的人，這道理當然不會不懂的。

可是她自己也知道這次未必能跑得掉。

她已聽見鞭梢破風的聲音，像響尾蛇一樣跟著她飛了過來。

她的身法再快，也沒有鞭子快。

就在這時，突聽弓弦一響，兩道銀光閃電般飛來，打在鞭子上。

長鞭就像是條被人打中七寸的毒蛇，立刻軟軟的垂下。

楓林外一個人冷冷道：「光天化日下，就想在大路上脫女人的衣服，未免將關中的武林道太不看在眼裏了吧？」

風四娘已經坐在一棵楓樹上面，恰巧看見了這個人。

這人高大魁偉，滿面紅光，一頭銀絲般的長髮披在身上，穿著大紅斗篷，手裏倒挽柄比人還長的金背弓，在斜陽下閃閃發光。

他整個人都彷彿在閃閃發著光。

等他抬頭，風四娘才看出他臉上滿佈皺紋，竟已是個老人。

可是他說起話來還是聲如洪鐘，腰桿還是標槍般挺得筆直，全身還是充滿了力量。

風四娘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年輕的老人。

這時那兩道銀光也落在地上，滴溜溜的打滾，竟是兩粒龍眼般大小的銀丸。

人上人眼睛盯著這兩粒銀丸，忽然皺了皺眉，道：「金弓銀丸斬虎刀？」

銀髮老人道：「追雲捉月水上飄！」

人上人道：「厲青鋒？」

銀髮老人突然縱聲長笑，道：「三十年不走江湖，想不到居然還有人記得我。」

笑聲穿雲裂石，滿林楓葉都像是快要被震得落下。

風四娘也幾乎從樹上掉下來。

她沒見過這個人，但卻知道這個人。

「金弓銀丸斬虎刀，追雲捉月水上飄」厲青鋒縱橫江湖時，她還是剛出世的孩子。

等她出道時，厲青鋒早已退隱多年了，近三十年來的確從來也沒有人見過他。

但風四娘還是知道江湖中有這麼樣一個人，也知道他就是當今天下武林中，手腳最乾淨，聲名最響亮的獨行大盜。

若不是後來又出現了個蕭十一郎，他還是近百年來，江湖中最了不起的獨行盜。

據說他有一次到了京城，京城裏的富家千金們，只為了想看他一眼，竟不惜半夜裏坐在窗口，開著窗子等他。

這當然只不過是傳說，風四娘從來也不相信的。

可是現在她卻已有點相信了。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若還有這種精神，這種氣派，他若年輕三十歲，連風四娘都說不定會在半夜裏打開窗子等他的。

就好像她常常坐在窗口等蕭十一郎一樣。

厲青鋒忽然抬起頭看了她一眼，道：「你就是風四娘？」

風四娘嫣然道：「你三十年不走江湖，想不到居然還知道江湖中有個風四娘。」

厲青鋒道：「好，風四娘果然名不虛傳，我若早知道江湖中有你這樣的一個人，我說不定早十年就已出來了。」

風四娘道：「我若早知道你在那裏，說不定十年前就已去找你了。」

厲青鋒大笑，道：「只可惜我來遲了十年。」

風四娘笑著道：「誰說你來遲了？你來得正是時候呢！」

厲青鋒眼睛更亮，道：「那怪物剛才欺負了你，現在我既已來了，你要我怎麼對付他，只管說。」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幾轉，道：「他要我脫衣服，我也想叫他脫光衣服看看。」

厲青鋒大笑，道：「好，你就在樹上等著看吧。」

他大笑著，忽然抽刀，抽出了他那柄五十七斤重的斬虎刀，一刀向面前的楓樹上砍了過去。

只聽「喀嚓」一聲，這棵比海碗都粗的楓樹，竟被他一刀砍斷了，嘩啦啦倒下。

幸好風四娘距離還遠，忍不住道：「這棵樹又沒有欺負你，你為甚麼砍它一刀？」

厲青鋒道：「它擋了我的路。」

風四娘道：「無論甚麼東西擋住你的路，你都要給它一刀？」

厲青鋒道：「不錯！」

風四娘嘆了口氣，喃喃道：「像這樣的男人，現在為甚麼連一個都沒有了，否則我又怎麼會直到現在還是個女光棍？」

她說的聲音不大，卻恰好能讓厲青鋒聽見。

厲青鋒好像又年輕了十歲，一步就從斷樹樁上跨了過去。

人上人冷冷的看著他，悠然道：「這麼大年齡的人，居然還要在女人面前逞威風，倒真是件怪事。」

厲青鋒沉下了臉，道：「你不服？」

人上人道：「我只奇怪，像你這種人，怎麼能活到現在的。」

厲青鋒厲聲道：「幸好你是現在遇見我，若是三十年前，此刻你已死在我刀下。」

人上人道：「現在你只不過想要我脫光衣服，然後再帶風四娘走。」

厲青鋒道：「我本來還想砍斷你一隻手的，只可惜你已剩下一隻手。」

人上人道：「這隻手卻不是用來脫衣服的。」

厲青鋒冷笑道：「難道你這隻手還能殺人？」

人上人道：「殺的也不多，一次只殺一個。」

他的手一抖，長鞭已毒蛇般向厲青鋒捲了過來。

厲青鋒的斬虎刀也砍了出去。

這兩種兵刃，一剛一柔，但柔能克剛，厲青鋒一刀砍出，已知道自己吃虧了。

忽然間，鞭梢已捲住了他的刀，繞了七八個圈子，那赤膊大漢立刻跟著向前跨出兩步，一掌向他胸膛上打了過去。

這大漢看來很笨重，但出手卻又快又狠，用的招式雖然一點花哨也沒有，卻非常有力，也非常有效。

厲青鋒掌中刀被纏住，左手的金弓卻推出，弓弦擋住了大漢的手，只聽「噹」的一聲，大漢的鐵拳竟已被割破道血口。

這弓弦竟利如刀鋒。

大漢怒吼一聲，伸手去抓他的弓，誰知厲青鋒的手一轉，弓梢急點大漢的胸膛。

這大漢鐵打般的身子，竟被點得連站都站不穩了，他的人一倒，人上人當然也得跟著跌下。

誰知人上人凌空翻身，從厲青鋒頭頂上掠了過去。

厲青鋒本來是對付一個人的，想不到這個人竟然分成了兩個，一個在前，一個卻到了他身後。

他皺了皺眉，四丈長的鞭子，中間一段已繞上了咽喉。

他臨危不亂，斬虎刀向上揮出，長鞭立刻像弓弦般繃直，本來是鞭梢纏住刀的，現在卻變成刀拉住了鞭子。

兩人交手數招，看來雖然也沒有甚麼花哨，但變化之奇，出手之急，應變之快，你若沒有在旁邊看著，簡直連想像都無法想像。

你若能在旁邊看著，每一招都絕不肯錯過。

只可惜在旁邊的卻是七個瞎子，那個跛子雖不瞎，居然也一直背對他們，好像生怕被風四娘看見他的臉。

風四娘呢？

風四娘竟已不見了。

這個女人有時真就像是風一樣不可捉摸。

泉水就像是一條銀線般，從山巔流下來。

夕陽滿天。

風四娘坐在一塊石頭上，將一雙腳泡在冷而清澈的泉水中。

這是雙纖秀而美麗的腳，她一向都保養得很好，腳上甚至連一個疤都找不出來。

她常常喜歡看自己的腳，也知道大多數男人都很喜歡看她的腳。

但這雙腳剛才卻已被粗糙的山石和銳利的樹枝割破了好幾塊。

現在她不但腳很疼，心也很疼。

厲青鋒並不是個討厭的男人，而且是去救她的，對她好像並沒有甚麼惡意。

但風四娘卻已發現他也並沒有甚麼好意。

像他這樣的男人，若是對一個女人大獻殷勤時，通常都絕不會有甚麼好意的。

何況，他顯然也是為了她而來的，而且也要將她帶走。

他就算能將那個人上人打成人下人，對風四娘也並沒有甚麼好處。

風四娘當然也並不是真的想看那個畸形的殘廢脫光衣服。

世上絕沒有任何人想看他脫光衣服。

「既然這兩個人都不是好東西，為甚麼不讓他們自己去狗咬狗？」

所以風四娘一有了機會，就絕不肯留在那裏再多看一眼。

就算那兩個人能打出一朵花來，她也絕不肯再多看一眼。

風四娘一看就知道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從來沒有判斷錯誤過，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脫過她的衣服。

但對她說來，今天的日子實在很不吉利。

今天她非但遇見了很多倒楣事，而且每件事都很奇怪。

泉水清冷，從她的腳心，一直冷到她心裏。

現在她已冷靜多了，已可將這件事，從頭到尾再仔細想一遍。

她到這亂石山來，當然不是湊巧路過的，但她卻從未向別人說過，她要到這裏來。

她的行蹤，也跟風一樣，從來也沒有人能捉摸。

但現在至少已有三個人是來找她的──花如玉、人上人和厲青鋒。

他們怎麼會知道她在這裏呢？怎麼會知道她要到這裏來？

※※※

風四娘一向是個很喜歡享受的女人，她甚麼都吃，就是不肯吃苦。

不肯吃苦的人，武功當然不會很高，幸好她很聰明，有時雖然很兇，但卻從來也沒有真的跟別人結下過甚麼深仇大恨。

這也正是她最聰明的地方。

她不但聰明，而且很美，所以她總是有很多有力量的朋友。

她潑辣的時候，像是條老母狗，溫柔的時候，卻又像是隻小鴿子。

她有時天真如嬰兒，有時卻又狡猾如狐狸。

像這麼樣一個女人，若不是真正有必要，誰也不會來惹她的。

但現在卻忽然有三個人找上她了，而且是三個很不平凡的人。

有些女人也許會因此而很得意，但風四娘卻不是個平凡的女人。

她知道一個能忍心砍斷自己一雙腿、一隻手的人，若是要找一個女人時，絕不會只為了想要脫光這女人的衣服。

一個已在江湖中銷聲匿跡了三十年的大盜，若是對一個女人大獻殷勤，當然也絕不會只為了這女人長得漂亮。

他們來找她，究竟是為了甚麼？

風四娘想來想去，只有一個原因──

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這個要命的蕭十一郎，為甚麼總是會惹上這麼多的麻煩呢？

這個人好像天生下來就是找麻煩的，不但別人要找他麻煩，他自己也要找自己的麻煩。

風四娘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就正在找自己的麻煩。

那時他還是個大孩子，居然想迎著勢如雷霆般的急流，衝上龍湫瀑布。

他試了一次又一次，跌得頭暈眼花，皮破血流，但卻還要試。

他究竟想證明甚麼呢？

這種事除了笨蛋外，還有誰能做得出？

連風四娘有時都認為他是個笨蛋，但他卻偏偏一點也不笨。

非但不笨，而且聰明得出奇。

他只不過時常會做一兩件連笨蛋都不肯做的笨事而已。

所以這個人究竟是笨？還是聰明？究竟可愛？還是可恨？連風四娘都分不清楚。

她只知道自己是永遠也忘不了這個人的了。

有時她想他想得幾乎發瘋，但有時卻又不想看見他，不敢看見他。

這兩年來，她一直都沒有見過他。

自從那天他和逍遙侯一起走上了那條絕路後，她就沒有再見過他。

她甚至以為永遠再也見不到他了。

因為這世上所有活著的人，還沒有一個能戰勝逍遙侯。

沒有人的武功比逍遙侯更高，沒有人能比他更陰險、更毒辣、更可怕。

但蕭十一郎卻偏偏要去找他，偏偏要去跟他決一死戰。

這一戰的結果，也從來沒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蕭十一郎是絕不會再活著出現了，甚至連風四娘都已幾乎絕望。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她偏偏又聽到蕭十一郎的消息。

所以她來到亂石山，所以她的腳才會破，才會遇見這些倒楣的事。

所以她現在才會像個呆子般抱著腳坐在這裏想他，想得心都疼了……

※※※

這個要命的蕭十一郎，為甚麼總是令人忘也忘不了呢？

風四娘忽然覺得餓了。

她在想蕭十一郎的時候，從來也不會覺得餓的。

可是她現在已決定不再想下去。

這裏是甚麼地方？距離那強盜客棧有多遠？她全不知道。

她的衣服、行李和武器，全都在客棧裏，她自己卻在荒山裏迷了路。

現在已是黃昏，正是該吃晚飯的時候，四下卻看不見炊煙。

她忽然發覺這滿天絢麗的夕陽，原來竟不如廚房煙囪冒出來的黑煙好看。

就算她知道路，她也不願意走回去，這倒並不是因為她怕那些人再回去找她，而是她實在不願再冒腳被割破的險。

在她看來，這雙腳實在比她的肚子重要得多。

可是她的肚子偏偏不聽話，已經在表示抗議，「咕咕」的叫了起來。

應該怎樣來安慰這肚子呢？

風四娘嘆了口氣，正想找看附近有沒有比她更倒楣的山雞和兔子。

她沒有看見兔子，卻看見了六個人。

四個精神抖擻的錦衣壯漢，抬著頂綠絨小轎，兩個衣著更華麗的年輕後生，跟在轎子後面，從山坡下走了上來。

山路如此崎嶇，真難為他們怎麼把這頂轎子抬上來的。

轎子裏坐著的是甚麼人？氣派倒真不小，在這種地方，居然還坐轎？

風四娘很少坐轎子，她覺得坐在轎子裏氣悶，她喜歡騎馬，騎最快的馬。

但她卻坐過花轎。

她又不禁想起了那天，她正坐在花轎裏準備去拜天地，忽然看見蕭十一郎和沈璧君在路旁，她居然穿著鳳冠霞帔，就從轎子裏跳了出來，幾乎將楊家迎親的那些人活活嚇死。

從此，她就又多了一個外號，叫做「嚇死人的新娘子」。

於是她又不禁想起了蕭十一郎，想起了那個可憐又可愛的美人沈璧君，想起了他們悲慘的遭遇。

若不是為了沈璧君，蕭十一郎就絕不會和逍遙侯結下冤仇，絕不會去找逍遙侯拼命。

但若不是為了蕭十一郎，沈璧君也絕不會有那種悲慘的遭遇。

一個武林中最受人尊敬、最被人羨慕的女人，竟愛上了江湖上名聲最狼藉的大盜。

她本來幾乎已擁有這世間所有值得別人羨慕的事，她不但有很好的出身，有一個年少英俊、文武雙全的丈夫，而且還已經快有孩子了。

但她為了蕭十一郎，卻放棄了這所有的一切，使得很多人都跟著她受苦。

這怪誰呢？

風四娘絕不怪她，因為風四娘自己本來也是這樣的女人。

為了這一分真情，她們是不惜犧牲一切，放棄一切的。

若不是為了蕭十一郎，她自己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

現在她本應穿著緞子衣服，坐在楊家金碧輝煌的客廳裏，等著奴僕傭人們開晚飯的。

風四娘嘆了口氣，決定不讓自己再想下去。

她抬起頭，才發現轎子早已停了下來，那兩個長得漂漂亮亮的年輕後生，已經掀起轎簾。

轎子裏卻沒有人。

他們從轎子裏捧出了卷紅氈，鋪在地上，直鋪到風四娘面前。

風四娘張開眼睛，吃驚的看著他們，忍不住問道：「你們是來接我的？」

這兩個漂亮的年輕後生點了點頭，笑得比女孩子還甜。

風四娘立刻又問：「是誰叫你們來接我的？」

「金菩薩。」

風四娘笑了，她本該早就想起這是金菩薩叫人來接她的。

除了金菩薩外，誰有這種氣派？

她微笑著嘆了口氣，道：「看來我的運氣還不錯，總算遇見個人了。」

她剛才遇見的都不是人，她今天簡直就好像活見了鬼。

金菩薩是個甚麼樣的人呢？

他是個矮矮胖胖的人，一天到晚總是笑眯眯的，就像是彌勒佛一樣。

所以別人才叫他「菩薩」。

別人從來也不知道他的家財有多少，只聽說他有個金山，只要他高興，隨時都可以把一串串的金子往家裏送。

所以他又叫「金菩薩」。

為了急人之難，他就算一下子花掉成千上萬兩的金子，也絕不會皺一皺眉頭的。

但是他一下子殺掉十七八個人時，也絕不會眨一眨眼。

他有個最寵愛的姬妾，叫紅紅，因為她總是喜歡穿紅衣服。

有一次他大宴渤海龍王，紅紅為客人斟酒時，無緣無故的笑了笑，笑得很輕佻，很無禮。

金菩薩就笑眯眯的叫她退下去，一個時辰後，紅紅再回來的時候，身上還是穿著很鮮豔的紅衣服，臉上還是抹著脂粉，但卻是坐在一個大銀盤子裏，被人捧上來的，捧到桌上。

因為她已被蒸熟。

金菩薩居然還笑眯眯的割下她身上一塊最嫩的肉，請渤海龍王下酒。

渤海龍王本是想來跟他爭一爭鋒頭，鬥一鬥豪闊的。

但這頓飯吃過後，這位乘興而來的武林大豪，就連夜走了。

※※※

金菩薩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風四娘認得金菩薩已很久，她對這個人的印象不錯。

因為金菩薩也一向對她不錯。

「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

這就是風四娘的原則。

她是個女人，女人通常總有她們自己一套原則的──一種男人總是想不通的原則。

可是金菩薩又怎麼會知道她在這裏？怎麼會忽然到這裏來了呢？

這些問題風四娘並沒有想。

現在她心裏想著的，是一碗用雞汁和火腿燉得很爛的魚翅。

金菩薩的眼睛本來就很小，看見風四娘時，更笑得眯成了一條線。

他笑眯眯的看著風四娘，從頭到腳都仔細的看了一遍，忽然嘆了口氣，道：「我不該請你來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金菩薩道：「我每次看見你的時候，心裏都會覺得很難受。」

風四娘說道：「像我這麼漂亮的女人，你看著會難受？」

金菩薩說道：「就因為你太漂亮了，我看著才會難受。」

風四娘道：「我不懂。」

金菩薩說道：「你應該懂得的……你現在是不是很餓？」

風四娘嘆道：「已經快餓瘋了。」

金菩薩道：「你若看著一大碗紅燒肉擺在你面前，卻偏偏吃不到，你難受不難受？」

風四娘笑了。

她在她不討厭的男人面前笑起來的時候，笑得總是特別好看，笑聲也總是特別好聽的。

金菩薩忽又問道：「你還沒有嫁人？」

風四娘道：「還沒有。」

金菩薩道：「你為甚麼總是不肯嫁給我？」

風四娘眨了眨眼，道：「因為你的錢太多了。」

金菩薩道：「錢多又有甚麼不好？」

風四娘道：「太有錢的男人、太英俊的男人，我都不嫁。」

金菩薩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這種男人每個女人都喜歡的，我怕別的女人來搶。」

金菩薩道：「你不搶別人的丈夫，已經很客氣了，誰能搶得走你的丈夫？」

風四娘道：「就算搶不走，我也會覺得很緊張。」

金菩薩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你若抱著一大碗紅燒肉，坐在一群餓鬼中間，你緊張不緊張？」

金菩薩也笑了，眼睛又眯成了一條線。

風四娘眨著眼道：「其實我心裏是喜歡你的，只要你肯把你的金山送掉，我馬上就嫁給你。」

金菩薩道：「有了金山，就要不到你這樣的美人，我若將金山送給別人，豈非害了他？」他用力搖著頭，道：「害人的事，我是從來也不做的。」

風四娘大笑，道：「幾年不見，你還是跟以前一樣有趣，難怪我總是要想見你。」

金菩薩嘆道：「只可惜我的錢太多了。」

風四娘道：「實在可惜。」

金菩薩道：「所以我們只能做朋友。」

風四娘道：「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

金菩薩笑道：「能聽到這句話，簡直比吃紅燒肉還開心。」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道：「就因為我們是朋友，所以我有句話要問你。」

金菩薩道：「我早就在等著你問了。」

風四娘道：「你是不是特地來找我的？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

金菩薩眯著眼，沉吟著道：「你要我說實話？還是要我說謊？」

風四娘道：「我本來是很喜歡聽男人說謊的，因為謊話總比實話好聽。」

金菩薩的眼睛裏露出讚賞之意，嘆道：「你的確是個聰明女人，只有最笨的女人，才總是會逼著男人說實話。」

風四娘道：「但這次我卻想聽實話。」

金菩薩笑眯眯道：「只不過要聽實話，總是要付出點代價的。」

風四娘道：「我知道。」

金菩薩道：「你還是要聽？」

風四娘道：「嗯。」

金菩薩又考慮了半天，才緩緩道：「我來找你，是為了一個人。」

風四娘道：「為了誰？」

金菩薩道：「蕭十一郎。」

※※※

蕭十一郎，又是蕭十一郎。

只要聽見這名字，風四娘心裏就會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也不知是甜？是酸？是苦？

但是她臉上卻偏偏要作出很冷淡的樣子，冷冷道：「原來你是為了蕭十一郎才來找我的？」

金菩薩道：「你要我說實話的。」

風四娘冷笑道：「蕭十一郎跟我又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他的娘。」

金菩薩道：「但你們也是朋友。」

風四娘不再否認，也不能再否認。

蕭十一郎的仇敵遠比朋友多，江湖中幾乎已沒有人不知道她是蕭十一郎的朋友。

金菩薩道：「兩年前，他去找逍遙侯拼命的時候，聽說你也在。」

風四娘冷冷道：「他不是去拼命，他是去送死。」

金菩薩道：「所以自從那次之後，江湖中每個人都以為他死了。」

風四娘道：「江湖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他趕快死。」

金菩薩道：「但他卻偏偏沒有死。」

風四娘說道：「你怎麼知道他沒有死？你看見過他了？」

金菩薩道：「我沒有，我只不過已聽到他的消息而已。」

風四娘道：「甚麼消息？」

金菩薩道：「他非但沒死，而且還忽然走運了。」

風四娘道：「像他那麼倒楣的人，也會有走運的時候？」

金菩薩道：「一個人運氣來了時，本就連城牆都擋不住的。」

風四娘道：「他走了甚麼運？桃花運？」

金菩薩嘆道：「他桃花運已走得太多了，所以才常常倒楣，但這次卻幸好不是。」

風四娘道：「哦？」

金菩薩道：「至少你現在是更不會嫁給他的了。」

風四娘板著臉，道：「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會嫁給他。」

她嘴裏這麼說的時候，心裏卻好像有根針在刺著。

金菩薩笑眯眯的看著她，道：「你當然不會嫁給這種人的，他不但很年輕，很英俊，而且據說還忽然變成了天下最有錢的人。」

風四娘道：「比你還有錢？」

金菩薩道：「當然比我有錢多了。」

風四娘道：「他的錢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金菩薩道：「天上雖然不會掉下錢來，地上卻可能長出來。」

風四娘道：「哦！」

金菩薩道：「江湖中人都知道這世上有三筆最大的寶藏，卻一直沒有人找得到。」

風四娘道：「難道他找到了？」

金菩薩嘆了口氣，道：「我說過，運氣來了時，連城牆都擋不住的。」

風四娘冷笑道：「好幾年前，就有人說他發了大財，但他身上卻常常連請我吃麵的錢都沒有。」

金菩薩道：「我也知道以前有關他的謠言很多，但這次卻不是。」

風四娘道：「你怎麼知道不是？」

金菩薩道：「有人親眼看見他在開封輸了幾十萬兩銀子，而且全都是十足十的紋銀，是一箱箱抬去輸的。」

風四娘道：「他本來就是個賭鬼。」

金菩薩道：「還有人親眼看見他用十斗珍珠，將杭州最紅的一個妓女買下來，又花了五十萬兩銀子，替她買了座大宅院。」

風四娘咬了咬嘴唇，冷冷的道：「他本來就是個色鬼。」

金菩薩道：「但他卻只不過在那裏住了三天，就把那個女人甩掉了。」

風四娘臉色已好看了些，卻還是冷冷道：「這也不稀奇，他本來就是無情無義的人。」

金菩薩道：「看見他的這些人，都是以前就認得他的，而且絕不會看錯，何況就算他們看錯了，另外還有些人卻是絕不會看錯的。」

風四娘道：「另外還有些甚麼人？」

金菩薩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你剛才是不是見到了七個瞎子？」

風四娘點點頭。

金菩薩道：「你知不知那些瞎子本來是甚麼人？」

風四娘搖搖頭。

金菩薩道：「別人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其中有兩個是崑崙四劍中的老大和老三，還有一個就是點蒼的新任掌門人謝天石。」

風四娘的眉又皺了起來。

蕭十一郎惹禍的本事，好像已越來越大了。

金菩薩道：「至少他們這幾個人是絕不會認錯，因為他們都是在蕭十一郎刀下被逼刺瞎自己的眼睛，何況……」

他的眼睛好像忽然變大了兩倍，慢慢的接著道：「他們就算認錯他的人，也絕不會認錯他手裏的那把刀，誰也不會認錯那把刀。」

風四娘動容道：「割鹿刀？」

金菩薩的眼睛裏閃著光，說道：「不錯，就是割鹿刀。」

風四娘道：「他們以前看見過割鹿刀？」

金菩薩道：「沒有。」

江湖中真正看見過割鹿刀的人，至今還不多。

風四娘冷笑說道：「既然沒有看見過，怎麼能認得出？」

金菩薩道：「割鹿刀的形狀本來就和一般的刀不同，何況，謝天石的松紋劍，交手只一招就被削斷了。」

江湖中能削斷松紋劍的刀也不多。

風四娘眼珠子一轉，道：「可是割鹿刀也是人人都可以用的，你若用割鹿刀去殺人，難道就是蕭十一郎？」

金菩薩又眯起眼笑了，道：「蕭十一郎若長得像我這副尊容，那位武林中的第一美人就絕不會看上他了，他的麻煩也就少得多了。」

提起沈璧君，風四娘心裏彷彿又被針在刺著。

金菩薩道：「何況謝天石以前本就見過蕭十一郎的，以他現在的身份地位，我想他絕不會說謊。」

風四娘道：「蕭十一郎為甚麼要逼著他刺瞎自己的眼睛？」

金菩薩道：「聽說是因為他在無意中多看了沈璧君兩眼。」

風四娘道：「只因為他看了沈璧君兩眼，蕭十一郎就要挖出他的眼睛來？」

金菩薩道：「不錯。」

風四娘道：「錯了，一定錯了，蕭十一郎絕不是這種人。」

金菩薩道：「他是的。」

風四娘道：「不是！」

金菩薩道：「是。」

風四娘的眼睛突然發直，臉上的表情也忽然變得很奇怪，用力咬著牙，像是在勉強忍耐著一種突發的痛苦，又像是已氣得說不出話來。

金菩薩道：「蕭十一郎和逍遙侯那一戰，究竟是誰勝誰負，江湖中至今還沒有人知道，只不過蕭十一郎的確還沒有死，這已是絕無疑問的事。」

風四娘瞪著他，一雙靈活明亮的眼睛，竟已變得死魚般的呆滯。

金菩薩道：「他現在雖然還活著，但遲早還是要死的。」

風四娘的嘴唇動了動，好像想說甚麼，卻沒有說出來。

金菩薩道：「因為他身上帶著三樣武林中人人都想要的寶藏，那就是他的寶藏、他的割鹿刀，和他項上的人頭。」他嘆了口氣，接著道：「無論誰身上帶著這樣三件寶貝，在江湖中行走都危險得很。」

風四娘的手似已在發抖。

金菩薩道：「我若是他，我無論要到甚麼地方去，都絕不會讓人知道，所以我實在不懂，他為甚麼要約你在這裏相見？為甚麼要將這消息告訴別人？我……」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風四娘突然跳起來，抓起面前的一把椅子，用力摔了出去，接著又扯下了自己的頭髮，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金菩薩怔住，他實在想不到風四娘會做出這種事。

※※※

風四娘是不是瘋了？

風四娘忽然又從地上跳起來，站在金菩薩面前，咯咯的笑個不停。

金菩薩也笑了，道：「我們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有甚麼都可商量，你又何必氣成這樣子？」

他相信風四娘絕不會真的忽然發瘋的，她一定是在裝瘋，誰知風四娘突然怪叫一聲，伸出手來扼他的脖子，金菩薩這才吃了一驚。

幸好他雖然越來越胖，反應卻還是很快，身手也不慢，一閃身，就避開了七八尺。

風四娘沒有扼住他的脖子，竟反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而且扼得很用力，額上竟已暴出了青筋，連舌頭都吐了出來，她頭髮本已披散，再加上這舌頭一吐出來，實在像是個活鬼。

金菩薩吃驚的看著她，這才發現她好像竟是真的瘋了。

一個像風四娘這麼愛美的女人，若不是真的瘋了，怎麼會在別人面前露出這種醜態？

女人通常是寧死也不願意被別人看見自己這種醜態的。

金菩薩的臉也不禁有點發白，正想想個法子安慰安慰她。

誰知風四娘竟又直挺挺的倒了下去，而且一倒下去，就動也不動了。

金菩薩忍不住喚道：「四娘，四娘……」

風四娘還是不動，一張臉竟已變成了死灰色，眼珠子似也凸了出來。

金菩薩更吃驚，慢慢的走過去，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她竟已連呼吸都停止。

※※※

風四娘不但瘋了，而且竟已死在這裏。

金菩薩又怔住，他實在不相信這是真的，他自己也像連動都不能動了。

就在這時，只聽衣袂帶風聲響，他面前忽然出現了一個人，滿頭銀髮，手持長弓，正是「金弓銀丸斬虎刀」厲青鋒。接著，又有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起，人上人也來了。

風四娘一走，他們就沒有再打下去的理由。

他們都不是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了，無緣無故的拼命，他們絕不幹。

他們的目的是要找風四娘，現在終於找到這裏來，兩個人吃驚的看著風四娘，都忍不住要問：「這是怎麼回事？」

金菩薩道：「也沒有甚麼事，只不過死了一個人而已。」

厲青鋒道：「她真的死了？」

金菩薩道：「看來好像不假。」

厲青鋒怒道：「你殺了她？」

金菩薩嘆了口氣，道：「我怎麼捨得殺她？」

厲青鋒沒有再問，因為他知道這句話不假──風四娘活著的確比死了有用得多。

金菩薩又嘆道：「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一個人真是會被活活氣死的。」

厲青鋒道：「她是氣死的？」

金菩薩苦笑道：「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來。」

人上人忽然道：「你若脫下她的衣服來，就能想得出了。」

厲青鋒怒道：「她的人已經死了，你還要脫她的衣服？」

人上人冷冷道：「你若早點讓我脫下她的衣服來，也許她就不會死了。」

厲青鋒皺了皺眉，金菩薩已經彎下腰，掀起風四娘的衣角，深深吸了口氣，突然變色道：「她的衣服上有毒。」

人上人道：「衣服本不是她的。」

厲青鋒道：「是誰的？」

人上人道：「花如玉這個人你聽說過沒有？」

厲青鋒動容道：「這衣服本是花如玉的？」

人上人點點頭，冷笑道：「我早知道只要花如玉碰過的東西，都一定有毒。」

厲青鋒道：「但我也知道，若是沒有好處的事，花如玉絕不肯做的。」

人上人道：「不錯。」

厲青鋒道：「他殺了風四娘，又有甚麼好處？」

人上人道：「不知道。」

厲青鋒皺眉道：「風四娘活著，對他才有好處，他本不該下這種毒手的。」

金菩薩嘆道：「有了風四娘，就有了蕭十一郎，這好處實在不小。」他的眼睛忽又眯了起來，笑道：「兩位既然是為此而來的，現在不妨就將她帶走。」

人上人道：「我們要的是活風四娘，不是死的。」

厲青鋒道：「她既然死在你這裏，你至少也該替她收屍。」

金菩薩沉下了臉，說道：「死在我這裏，這是甚麼話？」

厲青鋒道：「至少她跟你見面時，還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金菩薩冷冷道：「可是她來的時候就已中了毒，那時兩位都跟她在一起，兩位若是想將責任推在我身上，就未免太不公道了。」

突聽外面有個人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她活著時人人要搶，現在她屍骨未寒，三位就已恨不得將她餵狗了，像這樣無情無義的人，風四娘地下若有知，只怕是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 第三回 憐香惜玉的花如玉

夜色已臨。

一個人施施然從外面的黑暗中走了進來，頭上戴著頂紫緞鑲嵌珍珠頂冠，身上穿著件刻絲萬字錦底滾花袍，外面套著紫緞子繡五彩坎肩，腰上圍著松石大革帶，鑲著二十四顆上好珍珠，珠光圓潤，每一顆都大如龍眼。

他的臉也像是珍珠般光滑圓潤，挺直的通天鼻樑，眸子漆黑，嘴唇卻紅如櫻桃，不笑時臉上也彷彿帶著三分笑意。

在燈光下看來，就算是豆蔻年華的美女，也沒有他這麼樣嫵媚姣好。

但每個人看見他時，臉色卻好像全都忽然變了。

「花如玉！」

就算沒有見過他的人，也知道他是花如玉。

他的確是個如花似玉的人。

不是女人，是男人。

花如玉自己也知道，像他這樣的男人，世上並沒有幾個。

所以他的態度溫柔優雅，眉宇間卻又帶著三分傲氣。

他微笑著走進來，卻連看都沒有向金菩薩他們看一眼，只是凝視著地上的風四娘，柔聲道：「可憐你活著時千嬌百媚，死了後卻無人聞問，但願你一縷芳魂，早登極樂，別的人雖然無情無義，我花如玉卻一定會好好照顧你。」

人上人忍不住冷笑道：「你照顧她？」

花如玉長嘆道：「我跟她雖然非親非故，卻也不忍眼見著她死後遭人如此冷落。」

人上人冷冷道：「你幾時變成這麼好心的？」

花如玉道：「我本就是個憐香惜玉的人。」

人上人道：「聽你說得這麼好聽，她難道不是死在你手上的？」

花如玉這才抬起頭看了他一眼，淡笑道：「她若是死在我手上的，你難道還想替她報仇不成？」

人上人不說話了，他當然不會為了一個死人和花如玉拼命。

花如玉笑了笑，道：「金菩薩菩薩心腸，是不是肯替她料理後事？」

金菩薩不開口。

花如玉道：「厲青鋒人稱俠盜，難道也不肯？」

厲青鋒閉著嘴。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三位既然全不要她，她的後事，也只好由我來照料了。」

他揮了揮手，外面立刻有兩個青衣少女閃身而入，抬起了風四娘的屍骨，很快的退出門外，又一閃身就消失在夜色中。

花如玉黯然自語道：「人情冷暖，世情炎涼，我今日收了她的屍身，等他日我死了後，卻不知有誰會來葬我？」

他嘆息著，慢慢的走了出去，他的腳步雖輕，但只要他走過的地方，立刻就現出個很深的腳印。

厲青鋒本來想追出去，看到了地上的腳印，立刻又忍住。

金菩薩搖了搖頭，喃喃道：「這個人長得雖如花似玉，心腸卻如狼似虎，我實在不懂他怎麼會來替風四娘收屍？」

人上人冷冷地說道：「也許他想換換口味，吃個死人。」

※※※

花如玉真的連死人都吃？

風四娘沒有死，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就看見了心心。

心心的手也沒有斷，她兩隻手非但還是完整的，而且是柔美纖秀，連一點傷痕都沒有。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她，道：「你的手……」

心心嫣然道：「我的手沒有風四娘美。」

風四娘道：「你還有兩隻手？」

心心道：「我一直都有兩隻手。」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我還以為你有三隻手哩。」

心心道：「怎麼會有三隻手？」

風四娘道：「若沒有三隻手，剛才中了毒的那隻手怎麼不見了？」

心心嫣然道：「若是連那麼一點點毒我都受不了，我就算有三十隻手，現在也早就全都不見了。」

風四娘道：「那只不過是一點點毒？」

心心道：「很少的一點點。」

風四娘道：「可是你剛才……」

心心道：「我剛才只不過想讓四娘知道，那怪物是個甚麼樣的人而已。」

風四娘盯著她看了半天，道：「我剛才是不是說過，你一定能找得到個如意郎君的？」

心心道：「嗯。」

風四娘又嘆了口氣道：「現在我倒真有點替你那如意郎君擔心了，像你這樣的老婆，男人怎麼吃得消呢？」

※※※

屋子裏佈置得精緻而華麗。

風四娘四下看了一眼，又忍不住問道：「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心心道：「是我們抬你來的。」

風四娘道：「抬我來的？」

心心道：「你剛才已死過一次。」

風四娘眨了眨眼，道：「我怎麼死的？」

心心道：「我送去的那套衣服上有毒。」

風四娘道：「連衣服上都能下毒？」

心心道：「別人不能，花公子能。」

風四娘道：「他為甚麼要毒死我？」

心心抿著嘴一笑，道：「因為他怕別人把你撕成好幾半。」

風四娘苦笑道：「剛才來搶我的人實在不少。」

心心道：「可是你一死，那些人就全都連沾都不敢沾你了。」

風四娘道：「所以你們就把我抬了回來？」

心心柔聲道：「無論你是死是活，我們都一樣會照顧你的。」

風四娘道：「你們連死人都能救得活？」

心心道：「別人不能，花公子能。」

風四娘嘆道：「看來你們這位花公子，真是個了不起的人。」

心心嘆了口氣，道：「說老實話，我還真的沒看見過比他更了不起的人。」

風四娘眼波流動，道：「為甚麼不讓我看看他？」

心心笑說道：「就算我想不讓你看他，他也不答應的。」

只聽珠簾外已有人道：「公子傳話，四娘若是已醒了過來，就請到前廳用酒。」

※※※

前庭佈置更富麗堂皇，看來就像是個用錦繡堆成的世界。

桌上也已堆滿了酒菜。

心心道：「今天的菜是我準備的，有肥雞燒鴨子、雲片豆腐一品、燕窩火熏雞絲、攢絲鍋燒雞一品、肥雞火熏燉白菜一品、三鮮丸子一品、鹿筋燉肉一品、清蒸鴨子糊豬肉一品、炒雞一品、燕窩鴨條、鮮蝦丸子、膾鴨腰、溜海參各一品、外加雞泥蘿蔔醬、肉絲炒翅子、醬鴨子、鹹菜炒茭白、四碟下酒菜，還有野雞湯一品、酥油茄子一品、粳米膳一品、竹節捲小頭一品、蜂糕一品……」

她還沒有說完，風四娘已聽得怔住了。

心心又道：「這桌菜是我按照御膳房的菜單準備的，不知道夠不夠吃。」

風四娘道：「你還不知道夠不夠吃？」

心心道：「嗯。」

風四娘說道：「你以為我是誰？是個大肚子的彌勒佛？」

心心嫣然一笑，說道：「我只不過知道你一定餓得很。」

風四娘嘆了口氣，苦笑著說道：「我本來的確餓得很，可是這麼多雞鴨魚肉，我別說吃，就算看，也看飽了。」

她剛坐下，就看見一個人掀起珠簾走進來。

連風四娘都沒有看見過這麼好看的男人──她見過的男人本已不少。

花如玉已微笑著向她一揖，卻又突然皺起了眉，道：「今天的菜是誰準備的？」

心心道：「是我。」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你真是個粗人，把這麼多雞鴨魚肉堆在桌子上，四娘莫說吃，就算看，也要看飽了。」

風四娘忍不住笑道：「想不到花公子居然還是風四娘的知己。」

花如玉道：「能有四娘這樣的紅粉知己，花如玉死而無憾。」

風四娘嫣然道：「你不會死的，連死人你都能救活，你自己怎麼會死？」

花如玉嘆道：「看來又是心心多嘴。」

風四娘道：「但她卻還沒有告訴我，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花如玉笑道：「四娘本是到甚麼地方來的？」

風四娘道：「亂石山。」

花如玉道：「這裏就是亂石山。」

風四娘眼珠一轉，說道：「亂石山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心心搶著道：「這地方本來並不漂亮，可是我們公子一來，就漂亮了。」

花如玉笑了笑，道：「我只不過從不願虐待自己而已。」

風四娘又笑了，道：「看來你不但是我的知己，還是我的同道。」

花如玉道：「只要四娘不把我看成金菩薩他們的同道，我就已心滿意足了。」

風四娘盯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不是他們的同道？」

花如玉微笑說道：「金菩薩一心只想謀財，人上人和厲青鋒一心只想害命，四娘看我像是個謀財害命的人麼？」

風四娘笑道：「你不像，但他們都是想謀誰的財，害誰的命呢？」

花如玉嘆道：「蕭十一郎，當然是蕭十一郎。」

風四娘道：「你是不是為了蕭十一郎來的？」

花如玉道：「不是。」

風四娘道：「真的不是？」

花如玉微笑道：「莫說只有一個蕭十一郎，就算有十個蕭十一郎，也無法打動我，要我到這種窮山惡水的地方來。」

風四娘道：「是甚麼打動了你？」

花如玉道：「是一個人。」

風四娘道：「誰？」

花如玉道：「你。」

風四娘又笑了，道：「我喜歡聽男人說謊，謊話總是叫人聽著舒服的。」

花如玉卻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這次我說的不是謊話。」

風四娘道：「哦？」

花如玉道：「除了四娘外，世上還有甚麼人能要我到這種地方來？」

風四娘瞪著眼道：「我好像並沒有要你到這種地方來。」

花如玉道：「只可惜我還是非來不可。」

風四娘道：「非來不可？為甚麼？」

花如玉又嘆了口氣，道：「做丈夫的若知道妻子有了危急，當然非來不可。」

風四娘笑了，道：「原來花大哥是為了花大嫂而來的。」

花如玉道：「嗯。」

風四娘道：「我們這位花大嫂，想必也一定是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了。」

花如玉點了點頭，一雙眼睛眨也不眨的盯在她臉上，忽又嘆了口氣，道：「這位花大嫂的確是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我真不知道是幾生才修來的好福氣呢？」

風四娘道：「所以你最好還是小心點。」

花如玉道：「小心甚麼？」

風四娘嫣然一笑，道：「小心你的眼睛，她若知道你這麼樣盯著我看，說不定會吃醋的。」

花如玉道：「她不會。」

風四娘道：「難道這位花大嫂從來也不吃醋？」

花如玉說道：「她常常吃醋，但是卻絕不會吃你的醋。」

風四娘道：「為甚麼？」

花如玉說道：「因為花大嫂就是你，你也就是花大嫂。」

風四娘怔住。

花如玉微笑道：「其實我自從跟你成親之後，就再也沒有看過別的女人了，無論誰有了你這麼樣如花似玉的嬌妻，都絕不會再將別的女人看在眼裏的。」

風四娘終於長長吐出口氣，道：「原來我就是花大嫂。」

花如玉道：「你本來就是的。」

風四娘道：「我是甚麼時候嫁給你的呢？」

花如玉道：「你自己難道忘了？」

風四娘道：「我忘了。」

花如玉嘆道：「其實你不該忘記的，因為那天正好是五月初五。」

風四娘道：「端午節？」

花如玉說道：「不錯，我們就是端午節那天成的親。」

風四娘的心已沉了下去。

今年端午的前後幾天，她心情很不好──每到過年過節的時候，她心情總是不太好的。

所以她也跟往年一樣，找了個地方，一個人躲了起來。

那幾天她既沒有見過別的人，也沒有任何人看見過她。

她自己當然知道她絕沒有嫁給花如玉，但除了她自己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另外一個人能替她證明了。

花如玉看著她，笑得更愉快，又道：「我們的婚事雖倉促，但總算辦得還風光，而且還有媒有證，你就算想賴，也是賴不掉的。」

風四娘忽然又笑了，道：「能嫁給你這樣的如意郎君，我歡喜還來不及，為甚麼要賴？」

花如玉道：「你假如真的喜歡我，為甚麼要在洞房花燭夜那天晚上偷偷溜掉？」

風四娘笑道：「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每到洞房花燭夜的時候，我總是要溜一次的。」

花如玉道：「但現在我既然又找到了你，就絕不會再讓你溜了。」

風四娘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知道。」

※※※

她的確知道這次是絕對溜不掉的。

所以她忽然間就已經糊裏糊塗的變成花如玉的老婆了，你說這件事有多妙。

無論怎樣看，花如玉都應該算是個非常好看的男人，不但年少多金，而且溫柔體貼，無論誰能嫁給這麼樣的一個男人，都應該覺得很愉快了，但風四娘現在卻只覺得連哭都哭不出來。

花如玉還是在深情款款的看著她，就好像恨不得趕快將這嬌滴滴的新娘子抱進洞房去。

風四娘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活活捏死，只可惜她也知道，要捏死這個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花如玉微笑著柔聲說道：「洞房我已經又再準備好了。」

風四娘道：「哦？」

花如玉道：「這些東西你若不喜歡吃，我們現在就可以先進洞房去。」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道：「這麼好的菜，不吃豈非可惜？」

她果然大吃起來，而且從來也沒有吃得這麼多。

因為她知道這一頓吃過後，下一頓就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吃得到嘴了。

花如玉笑眯眯的在旁邊看著、等著。

風四娘用眼角瞟著他，忍不住冷笑道：「娶了個這麼能吃的老婆，你還笑得出？」

花如玉道：「怎麼會笑不出？」

風四娘道：「你不怕我把你吃窮？」

花如玉笑道：「能娶到你這麼有福氣的老婆，我怎麼會窮？」

風四娘牙癢癢的，真想咬下他一塊肉來，可是她就算咬下來也吞不下去了。

她已連一錢肉都吞不下，無論人肉豬肉都一樣吞不下。

花如玉道：「你吃完了？」

風四娘只好承認，道：「今天我胃口不好，少吃一點。」

花如玉柔聲道：「那麼現在……」

風四娘立刻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想喝酒，你難道不陪我喝幾杯？」

花如玉道：「我當然陪你。」

風四娘的眼睛又亮了，道：「我喝多少，你就喝多少？」

花如玉微笑道：「別人不來灌我，新娘子難道反而想灌醉我？」

風四娘也微笑著道：「洞房花燭夜的時候，新郎官豈非總是要喝醉的？」

她笑得實在有點不懷好意，她的確是想把這個人灌醉。

誰知花如玉看起來雖然很秀氣，喝起酒來卻像是個酒桶。

像風四娘這樣的女人，想灌醉她的男人也不知道有多少。

她酒量若沒有兩下子，也不知要被別人灌醉多少次了──那麼她的衣服也不知要被人脫下多少次了。

她喝酒還有個最大的本事，別人酒一喝多，眼睛就會變得迷迷糊糊，可是，她越喝得多，眼睛反而越亮，誰也看不出她是不是真喝醉了，所以她酒量雖然並不太好，也很少有人敢跟她拼酒。

誰知花如玉也一樣，酒喝得越多，他看來反而越清醒。

風四娘的眼睛已亮得像是盞燈，一直瞪著他，忍不住道：「你喝醉過沒有？」

花如玉笑道：「喝酒的人，誰沒有喝醉過？」

風四娘道：「所以你也喝醉過？」

花如玉道：「我常醉。」

風四娘說道：「可是你喝起來並不像常會喝醉的樣子。」

花如玉道：「誰說的，去年我就醉過一次。」

風四娘道：「去年？」

花如玉道：「五年前我也醉過一次」

風四娘道：「你這一輩子只醉過兩次？」

花如玉道：「兩次已經很多了，」

風四娘嘆了口氣，苦笑道：「有些人一天醉兩次，也不嫌多。」

花如玉悠然道：「其實我也想多醉幾次，只可惜酒總是不夠。」

風四娘道：「要多少酒才夠？」

花如玉道：「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去年那次我只不過喝了十二罈竹葉青，就已不省人事了。」

風四娘又怔住，十二罈竹葉青，就算要往盆裏倒，也得倒上老半天的。

花如玉道：「這次我們來得匆忙，帶來的酒也不多，好像一共只有十二罈，若是你覺得不夠，我現在就可以叫人下山去買。」

風四娘又嘆了口氣，道：「十二罈酒別說喝下去，就算把我泡在裏面，也足夠淹死我了。」

花如玉道：「你還想喝多少？」

風四娘道：「一點也不喝了。」

花如玉的眼睛也像金菩薩一樣眯了起來，柔聲道：「那麼現在……」

風四娘忽然跳了起來，說道：「現在我們就進洞房去。」

※※※

於是風四娘就跟這個陌生的男人進了洞房。

這是她第二次進洞房，她走進去的時候，看來就好像烈士走上戰場。

這個洞房看來也跟別的洞房沒甚麼兩樣，屋子裏紅燭高燃，被子上繡著鴛鴦。

但這個新娘子看來卻跟別的新娘子很不一樣，她從頭到腳，簡直沒有一個地方看來像是個新娘子。

心心吃吃的嬌笑著，唱著喜歌：

「今宵良辰美景，

花紅柳綠成蔭。

明年生個胖娃娃，

抱在懷裏見親娘。」

風四娘忽然拍手道：「唱得好，新娘子有賞。」

心心嫣然道：「賞甚麼？」

風四娘道：「賞你一個大耳光。」

她真的一個耳光打了過去，只可惜心心這小狐狸竟似早已防到了這一著，早已溜了出去，還替他們在外面掩起了門。

花如玉微笑著，悠然道：「其實你用不著趕她走她也會走的。」

風四娘咬著嘴唇，道：「誰說我用不著趕她走？我已經急死了。」

花如玉眯起眼睛，道：「急甚麼？」

風四娘也眯起了眼睛，道：「你猜呢？」

她好像已有些醉了，忽然轉了個身，就倒在繡著鴛鴦的枕頭上，眯著眼睛，看著花如玉，忽又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花如玉道：「二十一。」

風四娘咯咯的笑了起來，道：「我若早點成親，兒子說不定已有你這麼大了。」

這句話說得雖然有點殺風景，卻又別有一種撩人的風情。

但花如玉也笑了，道：「我一向喜歡年紀比我大的女人，年紀大的女人才懂得風情。」

他微笑著，慢慢的向風四娘走過去。

風四娘眨著眼道：「你呢？你懂不懂風情？」

花如玉道：「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風四娘的臉似也有點紅了，紅著臉，閉起了眼睛。

花如玉的呼吸似已越來越近。

風四娘輕輕呻吟了一聲，輕輕的道：「小弟弟，你是我的小弟弟，姐姐喜歡你……」

花如玉看來也已昏了，痴痴的笑著，道：「你喜歡我甚麼？」

風四娘道：「我喜歡你去死。」

她的人忽然從床上彈了起來，眨眼間已攻出了七掌，踢出了三腳。

一個男人在發昏的時候，本來是絕對躲不過去的，連一招都躲不過去。

誰知花如玉突然又一點都不昏了，他一出手，就握住了風四娘的腳，好快的出手！

風四娘只覺得腳底一麻，全身的力氣，忽然間都已從腳底心溜了出去。

花如玉竟已脫下了她的鞋子，輕撫著她的腳心，微笑著道：「好漂亮的一雙腳。」

風四娘全身都已軟了。

又有哪個女人腳心不怕癢的。

她忽然又想起那次為了割鹿刀，落在獨臂鷹王司空曙的手裏，那個殘廢的怪物也脫下她的鞋子，而且竟用鬍子來刺她的腳。花如玉雖然沒有鬍子，可是他這雙手卻比鬍子還要命，他的手至少比鬍子要靈活得多。

那次是蕭十一郎去救了她，這一次呢？天知道蕭十一郎現在在哪裏？

風四娘氣得想哭，卻又癢得想笑，她哭也哭不出，笑也不能笑，忍不住叫起來。

花如玉卻微笑道：「你這麼鬼叫，若是被外面的人聽見，你猜人家會怎麼想？」

風四娘果然連叫都不敢叫了，咬著嘴唇，道：「算我服了你了，你放開我好不好？」

花如玉道：「不好。」

風四娘道：「你……你想怎麼樣？」

花如玉道：「你猜呢？」

風四娘不敢猜，她連想都不敢想。

花如玉道：「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會出手的，我一直都在等著，想不到你居然能這麼沉得住氣，居然能一直等到現在。」他輕輕嘆了口氣，又道：「只可惜你現在出手還是嫌太早了些。」

風四娘道：「我應該等到甚麼時候再出手？」

現在她只希望能逼他多說幾句話了。

花如玉道：「你本該等我上了床的。」

風四娘嘆了口氣，她本來的確是想等到那時候的，她也知道那時候的機會要好得多，只可惜她太怕，怕男人碰到她。

她看來雖然是個很隨便的女人，其實卻還沒有被男人真正碰到過。

花如玉嘆息著，又道：「由此可見，你還不能算是個真正厲害的女人。」

風四娘道：「你卻是個真正厲害的男人。」

花如玉微笑道：「一點也不錯。」

風四娘道：「為了這件事，你已計劃了很久？」

花如玉道：「也有兩三個月了。」

風四娘說道：「你知道我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總是會一個人躲起來的，所以才說是在端午節那天跟我成的親。」

花如玉笑道：「所以你就算想賴，也賴不掉的。」

風四娘道：「你也知道我從洞房裏溜掉過？」

花如玉道：「這件事有很多人都知道，所以你這次若是想賴，我也可以說你又犯了老毛病。」他微笑著，又道：「我還可以說，你本來是想嫁給我的，但一聽到蕭十一郎的消息，就又想反悔了。」

風四娘道：「所以我無論怎麼否認，別人都一定不會相信。」

花如玉笑道：「所以你已命中注定，要做我的老婆了。」

風四娘說道：「可是……可是你為甚麼要做這種事呢？」

花如玉道：「因為我喜歡你。」

風四娘說道：「你若真的喜歡我，就不該這樣子對我。」

花如玉道：「就因為我真的喜歡你，所以才要這樣子對付你。」

風四娘道：「你……你難道真的要……要……」下面的話，她簡直連說都不敢說出來。

花如玉的手已在解她的衣襟。

她忍不住又大叫起來。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難怪有人說洞房如屠宰場了，你這樣叫真像是在殺豬。」

風四娘道：「你……你真敢脫我衣服？」

花如玉柔聲道：「我不但要脫你衣服，而且還要脫光。」

風四娘連叫都叫不出來了，她忽然發現自己全身上下，都已赤裸裸的呈現在花如玉面前，她全身都已緊張得起了一粒粒雞皮疙瘩。

花如玉看著她，眼睛裏充滿了讚賞之意，微笑著道：「你緊張甚麼？」

風四娘咬著牙，全身不停的發抖。

花如玉道：「我知道以前也有男人看見過你洗澡的，那時候你好像一點也不緊張。」

那種情況當然和現在不同，他當然也知道，那些男人最多也只不過看兩眼而已，可是他……

風四娘恨恨道：「現在我也已讓你看過了，你還想幹甚麼？」

花如玉道：「這裏是洞房，你是新娘子，我是新郎官，你應該知道我想幹甚麼的。」

風四娘道：「你真的想娶我？」

花如玉道：「當然是真的。」

風四娘道：「你……你難道看不出我已是個老太婆了！」

花如玉道：「我看不出，你看來簡直還像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風四娘忽然發現他的手已放在她的腿上，而且還在輕輕的移動，他的手又輕又軟。

風四娘只覺得自己全身也都已軟了，又熱又軟，她畢竟是個女人，畢竟是個三十五歲的女人。

花如玉看著她，微笑著道：「你看來好像真的緊張得很，難道從來也沒有男人碰過你？」

風四娘咬著牙，眼淚已沿著面頰流下。

花如玉笑得更得意，道：「原來真的沒有男人碰過你，能娶到你這麼樣的女人，我真是好福氣……」

他的人已爬了下去。

風四娘閉上眼睛，流著淚，道：「你總會有一天要後悔的，總有一天……」

這本來是威脅，是警告，可惜她口氣卻已軟了，無論多硬的女人，到了這時候，也會變得軟弱的，何況，花如玉畢竟是個很好看的男人。

# 第四回 寸步不離

女人到了無可奈何時，本就都會接受自己的命運的，現在她已準備接受這種命運。

誰知花如玉卻忽然嘆了口氣，道：「用不著等到以後，現在我就已後悔了。」

風四娘忍不住道：「你後悔甚麼？」

花如玉道：「後悔我為甚麼不是個男人。」

風四娘又怔住了。

花如玉輕輕嘆息著，輕輕摸著她，道：「我若是個男人，現在豈非開心得很？」

風四娘終於忍不住又叫了起來：「你……你也是個女人？」

花如玉道：「你要不要我也脫光了讓你看看？」

風四娘氣得連臉都紅了：「你……你……你見了鬼了。」

花如玉噗哧一笑，道：「我是個女人，你為甚麼反而氣成這樣子，你是不是覺得很失望？」

她的手還在動。

風四娘紅著臉，道：「快把你這隻手拿開。」

花如玉吃吃的笑道：「我若是個男人，你是不是就不會叫我把手拿開了？」

風四娘咬著嘴唇，道：「你是不是見了活鬼？」

花如玉大笑。

風四娘恨恨道：「我問你，你既然是個女人，為甚麼要做這種事？」

花如玉笑道：「因為我喜歡你。」

她的手居然還不肯拿開，笑嘻嘻的又道：「像你這麼誘惑的女人，無論是男是女，都一樣喜歡的。」

風四娘道：「你的手拿不拿走？」

花如玉道：「我偏不拿走，莫忘記你還是我的老婆，反正你這輩子已命中注定要做我的老婆，想賴也賴不掉的。」

風四娘嘆了口氣，忽然發現了一個真理。

女人無論嫁給甚麼樣的男人，至少都總比嫁給一個女人好得多。

※※※

女人若是也嫁給了一個女人，那才真是件要命的事。

現在連這個洞房看來也不像是個洞房了。

風四娘忽然道：「你真的還想娶我？」

花如玉笑道：「當然是真的。」

風四娘道：「你為的究竟是甚麼？」

花如玉眨著眼，說道：「我說句真話給你聽，好不好？」

風四娘道：「當然好。」

花如玉道：「你現在既然是我的老婆，至少就不能再嫁給別人了。」

風四娘道：「別人是誰？」

花如玉道：「蕭十一郎！當然就是蕭十一郎！」

風四娘的臉立刻沉了下去，道：「你不要我嫁給蕭十一郎？」

花如玉道：「嗯。」

風四娘道：「是不是因為你自己想嫁給他？」

花如玉笑了笑，道：「我既然是你的丈夫，當然也不能再嫁給他。」

風四娘道：「你難道是為了別人？」

花如玉道：「嗯。」

風四娘道：「這個別人是誰？」

花如玉道：「你應該知道的。」

風四娘道：「沈璧君？」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我覺得她實在太可憐，十一郎若是娶了你，她一定會發瘋。」

風四娘冷笑道：「其實你根本不必擔心的，就算天下的男人全都死光了，我也不會嫁給他。」

花如玉道：「你說的是真心話？」

風四娘連話都不說了，她知道女人說的謊話，只能騙得過男人。

在花如玉這樣的女人面前，無論她怎麼說，都沒有用的。

花如玉又嘆了口氣，道：「不管怎麼樣，你知道蕭十一郎要約你到這裏來，你就立刻來了。」

風四娘冷冷道：「你豈非也是為了他來的？」

花如玉道：「這亂石山本來是個很荒涼的地方，雖然是關中群盜的總舵，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強盜窩而已，但現在這地方卻有很多了不起的大人物來了。」

風四娘道：「那個坐在別人帽子上的怪物，難道也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

花如玉道：「無論誰能狠得下心，砍斷自己的一條手臂和兩條腿，都可以算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

風四娘也不能不承認，那個人上人的確很有種。

有種的人就是強人。

花如玉道：「厲青鋒跟他一樣，到這裏來都是為了要蕭十一郎項上的人頭的。」

風四娘道：「厲青鋒跟蕭十一郎又有甚麼仇恨？」

花如玉道：「厲青鋒就是厲剛的老子，厲剛就是死在蕭十一郎手上的。」

風四娘恍然，道：「難怪厲剛從來不肯說自己的家世，原來他老子竟是個獨行大盜。」

花如玉冷笑道：「但老子卻比兒子強得多。」

風四娘也承認：「厲青鋒至少還不是個偽君子。」

花如玉道：「金菩薩到這裏來，當然也不懷好意，除了他們外，不懷好意的人還有很多，只有我跟他們不同。」

風四娘冷笑道：「你難道還是個好人？」

花如玉道：「我本來就是個好人。」

風四娘道：「你這好人到這裏來幹甚麼呢？」

花如玉道：「好人當然是來做好事的。」

風四娘道：「做甚麼好事？」

花如玉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你是來幹甚麼的？」

風四娘道：「你明明知道是蕭十一郎約我來的。」

花如玉道：「是不是他自己約你來的？」

風四娘道：「不是。」

自從那一天分別之後，直到現在，她還沒有見過蕭十一郎的面。

花如玉道：「你只不過聽別人說，他在江湖揚言，要你到這裏來跟他見面而已。」

風四娘道：「因為他也找不到我，這兩年來，我們根本就失去了連絡。」

花如玉道：「既然如此，你又怎麼知道那傳言是真的？」

風四娘嘆了口氣，她的確不知道。

她只不過是到這裏來碰碰運氣而已。

花如玉道：「說不定那只是別人故意放出的消息，誘你到這裏來，然後再用你做餌，來釣蕭十一郎上鉤。」

風四娘苦笑道：「現在我仔細想想，的確好像是上了別人的當了。」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每個人都難免會上當的，所以上當的也不止你一個。」

風四娘道：「除了我還有誰？」

花如玉道：「沈璧君。」

風四娘道：「她也會到這裏來？」

花如玉道：「她一定會來。」

風四娘道：「難道她並沒有跟蕭十一郎在一起？」

花如玉道：「沒有，這兩年來，她也跟你一樣，一直都在找蕭十一郎。」

風四娘皺眉道：「謝天石豈非就因為多看了她兩眼，眼睛才會瞎的？」

花如玉道：「謝天石看見的那個女人，並不是沈璧君。」

風四娘道：「不是？」

花如玉道：「世上的美人，並不止沈璧君一個，蕭十一郎身邊的美女，也並不一定就是沈璧君。」

風四娘咬了咬嘴唇，冷笑道：「這個人好像一直都在走桃花運。」

花如玉道：「所以他遲早總難免要倒楣的。」

風四娘又忍不住嘆道：「他已倒了一輩子楣了。」

花如玉道：「但這次沈璧君卻比他更倒楣。」

風四娘道：「哦？」

花如玉道：「要釣這條大魚，用沈璧君來做餌，當然也很好。」

風四娘苦笑道：「魚餌的確比魚還倒楣。」

花如玉道：「一點也不錯，魚還沒有上鉤的時候，魚餌就已經在鉤子上了。」

風四娘道：「她現在已經在鉤子上？」

花如玉嘆道：「還不止一個鉤子，她已經在兩個鉤子上了。」

風四娘道：「兩個鉤子？」

花如玉道：「兩個大鉤子。」

風四娘道：「大鉤子才能釣得上大魚。」

花如玉嘆道：「沈璧君雖然已被他們緊緊鉤住了，自己卻一點也不知道。」

風四娘用眼角瞟著她，道：「你對她的事好像很關心？」

花如玉道：「我是個好人。」

風四娘道：「好人有時候也會不懷好意的。」

花如玉又笑了：「你在吃醋？」

風四娘沒有笑：「我只不過有點奇怪而已。」

花如玉道：「其實我不但對她關心，對蕭十一郎也很關心。」

風四娘道：「哦？」

花如玉說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幫著我，把沈璧君從鉤子上放下來，鉤子上若果沒有餌，魚也就不會上鉤了。」

風四娘道：「我為甚麼要幫你？說不定你也是個鉤子呢？」

花如玉道：「你應該相信我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花如玉嫣然道：「因為我是你的老公，一個女人若連自己的老公都不相信，還能相信誰呢？」

風四娘看著她，終於嘆了口氣，道：「幸好你是個女人，否則我不被你迷死才怪。」

花如玉笑道：「我現在就要迷死你。」

她的手指又在動，她的手動得真要命。

風四娘只覺得全身的骨頭都好像快要酥了，忍不住大叫：「你再不把你這鬼手拿開，我就要……就要……」

花如玉吃吃的笑著，道：「你就要怎麼樣？」

風四娘用力咬著嘴唇，道：「我就要送頂綠帽子給你戴了。」

※※※

現在花如玉又穿上了她那套華麗如帝王般的衣服，這使她看起來更容光煥發，出群脫俗，就像是隻展開了花翎的孔雀。

她面對落地的穿衣銅鏡，左照照，右照照，顯然對自己的儀表覺得很滿意。

風四娘忍不住笑道：「難怪別人都說女人最喜歡照鏡子，尤其是剛穿上一身漂亮衣服的女人。」

花如玉也笑了，道：「這本來就是我的毛病，飯可以不吃，漂亮的衣服卻不能不穿。」

她又解釋著，道：「因為很多人都是先看你的衣服，再看你人的。」

風四娘道：「別人只顧看你衣服時，往往就會忘記分辨你究竟是男是女了。」

花如玉笑道：「一點也不錯，所以雖然有很多人都覺得我有點像女人，卻從來也沒有人會想到，我真的是個女人。」

風四娘道：「可是你為甚麼總是要打扮成像個男人呢？」

花如玉道：「因為我喜歡女人，女人卻偏偏喜歡男人。」

風四娘笑道：「你平常睡覺的時候，也總是穿得這麼整齊？」

花如玉道：「我睡覺的時候總是脫光的，但現在我並不想睡覺。」

風四娘道：「現在難道不是睡覺的時候？」

花如玉道：「不是。」

風四娘用眼角瞅著她，道：「你還想幹甚麼？」

花如玉道：「去作客。」

風四娘道：「現在已半夜三更了，還有人請客？」

花如玉道：「在這種地方，白天才是睡覺的時候。」

風四娘道：「這裏的人難道全是夜貓子？」

花如玉道：「因為他們白天根本見不得人。」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道：「你是不是要我也陪著你去？」

花如玉笑道：「新婚的小兩口子，當然是寸步不離的，何況，請客的這個人，又是你的老朋友。」

風四娘道：「我的老朋友？金菩薩？」

花如玉道：「不對。」

風四娘道：「不是他是誰？」

花如玉道：「這裏是關中十三寨的地盤，請客的人，當然也就是地盤的主人。」

風四娘道：「快刀花平？」

花如玉道：「對了。」

風四娘道：「可是他兩隻手好像都已被砍斷了。」

花如玉笑了笑，道：「沒有手的人，好像也一樣能請客的。」

風四娘道：「他還有請客的心情？」

花如玉道：「不管怎麼樣，帖子上出名的人總是他。」

風四娘道：「看來他最多也只不過是在帖子上出個名而已，幕後必定還另有其人。」

花如玉嘆道：「你真是個鬼靈精。」

風四娘盯著她，道：「幕後這個人是誰？」

花如玉道：「是我。」

風四娘笑了笑，道：「我早已想到是你了，若不是你自己請客，又有誰能請得動你？」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一個女人若要討男人的歡喜，本該裝得糊塗點的。」

風四娘嫣然道：「除了你之外，客人還有誰？」

花如玉說道：「只要是在這裏的人，好像全都請了。」

風四娘道：「人上人、厲青鋒、金菩薩，他們也會去？」

花如玉道：「一定會去。」

風四娘道：「為甚麼？」

花如玉道：「因為今天晚上還有位特別的客人。」

風四娘道：「誰？」

花如玉道：「沈璧君。」

風四娘怔了怔，長長吐出口氣，道：「看來今天晚上這宴會，一定熱鬧得很。」

花如玉眼睛裏帶著種奇特的笑意，緩緩道：「一定熱鬧極了……」

※※※

快聚堂上，燈光輝煌。

「快刀」花平披著件鮮紅的斗篷，坐在中間的虎皮交椅上，臉色卻蒼白得可怕。

他動也不動的坐著，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另外一個世界裏，蒼白的臉上，完全沒有表情，別人在他面前進進出出，來來去去，他也像是完全沒有看見。

他看來實在不像是個好客的主人，客人們看來也不像是愉快的客人。

除了金菩薩外，每個人的臉色，都難看得很，人上人居然還高高的坐在那大漢頭上，厲青鋒手裏緊緊握著他的金背弓，像是隨時都在準備著出手。

沒有人開口，也沒有人跟主人客套招呼。

他們本就不是為了這主人而來的，他們也並不想掩飾這一點。

本來應該很熱鬧的大廳，卻冷冰冰像是個墳墓。

然後風四娘和花如玉忽然出現了，就像是雞群中忽然飛來了兩隻孔雀。

無論在甚麼宴會裏，風四娘本就一向是個最出鋒頭的客人。

今天晚上她看來更容光煥發，誰也看不出她已是三十五歲的女人，而且剛死過一次。

看見了她，每個人的眉毛好像都提高了兩寸，眼睛也放大了一倍。

能親眼看見一個剛死的人又活生生的從外面走進來，這種經驗畢竟是很難得的。

風四娘眼波流轉，嫣然道：「才半天不見，你們就不認得我了？」

金菩薩忽然開始咳嗽，就好像忽然著了涼一樣。

風四娘道：「你病了？」

金菩薩勉強笑道：「我假如病了，一定是相思病，我每次看見你的時候，都會生這種病的。」

風四娘笑道：「你以後千萬不能再有這種病了，否則我先生會吃醋的。」

金菩薩愕然道：「你先生？」

風四娘道：「先生的意思就是丈夫，你不懂？」

金菩薩道：「你……你嫁人了？」

風四娘道：「每個女人遲早總要嫁人的。」

金菩薩忍不住問道：「你嫁給了誰？」

花如玉道：「我。」

金菩薩怔住。

每個人都怔住。

風四娘又抬起頭，對人上人一笑，道：「現在我們已扯平了。」

人上人道：「甚麼事扯平了？」

風四娘道：「現在我已死過一次。」

人上人好像也要開始咳嗽。

風四娘笑道：「死和嫁人，本來都是很難得的經驗，我居然在一天之中全都有過了，你們說奇怪不奇怪？」

能在一天中得到這兩種經驗的人，世界上還真沒有幾個。

風四娘已走到花平面前，微笑道：「又是兩年不見了。」

花平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兩年，整整兩年。」

風四娘道：「算起來我們已經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花平冷冷道：「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沒有朋友。」

風四娘道：「你就算已沒有手，也還是一樣可以有朋友的，沒有手還可以活下去，沒有朋友的人，才真正活不下去。」

花平蒼白的臉忽然扭曲，忽然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

他本不是能接受同情和憐憫的人。

風四娘黯然嘆息了一聲，回過頭，去找那跛子，她剛才還看見他坐在人上人後面的，她想看看他究竟是甚麼人。

但現在他竟已看不見了。

「他為甚麼總是要躲著我，為甚麼總是不敢見我的面？」

風四娘沒有再想下去，也沒法子再想下去。

她和花如玉剛坐下來，就看見了沈璧君。

※※※

她第一次看見沈璧君的時候，就覺得沈璧君是她這一生中，所看見過的最溫柔、最美麗、風度最好的一個女人。

現在她還是有這樣的感覺。

但沈璧君卻已有些變了，變得更沉靜、更憂鬱，也變得憔悴了些，只不過這些改變卻只有使得她看來更美，一種令人心醉的美。

她的眼波永遠是清澈而柔和的，就像是春日和風中的流水，她的頭髮光亮柔軟，她的腰肢也是柔軟的，像是春風中的柳枝。

她並不是那種讓男人一看見就會衝動的女人，因為無論甚麼樣的男人看見她，都會情不自禁，忘記了一切。

現在她正慢慢的走了進來。

她絕不做作，但一舉一動中，都流露著一種清雅優美的風韻。

她穿的並不是甚麼特別華麗的衣服，也沒有戴甚麼首飾，因為這些東西對她來說，都已是多餘的。

無論多珍貴的珠寶衣飾，都不能分去她本身一絲光彩。

無論多高貴的脂粉打扮，也都不能再增加她一分美麗。

像這麼樣一個可愛的女人，為甚麼偏偏如此薄命？

忽然間，大廳裏所有的人，呼吸都似已停頓。

這就是武林中第一美人沈璧君。

他們終於見到了沈璧君。

有關她和蕭十一郎之間，那些淒涼而美麗的故事，他們不知已聽過多少次。

現在她的人已站在他們面前。

他們實在想多看幾眼，卻又不敢。

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生怕唐突了佳人，而是因為她身後那兩雙刀鋒般的眼睛。

沈璧君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她身後還有兩個人。

兩個瘦削、修長，就好像兩根竹竿一樣的老人。

他們身上穿著長袍，卻是華麗而鮮麗的，一紅一綠，紅如櫻桃，綠如芭蕉。

他們的神情看來彷彿很疲倦，鬚髮全都已花白，但他們一走入這大廳，每個人都忽然感覺到一股凌厲逼人的殺氣。

利器神兵，必有劍氣。

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視人命如草芥，身上也必定帶種殺氣。

無論誰都可以隱隱感覺得到，這兩人一生中必已殺人無數。

看見這兩人，厲青鋒的臉色第一個變了。

他們本是屬於同一時代的人，厲青鋒當然知道這兩人的來歷。

風四娘也知道。

她忍不住輕輕吐出口氣，道：「鉤子。」

花如玉道：「兩個大鉤子。」

風四娘道：「我見過他們。」

花如玉道：「在逍遙侯的玩偶山莊裏？」

風四娘點點頭。

蕭十一郎和逍遙侯決戰的那一天，這兩個老人也在路上相逢。

花如玉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說的話不假了吧？」

風四娘又點了點頭。

她並不知道他們和逍遙侯的關係，只知道他們也在逍遙侯門下。

逍遙侯門下的人，當然不會對蕭十一郎懷有甚麼好意。

花如玉道：「所以你一定要想法子，讓沈璧君也知道。」

風四娘道：「我想不出法子。」

花如玉道：「我們後面有道門，你看見了沒有？」

風四娘看見了，門很窄。

花如玉道：「出了門，你就可以看到一間小木屋。」

風四娘在聽著。

花如玉道：「那裏是女人方便的地方，你若能將沈璧君帶到那裏去，就可以放心說話了。」

這裏的男人們自恃身份，當然絕不會到那種地方去偷聽。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好，我想法子。」

他們本在耳語，新婚的夫妻們，本就常常會咬耳朵的。

可是那兩個老人的目光，卻已閃電般向她們掃了過來。

風四娘雖然明知他們絕對聽不見這裏說的話，卻還是不禁吃了一驚。

幸好這時她已看見了沈璧君溫柔的笑容。

沈璧君當然也已認出了這個「嚇死人的新娘子」正在微笑著向她示意。

風四娘也笑了。

那朱衣老人忽然道：「想不到『金弓銀丸斬虎刀，追雲逐月水上飄』厲青鋒也在這裏。」

綠袍老人道：「他一定也想不到我們會來的。」

厲青鋒的臉色鐵青，冷冷道：「兩位居然還沒有死，實在是令人意外得很。」

朱衣老人道：「但你卻已該死了的。」

綠袍老人道：「若不是我們手下留情，三十年前你就已該死了的。」

厲青鋒冷笑道：「不錯，我的確早就該死了，誰叫我一向獨來獨往，連個幫手都沒有。」

朱衣老人沉下了臉，道：「我與你交手時，他並未出手。」

綠袍老人道：「我一個人也隨時都可以對付你。」

厲青鋒道：「我若有個幫手，也不會叫他幫我兩個打一個的，只要他在旁邊吶喊助威就已夠了。」

朱衣老人道：「很好。」

綠袍老人道：「好極了。」

朱衣老人道：「是你出去，還是我出去？」

綠袍老人道：「這次該輪到我了。」

厲青鋒大笑，道：「很好，實在好極了，三十年前的那筆舊賬，你我正好就此結清。」

這三個人雖然都已有一大把年紀，竟是薑桂之性，老而彌堅。

三十年前的一點點仇恨，他們竟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厲青鋒已霍然長身而起，綠袍老人也轉過了身。

沈璧君一直靜靜的在旁邊看著，忽然輕輕嘆了口氣，柔聲道：「前輩們若想在這裏殺人，就該將這裏的主人先殺了才是。」

她的聲音還是和昔日同樣溫柔優雅，可是她說的話裏卻已藏著鋒銳。

這兩年多來的流浪生活，畢竟已使她學會了很多事。

綠袍老人看了厲青鋒一眼，冷冷道：「你我既然都還沒有死，又何必急在一時？」

厲青鋒冷笑著，終於也慢慢的坐了下去。

風四娘又笑了。

她走出來，拉住了沈璧君的手，嫣然道：「我想不到你會來，你一定也想不到我會在這裏的。」

沈璧君微笑著，點了點頭。

風四娘笑道：「幸好我們之間，並沒有甚麼舊債要算。」

沈璧君嫣然道：「你還是沒有變。」

風四娘道：「但你卻似已有些變了。」

沈璧君眸子裏的憂鬱更加濃了，淒然垂首，默默無語。

風四娘又笑道：「但我卻還是個嚇死人的新娘子，我每次見到你的時候，好像都是新娘子。」

沈璧君也覺得很驚奇，但卻並沒有問她怎麼會又做了新娘子。

這個出身世家，教養良好的典型淑女，還是和以前一樣，從不喜歡過問別人的私事。

風四娘眨著眼，看著她，道：「你一定走了很久的路，才到這裏的。」

沈璧君道：「嗯。」

風四娘道：「那麼你一定已經……」

她忽然附在沈璧君耳旁，低低說了兩句話。

沈璧君的臉紅了，紅著臉點了點頭。

風四娘卻笑道：「這又不是甚麼丟人的事，我帶你去。」

她真的拉起沈璧君的手，走向旁邊的小門。

沈璧君的臉更紅，卻也只有垂著頭，跟著她走。

老人對望了一眼，眼睛裏卻不禁露出笑意，他們當然知道風四娘是帶沈璧君幹甚麼去的。

他們都覺得風四娘實在是個很妙的女人，都覺得這實在是件很妙的事。

別人請來的客人剛進了門，她居然就拉著人家方便去。

這種事除了風四娘外，還有誰能做得出呢？

也只有風四娘做出這種事的時候，別人才會覺得有趣，不覺得詫異。

# 第五回 會走路的屋子

門外果然有間小木屋。

木屋外有個小小的梯子，風四娘拉著沈璧君走上梯子，走進了一扇很窄的門。

屋子很小，卻很乾淨。

風四娘又拉上門，才長長吐出口氣，她忽然發覺這實在是個女人們說悄悄話的好地方，就算膽子再大，臉皮再厚的男人，也絕不敢闖進來的。

她閂起了門，忍不住笑道：「現在我們隨便在這裏說甚麼，都不怕被別人聽見了。」

沈璧君道：「你……你有話跟我說？」

風四娘笑道：「是有點悄悄話要跟你說，可是你若真的急了，我可以先等你……」

房子裏有個小小的木架，上面還蓋著漆著金漆花邊的蓋子。

沈璧君的臉更紅，頭垂得更低，只是看著這個很好看的蓋子發怔。

風四娘道：「快點呀，這地方雖然不臭，總有點悶氣。」

沈璧君終於鼓起勇氣，囁嚅著道：「可是你……你……」

風四娘又笑了，她終於明白：「你是不是要我出去？」

沈璧君紅著臉，點了點頭。

風四娘笑道：「我也是個女人，你怕甚麼？難道我轉過臉去還不行？」

沈璧君咬著嘴唇，又鼓足勇氣道：「不行。」

她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過，居然要她當著別人的面做這種事。

風四娘看著她臉上的表情，幾乎忍不住就要大笑出來。

幸好她總算忍住，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道：「好，我就出去一下子，可是你最好也快一點，我還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

她拔開門閂，伸手推門。

她怔住。

這扇門竟已推不開了。

難道有人在外面鎖上了門，要把她們關在這裏？

這玩笑也來免開得太不像話了。

風四娘正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忽然發現這屋子竟在動。

往前面動，而且動得很快。

※※※

這屋子竟好像自己會走路。

門還是推不開，無論用多大力氣都推不開。

風四娘的手心裏也冒出了冷汗，她已發現這件事並不像是開玩笑了。

除了這扇門外，屋子裏連個窗戶都沒有。

女人方便的地方，本就應該很嚴密的。

風四娘咬了咬牙，用力去撞門，木頭做的門，被她用力一撞，本該立刻被撞得四分五裂。

誰知這扇門竟不是完全用木頭做的，木頭之間還夾著層鋼板。

她用力一撞，門沒有被撞開，她自己反而幾乎被撞倒。

沈璧君的臉色已經開始發白，忍不住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風四娘終於長長嘆了口氣，道：「看來我上了別人的當了。」

沈璧君道：「上了誰的當？」

風四娘恨恨道：「當然是上了個女人的當，能要我上當的男人，現在只怕還沒有生出來。」

沈璧君道：「這女人是誰？」

風四娘道：「花如玉。」

沈璧君道：「花如玉又是甚麼人？」

風四娘道：「是我老公。」

沈璧君怔住。

她一向很少在別人面前露出吃驚的表情來，但現在她看著風四娘時，臉上的表情卻好像在看著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一樣。

風四娘道：「我上了我老公的當，我老公卻是個女人……」她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看你一定以為我瘋了。」

沈璧君並沒有否認。

風四娘道：「她要我把你約到這裏來，要我告訴你那兩個老頭子不是好人。」

沈璧君道：「他們不是好人？」

風四娘道：「因為他們要用你做魚餌，去釣蕭十一郎那條大魚。」

她苦笑著又道：「我現在才知道，我才是條比豬還笨的大鰱魚，居然上了她的鉤。」

沈璧君輕輕嘆了口氣，道：「那兩位前輩絕不是壞人，這兩年來，若不是他們照顧我，我……我也活不到現在了。」

風四娘道：「可是他們對蕭十一郎……」

沈璧君道：「他們對蕭十一郎也沒有惡意，在那玩偶山莊的時候，他們就一直在暗中幫著他，因為他們也同樣是被逍遙侯傷害的人。」

她雖然在盡力控制著自己，但說到「蕭十一郎」這名字的時候，她美麗的眼睛裏還是情不自禁露出種無法描述的悲傷之意。

那些又辛酸、又甜蜜的往事，她怎麼能忘記？

這兩年來，她又有哪一天能不想他？又有哪一刻能不想他？

她想得心都碎了，一片片的碎了，碎成了千千萬萬片……

他的血、他的汗，他的俠膽和柔情，他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

「蕭十一郎，你現在究竟在哪裏？」

她閉起眼睛，晶瑩的淚珠已珍珠般滾了下來。

風四娘痴痴的看著她，她知道她心裏在想甚麼，因為她心裏也正在想著同一個人。

「難道你也沒看見過他？也沒有他的消息？」

這句話她想問，卻沒有問出來。

她實在不想問了，實在不忍再傷沈璧君的心。

「那天我雖然跟著他走了，卻一直沒有找到他。」

這句話沈璧君也沒有說出來。

她的聲音已嘶啞，喉頭已哽咽。

──蕭十一郎，你知不知道這裏有兩個痴情的女人，想你想得心都碎成千萬片了？

──蕭十一郎，你為甚麼還不回來？

※※※

屋子還在動，動得更快。

風四娘忽然笑了，道：「別人是到這裏來方便的，我們卻到這裏來流眼淚，你說滑稽不滑稽？」

她笑得聲音很大，就好像一輩子從來也沒有遇見過這麼好笑的事。

可是又有誰知道她笑聲裏，藏著多少辛酸？多少眼淚？

一個人在真正悲傷時，本就該想個法子笑一笑的，只可惜世上能有這種勇氣的人並不多。

沈璧君忍不住抬起頭，凝視著她。

現在，她臉上的表情已不像是在看著個瘋子，她已知道她現在看著的，是個多麼可愛、多麼可敬的女人。

風四娘也在看著她，忽然道：「這麼好笑的事，你為甚麼不陪我笑一笑？」

沈璧君垂下頭，道：「我……我也想笑的，可是我笑不出。」

她的可愛，正因為她笑不出。

風四娘的可愛，也正因為風四娘能笑得出。

她們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女人，可是她們的情感卻同樣真摯，同樣偉大。

一個女人若能為了愛情而不惜犧牲一切，她就已是個偉大的女人。

風四娘心裏在嘆息。

她若是蕭十一郎，她也會為這個美麗而痴情的女人死的。

她忍不住伸出手，輕摸著沈璧君的柔髮，柔聲道：「你用不著難受，我們一定很快就會看見他的。」

沈璧君又不禁抬起頭：「真的？」

風四娘道：「花如玉一定是想利用我們去挾持蕭十一郎，所以她一定會讓蕭十一郎知道我們已在她的手裏。」

沈璧君道：「你想他會不會來找我們？」

風四娘道：「他一定會來的。」

沈璧君道：「可是那個花如玉……」

風四娘笑了笑，道：「你用不著擔心她，她又能對我們怎麼樣？……不管怎麼樣，她畢竟也是一個女人……」

她臉上在笑，心卻在往下沉。

因為她知道女人對女人，有時比男人更可怕。

她實在想不出花如玉會用甚麼法子來對付她們，她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就在這時，這個會走路的屋子忽然停了下來。

※※※

屋子終於不動了。

但外面卻還是沒有聲音。

屋子裏更悶，本來嵌在牆壁上的一盞燈，也突然熄滅。

四下忽然變得一片黑暗，連對面的人都看不見。

風四娘只覺得自己好像忽然到了一個不通風的墳墓裏，悶得幾乎已連氣都透不過來。

她反而希望這屋子能再動一動了。

可是這要命的屋子，不該動的時候偏偏要動，該動的時候反而一動也不動。

風四娘忽然又笑了，別人連哭都哭不出的時候，她居然還能笑得出。

她笑著道：「現在我已看不見你了，你總可以鬆口氣了吧！」

沈璧君不出聲。

風四娘道：「你若是再這麼樣憋下去，說不定會憋出病來的。」

沈璧君還是不出聲。

風四娘嘆了口氣，突聽一個人吃吃的笑道：「這真叫皇帝不急，急死太監，人家不急，你急甚麼？」

聲音是從上面傳下來的，聲音傳進來的時候，風也吹了進來。

屋頂上居然開了個小窗子，窗子外有一雙發亮的眼睛。

「心心！」

※※※

心心還在吃吃的笑個不停。

風四娘簡直恨不得跳起來，挖出她這雙眼珠子。

心心笑道：「這上面的風好大，你們在下面一定暖和得很。」

風四娘咬了咬牙，道：「你是不是也想下來暖和暖和？」

心心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下不去。」

風四娘道：「你不會開門麼？」

心心道：「鑰匙在公子那裏，除了他之外，誰也開不了門。」

風四娘忍住氣，道：「他的人呢？」

心心道：「人還沒有回來。」

風四娘道：「為甚麼還不回來？」

心心道：「因為他還要陪著別人找你們，他總不能讓別人知道，是他要你們走的。」

風四娘道：「他究竟想對我們怎麼樣？」

心心道：「他要我先送你們回家去。」

風四娘道：「回家？回誰的家？」

心心道：「當然是我們的家。」

風四娘道：「我們的家？」

心心輕笑道：「公子的家，豈非也就是夫人你的家？」

風四娘笑道：「我們怎麼去？」

心心道：「坐車去。」

風四娘道：「你不放我們出去，我們怎麼坐得上車呢？」

心心道：「現在我們就已經在車上了。」

風四娘道：「你們已將這屋子抬上了車？」

心心道：「一輛八匹馬拉的大車，又快又穩，不出三天，我們就可以到家了。」

風四娘道：「要三天才能到得了？」

心心道：「最多三天。」

沈璧君突然呻吟了一聲，整個人都軟了下去。

沒有人能夠憋三天的，但若要她在別人面前方便，也簡直等於要她的命。

風四娘終於忍不住叫了起來：「你難道要我們在這鐵籠子裏呆三天？」

心心悠然道：「其實這鐵籠子裏也沒甚麼不好，你們若是餓了，我還可以送點好吃的東西進去，若是渴了，車上不但有水，還有酒。」

風四娘忽然又笑了，道：「有多少酒？」

心心道：「你要多少？」

風四娘道：「有些甚麼酒？」

心心道：「你要喝甚麼酒？」

風四娘道：「好，你先給我們送二十斤陳年花雕來。」

※※※

一醉解千愁。

有時醉了的確要比清醒著好。

二十斤陳年花雕，用五六個竹筒裝著，從上面的小窗裏送了下來，還有七八樣下酒的菜。

竹筒很大，一筒最少有三斤。

風四娘給了沈璧君一筒，道：「一醉解千愁，若是不醉，這三天的日子只怕很不好過。」

沈璧君還遲疑著，終於接了下來。

風四娘道：「喝完這筒酒，你會不會醉？」

沈璧君道：「不知道。」

風四娘笑道：「原來你也能喝幾杯的，我倒還真看不出。」

沈璧君勉強笑了笑，道：「我很小的時候，老太君就要我陪著她喝酒了。」

風四娘道：「你醉過沒有？」

沈璧君點點頭。

風四娘笑道：「你當然醉過的，常跟那個酒鬼在一起，想不醉都不行。」

沈璧君垂下頭，心裏又彷彿有根針在刺著。

她醉過兩次，兩次都是為了蕭十一郎。

她彷彿又聽見了他那淒涼而悲愴的歌聲，彷彿又看見他用筷子敲著酒杯，在放聲高歌：

「暮春三月，羊歡草長，天寒地凍，問誰飼狼？

人皆憐羊，狼獨悲愴，天心難測，世情如霜……」

「蕭十一郎，你不在我的身旁時，這世上還有誰能瞭解你的痛苦和寂寞？」

沈璧君忽然舉起了竹筒，將一筒酒全都灌了下去。

一個像她這麼樣的淑女，本不該這樣子喝酒的，可是現在……

管它的！管它甚麼淑女？

她這一生，豈非就是被「淑女」這兩個字害的？害得她既不敢愛，也不敢恨，害得她吃盡了苦，受盡了委屈，也不敢在人前說一個字。

她看著風四娘，忽然吃吃的笑了起來：「你不是淑女。」

風四娘承認：「我不是，我根本從來也不想做淑女。」

沈璧君道：「所以你活得比我開心。」

風四娘笑道：「我活得比很多人都開心。」她嘴裏這麼說，心裏卻在問自己：「我活得真比別人開心麼？」

她也將一筒酒灌了下去。

酒是酸的。

一個人是不是能活得開心，也許並不在她是不是淑女。

風四娘道：「一個人只要能時常想開些，他活得就會比別人開心了。」

沈璧君道：「你若是我，你也能想得開？」

風四娘道：「我……」

她忽然怔住，她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樣答覆。

沈璧君又吃吃的笑了，笑得比酒還酸，比淚還苦。

可是她卻在一直不停的笑。

風四娘忽然又問：「這次你若是找到了蕭十一郎，你會不會拋開一切嫁給他？」

這句話她平時本來絕不會問的，但是現在她忽然覺得問問也無妨。

沈璧君還在吃吃的笑：「我當然要嫁給他，我為甚麼不能嫁給他？他喜歡我，我也喜歡他，我們為甚麼不能永遠廝守在一起？」

她不停的笑，笑忽然變成了哭，到後來，已分不清是笑還是哭？

這次若是找到了蕭十一郎，她真的能嫁給他？

若是不能嫁，又何必去找？

找到了又如何？豈非更痛苦？

沈璧君長長嘆息了一聲，人生中本就有很多無可奈何的事，你若一定要去想它，只有增加苦惱。

但你若不去想，也是同樣苦惱。

相見不如不見，見了又如何？不見又如何？

風四娘道：「你醉了。」

沈璧君道：「我醉了。」

真的醉了，醉得真快，一個人若是真的想醉，醉得一定很快，因為，他不醉也可以裝醉。

最妙的是，一個人若一心想裝醉，那麼到後來，往往連他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在裝醉？還是真醉？

風四娘坐了下去，坐在地上：「我不喜歡楊開泰，因為他太老實，太呆板。」

沈璧君道：「我知道。」

風四娘道：「但花如玉卻一點也不老實，一點也不呆板。」

沈璧君道：「他若真是個男人，你會嫁給他？」

風四娘道：「我不會。」

她忽然發現，你若是真的愛上了一個男人，那麼就算有別的男人比他強十倍，你還是會死心塌地愛著他的。

愛，的確是件很奇妙的事，既不能勉強，也不能假裝。

沈璧君忽然又問：「你是不是也想嫁給蕭十一郎？」

風四娘笑道：「你錯了，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會嫁給他。」

沈璧君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他喜歡的是你，不是我。」她雖然還在笑，笑得卻很淒涼：「所以你本來是我的情敵，我本該殺了你的。」

沈璧君也笑了。

兩個人笑成了一團，兩筒酒又喝了下去，然後她們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甚麼事，說了些甚麼話。

迷迷糊糊中，她們彷彿看見了蕭十一郎，蕭十一郎忽然又變成了連城璧，忽然又變成了楊開泰。

幾千幾百個蕭十一郎，變成了幾千幾百個連城璧、楊開泰。

到後來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一個──花如玉。

※※※

花如玉微笑著，站在她們面前，笑得又溫柔、又動人。

風四娘掙扎著，想跳起來，但頭卻疼得像是要裂開一樣，嘴裏又乾又苦。

花如玉微笑道：「這次你們真的醉了，醉了三天三夜。」

風四娘實在不知道這三天三夜是怎麼過去的，但不知道豈非比知道好？

花如玉道：「幸好你們現在總算已平安到家了。」

風四娘又忍不住問：「誰的家？」

花如玉道：「當然是我們的家。」他笑得更溫柔：「莫忘記你已在很多人面前承認，你是我的老婆，現在你想賴，是更賴不掉的了。」

風四娘道：「我只想問問你，你為甚麼要我將沈璧君騙來？」

花如玉笑道：「因為那兩個老頭子很不好對付，我只有用這法子，才能請得到她。」

風四娘道：「你想對她怎麼樣？」

花如玉道：「你猜呢？」

風四娘道：「難道你也想要她做老婆？」

花如玉笑道：「對了，老婆跟銀子一樣，是越多越好的。」

風四娘忽然也笑了：「你自己也是個女人，要這麼多老婆幹甚麼？」

花如玉彷彿吃了一驚：「我是女人？誰說我是女人？」

風四娘當然更吃驚：「你不是？」

花如玉笑道：「我當然不是，若有人說我是女人，他一定瘋了。」

風四娘真的又快瘋了，忍不住大叫：「你究竟是男是女？」

花如玉微笑著，忽然解開了衣襟：「你應該看得出的。」

花如玉竟真的是個男人，無論誰都看得出他是個男人。

風四娘的心沉了下去。

花如玉微笑道：「上次我故意在那重要關頭退縮，為的就是要你相信我是個女人，你認為我若不是女人，到了那種時候，絕不會放過你的。」

風四娘恨恨的道：「你非但不是女人，你簡直不是人。」

花如玉笑得卻更愉快，道：「就因為你相信我是個女人，所以才會幫我去找沈璧君。」

沈璧君一點反應也沒有，她整個人都似已麻木。

花如玉笑說道：「但是這次我是絕不會再放過你的了。」

風四娘咬著牙，道：「我已經可以做你的娘了，你還想對我怎麼樣？」

花如玉悠然道：「你年紀雖然大了些，但有些地方卻比小姑娘還有趣。」

他的眼睛就盯在風四娘身上那些地方，那眼色就好像已將風四娘當做完全赤裸的。

風四娘簡直恨不得將他這雙眼珠子挖出來。

花如玉大笑道：「我不但有了你這麼樣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還有這位武林第一美人做老二，我的豔福實在不淺。」

他的眼睛已轉移到沈璧君身上。

沈璧君臉上還是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冷冷道：「你休想！」

花如玉道：「我休想？」

沈璧君道：「你只要敢動一動我，我就死。」

花如玉笑道：「你死不了的。」

沈璧君道：「那麼我就要你死。」

她突然揮手，一蓬金針暴雨般射出。

沈家的金針名動天下，號稱武林中最厲害的八種暗器之一。這種金針不但出手巧妙，而且非常狠毒，只要一打在人身上，立刻鑽入血管，不出半個時辰，就已毒發攻心，連神仙都難救活。

只可惜沈璧君是個淑女，淑女是不能太狠毒的，沈家家傳的金針手法，她最多只學會了巧妙兩字，既不狠毒，也不夠快。

你發暗器時若是不夠狠，不夠快，那麼再厲害的暗器到了你手裏，也變得沒用了。

花如玉微笑著，輕輕一轉身，漫天光雨就已無影無蹤，他顯然也是發暗器高手，比沈璧君高明得多。

風四娘忽然嘆了口氣，道：「他不是個人，我們對付不了他的。」

花如玉笑道：「我喜歡你，就因為你不但聰明，而且很有自知之明，能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並不多。」

風四娘嫣然一笑，道：「你真的很喜歡我？」

花如玉道：「當然是真的。」

風四娘道：「那麼你為甚麼還要找別的女人呢？你不怕我吃醋？」

花如玉道：「會吃醋的女人，我就不喜歡了。」

風四娘道：「只可惜你現在就算不喜歡我，也已太遲。」

花如玉道：「哦？」

風四娘道：「我已經是你的老婆，對不對？」

花如玉道：「對。」

風四娘道：「現在我們剛成親，你就想找別的女人，將來怎麼得了？」

花如玉道：「你要我放了她？」

風四娘點點頭，道：「只要你不碰別的女人，我就做你的老婆，否則……」

花如玉道：「否則怎麼樣？」

風四娘道：「否則我也會送頂綠帽子給你戴的，你怕不怕？」

花如玉道：「不怕。」

風四娘怔了怔，道：「你不怕戴綠帽子？」

花如玉道：「我已戴了頂綠帽子了，再加一頂又何妨？」

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竟像是很憤怒、很痛苦。

風四娘看著他，忍不住問道：「這頂綠帽子是誰送給你戴的？」

花如玉握緊了雙拳，一字字道：「蕭十一郎。」

# 第六回 蕭十一郎在哪裏

蕭十一郎，又是蕭十一郎。

天下所有的壞事，好像全都給他一個人做盡了。

花如玉恨恨道：「就因為他搶了我的女人，所以我也要搶他的女人。」

風四娘道：「他搶去了你的甚麼人？」

花如玉道：「他搶去了我的冰冰。」

風四娘道：「冰冰是誰？」

花如玉道：「冰冰就是我的表妹，也是我的未婚妻子。」他顯得更憤怒，更痛苦，接著道：「但那蕭十一郎卻仗著他的武功比我高，仗著他比我更有錢，竟將我的冰冰搶走了，連看都不許別人多看一眼。」

風四娘道：「謝天石就因為多看了她兩眼，所以眼睛才會瞎的？」

花如玉點點頭，冷笑道：「你們若以為他對你們好，你們就錯了，他對冰冰才是真的好，為了冰冰，他甚麼事都肯做，冰冰若要他挖出你們的眼珠子來，他也不會拒絕的。」

沈璧君忽然叫了起來：「我不信，你說的話我連一個字也不信。」

花如玉冷笑道：「你是真的不信，還是不敢相信、不忍相信？」

沈璧君道：「我死也不相信。」

花如玉嘆了口氣，說道：「看來你真是個痴心的女人。」

沈璧君道：「我以前也冤枉過他的，但現在我已知道，他絕不會是這種人，絕不會做這種事的。」

花如玉道：「他以前也許不是這種人，但每個人都會變的。」

沈璧君道：「不管你怎麼說，我還是不信。」

花如玉目光閃動，說道：「我若能證明，你又怎麼樣？」

沈璧君道：「只要你能證明他真的做了這種事，你隨便對我怎麼樣都沒關係。」

花如玉道：「我若能證明，你就肯嫁給我？」

沈璧君咬著牙，道：「我說過，隨你對我怎樣都沒關係。」

花如玉道：「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沈璧君道：「我雖然是個女人，卻從來也沒有做過言而無信的事。」

花如玉道：「好，我信任你。」

風四娘道：「你準備怎麼樣證明給她看？」

花如玉道：「我準備讓她自己去看看蕭十一郎和冰冰。」

風四娘道：「到哪裏去看？」

花如玉道：「大亨樓。」

風四娘道：「大亨樓是甚麼地方？」

花如玉道：「是個花錢的地方。」

風四娘道：「蕭十一郎在那裏？」

花如玉道：「這幾天他一定在姑蘇附近，只要他在附近，就一定會去。」

風四娘道：「為甚麼？」

花如玉冷笑道：「因為他現在是個大亨，若是不帶著他那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到大亨樓去亮亮相，豈非白到了蘇州一趟？」

風四娘道：「你也想帶我們去亮亮相？」

花如玉道：「只要你們肯答應我一件事。」

風四娘道：「你說。」

花如玉道：「你們可以張大了眼睛去看，卻不能張嘴。」

風四娘道：「為甚麼？」

花如玉道：「因為你們若是一出聲，就甚麼也看不見了。」

風四娘道：「好，我答應你。」

花如玉道：「你真的能一直閉著嘴不出聲？」

風四娘瞪眼道：「你以為我是個甚麼樣的女人？是個多嘴婆？」

花如玉笑了笑，道：「你當然不是多嘴婆，但我卻還是不相信你會真的那麼老實。」

風四娘好像要跳了起來：「你連自己的老婆都不信任，你還能相信誰？」

花如玉道：「一個男人若是太信任自己的老婆，他一定是個笨蛋。」

他微笑著，接著又道：「楊開泰就是個笨蛋，否則又怎麼會讓你溜走？」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他並不是個笨蛋，只不過是個君子而已。」

花如玉道：「但我卻既不是笨蛋，也不是君子。」

風四娘道：「所以你已決定不信任我？」

花如玉對沈璧君笑了笑，道：「我可以信任她，我知道她是很老實的女人。」

風四娘道：「我不老實？」

花如玉道：「這屋子裏老實人好像只有她一個。」

風四娘說道：「那麼你準備怎麼樣？把我的嘴縫起來？」

花如玉笑道：「只縫你的嘴也沒有用，你說不定會翻跟斗的。」

風四娘道：「你……你……準備用甚麼法子來對付我？」

花如玉微笑著，悠然說道：「我會想出個好法子來的。」

※※※

你若要像風四娘這樣的女人，老老實實的坐在那裏不動，那實在需要個非常特別的好法子。

風四娘老老實實的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因為她根本不能動。

她身上所有關節附近的穴道，全被制住了，臉上蒙上了層黑紗，嘴裏還塞了個核桃。

這法子並不能算很巧妙，但卻很有效。

沈璧君臉上也蒙著層黑紗。

姑蘇並不是個很開通的地方，大家閨秀出來走動時，蒙上層黑紗掩住臉，也並不能算很特別。

所以附近倒也沒有甚麼人特別注意她們。

她們打扮得都很華麗，錦衣華服，滿頭珠翠，因為這裏本是只有大亨們才能來的地方。

所以牡丹樓就變成了大亨樓。

大亨的意思，就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北方人也許聽不懂。

可是浙江一帶人，說起「大亨」這兩個字的時候，都立刻會肅然起敬的──這種表情無論甚麼地方的人都看得懂了。

現在正是黃昏。

黃昏，通常也正是人們最容易花錢，最想花錢的時候。

要花錢到這裏來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在這裏喝一壺茶，就要花你好幾兩銀子。

除了每樣東西都比別的地方貴七八倍之外，這裏好像也並沒有別的特別之處。

牡丹早已經謝了，樓外的欄杆裏，都擺著幾十盆菊花。

菊花開得正豔，蟹也肥了。

持蟹賞菊，對花飲酒，不但風雅，而且實惠，正是種雅俗共賞的享受。

樓上幾十張桌子，空著的已不多。

到這裏來的男人一個個都是滿面紅光，都是穿著鮮衣，乘著駿馬來的，有的佩劍，有的搖著摺扇，劍上都鑲著寶石明珠，扇面上都是名家的書畫。女人們當然更都打扮得千嬌百媚，好像到這裏並不是為了吃飯，而是為了炫耀自己的珠寶。

卻不知道她們本身也正是被男人們帶到這裏來炫耀的。

一個男人身旁，若是有個滿身珠光寶氣的美女，豈非也正是種最好的裝飾？

風四娘和沈璧君坐在角落裏靠著欄杆的位子上，花如玉青衣小帽，規規矩矩的站在她們身後，竟扮成了侍候夫人小姐出來亮相的小廝。

她們雖然沒有男人在旁邊陪著，但也並不特別引人注意。

到這裏的女人，並不一定都有男人陪著的，江湖中的女大亨也不少，何況，還有些是想到這裏來釣魚的──大亨樓上的男人，一個個全都是大魚。

最大的一條魚就坐在她們前面幾張桌子外，是個留著兩撇小鬍子的中年男人。圓圓的臉，白白淨淨的皮膚，一雙手保養得比少女還嫩，手上戴著個比銅鈴還大的漢玉戒指。

他身旁的女人當然也是最美的，不但美，而且非常年輕，看來絕不會比他的女兒大，一雙美麗的大眼睛，還帶著幾分孩子的天真，一張小嘴好像總是撅著的，笑起來的時候，鼻子總是會先皺一皺，顯得說不出的俏媚，說不出的愛嬌。

這正是中年男人們最喜歡的一種女人。

所以附近的男人都忍不住要偷偷的多看她兩眼，女人們的眼睛也忍不住要去看看她耳朵上戴著的那雙比春水還綠的翠玉耳環。

那是真正的「祖母綠」，綠得晶瑩，綠得清澈，綠得令每個女人的心都動了。

這種又羨慕、又嫉妒的眼色，總是能令她覺得很愉快。

能做「柳蘇州」的老婆，實在是件很愉快的事，無論做第幾房老婆都同樣愉快。

就只這一副耳環，姑蘇就很難找得出第二對來。

他們身後除了一個丫鬟和一個俊俏的書僮外，還有個腰懸著長劍，鐵青著臉的黑衣大漢，持劍而立。

柳蘇州無論到甚麼地方，都帶著個保鏢的。

柳蘇州的四個保鏢，沒有一個不是好手。

這佩劍大漢姓高，叫高剛，人稱「追風劍」。

江湖中外號叫「追風劍」的人雖不少，但能有這外號的人，出手想必總是快的。

可是他看見坐在對面桌上的兩個人時，臉上卻露出尊敬之色。

高剛不但劍法快，而且也是個老江湖了，他認得這兩個人。

在江湖上走動的，就算不認得這兩個人，至少也聽過他們的名字。

「伯仲雙俠」不但是名門子弟，而且在江湖中做了幾件轟動一時，大快人心的事。

尤其是二俠歐陽文仲，掌中一對「子母離魂圈」，更是久已失傳的外門兵器。

歐陽世家本是武林中以豪富著稱的三大世家之一，這兄弟兩人，當然也是大亨。

蕭十一郎呢？

看不見蕭十一郎。

她們已經在這裏等了兩天，蕭十一郎還是一直都沒有出現。

「只要他到了姑蘇附近，就一定會來的。」

「你怎麼知道他會到姑蘇附近來？」

風四娘幾乎已經不想再等下去，這種事她實在受不了。

但就在這時，蕭十一郎終於來了！

※※※

等人往往就是這樣子的，你越著急，越等不到，你不想等了，他卻偏偏來了。

一輛嶄新的、用八匹駿馬拉著的黑漆馬車，已在門外停下。

連風四娘都從未見過如此華麗的馬車。

蕭十一郎就是坐著這輛馬車來的，他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除了兩個書僮、四個丫頭，和那穿著緞子衣服的馬車夫外，還有個頭髮漆黑，白衣如雪的絕色麗人陪伴著他。

「這就是冰冰。」

從樓上看下去，也看不見冰冰的臉，只能看見她一頭比緞子還光滑，比絲還柔軟的漆黑頭髮，和頭髮上那顆比龍眼還大的明珠。

蕭十一郎走在前面，她落後半步，用一隻柔白纖美的手，輕挽著蕭十一郎的臂。

他們已走下車，走進門，從樓上看，也看不見他的臉。

這個人真的是蕭十一郎？風四娘和沈璧君都不禁張大眼睛看著樓梯口，也覺得心跳忽然加快了三倍，呼吸好像隨時都可能停止，她們一心希望能見到蕭十一郎，卻又希望這個人不是蕭十一郎。

樓梯上有腳步聲傳上來，她們的心跳越來越快，忽然間，她們的呼吸停止，她們已經看見了一雙眼睛，一雙發亮的眼睛，亮得就像是秋夜裏最燦爛的一顆星。

這個人真的就是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來了。

蕭十一郎本是個很不講究衣著的人，有時甚至連襪子都不穿，但現在他身上穿的，卻是質料最高貴的衣服，剪裁得精緻而合身，衣服是純黑色的，黑得就像是他的眸子一樣。

柔軟貼身的衣服，使得他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桿剛煉成的槍──光亮、修長、筆挺。

他的肩並不太寬，腰卻很細，繫著條黑皮腰帶，腰帶上斜插著一柄刀。

一柄形式奇特的短刀，刀鞘竟彷彿是黃金打成的，卻鑲著三粒人間少見的黑珍珠。

這麼樣的一柄刀，襯著那一身黑衣服，更顯得說不出的奪目。

除了這柄刀之外，他身上並沒有甚麼別的裝飾，卻使得他這個人看來更高貴突出。

他現在已非常懂得穿衣服。

蕭十一郎本是個很不講究修飾的人，鬍子從來不刮，有時甚至會幾天不洗澡，但現在，他的臉卻刮得很乾淨，連指甲都修剪得很整齊，他的頭髮顯然也是經過精心梳理的，每一根都梳得很整齊，他的衣服也是筆挺的，從上到下，連一條皺紋都找不出。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他，若不是嘴被塞住，現在一定已忍不住要叫了出來，她實在不相信這個人就是她以前認得的那個蕭十一郎！蕭十一郎竟似老了。

除了那柄刀外，冰冰就是他唯一的裝飾。她實在是個男人們引以為榮的女人，她很年輕，非常年輕。

她的皮膚稍微顯得太蒼白了些，卻使得她看來更嬌弱，她的眼睛也像是孩子般純真明亮，卻又帶著種說不出的憂鬱。

柳蘇州座上那個女孩子，本已是很少見的美人，但現在跟她一比，就好像忽然變俗了。

風四娘忽然發覺她的美竟然是和沈璧君屬於同一類的，只不過她比沈璧君更年輕，更嬌弱。

她也不像沈璧君那麼溫柔，那麼嫺靜。

無論誰都看得出，她是個很驕傲的女人，除了蕭十一郎外，這世上好像已經沒有一個人是值得她多看一眼的，就算別人死在她面前，她也不會多看一眼。

「這就是冰冰。」

沈璧君的心在往下沉。

「為了冰冰，他甚麼事都肯做，冰冰若要他挖出你的眼珠子來，他也不會拒絕的。」

沈璧君的手足已冰冷，連她都不能不承認，冰冰實在是個值得男人犧牲一切的女人。

「只有冰冰才配得上蕭十一郎，因為她還年輕，她既沒有嫁過人，也不會為蕭十一郎帶來煩惱。」

沈璧君連心都已冷透，她忽然發覺她本不該來的。

她已決心不讓蕭十一郎再看見她，也不願再為蕭十一郎帶來任何困擾。

「沒有我這麼樣一個人，他活得豈非更幸福愉快得多？」

沈璧君用力咬著嘴唇，眼淚已流下面頰。

※※※

蕭十一郎知道別人在看他，每個人都在看他，看他的衣服，看他的刀，看他身旁的美人。

他不在乎，他本來一向不喜歡別人注意他的，但現在卻已變了，非但變得完全不在乎，甚至還好像很得意，蕭十一郎竟已變成了個像柳蘇州一樣喜歡炫耀的人。

冰冰的手，還是挽在蕭十一郎臂上，這樣走在大庭廣眾間，無疑是太親密了些。

可是她也不在乎，她雖然在微笑，卻是對著蕭十一郎一個人笑的，她笑得很甜，也很驕傲。

她知道這牡丹樓上的光彩，已完全被他們搶盡了。

他們走上樓，帶著人群，就像是一個帝王陪著他的皇后走入宮廷。

掌櫃的在前面帶路，滿臉都是巴結的笑容：「那邊還有張靠窗的桌子，大爺先在那裏坐下來，小人去泡壺好茶。」

蕭十一郎微微點了點頭，他並沒有注意聽這個人的話，也沒有注意酒樓上的這些人。

看來他的人就好像還在另一個世界裏，一個完全不關於別人的世界。

他們走過柳蘇州面前時，冰冰忽然站住，眼睛盯住了那雙翠玉耳環。

戴著耳環的少女笑了，她總算有樣東西是這個驕傲的女人比不上的。

冰冰挽住了蕭十一郎，忽然道：「你看這副耳環怎麼樣？」

蕭十一郎並沒有去看，只點了點頭，說道：「還不錯。」

冰冰道：「我喜歡它的顏色。」

蕭十一郎道：「你喜歡？」

冰冰道：「我很喜歡，卻不知這位姑娘肯不肯讓給我？」

蕭十一郎道：「她一定肯。」

柳蘇州的臉色已變了，忍不住道：「我知道她一定不肯。」

蕭十一郎笑了笑，笑得居然還像以前一樣，懶懶散散的，帶著種說不出的譏誚之意，道：「她的事你知道？」

柳蘇州說道：「我當然知道，因為這副耳環本是我的。」

蕭十一郎道：「可是你已送給了她。」

柳蘇州道：「她的人也是我的。」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你這麼說話，也不怕傷了她的心？」

柳蘇州沉著臉，冷冷道：「我說過，她的人也是我的。」

那少女垂下了頭，眼睛裏不禁露出了幽怨之色。

蕭十一郎看了她一眼，淡淡的笑道：「你是他的妻子？」

少女搖了搖頭。

蕭十一郎道：「是他的女兒？」

少女又搖了搖頭。

蕭十一郎道：「那麼你怎麼會是他的？」

柳蘇州好像已快要跳起來，大聲道：「因為我已買下了她。」

蕭十一郎道：「用多少銀子買的？」

柳蘇州道：「你管不著。」

蕭十一郎道：「我若一定要管呢？」

柳蘇州終於忍不住跳了起來：「你是甚麼東西？敢在我面前如此無禮？」

蕭十一郎道：「我不是東西，我是個人。」

柳蘇州臉色氣得發青，突然大喝：「高剛！」

高剛的手早已握住了劍柄，突然一橫身，站在蕭十一郎面前。

柳蘇州道：「我不想再看見這個人，請他下去。」

高剛冷冷的看著蕭十一郎，道：「他說他不願再看見你，你聽見了沒有？」

蕭十一郎道：「聽得很清楚。」

高剛道：「你還不走遠些？」

蕭十一郎道：「我喜歡這裏。」

高剛冷笑道：「你難道想躺在這裏？」

蕭十一郎道：「你想要我躺下去？」

高剛道：「對了。」

他突然拔劍，一劍削向蕭十一郎的胸膛。

劍光如電，「追風劍」果然是快的。

有的人已不禁發出了驚呼，這一劍看著已將刺入蕭十一郎的胸膛。

蕭十一郎卻連動也沒有動，只不過伸出手，在劍脊上輕輕一彈。

只聽「叮」的一響，劍鋒忽然斷了，斷下了七八寸長的一截。

又是「叮」的一響，折斷了的劍鋒落在地上。

高剛的臉色已經變了，失聲道：「你……你是甚麼人？」

蕭十一郎道：「我姓蕭。」

高剛道：「蕭？蕭甚麼？」

蕭十一郎道：「蕭十一郎。」

# 第七回 伯仲雙俠

蕭十一郎！

這名字就像是一把大鐵錘，「砰」的一下子敲在高剛頭上。

高剛也覺得耳朵「嗡嗡」的響，吃驚的看著面前的這個人，從他的臉，看到他的刀，「你就是蕭十一郎？」

「我就是。」

高剛臉上的汗珠已開始一顆顆的往外冒，忽然轉身：「他說他喜歡留在這裏。」

柳蘇州臉上也已看不見血色，勉強點了點頭：「我聽見了。」

高剛道：「他就是蕭十一郎。」

柳蘇州道：「我知道。」

蕭十一郎的名字，他也聽見過的。

高剛道：「蕭十一郎若說他喜歡留在這裏，就沒有人能要他走。」

柳蘇州握緊了雙拳，鐵青著臉說道：「他不走，你走。」

高剛道：「好，我走。」

他居然真的說走就走，頭也不回的走下了樓。

柳蘇州付給他的價錢雖然好，但總是沒有自己的腦袋好。

何況，被蕭十一郎趕走，也並不是甚麼丟人的事。

柳蘇州看著他走下樓，忽然嘆了口氣，勉強笑道：「我實在不知道你就是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淡淡道：「現在你已知道了。」

柳蘇州道：「你真的喜歡這副耳環？」

蕭十一郎道：「不是我喜歡，是她喜歡。」

柳蘇州道：「她喜歡的東西，你都給她？」

蕭十一郎慢慢的點了點頭，將他的話又一字一字重複了一遍：「她喜歡的東西，我都給她。」

柳蘇州咬了咬牙，道：「好，那麼我就送給你，我們交個朋友。」

蕭十一郎說道：「我不要你送，也不想交你這種朋友。」

柳蘇州的臉色又變了變，忍住氣說道：「你想怎麼樣？」

蕭十一郎道：「這副耳環也是你買下來的？」

柳蘇州道：「是。」

蕭十一郎道：「用多少銀子買的？」

柳蘇州道：「八千兩。」

蕭十一郎道：「我給你一萬六千兩。」

他揮了揮手，立刻就有個聰明伶俐的書僮，撿了兩張銀票送過來。

「這是楊家的『源記』票號開出來的銀票，十足兌現。」

柳蘇州咬著牙收了下來，忽然大聲道：「給他。」

少女的眼圈已紅了，委委屈屈的摘下耳環，放在桌上。

柳蘇州道：「現在耳環已是你的了，若沒有甚麼別的事，閣下不妨請便。」

蕭十一郎忽然又笑了笑，道：「我還有樣別的事。」

柳蘇州變色道：「還有甚麼事？」

蕭十一郎道：「我說過，我喜歡這裏。」

柳蘇州道：「你……你……你難道要我把這位子讓給你？」

蕭十一郎道：「不錯。」

柳蘇州全身都已氣得發抖，道：「我……我若不肯讓呢？」

蕭十一郎淡淡道：「你一定會讓的。」

※※※

柳蘇州當然會讓的，遇見了蕭十一郎，他還能有甚麼別的法子？

蕭十一郎坐下來，拿起那副耳環，微笑道：「這耳環的顏色果然很好。」

冰冰笑了笑，道：「可是我現在已不喜歡它了。」

蕭十一郎也不禁怔了怔，道：「現在你已不喜歡它了？」

冰冰柔聲道：「它讓你惹了這麼多麻煩，我怎麼還會喜歡它？」

蕭十一郎笑了，他的笑忽然變得很溫柔、很愉快：「你既然已不喜歡它，我看著它也討厭了。」

他微笑著，突然揮手，竟將這副剛用一萬六千兩銀子買來的耳環，遠遠的拋出了窗外。

冰冰也笑了，笑得更溫柔、更愉快。

風四娘卻幾乎氣破了肚子。

她實在想不到蕭十一郎竟會變成了這麼樣一個強橫霸道的人。

若不是她一動也不能動，只怕早已跳了起來，一個耳光摑了過去。

她實在想去問問他，是不是已忘了以前連吃碗牛肉麵都要欠賬的時候。

她更想去問問他，是不是已忘了沈璧君，忘了這個曾經為他犧牲了一切的女人。

只可惜她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只有眼睜睜的坐在這裏看著生氣。

以前她總是在埋怨蕭十一郎，為甚麼不洗澡？不刮臉？為甚麼喜歡穿著雙鞋底已經被磨出了大洞來的破靴子？

現在蕭十一郎已乾淨得就像是個剛剝了殼的雞蛋。

但她卻又覺得，以前那個蕭十一郎，遠比現在這樣子可愛幾百倍、幾千倍。

沈璧君也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

現在她心裏是甚麼滋味？

風四娘連想都不敢想，也不忍去想。

她若是沈璧君，現在說不定已氣得要一頭撞死。

※※※

蕭十一郎，你本是個有情有義的人，為甚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

柳蘇州已走了，本來剛坐下來開始喝酒的「伯仲雙俠」，此刻竟似乎連酒都喝不下去，兩人對望了一眼，悄悄的站了起來。

冰冰用眼角瞟他們一眼，忽然道：「兩位已準備走了麼？」

歐陽兄弟又對看了一眼，年紀較輕的一個終於回過頭，勉強笑道：「這位姑娘是在跟我們說話？」

冰冰道：「是。」

歐陽文仲道：「我們和姑娘素不相識，姑娘有甚麼指教？」

冰冰道：「你們不認得我，我卻認得你們。」

歐陽文仲道：「哦……」

冰冰道：「你叫歐陽文仲，他叫歐陽文伯，兄弟兩個人都不是好東西。」

歐陽文仲的臉色也變了。

歐陽文伯厲聲道：「我兄弟難道還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姑娘？」

冰冰道：「你們自己不知道？」

歐陽文仲道：「不知道。」

冰冰忽然不理他們了，轉過頭問蕭十一郎：「你也不認得他們？」

蕭十一郎道：「不認得。」

冰冰道：「但他們卻老是用眼睛瞪著我。」

蕭十一郎道：「哦。」

冰冰道：「我不喜歡別人用眼睛瞪著我。」

蕭十一郎道：「我知道。」

冰冰道：「我也不喜歡他們的眼睛。」

蕭十一郎道：「你不喜歡？」

冰冰道：「我簡直討厭極了。」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說道：「兩位聽見她說的話沒有？」

歐陽文仲臉色也已鐵青，勉強忍住氣，道：「她說甚麼？」

蕭十一郎道：「她說她不喜歡你們的眼睛。」

歐陽文仲道：「眼睛長在我們自己身上，本就用不著別人喜歡。」

蕭十一郎淡淡道：「別人既然討厭你們的眼睛，你們還要這雙眼睛幹甚麼？」

歐陽文伯變色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蕭十一郎道：「我的意思你應明白的。」

歐陽文仲也鐵青著臉，道：「你難道要我們挖出這雙眼睛來？」

蕭十一郎道：「的確有這意思。」

歐陽文仲突然冷笑道：「既然如此，你為甚麼不過來動手？」

蕭十一郎笑了笑，道：「眼睛是你們自己的，為甚麼要我去動手？」

歐陽文仲仰面大笑，道：「這個人居然要我們自己挖出自己的眼睛來。」

蕭十一郎道：「自己挖出眼睛，至少總比被人砍下腦袋好。」

歐陽文仲的笑聲突然停頓。

偌大的牡丹樓上，突然變得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了，每個人的手心都沁出了冷汗。

別人只不過看了她兩眼，他們居然就要人家挖出自己的眼睛來。

世上竟有這麼殘酷的人。

這個人竟是蕭十一郎！

風四娘實在不能相信，不敢相信，但這件事竟偏偏是真的。

以前她死也不相信的那些話，現在看來竟然全都不假。

風四娘閉上眼睛，她已不想再看，也不忍再看下去，她的眼淚也已流了下來。

歐陽兄弟手裏本來提著個包袱，現在忽又放了下去，放在桌上。

包袱彷彿很沉重。

蕭十一郎看著他們，看著桌上的包袱，忽然又笑了笑，道：「鑌鐵鴛鴦拐，和子母離魂圈？」

歐陽文仲道：「不錯。」

蕭十一郎道：「自從昔年十二連環塢的要命金老七去世後，江湖中好像就沒有人再用『子母離魂圈』這種兵刃了。」

歐陽文仲道：「不錯。」

蕭十一郎道：「據說這種兵刃的招式變化最奇特，和所有的軟硬兵刃都完全不同。」

歐陽文仲道：「不錯。」

蕭十一郎說道：「因為這種兵刃既不長，也不短，既不軟，也不硬，若沒有十五年以上的火候，就很難施展。」

歐陽文仲道：「不錯。」

蕭十一郎道：「所以江湖中用這種兵刃的人一向不多，能用這種兵刃的，就一定是高手。」

歐陽文仲冷笑道：「看來你的見識果然不差。」

蕭十一郎道：「鑌鐵鴛鴦拐，一長一短，也是種很難練的外門兵器，而且其中還可以夾帶著暗器，據說昔年的太湖三傑，就是死在這雙兵器下的。」

歐陽文仲冷笑道：「死在這隻鐵拐下的人，又何止太湖三傑而已！」

蕭十一郎道：「兩位出身名門，用的也是這種極少見的外門兵器，武功想必是不錯的。」

歐陽文仲道：「倒還過得去。」

蕭十一郎又笑了笑，道：「很好。」

他慢慢的站了起來，施施然走過去，微笑著說道：「現在你們不妨一齊出手，只要你們能接得住我三招，我就……」

歐陽文仲立刻搶著問道：「你就怎麼樣？」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就自己挖出自己這雙眼珠子來，送給你們。」

歐陽文仲又忍不住仰面大笑，道：「好，好氣概，好一個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道：「蕭十一郎無論是好是壞，說出來的話，倒從來沒有不算數的。」

歐陽文伯道：「我兄弟若連你三招都接不住，以後也無顏見人了，倒不如索性挖出這雙眼睛來，倒落得個乾淨。」

蕭十一郎道：「既然如此，你們還等甚麼？」

歐陽文仲道：「你只要我們接你三招？」

蕭十一郎道：「不錯，三招……」

※※※

沒有人能在三招之內就將「伯仲雙俠」擊倒的，歐陽兄弟絕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風四娘忽然發覺蕭十一郎不但變了，而且竟像是已變成個自大的瘋子。

人已散開，退到了欄杆邊。

並沒有人推他們，是一種看不見的殺氣，將他們逼開的。

沒有人願意靠近蕭十一郎和歐陽兄弟，卻又沒有人捨得走。

蕭十一郎真的能在三招內將名震天下的「伯仲雙俠」擊倒？

這一戰當然是只要有眼睛的人，都不願錯過的。

歐陽兄弟已慢慢的轉過身，慢慢的解開了他們的包袱。

他們每一個動作都很慢，顯然是想利用這最後的片刻時光，盡量使自己鎮定下來，考慮自己應該用甚麼招式應敵。

他們都知道現在自己一定要冷靜。

高手相爭，一個慌張的人，就無異是個死人，這兄弟兩人果然不愧是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

風從窗外吹進來，風突然變得很冷。

只聽「叮鈴鈴」一聲響，歐陽文仲威懾江湖的子母離魂圈已在手。

子母離魂圈在燈下閃著光，看起來那只不過是兩個精光四射的連環鋼環，只是真正的行家，才知道這種奇門兵刃的威力是多麼可怕。

鑌鐵鴛鴦拐卻是黝黑的，黝黑而沉重，右手的拐長，左手的拐短，兩根拐共重六十三斤，若沒有驚人的膂力，連提都很難提起來。

蕭十一郎一直在微笑著，看著他們，忽然大聲讚道：「好！好兵器。」

歐陽文仲手腕一抖，子母離魂圈又是「叮鈴鈴」一聲響，響聲已足以震人魂魄。

這就是他的答覆。

蕭十一郎道：「用這種兵刃殺人，看來實在容易得很。」

歐陽文伯冷冷道：「的確不難。」

蕭十一郎微笑道：「你們今日若能擋得住我三招，不但立刻名揚天下，而且名利雙收，看來好像也並不困難。」

歐陽文仲冷笑。

蕭十一郎悠然道：「只可惜天下絕沒有這種便宜的事，我既然敢答應你們，就當然有把握。」

歐陽文伯也冷笑道：「你若是想用這種話來擾亂我們的情緒，你就打錯主意了。」

歐陽文仲道：「我兄弟身經大小數百戰，還沒有一個人單憑幾句話就將我們嚇倒。」

蕭十一郎又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們一件事。」

歐陽文伯道：「甚麼事？」

蕭十一郎道：「我只希望你們莫要忘了我用的是甚麼刀。」

歐陽兄弟都不禁悚然動容：「割鹿刀？」

蕭十一郎道：「不錯，割鹿刀。」

歐陽兄弟盯著他腰帶上的刀，剛才的氣勢似已弱了三分。

蕭十一郎淡淡道：「你們總該知道，這是柄削鐵如泥的寶刀，連六十三斤重的鑌鐵鴛鴦拐，也一樣能削得斷的。」

歐陽文伯握著鐵拐的一雙手，手背上已有青筋一根根凸起，眼角也在不停的跳動著。

他本已冷靜下來的情緒，此刻忽又變得有些不安。

蕭十一郎彷彿並沒有注意他們的神情，又道：「所以我勸你們，最好莫要用兵器來架我的刀。」

他的手已握住了刀柄。

他的刀是不是已將出鞘？

※※※

風更冷，已有人悄悄的拉緊了衣襟。

歐陽兄弟腳步突然移動，身形交錯而過，就在這一瞬間，他們已說了兩句話：

「只守不攻！」「以退為進！」

兄弟兩人心意相通，身法的配合，更如水乳交融，他們聯手應戰，這當然已不是第一次了。

──反正只要避開三招，就算勝了。

──你的刀就算削鐵如泥，我們最多不架你的刀，難道連三招都閃避不開？

兩人身法展動，竟一直距離在蕭十一郎七尺之外。

他的手臂加上刀，最多也只不過六尺，若想將他們擊倒，就勢必要動。

只要他的刀一動，就算攻出了一招。

蕭十一郎看著他們，忽然又笑了。

歐陽兄弟卻沒有看見他的笑容，只在看著他的手，握刀的手。

蕭十一郎終於慢慢的拔出了他的刀。

他的動作也很慢，刀是淡青色的，它並沒有奪目的光芒。

可是刀一出鞘，就彷彿有股無法形容的殺氣，逼人眉睫。

歐陽兄弟交換了個眼色，身形仍然遊走不停。

蕭十一郎慢慢的揚起了他的刀，很慢、很慢……

歐陽兄弟的眼睛不由自主，隨著他手裏的刀移動，自己的身法也慢了。

可是他的刀已動，只要一動，就算一招。

剩下的已只有兩招。

蕭十一郎自己竟似也在欣賞自己的刀，悠然道：「這是第一招。」

這一招當然是無法傷人的，一共只有三招，他已平白浪費了一招。

這個人莫非真的變成了個自大的瘋子？

突然間，淡青色的刀光如青虹般飛起，閃電般向歐陽文伯痛擊而下。

這一刀勢如雷霆，威不可擋，已和剛才那一招不可同日而語。

歐陽文伯的臉色已在刀光下扭曲。

他手裏的鐵拐雖沉重，卻還是不敢去硬接硬架這一刀，他只有閃避。

歐陽文仲關心兄弟，只怕他閃避不開，看見蕭十一郎背後空門大露，子母離魂圈一震，向蕭十一郎的後背砸了下去。

誰知蕭十一郎這一刀竟也是虛招，卻算準了他有這一招攻來，突然一扭腰，閃電般出手，抓住了他的子母離魂圈，往前一帶。

這一帶力量之猛，竟令人無法思議。

歐陽文仲只覺得虎口崩裂，子母離魂圈已脫手，身子跟著向前衝出，竟恰巧撞在蕭十一郎的左肘上，如被鐵錘所擊，眼睛突然發黑，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蕭十一郎手裏剛奪來的子母離魂圈，餘力未衰，向後甩了出去。

歐陽文伯的身形正向這邊閃避，只顧著閃避他右手的刀，做夢也想不到他左手又多了個子母離魂圈，只聽「叮鈴鈴」一聲響，寒光一閃，接著，又有一片血花迎臉噴了過來，正好噴上他的臉。

就在這同一剎那間，子母離魂圈也已打在他的胸膛上。

他的眼睛已被鮮血所掩，雖然已看不見這件致命的兵器，卻可以清清楚楚聽見自己肋骨碎裂的聲音。

掩住他眼睛的血，是他兄弟噴出來的，打在他胸膛上的兵器，也是他兄弟的兵器。

蕭十一郎一共只用了三招。

不多不少，只有三招。

每個人都睜開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吃驚的看著歐陽兄弟倒下去。

等到他們再去看蕭十一郎時，蕭十一郎已坐下，刀已入鞘。

冰冰看著他，美麗的眼睛，充滿了光榮和驕傲，嫣然道：「你好像只用一招，就已將他們擊倒了。」

蕭十一郎道：「我用了三招。」

冰冰道：「你那第一招也有用？」

蕭十一郎道：「當然有用，每一招都有用。」他微笑著，接著道：「第一招是為了要吸引他們的注意力，讓他們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這柄刀上，他們的身法也自然會慢了下來。」

冰冰道：「第二招呢？」

蕭十一郎道：「第二招是為了要將他們兩個人逼在一起，也為的是要他不來防備我的左手。」

冰冰嘆了口氣，道：「第三招就是真正致命的一招了。」

蕭十一郎淡淡道：「他們現在還活著，只因為我並不想要他們的命。」

冰冰眨了眨眼，又笑道：「看來不但你這三招都有用，連你說的那些話，也都有用的。」

蕭十一郎微笑道：「但說話是嚇不倒人的，也不能算傷人的招式。」

冰冰道：「所以你還是只用了三招？」

蕭十一郎點點頭，道：「我只用了三招。」

冰冰道：「所以他們已輸了。」

歐陽兄弟倆掙扎著站起來，文伯臉上的血跡未乾，文仲更已面如死灰。

冰冰忽然轉過頭，看著他們，道：「我兄弟若連你三招都接不住，以後也無顏見人了，倒不如索性挖出這雙眼睛來，也落得個乾淨。」

這句話本是歐陽文伯說的，現在她居然又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連神情口氣，都學得惟妙惟肖。

「你還記得這句話是誰說的？」

歐陽文伯咬著牙，點了點頭。

冰冰道：「現在你們是不是已輸了？」

歐陽文伯不能否認。

冰冰冷笑道：「既然輸了，你們現在還等甚麼？」

歐陽文伯突然仰面慘笑，厲聲道：「我兄弟雖然學藝不精，卻也不是言而無信的人。」

冰冰道：「很好，我也希望你們不是言而無信的人，因為你們賴也賴不掉的。」

歐陽文伯又咬了咬牙，突然伸出兩根手指，屈如鷹爪，向自己的眼睛挖了下去。

但無論誰若要挖自己的眼睛，手總是會軟的。

歐陽文仲突然道：「你挖我的，我挖你的。」

歐陽文伯道：「好！」

這兄弟兩人竟要互相將眼珠子挖出來，有的人已轉過頭去，不忍再看，有的人彎下腰，已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蕭十一郎居然還是不動聲色，這個人的心腸難道真是鐵打的？

突聽一個人大聲道：「你若要他們挖出眼睛來，就得先挖出我的眼睛來。」

# 第八回 愛是給予

聲音雖然在顫抖著，雖然充滿了悲傷和憤怒，但卻還是帶種春風般的溫柔，春水般的嫵媚。

蕭十一郎的臉色變了，心跳似已突然停止，血液似已突然凝結。

他聽得出這聲音。

他死也不會忘記這聲音的。

沈璧君！這當然是沈璧君的聲音。

蕭十一郎死也不會忘記沈璧君，就算死一千次，一萬次，也絕不會忘記的。

他沒有看見沈璧君。

角落裏有個面蒙黑紗的婦人，身子一直在不停的發抖。

難道她就是沈璧君？就是他刻骨銘心，魂牽夢繞，永生也無法忘懷的人？

他全身的血突又沸騰，連心都似已燃燒起來。

可是他不敢走過去。

他怕失望，他已失望過太多次。

冰冰一雙發亮的眼睛，也在盯著這個面蒙黑紗的女人，冷冷道：「你難道要替他們將眼睛挖出來？你是他們的甚麼人？」

沈璧君道：「我不是他們的甚麼人，可是我寧願死，也不願看見這種事。」

冰冰道：「你既然跟他們沒有關係，為甚麼蒙著臉不敢見人？」

沈璧君道：「我當然有我的原因。」

──蕭十一郎居然還坐在那裏，連動也沒有動。

──他難道已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

──他難道已忘了我？

沈璧君的心已碎了，整個人都似已碎成了千千萬萬片。

但她卻還是在勉強控制著自己，她永遠都是個有教養的女人。

冰冰道：「你不想把你的原因告訴我？」

沈璧君道：「不想。」

冰冰忽然笑了笑，道：「可是我卻想看看你。」

她居然站起來，走過去，微笑著道：「我想你一定是個很好看的女人，因為你的聲音也很好聽。」

──她笑得真甜，真美，實在是一個傾國傾城的美人。

──她的確已能配得上蕭十一郎。

──可是她的心腸為甚麼會如此惡毒？蕭十一郎為甚麼偏偏要聽她的話呢？

──現在她過來了，蕭十一郎反而不過來，難道除了她之外，他眼裏也已沒有別的女人？

沈璧君心裏就彷彿在被針刺著，每一片破碎的心上，都有一根針。

冰冰已到了她面前，笑得還是那麼甜，柔聲道：「你能不能把你臉上的黑紗掀起來，讓我看看你？」

沈璧君用力咬著牙，搖了搖頭。

──既然他已聽不出我的聲音，我為甚麼還要讓他看見我？

──既然他心裏已沒有我，我們又何必再相見？

冰冰道：「難道你連讓我看一眼都不行？」

沈璧君道：「不行。」

冰冰道：「為甚麼？」

沈璧君道：「不行就是不行。」

她幾乎已無法再控制自己，她整個人都已將崩潰。

冰冰嘆了口氣，道：「你既然不願自己掀起這層面紗來，只好讓我替你掀了。」

她居然真的伸出了手。

她的手也美，美得毫無瑕疵。

沈璧君看著這隻手伸過來，幾乎也已忍不住要出手了。

──我絕不能出手，絕不能傷了他心愛的女人。

──無論如何，他畢竟已為我犧牲了很多，畢竟對我有過真情，我怎麼能傷他的心？

沈璧君用力握緊了自己的手，指甲都已刺入掌心。

冰冰蘭花般的手指，已拈起了她的面紗，忽然又放了下來，道：「其實我用不著看，也知道你長得是甚麼樣子了。」

沈璧君道：「你知道？」

冰冰道：「有個人也不知在我面前將你的模樣說過多少次。」

沈璧君道：「是誰說的？」

冰冰笑了笑，道：「你應該知道是誰說的。」

沈璧君道：「你……你也知道我是誰了？」

冰冰笑得彷彿有點酸酸的，道：「你當然就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沈璧君。」

沈璧君的心又在刺痛著。

──他為甚麼要在她面前提起我？

──難道他是在向她炫耀，讓她知道以前有個女人是多麼愛他？

沈璧君手握得更緊，卻還是忍不住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誰的？」

冰冰輕輕嘆息，道：「你若不是沈璧君，他又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她的手忽然向後一指，指著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已慢慢的走過來，眼睛眨也不眨的盯在沈璧君臉上那層黑紗上。

他的眼睛發直，人似也痴了。

──若不是她說出來，他也許還不知道我是誰。

──他既已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既已忘了我，現在又何需故意作出這樣子？

──難道他是想要她知道，他並不是個無情無義的人？

──現在他準備來幹甚麼呢？是不是想來告訴我，以前的事都已過去，叫我最好也忘了他，最好莫要傷心？

沈璧君突然大聲道：「你錯了，我既不姓沈，也不是沈璧君。」

冰冰道：「你不是？」

沈璧君冷笑道：「誰認得沈璧君？誰認得那種又蠢又笨的女人？」

冰冰眨了眨眼，又笑了笑，道：「你難道一定要我掀起你的面紗來，你才肯承認？」

她又伸出了手，拈起了沈璧君的面紗。

現在每個人都希望她真的將這層面紗掀起來，每個人都想看看武林中第一美人的風采。

誰知冰冰卻又放下了手，回頭向蕭十一郎一笑，道：「我想還是讓你來掀的好，你一定早就想看看她了。」

蕭十一郎痴痴的點了點頭。

他當然想看看她，就連在做夢的時候，都希望能在夢中看見她。

他不由自主伸出了手。

──他真聽她的話。

──她要別人的耳環，他就去買，她要挖出人家的眼睛來，他就去動手。

──現在她要他來掀起我的面紗來，他竟也不問問我是不是願意。

──現在他明明已知道我是誰了，還這麼樣對我。

──看來她就算要他挖出我的眼睛來，他也不會拒絕的。

沈璧君突然大叫：「拿開你的手！」

在這一瞬間，她已忘記了從小的教養，忘記了淑女是不該這麼樣大叫的。

她叫的聲音實在真大。

蕭十一郎也吃了一驚，訥訥道：「你……你……」

沈璧君大聲道：「你只要敢碰一碰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蕭十一郎更吃驚道：「你……你……你難道已不認得我？」

沈璧君的心更碎了。

──我不認得你？

──為了你，我拋棄了一切，犧牲了一切，榮譽、財富、丈夫、家庭，為了你，我都全不要了。

──為了你，我吃盡了千辛萬苦，也不知受了多少委屈折磨。

──你現在居然說我不認得你？

她用力咬著嘴唇，已嘗到了自己鮮血的滋味，她用盡所有的力量大叫：「我不認得你，我根本就不認得你！」

蕭十一郎踉蹌後退，就像突然被人一腳踐踏在胸膛上，連站都已站不穩──沈璧君難道變了？花如玉一直在靜靜的看著，沈璧君忽然挽起了他的臂，道：「我們走。」

──原來就是這個男人讓她變的。

──這個男人的確很年輕、很好看，而且看來很聽話，竟一直像蠢才般站在她身後。

──難怪這兩年來我一直都找不到她，原來她已不願見我。

蕭十一郎的心也碎了。因為他們兩個人心裏都有條毒蛇，將他們的心都咬碎了。

※※※

他們心裏的這條毒蛇，就是懷疑和嫉妒。

蕭十一郎握緊了雙拳，瞪著花如玉。

沈璧君冷笑道：「你瞪著他幹甚麼？難道你也想殺了他？」

蕭十一郎沒有說話，他發現自己已無話可說。

沈璧君連看都不看他，拉著花如玉，道：「我們為甚麼還不走？」

花如玉慢慢的點了點頭，後面立刻有人過來扶起了風四娘。

風四娘在流著淚。

她流著淚的眼睛，一直都在看著蕭十一郎。

她希望蕭十一郎也能認出她，能向她解釋這所有的一切事都是誤會。

她希望蕭十一郎能救出她，就像以前那樣，帶她去吃碗牛肉麵。

可是蕭十一郎卻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動也不能動的女人，就是像風一樣的風四娘。

風四娘只有走。

兩個人架著她的胳臂，攙著她慢慢的走過蕭十一郎面前。

蕭十一郎眼睛直勾勾的看著窗外的夜色，他看不見星光，也看不見燈火，只看得見一片黑暗。

他當然也看不見風四娘。

風四娘的心也碎了，眼淚泉湧般流了出來。

現在她只希望能放聲大哭一場，怎奈她連哭都哭不出聲音來。

她的眼淚已沾濕了面紗。

冰冰忽然發覺了她面紗上的淚痕：「你在流淚？你為甚麼要流淚？」

風四娘沒有回答，她不能回答。

冰冰道：「你是誰？為甚麼要為別人的事流淚？」

──為了蕭十一郎，我難道沒有犧牲過？難道沒有痛苦過？

──我為他痛苦流淚過，你只怕還在母親的懷裏哭著要糖吃。

──現在你卻說我是在為了別人的事流淚。

風四娘幾乎忍不住要大叫起來，怎奈她偏偏連一點聲音都叫不出。

扶著她的兩個人，已加快了腳步。

冰冰彷彿想過去攔住他們，想了想，卻又忍住。

她瞭解蕭十一郎現在的痛苦，她已不願再多事了。

所以風四娘就這樣從蕭十一郎面前走了過去，沈璧君也走了過去。

她們慢慢的走下了樓，坐上了車。馬車前行，連車輪帶起的黃塵都已消失。

蕭十一郎突然大聲道：「送二十斤酒來，要最好的酒。」

當然是最好的酒。

最好的酒，通常也最容易令人醉。

蕭十一郎還沒有醉──越想喝醉的時候，為甚麼反而越不容易醉？

冰冰看著他，柔聲道：「也許那個人真的不是沈姑娘。」

蕭十一郎又喝了杯酒，忽然笑了笑，道：「你用不著安慰我，我並不難受。」

冰冰道：「真的？」

蕭十一郎點點頭道：「我只不過想痛痛快快的喝頓酒而已，我已有很久未醉過了。」

冰冰道：「可是，歐陽兄弟剛才已悄悄溜了。」

蕭十一郎道：「我知道。」

冰冰道：「他們也許還會再來的。」

蕭十一郎道：「你怕他們又約了幫手來找我？」

冰冰嫣然一笑，道：「我當然不怕，半個喝醉了的蕭十一郎，也已足夠對付兩百個清醒的歐陽文仲兄弟了。」

蕭十一郎大笑，道：「說得好，當浮三大白。」

他果然立刻又喝了三大杯。

冰冰也淺淺的啜了口酒，忽然道：「我只不過在奇怪，另外一個蒙著黑紗的女人是誰呢？她為甚麼要流淚？」

蕭十一郎道：「你怎麼看得見她在流淚？」

冰冰道：「我看得見，她臉上的那層面紗都已被眼淚濕透。」

蕭十一郎淡淡道：「也許她病了，一個人在病得很厲害時，往往會流淚的，尤其是女人。」

冰冰道：「可是我知道她並沒有病。」

蕭十一郎笑道：「她已病得連路都不能走，你還說她沒有病？」

冰冰道：「那不是病。」

蕭十一郎道：「不是病？」

冰冰道：「病重的人，一定四肢發軟，才走不動路，可是她四肢上的關節，卻好像很難彎曲，全身都好像是僵硬的。」

蕭十一郎嘆道：「你實在比我細心。」

冰冰嫣然道：「莫忘記，我本來就是個女神童。」

她笑得很開心，蕭十一郎看著她的時候，眼睛裏卻彷彿有種很奇怪的憐憫悲傷之意，竟像是在為她的命運惋惜。

幸好冰冰並沒有注意到他的表情，接著又道：「所以我看她不是真的病了。」

蕭十一郎道：「莫非她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冰冰道：「很可能。」

蕭十一郎道：「你看她是為了甚麼而流淚的？」

冰冰說道：「很可能是為了你們的事，為了沈璧君。」

蕭十一郎冷笑道：「誰會為了我們的事而流淚？別人連開心都來不及，我就算死在路上，也絕沒有人會掉一滴眼淚的。」

冰冰道：「至少我……」

她本來彷彿是想說：「我會掉淚的。」但也不知為了甚麼，突然改變了話題，一雙美麗的眼睛裏，似也露出種奇怪的悲傷之意。

難道她也在為自己的命運悲傷惋惜？

「可是她卻掉了眼淚，所以我認為她不但認得你們，而且一定對沈姑娘很關心。」

蕭十一郎道：「也許她是為了別的事。」

冰冰道：「剛才這裏並沒別的事能令人流淚的。」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認為她是沈璧君的朋友？」

冰冰道：「一定是。」

蕭十一郎的眼睛已亮了起來，道：「她既然被人制住了穴道，沈璧君當然也很可能受了那個人的威脅的。」

冰冰道：「所以她剛才才會對你那樣子。」

蕭十一郎的臉也已因興奮而發紅，喃喃道：「也許她並不是真的想對我那麼無情的，我剛才為甚麼偏偏沒有想到？」

冰冰道：「因為你心裏有條毒蛇。」

蕭十一郎道：「毒蛇？」

冰冰道：「懷疑和嫉妒，就是你心裏的毒蛇。」她幽幽的嘆息了一聲，輕輕道：「由此可見，你心裏還是忘不了她的，否則你也不會懷疑她，不會嫉妒那個男人了。」

蕭十一郎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

冰冰道：「你既然忘不了她，為甚麼不去找她呢？現在就去找，一定還來得及。」

蕭十一郎霍然站起，又慢慢的坐下，苦笑道：「我怎麼找？」

他的心顯然已亂了，已完全沒有主意。

冰冰道：「她們是坐馬車走的。」

蕭十一郎道：「是輛甚麼樣的馬車？」

冰冰道：「是輛很新的黑漆馬車，拉車的馬也是全身漆黑，看不見雜色，馬車的主人，一定是很有身份的人，這麼樣的馬車並不難找。」

蕭十一郎又站了起來。

冰冰道：「可是我們最好還是先去問問我們的車夫小宋。」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冰冰道：「車夫和車夫總是比較容易交朋友的，他們在外面等主人的時候，閒著沒事做，話也總是特別多，所以小宋知道的也可能比我們多。」

她的確細心，不但細心，而且聰明。

像這麼樣一個女孩子，別人本該為她驕傲才是。

可是蕭十一郎看著她的時候，為甚麼總是顯得很惋惜，很悲傷呢？

※※※

小宋道：「那個車夫是個很古怪的人，我們在聊天的時候，他總是板著臉，連聽都不願聽，別人要跟他搭訕，他也總是不理不睬，就好像有人欠他三百吊錢沒還他一樣。」

這就是小宋對花如玉那車夫的描述。

他知道的並不比冰冰多。

蕭十一郎剛覺得有些失望，小宋忽然又道：「這三天來，他們總是很早就來了，很晚才回去，就好像在等人一樣。」

冰冰立刻問：「他們已接連來了三天？」

小宋道：「是。」

冰冰道：「他們已很引人注意，若是一連來了三天，這地方的掌櫃就很可能知道他們的來歷了。」

# 第九回 牡丹樓風波

牡丹樓的掌櫃姓呂。

呂掌櫃道：「那兩位蒙著黑紗的姑娘，這三天的確每夜都來，叫了一桌子菜，卻又不吃不喝，每天都要等到打烊時才走，可是她們給的小賬很多，所以每個夥計都很歡迎她們。」

冰冰道：「賬是誰付的？」

呂掌櫃道：「是跟她們來的那位年輕後生。」

冰冰又問：「你知不知道這三天來，她們晚上都住在哪裏？」

呂掌櫃道：「聽說他們在連雲棧包下了個大跨院，而且先付了十天的房錢。」

冰冰還不放心：「你這消息是不是可靠？」

呂掌櫃笑了：「當然可靠，連雲棧的掌櫃，是我的大舅子。」

※※※

連雲棧的掌櫃姓牛。

牛掌櫃道：「那兩位臉上蒙著黑紗的姑娘，可真是奇怪，白天她們連房門都不出，連飯都是送到屋裏去吃的，一到天快黑的時候，就上牡丹樓，來了這三天，這裏還沒有人聽她們說過一句話。」

冰冰道：「她們住在哪間屋子？」

牛掌櫃道：「就在東跨院，整個院子她們都包了下來。」

冰冰又問：「今天晚上她們回來了沒有？」

牛掌櫃道：「剛回來！」他搔著頭，又道：「她們既然是從牡丹樓回來的，本該已吃得很飽才對，可是她們回來了，偏偏又叫了一整桌酒菜。」

冰冰笑道：「那桌菜也許是叫給我們來吃的。」

牛掌櫃道：「她們知道兩位會來？」

冰冰道：「不知道。」

牛掌櫃吃驚的看著她，他忽然發覺這地方的怪人越來越多了。

屋子裏燈火輝煌，鋪著大紅桌布的圓桌上，果然擺滿了酒菜。

剛才像奴才般站在身後的那個很年輕、很好看的少年，現在已換了身鮮明而華貴的衣裳，正坐在那裏斟酒。

他倒了三杯酒，忽然抬起頭，對著窗外笑了笑，道：「兩位既然已來了，為甚麼不進來喝杯酒？」

蕭十一郎的確就在窗外。

他也笑了笑，道：「有人請我喝酒，我是從來不會拒絕的。」

門沒有拴。

桌旁也擺著三張椅子。

花如玉含笑揖客：「請坐。」

蕭十一郎就坐下：「你知道我們會來？」

花如玉笑道：「我本來就在恭候兩位的大駕。」

蕭十一郎目光如炬般盯著他：「這兩個位子就是為了我們準備的？」

花如玉道：「正是。」

冰冰忽然笑了笑，道：「沈姑娘她們跟著公子，難道公子從來也不讓她們坐下來吃飯的？」

花如玉嘆息了一聲道：「我沒有替她們準備位子，只因為她們已不在這裏。」

蕭十一郎臉色變了。

他本不是時常會變色的人，但現在臉色卻變得很可怕：「難道她們已走了？」

花如玉點點頭，道：「剛走的。」

蕭十一郎道：「你就讓她們走了？」

花如玉苦笑道：「在下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官差，她們要走，在下怎麼留得住她們？」

蕭十一郎冷笑。

花如玉道：「蕭大俠莫非不相信我的話？」

蕭十一郎道：「你看來的確不像土匪，只不過人不可貌相，這句話你想必也知道。」

花如玉道：「在下有甚麼理由要對蕭大俠說謊？」

蕭十一郎道：「因為你不願讓我看到她們。」

花如玉道：「在下若不願讓蕭大俠見著她們，為甚麼要回到這裏來？為甚麼要在這裏恭候蕭大俠的大駕？」

蕭十一郎說不出話了。

花如玉嘆了口氣，道：「在下在此相候，為的就是要向蕭大俠解釋剛才的誤會。」

蕭十一郎冷冷道：「剛才有甚麼誤會？」

花如玉道：「在下與沈姑娘相識，只不過三五天而已。」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沈姑娘本來一直都在跟著櫻、柳兩位老前輩。」

蕭十一郎動容道：「紅櫻綠柳？」

花如玉點點頭，道：「蕭大俠若是不信，隨時都可以去問他們，這兩位前輩總是不會說謊的。」

蕭十一郎道：「她怎麼又跟你到這裏來了？」

花如玉遲疑著，彷彿覺得很難出口。

蕭十一郎道：「你不說？」

花如玉苦笑道：「不是在下不肯說，只不過……」

蕭十一郎道：「不過怎麼樣？」

花如玉道：「只不過在下唯恐蕭大俠聽了，會不高興。」

蕭十一郎道：「你若不說，我才會生氣，我生氣的時候，總是很不講理的。」

花如玉又遲疑了很久，嘆道：「江湖傳聞，都說連城璧連公子已到了這地方，沈姑娘聽見了這消息，就一定要隨在下到這裏來。」

蕭十一郎的臉色又變了。

花如玉的話，就像是一把刀，一把比割鹿刀更可怕的刀。

他忽然覺得全身都已冰冷。

沈璧君若是為了別人而變的，他還有話說，可是連城璧……

花如玉嘆息了一聲，似也對他很同情，勉強笑道：「她的人雖已不在，酒卻還在，蕭大俠不如先開懷暢飲幾杯，遣此長夜。」

蕭十一郎道：「好！我敬你三杯。」

花如玉立刻舉杯笑道：「恭敬不如從命，請。」

蕭十一郎道：「這酒杯不行。」

花如玉怔了怔：「為甚麼不行？」

蕭十一郎道：「這酒杯太小。」

他忽然將桌上的一海碗魚翅、一海碗丸子、一海碗燕窩鴨絲全都潑在地上，在三個碗裏倒了滿滿三海碗酒。「我敬你的，你先喝。」

花如玉苦著臉，看著桌上的三碗酒，終於長長嘆了口氣，道：「好，我喝。」

他苦著臉，就像喝藥一樣，總算將三海碗酒全都喝了下去。

蕭十一郎也喝了三碗，又倒了三碗，道：「這次該你敬我了，主人當然也得先喝。」

花如玉好像吃了一驚：「再喝這三碗，在下只怕就不勝酒力了。」

蕭十一郎瞪眼道：「我敬了你，你難道不敬我？你看不起我？」

花如玉只有苦笑，道：「好，我就回敬蕭大俠三碗。」

他硬起頭皮，捧起了一海碗酒，就像是喝毒藥一樣喝了下去。

可是等到喝第二碗時，他喝得忽然痛快起來了，毒藥像是已變成了糖水。

一個人若是已有了七八分酒意時，喝酒本就會變得像喝水一樣。

等蕭十一郎喝了三碗，花如玉居然又笑道：「來，我們再來三碗，蕭大俠請。」

蕭十一郎瞪著他，忽然道：「我還有兩件事要告訴你。」

花如玉道：「好，我聽。」

蕭十一郎道：「第一，我既不是大俠，也從來不做大俠。第二，我若發現你對我說了一個字謊話，我就把你這根大舌頭割下來，你明白了麼？」

花如玉的舌頭果然已大了，拼命的點頭，道：「我明白了，可是我還有點不明白。」

蕭十一郎道：「甚麼事不明白？」

花如玉吃吃的道：「她既然是為連城璧來的，現在想必也是為了連城璧走的，你為甚麼不去找他們，反而找我來出氣？」

一句話沒說完，他的人已倒了下去。

蕭十一郎鐵青著臉，忽然將桌上的十來碗菜全都用那大紅桌布包起來，道：「你既然有心要請我，吃不完的我就帶走了。」

花如玉沒有反對，他的人已倒在地上，爛醉如泥。

蕭十一郎仰面大笑了三聲，居然真的提起包袱，拉著冰冰揚長而去。

等他們去遠了，晚風中忽然有一陣蒼涼的悲歌遠遠傳來。

後面的門簾裏一個人卻在輕輕嘆息：「這樣的惡客，倒還真少見得很。」

門簾掀起，心心走了出來，忽然向地上的花如玉笑了笑，道：「現在惡客已走了，你還不醒？」

花如玉居然真的立刻就醒了，從地上一躍而起，搖著頭笑道：「這個人好厲害，居然真要灌醉我。」

心心嫣然道：「只可惜你的酒量遠比他想像中要好得多。」

花如玉大笑道：「我這個人卻比他想像中要壞得多。」

心心道：「江湖中若再要選十大惡人，你一定是其中之一。」

花如玉道：「你呢？」

心心道：「我當然也跑不了的。」

花如玉道：「沈璧君是不是已走了？」

心心點頭，道：「我已叫白老三帶著她走了，也已將你的吩咐告訴了白老三。」

花如玉道：「那個女瘋子呢？」

心心道：「我怕男瘋子到後面去找她，所以只好先請她到床底下去休息休息。」

花如玉道：「現在你已可請她出來了。」

心心道：「然後再請她幹甚麼？」

花如玉道：「然後再請她洗個澡，好好的替她打扮打扮。」

心心又笑了，道：「我也聽說一個人要進棺材的時候，總是要先打扮打扮的。」

花如玉道：「我還不想她進棺材。」

心心板起了臉，道：「為甚麼？」

花如玉道：「因為她還很值錢。」

心心道：「你難道想賣了她？」

花如玉道：「嗯。」

心心的眼睛亮了起來：「賣給誰？」

花如玉道：「據我所知，有個老色鬼想她已想了很多年。」

心心道：「是甚麼樣的老色鬼？」

花如玉微笑道：「當然是個有錢的老色鬼，而且也捨得花錢的。」

心心看著他，吃吃的笑道：「你真是個大惡人。」

花如玉淡淡道：「我本來就是的。」

心心笑道：「你在打甚麼算盤，蕭十一郎只怕連做夢都想不到。」

※※※

蕭十一郎甚麼都沒有想。

他只覺得腦袋裏空空蕩蕩的，整個人都空空蕩蕩的，走在路上，就好像走在雲堆裏一樣。

他堅持不肯坐車，他說這條路就像是剛被水洗過的，仲秋的夜空也像是剛被水洗過的，能在這樣的秋空下，這樣的石板路上走走，比坐八人抬的大轎還愜意。

所以他們坐來的馬車，就只有先回去，所以冰冰也在旁邊陪著他走。

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問：「你餓不餓？」

冰冰搖了搖頭。

蕭十一郎搖著手裏的包袱，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這裏面有燉雞、燒肉、水晶肘子、糖醋魚，還有一整隻八寶鴨子，你若是餓了，隨便想吃甚麼，這裏面都有。」

冰冰看著他手裏這個湯汁淋漓的包袱，想笑，卻笑不出。

她瞭解他現在的心情，她知道他現在也許連哭都哭不出。

蕭十一郎忽然在路邊坐了下來，看著星光燦爛的秋空，痴痴的出了半天神，喃喃道：「我剛才應該弄他一罈酒出來的，在這裏喝酒真不錯。」

冰冰在聽著。

蕭十一郎笑了笑，又道：「其實無論在甚麼地方，只要有酒喝都不錯。」

他笑得也不像是在笑，這種笑令別人看了只想哭。

──她既然是為了連城璧而來，現在當然是找連城璧去了。

──他本來就是溫良如玉的君子，他們本就是恩愛的夫妻，她雖然一時糊塗，現在總算已想通了。

──她終於已發現他才是值得自己倚靠的人。

蕭十一郎從包袱裏抓出隻燉雞，看了看，用力摔了過去。

冰冰也坐了下來，在旁邊靜靜的看著他，忍不住問道：「那個人說的話，你真相信？」

蕭十一郎道：「我連一個字都不信。」

冰冰道：「既然不信，為甚麼要走？」

蕭十一郎說道：「你難道要我陪著他躺在地上睡覺？」

冰冰道：「你為甚麼不到後面去找？」

蕭十一郎道：「找也找不到的。」

冰冰道：「你還沒有找，怎麼知道找不到？」

蕭十一郎道：「像他那種人，若是不願讓我見到她們，我怎麼找得到？」

冰冰道：「你看得出他是個很狡猾的人？」

蕭十一郎點點頭，道：「我第一眼看到他時，就想到了一個人。」

冰冰道：「誰？」

蕭十一郎道：「小公子，那個比毒蛇還毒一百倍的小公子。」

只要一提小公子，他好像就忍不住要打冷戰。

冰冰道：「那個人當然不是小公子。」

蕭十一郎搖搖頭，道：「他是個男人。」

小公子卻是個女人，是個看來就像是隻小鴿子，其實卻是食屍鷹的女人。

直到現在，沈璧君做噩夢的時候，還常常會夢見她，雖然她已經死了，死在連城璧的袖中劍下。

蕭十一郎道：「那個男人長得雖然娘娘腔，卻是個貨真價實的男人。」

冰冰道：「你能確定？」

蕭十一郎道：「無論他是女扮男裝也好，是男扮女裝也好，我有個法子，一試就能試出他究竟是男是女來。」

冰冰道：「哦？」

蕭十一郎笑道：「我這個法子也是獨門秘方，次次見效，從來也沒有失靈過一次。」

冰冰忍不住問道：「是甚麼法子？」

蕭十一郎道：「摸他一下。」

冰冰的臉紅了。

蕭十一郎道：「我剛才已乘你不注意的時候，摸了他一下。」

冰冰紅著臉道：「我看你一定也醉了。」

蕭十一郎瞪眼道：「誰說我醉了，我現在簡直清醒得像貓頭鷹一樣。」

冰冰道：「你不醉的時候，沒有這麼壞的。」

蕭十一郎瞪著她，忽然露出牙齒笑一笑，道：「你真的以為我是個好人？」

冰冰輕輕的嘆了口氣，柔聲道：「不管別人怎麼樣看你，只有我知道，你是個……」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聽見一陣車輪馬蹄聲。

一輛黑漆大車，從他們面前的道路上，急馳而過。

冰冰失聲道：「這就是剛才那個人的馬車。」

蕭十一郎道：「哦？」

冰冰道：「三更半夜的，他們如此急著趕車，是去幹甚麼呢？」

蕭十一郎道：「也許車上沒有人。」

冰冰道：「有人。」

蕭十一郎道：「你看見了？」

冰冰道：「我只要一看車輪後帶起的沙塵，就知道車上是不是有人了。」

蕭十一郎苦笑道：「看來你的眼睛比大盜蕭十一郎還厲害。」

冰冰終於笑了笑，道：「至少比一個喝醉了的大盜蕭十一郎厲害些。」

蕭十一郎道：「我們追上去看看好不好？看那小子究竟在玩甚麼花樣？」

但這時馬車早已消失在黑暗中，連聲音都已漸漸聽不見了。

蕭十一郎跳起來，又坐下。

──追上了又怎麼樣？看見了又怎麼樣？

──剛才在牡丹樓上，她豈非已明明拒絕了我？

蕭十一郎又從包袱裏撈出個八寶鴨子，拼命般的吃了起來。

吃，有時的確可以穩定一個人的情緒。

冰冰卻在沉思著，緩緩道：「他一定沒有看見我們，一定認為我們早已坐車走了。」

蕭十一郎的嘴裏塞滿了八寶鴨子。

他本來很喜歡吃八寶鴨子，但現在卻覺得嘴裏塞著的，好像全是木頭一樣。

冰冰道：「剛才趕車的那個車夫，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了。」

這種事她為甚麼也要注意？

冰冰又道：「車上雖然有人，但卻好像只有一個人。」

蕭十一郎開始覺得有點奇怪了：「怎麼會只有一個人？」

冰冰也在奇怪，忽然道：「我們再回連雲棧去看看好不好？」

當然好。

她說出來的話，蕭十一郎是從不會拒絕的。

燈光還未熄，人卻已走了。

屋子是空的，廳裏沒有人，房裏也沒有人。

非但沒有人，連行李都沒有。

蕭十一郎道：「他們已全都走了。」

冰冰道：「但車上卻只有一個人。」

蕭十一郎道：「也許他們不是一路走的。」

冰冰道：「既然是一路來的，為甚麼不一路走？」

蕭十一郎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道：「難道他們知道我們又回來了，都藏到床底下去了？」

他忽然跳過去，用一隻手就將那張紫檀木的木床就掀了起來。

床下面當然是空的，除了灰塵外，哪裏還有甚麼別的東西？

蕭十一郎本來就不是真的想從床下找出甚麼東西，他只不過覺得力氣沒地方發洩而已。

但冰冰卻看見了樣東西，一樣跟灰塵顏色差不多的東西。

她過去撿了起來，才看出那只不過是根女人用的，已經很陳舊的烏木簪。

無論誰也不會對這樣一根烏木簪有興趣的。

她正想再丟到床底下，蕭十一郎卻忽然一把搶了過去，只看了一眼，臉色已變了。

──蕭十一郎並不是個時常都會變色的人。

冰冰忍不住道：「你看見過這個烏木簪？」

蕭十一郎道：「嗯。」

冰冰道：「在甚麼地方看見過？」

蕭十一郎道：「在一個人的頭髮上。」

冰冰道：「在誰的頭髮上？沈姑娘？」

蕭十一郎搖搖頭，嘆息著道：「你永遠猜不出這個人是誰的。」

冰冰眼珠子一轉，道：「莫非是風四娘？」

蕭十一郎又嘆了口氣，道：「你猜出來了。」

冰冰動容道：「那個連走路都要人扶的婦人，莫非就是風四娘？」

蕭十一郎好像直到現在才想到這一點，立刻跳了起來，道：「一定就是她，她剛才一定還在這裏。」

這根烏木簪雖然已很陳舊，但卻一直是風四娘最珍惜的東西。

因為這是蕭十一郎送給她的。

「她的珠寶首飾，雖然也不知有多少，卻一直都在用這根烏木簪，若不是她已被人制住，連動都不能動，絕不會讓它掉在這裏。」

「這根烏木簪既然在床底下，她的人剛才莫非也在床底下？」

「一定是剛才我們到來的時候，被人藏在床底下的。」

「但床底下卻只能藏一個人。」

「車上也只有一個人。」

「她們的人到哪裏去了？」

蕭十一郎恨恨道：「不管怎麼樣，我們只要找到那小子，總能問得出來的。」

冰冰道：「我們只要找到那輛馬車，就能找到那個人了。」

蕭十一郎道：「我們現在就去找。」

他終於摔下了手裏的包袱，忽然發現一個人在門口看得怔住。

牛掌櫃的剛走進來，正看著滿地的魚肉發怔，看得眼睛都直了。

蕭十一郎只好朝他笑了笑，道：「我們都是很節儉的人，吃不完的菜，我們總是帶著走的。」

牛掌櫃也勉強笑了笑。

他本是帶著夥計來收拾屋子，撿點東西的，卻想不到莫名其妙走了幾個，又回來了兩個。

蕭十一郎也實在不願再看見他臉上的表情，拉著冰冰就走。

牛掌櫃忽然道：「兩位是不是要把地上這些菜再包起來，送到對面去？」

蕭十一郎的腳步立刻停下，冰冰也回過了頭：「對面？對面是甚麼地方？」

「兩位難道不知道？兩位姑娘已搬到對面的跨院去了？」

蕭十一郎的眼睛亮了起來，忽然拍了拍牛掌櫃的肩，笑道：「你是個好人，我喜歡你，這些菜我都送給你帶回去宵夜了，你千萬別客氣。」

牛掌櫃看著地上一大堆爛泥般的菜，發了半天怔，滿臉哭笑不得的表情，等他再抬起頭的時候，人已不見了。

一個夥計剛進來，準備收拾屋子，牛掌櫃忽然也拍了拍他的肩道：「這些菜都送給你帶回去宵夜，你千萬別客氣。」

# 第十回 割鹿刀

西面的跨院裏卻沒有點燈。

沒有燈，有人。

一株梧桐，孤零零的佇立在月光下，窗紙上零零落落的有幾片梧桐的影子。

窗子是關著的，門也關著。

冰冰拉住了蕭十一郎的手，悄悄道：「屋裏這麼黑，可能有埋伏。」

蕭十一郎點點頭。

冰冰道：「我們絕不能就這樣衝進去。」

這次蕭十一郎卻沒有聽她的話，突然甩脫了她的手，衝過去，一拳打開了門。

黑暗中突然有個人冷冷道：「站在那裏莫要動，否則我就宰了她。」

蕭十一郎居然笑了笑，道：「你敢殺了她？難道你也想死？」

越危險的時候，他反而往往會笑，因為，他知道笑不但能使自己情緒穩定，也能使對方摸不清他的虛實。

黑暗中的人果然沉默了下來，他的笑果然給了這人一種說不出的壓力。

可是他也沒有再往前走，他並不想看著這人出手。

忽然間，燈光亮了。

一個人手裏掌著燈，燈光就照在她臉上。

一張甜笑而俏皮的臉，漆黑的頭髮，梳著根烏油油的辮子，笑起來就像是春天的花朵。

風四娘就坐在她身邊，打扮得就像是個新娘子一樣，但卻木頭人般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心心本來是想帶她走的，只可惜既不能解開她的穴道，也沒法子背起她。

縱然能抱著她，也一定會被追上。

所以風四娘終於看見了蕭十一郎，蕭十一郎也終於看見了風四娘。

※※※

風四娘並沒有老，看來甚至比兩年前還年輕了些。

她的眼睛還是那麼亮，此刻正在看著蕭十一郎，眼睛帶著種誰也說不出有多麼複雜的表情，也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是感動還是埋怨？

蕭十一郎還在微笑著，看著她，喃喃道：「這個人為甚麼越來越年輕了？難道她真是女妖怪？」

就在這一瞬間，他忽然又變成了以前的那個蕭十一郎了。

他身上這套乾淨筆挺，最少值八十兩銀子一套的衣服，現在又好像剛在泥裏打過滾出來，臉上又露出了那種懶洋洋的，好像天塌下來也不在乎的微笑。

風四娘全身的血似已忽然沸騰了起來，恨不得立刻衝過去，撲在他懷裏，又恨不得用力咬他一口，再給他個大耳光。

她每次看見他的時候，心裏都有這種感覺，這究竟是愛？還是恨？她自己永遠也分不清。

心心的一雙大眼睛，也盯在蕭十一郎臉上，忽然嘆了口氣，道：「蕭十一郎真不愧是蕭十一郎，難怪有這麼多人愛他，又有這麼多人恨他。」

蕭十一郎剛才看了她一眼，只一眼就似已將她這個人從頭到腳都看清楚了。

心心又嘆道：「他的這雙眼睛果然真要命，要看人的時候，就好像人家身上沒穿衣服一樣。」

蕭十一郎也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還是個孩子，否則……」

心心故意挺起了胸，用眼角瞟著他，道：「否則你想怎麼樣？」

蕭十一郎忽然沉下了臉，冷冷道：「否則你現在早已死了三次。」

心心臉色變了變，又笑道：「只可惜你還沒有走過來，風四娘也死了三次。」

蕭十一郎冷笑道：「你也敢殺人？」

心心道：「我不敢。」她又笑了笑，接著道：「我也不敢吃肉，我怕胖，可是我每天都吃肉。」

蕭十一郎道：「你殺過人？」

心心道：「殺的不多，到現在為止，一共還不到八十個。」

蕭十一郎居然也笑了笑，道：「我喜歡殺過人的人。」

心心覺得奇怪了：「你喜歡？」

蕭十一郎道：「只有殺過人的人，才知道被人殺是件很苦的事。」

心心承認：「的確很苦，有些人臨死的時候，連褲襠都會濕的。」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當然不想要我殺你。」

心心笑道：「無論誰想殺我，我都會難受的，你也不例外。」

蕭十一郎道：「所以我們不妨談個交易。」

心心道：「甚麼交易？」

蕭十一郎道：「你現在若要走，我絕不攔你，你說不定就可以太太平平的活到八十歲。」

心心道：「這交易好像很公道。」

蕭十一郎道：「公道極了。」

心心道：「可是我也想跟你談個交易。」

蕭十一郎道：「哦！」

心心道：「你現在若要走，我也絕不攔你，風四娘說不定就可以太太平平的活到八十歲了。」

蕭十一郎大笑，道：「這交易好像也很公道。」

心心道：「公道極了。」

蕭十一郎大笑著，好像還想再說甚麼，可是他的笑聲卻又突然停頓。

就在他笑聲停頓的這一瞬間，窗外已有個人緩緩道：「無論你們談甚麼交易，我都抽三成。」

說話的聲音並不大。

因為他知道自己說話的聲音無論多輕，別人都一定會注意聽的。

只有那些對自己的力量毫無自信的人，說話才會大聲窮吼，生怕別人聽不見。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他知道自己又遇見了個很難對付的人。

這個人看起來卻並不像很難對付的樣子。

他看來並不太老，也並不太年輕，身上穿的衣服並不太華麗，也並不太寒酸，身材並不太胖，也並不太瘦，說話很溫柔，態度也很和氣。

他正是那種你無論在任何城市中，都隨時可能看見的一個普通人。

一個很普通的生意人，有了一點點地位，也有了一點點錢，有個很賢慧的妻子，有三四個孩子，也許還有一兩個婢妾，很可能是家小店鋪的老闆，也很可能是家大商號的掌櫃。

他看來甚至比牡丹樓的呂掌櫃，和這客棧的牛掌櫃更像是個掌櫃的。

他唯一不像生意人的地方，就是他走進這屋子來的地方。

開始說話的時候，他還在後面的一扇窗戶外，但是這句話剛完，他的人已從前面的門外走了進來。

他走得並不快，卻也不慢，恰好走到蕭十一郎身旁時，就停了下來。

微笑著抱了抱拳，道：「我姓王，王萬成。」

王萬成，這也正是那種你隨時都會聽到，也隨時都會忘記的普通名字。

蕭十一郎並沒有說「久仰」，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江湖中有這麼樣一個人。

王萬成微笑著，又道：「各位想必都沒有聽說過江湖中有我這麼樣一個人。」

蕭十一郎承認。

王萬成道：「但我卻已久仰各位了。」

蕭十一郎道：「哦。」

王萬成道：「各位都是江湖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尤其是風四娘和蕭十一郎。」

心心忽然道：「你既然知道他就是蕭十一郎，他跟我談交易，你還敢抽三成？」

王萬成微笑道：「就算是天王老子，在這裏談交易，我也抽三成。」

他的聲音還是很溫柔，態度還是很和氣，但這句話卻已不像是生意人說的了。

心心眨著眼，道：「這是你的地盤？」

王萬成道：「不是。」

心心道：「既然不是你的地盤，我們談交易，你為甚麼要抽三成？」

王萬成道：「不為甚麼，我就是要抽三成。」

心心笑了，道：「我本來以為你是個很講理的人，誰知道你簡直比強盜還橫。」

王萬成道：「我不是強盜，強盜十成全要，我只抽三成。」

心心道：「你知道我們談的交易是甚麼？」

王萬成點點頭，道：「是風四娘。」

心心道：「這種交易你也能抽三成？」

王萬成道：「我只要她一條大腿，半邊胸脯，一雙眼睛。」

心心笑道：「你把她當做甚麼了？一隻雞？」

王萬成道：「若是一隻雞，我就要脖子，不要眼睛，雞眼睛吃不得。」

心心眼珠子轉了轉，忽然道：「好，我讓你抽好了。」

王萬成道：「我抽的本不多。」

心心道：「卻不知你要她左腿，還是右腿？」

王萬成道：「左右都行。」

心心道：「左腿的肉鬆些，你若要左腿，我還可以奉送一雙耳朵給你。」

王萬成道：「多謝。」

心心道：「你有沒有刀？」

王萬成道：「沒有。」

心心道：「蕭十一郎有，你為甚麼不借他的刀一用？」

王萬成居然真的向蕭十一郎笑了笑，道：「我用過就還你。」

蕭十一郎一直靜靜的聽著，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這時才淡淡道：「無論誰要借我這把刀，都得要有抵押的。」

王萬成道：「你要甚麼抵押？」

蕭十一郎道：「我只要你一雙手，半個腦袋。」

王萬成聲色不動，微笑道：「那也得用刀才割得下來。」

蕭十一郎道：「我有刀。」

王萬成道：「你為甚麼不來割？」

蕭十一郎道：「好。」

他的手已握著刀柄。

就在這時，那牛掌櫃忽然衝了進來，大聲道：「這裏是客棧，大爺們若要割人的腦袋，千萬要換個地方，若是在這裏殺了人，這地方還有誰敢來住？」

他衝過來，擋在蕭十一郎面前，打躬作揖，差點就跪了下去：「求求大爺，你千萬做做好事，千萬不要在這裏動刀。」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脖子後的衣領裏已射出了三枝「低頭緊背花裝弩」，左右雙手的衣袖裏，也各射出了三根袖箭，手腕接著一翻，左手三枝金錢鏢，右手三塊飛蝗石。

三五一十五件暗器，突然間已同時發出，擊向蕭十一郎上下十五處要穴。

兩人距離遠不到三尺，暗器的出手又狠又快，無論誰想避開這十五件暗器都難如登天。

所以，蕭十一郎根本沒有閃避──也根本用不著閃避。

刀光一閃，三根花裝弩、三枚金錢鏢、三塊飛蝗石、六根袖箭，竟都被他一刀削成了兩半，雨點般落下。

刀光再一閃，已到了牛掌櫃的咽喉。

牛掌櫃的臉色已發綠。

只聽一個人冷冷道：「我這把刀雖比不上割鹿刀，但要割掉一個人的腦袋，倒也很容易。」

這是呂掌櫃的聲音，牡丹樓的呂掌櫃。

他手裏也有柄刀，刀已架在冰冰的咽喉上。

冰冰的人似已結成了冰，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

再看王萬成，已經到了風四娘身後，微笑著道：「有些人不用刀也一樣能夠殺人的，我殺人就一向不用刀。」

蕭十一郎的人也似結成了冰。

心心看著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看來這次你已輸定了。」

蕭十一郎道：「你呢？」

心心嘆道：「我也輸了，而且輸得很服氣。」

蕭十一郎道：「哦？」

心心道：「我已來了四五天，竟一直都沒有看出這兩位掌櫃的全是高手，所以我輸得口服心服，根本無話可說。」

王萬成道：「現在的贏家是我們，只有贏家才有資格說話。」

蕭十一郎道：「我在聽。」

王萬成道：「你想不想她們活著？」

蕭十一郎道：「想。」

王萬成道：「那麼你先放了牛掌櫃。」

蕭十一郎道：「行。」

一個字說出，他的刀已入鞘。

王萬成道：「還有你的刀。」

蕭十一郎道：「刀在。」

王萬成道：「交給他帶過來。」

蕭十一郎道：「行。」

他連考慮都沒有考慮，就解下了他的刀。

割鹿刀。

牛掌櫃接過了刀，眼睛立刻亮了。

就是這柄刀，曾經令天下英雄共逐，刀上也不知染了多少英雄的血。

就是這柄刀，在江湖中也不知造成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

現在這柄刀竟已到了他手裏。

他緊緊握著刀，全身都已因興奮而發抖，他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心心眼睛裏也不禁露出羨慕之色，輕輕嘆息，道：「若有人肯為我而捨棄割鹿刀，我就算要為他死，也是心甘情願的了。」

王萬成微笑著道：「想不到蕭十一郎竟是個如此多情多義的人。」

他的眼睛也盯在刀上。

牛掌櫃遲疑著，終於捧著刀，走了過去。

蕭十一郎突然道：「等一等。」

牛掌櫃沒有等，他的身子已竄起，但就在這時，一隻手突然伸過來，在他肘上輕輕一托。

他的人竟不由自主，凌空翻了個身，落下來時，手裏的刀已不見了。

刀又到了蕭十一郎手裏。

他隨隨便便的就將這柄刀送了出去，隨隨便便的又將這柄刀要了回來，竟好像將這種事當做了兒戲一樣。

王萬成皺眉道：「你捨不得了？」

蕭十一郎笑了笑，道：「刀本不是我的，我為何捨不得？」

王萬成道：「既然捨得，為何又奪回去？」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能送出去，就能奪回來，能奪回來，也能再送出去。」

王萬成道：「很好。」

蕭十一郎道：「只不過我想先問清楚一件事。」

王萬成道：「你問。」

蕭十一郎道：「據說近年來江湖中出了個很可怕的人，叫軒轅三成。」

王萬成也在聽著。

蕭十一郎道：「無論黑白兩道的交易，只要被他知道，他都要抽三成，若有人不肯答應，不出三日，就屍骨無存。」

王萬成嘆道：「好厲害的人。」

蕭十一郎道：「據說這人不但武功高絕，而且行蹤詭秘，能見到他真面目的人並不多。」

王萬成道：「難道你想見見他？」

蕭十一郎道：「據說他很喜歡姑蘇這地方，每當春秋佳日，他總會到這裏來住一陣子。」

王萬成道：「所以你也來了。」

蕭十一郎道：「我想來跟他談個交易。」

王萬成道：「甚麼交易？」

蕭十一郎道：「江湖中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交易，若是每筆交易都能抽三成，只抽一天，就已可終生吃喝不盡，何況他已抽了兩年。」

王萬成道：「所以你也想來抽他三成？」

蕭十一郎道：「抽他七成。」

王萬成道：「七成？」

蕭十一郎道：「他既然只要三成，我就讓他留三成。」

王萬成道：「他肯答應？」

蕭十一郎道：「他若不肯答應，不出三日，我也叫他屍骨無存。」

王萬成笑了，道：「幸好我不是軒轅三成，我是王萬成。」

蕭十一郎道：「但你卻一定是他手下的人。」

王萬成道：「哦？」

蕭十一郎道：「你豈非也只抽三成？」

王萬成終於嘆了口氣，道：「看來無論甚麼事都很難瞞得過你。」

蕭十一郎道：「的確很難。」

王萬成道：「你想要我帶你去找他？」

蕭十一郎點點頭。

王萬成道：「你想我會答應？」

蕭十一郎道：「你若不答應，現在我就要你屍骨無存。」

王萬成又笑了，道：「你不怕我先殺了她們？」

蕭十一郎道：「不怕。」

王萬成沉下了臉，道：「先割下這位冰冰姑娘一隻耳朵來，讓他看看。」

呂掌櫃微笑道：「這柄刀雖然不如割鹿刀，要割人耳朵，倒也方便得很。」

他的刀鋒一轉，竟真的向冰冰左耳削了下去。

冰冰一直都安安靜靜的站在那裏，就好像是隻任人宰割的小鴿子。

但就在這時，她腳步忽然輕輕一滑，左手在呂掌櫃肘上輕輕一托。

呂掌櫃竟也不由自主，凌空翻了個身，手裏的刀竟已到了冰冰手裏。

只見刀光一閃，左耳忽然一片冰冷。

等他落下來時，冰冰竟又將刀塞回他手裏，刀尖上赫然挑著隻血淋淋的耳朵。

不是冰冰的耳朵，是他自己的耳朵。

冰冰又安安靜靜的站在那裏，就好像是隻只能聽人宰割的小鴿子。

但呂掌櫃已知道她不是隻鴿子了。

無論誰的耳朵被人割了下來，都絕不會再將那個人當做鴿子的。

他看著刀尖上的耳朵，再看了看從耳朵上滴落下來的血──滴在他衣服上的血。

稍後他才覺得一陣劇痛，就像是一根尖針般，從他左耳直刺入腦裏。

他突然暈了過去。

牛掌櫃的臉色又開始發綠。

一個人在真正恐懼的時候，臉色並不是發青，而是發綠。

一種很奇怪的慘綠色，若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很難想像那是種甚麼樣的顏色。

心心的臉色也有點變了，嘆息著道：「看不出這位弱不禁風的姑娘，居然也是位身懷絕技的高手，看來我這雙眼睛簡直該挖出來才對。」

冰冰看著她，柔聲道：「你真的想挖出來？」

心心立刻搖頭：「假的。」

冰冰道：「我不喜歡聽人說假話。」

心心一句話都不再說，忽然扭過頭，像隻中了箭的兔子般，竄了出去。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他忽然發現要女人對付女人，通常都比男人有效得多。

王萬成也嘆了口氣，道：「我一向以為風四娘已是江湖中最兇的女人，想不到還有你。」

冰冰道：「你還想不想要人割我的耳朵？」

王萬成道：「不想。」

冰冰道：「你肯帶我們去找軒轅三成？」

王萬成道：「我不肯。」

冰冰道：「你想怎麼樣？」

王萬成道：「我還有最後一注，想跟你們再賭一賭。」

冰冰道：「你的賭注是甚麼？」

王萬成道：「風四娘。」他笑了笑，又道：「我殺了風四娘，你當然不會傷心，可是蕭十一郎……你總該知道蕭十一郎是個多情的人。」

冰冰不能否認。

蕭十一郎道：「你若殺了風四娘，你也得死。」

王萬成道：「所以我並不想殺她，只想用她來跟你賭一賭。」

蕭十一郎道：「賭甚麼？」

王萬成道：「賭你的刀。」

蕭十一郎道：「怎麼賭？」

王萬成道：「你既然能在三招中擊敗伯仲雙俠，當然也能在三招中擊敗我的，我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而已。」

自己說自己是個無名小卒的人，想必就一定有兩下子。

蕭十一郎明白這道理，可是他現在似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王萬成道：「我若勝了，我就帶著風四娘同你的割鹿刀一起走。」

蕭十一郎道：「你若敗了呢？」

王萬成道：「我就先放風四娘，再帶你去見軒轅三成。」

蕭十一郎道：「你說的話算數？」

王萬成道：「我若已被你擊倒，說的話又怎麼能不算數？」他微笑著，又道：「我當然也相信你是個說話算數的人。」

蕭十一郎道：「三招？」

王萬成道：「刀還在你手裏，你還可以用刀。」

蕭十一郎道：「你用甚麼？」

王萬成嘆道：「世上還有甚麼兵器能比得上割鹿刀？我又何必再用兵器？」

蕭十一郎道：「好，一言為定。」

王萬成道：「一言為定。」

突聽一個人嘆息著道：「蕭十一郎，這次你才是真的輸定了。」

說話的人是花如玉。

他背負著雙手，嘆息著走了進來，也不知是真的在為蕭十一郎惋惜，還是在幸災樂禍。

不管是哪種原因，看他的神色，竟似真的算準蕭十一郎已輸定了。

冰冰忍不住問道：「你憑甚麼說他已輸定了？」

花如玉道：「只憑一點。」

冰冰道：「哪一點？」

花如玉道：「近年來江湖中又出了四五個很難對付的人，軒轅三成就是其中之一。」

冰冰道：「我知道。」

花如玉道：「你知不道這個人就是軒轅三成？」

※※※

這個人就是王萬成，王萬成就是軒轅三成。

冰冰嘆了口氣，道：「其實我早該想到的。」

花如玉道：「只可惜他看來並不像是個那麼可怕的人。」

冰冰道：「就因為他看來一點也不像，所以他才一定是軒轅三成。」

花如玉撫掌笑道：「有道理。」他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剛才到甚麼地方去了？」

冰冰不知道。

花如玉道：「我剛才就是找他去了。」

冰冰道：「找軒轅三成？」

花如玉點點頭，道：「他約我去的，因為他要跟我談個交易。」

冰冰道：「甚麼交易？」

花如玉道：「他要我將風四娘賣給他。」

冰冰道：「他約你去談這交易，他自己卻到這裏來了，等你回來時，風四娘已到了他手裏，說不定連你那位姑娘都已到了他手裏，你反而要出錢向他買了。」

花如玉嘆道：「所以我現在已明白，這世上最狡猾的人也是他。」

冰冰也嘆了口氣，道：「這種外貌忠厚，內藏奸詐的人，實在比甚麼人都可怕。」

花如玉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昔年江湖中有十個人，號稱『十大惡人』？」

冰冰知道，沒有人不知道。

花如玉道：「你知不知道這十大惡人中，有個『惡賭鬼』軒轅三光？」

冰冰也知道。

她不但知道「惡賭鬼」軒轅三光，還知道「不吃人頭」李大嘴、「笑裏藏刀」哈哈兒、「半人半鬼」陰九幽、「不男不女」屠嬌嬌。

她當然也知道「損人不利己」白開心、「迷死人」蕭咪咪、「血手」杜殺，和那兩個從不做虧本生意的歐陽叮噹兄弟。

這十個人的名字，只要是有耳朵的人，就都聽見過的。

冰冰道：「幸好他們都已死了，我已不必擔心再遇見他們。」

花如玉道：「但你卻遇見了軒轅三成。」

冰冰道：「軒轅三成和軒轅三光有甚麼關係？」

花如玉道：「沒有關係，只不過軒轅三成比軒轅三光賭得更惡而已。」

冰冰道：「哦！」

花如玉道：「軒轅三光雖然是『惡賭鬼』，但每次只要一賭，就非賭到天光、人光、錢光不行，所以他自己每次也總是輸光為止。」

冰冰道：「我也聽說他雖然好賭，其實卻是個很豪爽的人。」

花如玉道：「但軒轅三成卻一點也不豪爽，若沒有十成把握，他就絕不會賭。」

冰冰道：「他有十成把握？」

花如玉道：「據我所知，他武功至少要比那伯仲雙俠高明十倍。」

冰冰也知道這並不是誇張。

軒轅三成若沒有十分驚人的武功，別人又怎肯白白的讓他抽三成？

花如玉道：「若是兩人憑功夫單打獨鬥，他也許還比不上蕭十一郎，但蕭十一郎若想在三招之內擊倒他，那簡直……」

冰冰道：「簡直比登天還難？」

花如玉道：「簡直比登天還難十倍。」

蕭十一郎忽然道：「很好。」

花如玉道：「很好？」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平生最喜歡做的，就是這種比登天還難十倍的事。」

# 第十一回 久別重逢

秋夜，夜深。

風吹著梧桐，梧桐似也在嘆息。

蕭十一郎就站在梧桐下等著，軒轅三成終於慢慢的走了出來。

這個非常平凡的人，在別人眼中看來，忽然間似已變成了個非常不平凡的人。

因為他就是軒轅三成。

他先搬了張椅子出來，牛掌櫃就扶著風四娘坐在椅子上。

風四娘眼睛裏又充滿了憂慮和關心。

她也曾恨過蕭十一郎，她恨蕭十一郎為甚麼變成這樣子，恨他為甚麼會對冰冰如此溫順？為甚麼會對沈璧君如此無情？

但只要蕭十一郎有了危險，她立刻就會變得比誰都憂鬱、關心。

花如玉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蕭十一郎，大聲嘆息著，道：「蕭十一郎，蕭十一郎。你這一戰若是輸了，風四娘一定會恨你一輩子，所以你是千萬輸不得的，只可惜你又偏偏輸定了。」

星光照在軒轅三成臉上。

這張庸俗而平凡的臉上，也彷彿忽然變得很不平凡了。

尤其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鎮定得就像是遠山上的岩石。

蕭十一郎看著他，道：「是你先出手？還是我？」

軒轅三成道：「你。」

蕭十一郎道：「我若不出手，你就等著？」

軒轅三成道：「我不想再重蹈歐陽兄弟的覆轍。」

蕭十一郎道：「你的確比他們沉得住氣。」

軒轅三成道：「我本來還想用你對付他們的法子，說些話讓你心亂的。」

蕭十一郎道：「你為甚麼不說？」

軒轅三成笑了笑，道：「因為我要說的，花如玉都已替我說了。」他微笑著又道：「你當然也明白，他並不是真的關心你，他希望你的心亂，希望我贏。」

花如玉大笑，道：「我為甚麼希望你贏？」

軒轅三成道：「因為對付我比對付蕭十一郎容易，我若贏了，你還有機會將風四娘和割鹿刀奪走，只可惜……」

花如玉道：「只可惜甚麼？」

軒轅三成道：「只可惜蕭十一郎現在看來並不像心已亂了的樣子，所以你最好快走。」

花如玉道：「為甚麼？」

軒轅三成道：「因為他若贏了，你只怕休想活著走出這院子。」

花如玉道：「他贏不了的。」

軒轅三成道：「那倒未必。」

花如玉道：「你沒有把握？」

軒轅三成道：「有，只有三成。」

花如玉吃驚的看著他，忽然大聲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

他沒有說完這句，因為就在這時，本要等著蕭十一郎先出手的軒轅三成，竟已突然出手。

※※※

花如玉明白了甚麼？

明明知道以靜制動，才能避開蕭十一郎三招的軒轅三成，為甚麼忽然又搶先出手？

軒轅三成本是個很溫和平凡的人，但他這出手一擊，卻勢如雷霆，猛不可擋，而且招式奇詭，變化莫測，一出手就已攻出了四招。

但他卻忘記了一件事。

攻勢凌厲的招式，防守就難免疏忽。招式的變化越奇詭繁複，就越難免露出空門破綻。

何況他用的只是一雙空手，蕭十一郎手裏卻有柄吹毛斷髮，無堅不摧的割鹿刀。

他這一出手，冰冰就知道他已輸定了。

看來他竟似要以一雙空手，去奪蕭十一郎的刀。

但刀出鞘。

淡青色的刀光一閃，已有一串晶瑩鮮紅如瑪瑙的血珠濺出。

軒轅三成一聲驚呼，凌空倒掠，掠出八尺。

鮮血也跟著飛出八尺。

血是從肩頭濺出來的，他左肩至肘上，已被一刀劃出了道血口。

只有一刀，只有一招。

軒轅三成手撫著肩，肩倚著牆，喘息著道：「好，好快的刀。」

刀已入鞘。

蕭十一郎靜靜的站在那裏，看著他，眼睛裏也帶著種驚訝之色。

軒轅三成苦笑道：「這一戰我已輸了，風四娘你帶走吧！」

花如玉的臉色看來竟比這剛戰敗負傷的人更蒼白，突又大聲道：「你是故意輸給他，我早已明白了，你騙不過我。」

軒轅三成道：「我為甚麼要故意輸給他？難道我有毛病？」

花如玉道：「因為你想要蕭十一郎來對付我，因為你怕我對付你。」

軒轅三成道：「哦？」

花如玉道：「剛才你故意說那些話，去長蕭十一郎的威風，故意搶先出手，為的就是要故意輸給他，因為你知道他若輸了，你反而會有麻煩上身。」

軒轅三成道：「難道我不想要風四娘？不想要割鹿刀？」

花如玉道：「你當然想要，但是你也知道，要了這兩樣東西之後，我們絕不會輕易放過你，何況，風四娘本就不是你的，你這一戰雖然輸了，卻連一點損失也沒有。」

軒轅三成忽然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我現在反正已輸了。」

這一點實在沒有人能否認。

軒轅三成道：「我已將風四娘交了出來，也已讓你們見著了軒轅三成。」他看著蕭十一郎，微笑著接道：「我說過的話都一定算數的。」

蕭十一郎也只有承認。

軒轅三成道：「現在我既已認輸了，又受了傷，你當然絕不會再難為我，就算你還有甚麼事要找我，也只好等我傷癒之後再說，我相信你絕不是個言而無信，會乘人之危的人。」

他長長的吐出口氣，微笑著道：「所以現在你們已可扶我回去養傷了。」

「你們」就是牛掌櫃和呂掌櫃。

呂掌櫃當然已醒了過來，所以他們就扶著軒轅三成回去養傷了。

花如玉只有看著他揚長而去。

他沒有追，因為他知道蕭十一郎絕不會讓他走的。

蕭十一郎一雙發亮的眼睛正在盯著他。

花如玉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好厲害的軒轅三成，今日你放走了他，總有一天要後悔的。」

一個人戰敗之後，居然能令戰勝他的人覺得後悔，這種人世上的確不多。

花如玉道：「我也看過他對付別人的手段。」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他喜歡精美的瓷器，有一次寶慶的胡三爺在無意中找到了一隻『雨過天青』膽瓶是柴窯的精品，他要胡三爺讓給他，胡三爺不肯，死也不肯。」

蕭十一郎道：「所以胡三爺就死了。」

花如玉點點頭，嘆道：「胡三爺本是他的朋友，可是他為這隻膽瓶，竟將胡三爺的滿門大小五十七口，全都殺得乾乾淨淨，而且是燒成為灰，他殺人不但一向斬草除根，而且連一根骨頭都不留下來。」

蕭十一郎道：「我也聽人說過，軒轅殺人，屍骨無存。」

花如玉道：「除了精美的瓷器外，他還喜歡有風韻的女人。」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據我所知，風四娘就是他最喜歡的那種女人。」

蕭十一郎道：「看來他的鑒賞力倒不差。」

花如玉道：「他想要的東西，不擇一切手段，都要得到的。」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他想要風四娘。」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所以他遲早還是會來找你，你今日放過了他，等到那一天，他卻絕不會放過你。」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我若是你，我就一定會殺了他。」

蕭十一郎突然冷冷道：「你若是我，是不是也一定會殺了花如玉？」

花如玉居然能不動聲色，微笑道：「你不該殺花如玉。」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花如玉道：「因為風四娘是你的好朋友，你總不該讓你的好朋友做寡婦的。」

蕭十一郎道：「我若殺了你，她就會做寡婦？」

他不懂。

花如玉又笑了笑，悠然道：「難道你真的不知道她已嫁給了我？」

蕭十一郎冷笑，道：「世上的男人還沒有死光，她為甚麼要嫁給個不男不女的人？」

他不信。

花如玉還是面不改色的微笑道：「我知道你不信，但這件事卻半點不假。」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江湖中已有很多人知道這門親事，你不信可以問她自己，她絕不會否認的。」

蕭十一郎已開始相信。

像花如玉這樣聰明的人，當然不會說這種隨時都會被揭穿的謊話。

但他卻還是要問清楚。

所以他解開了風四娘的穴道，現在當然已沒有人阻止他：「你真的已嫁給了這個人？」

風四娘還是沒有動，只是盯著他，眼睛裏的憂鬱和關切，已變成了幽怨和憤怒。

──我為你也不知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被人像粽子般塞在床下，又被人折磨成這樣子，你卻連問都不問，連一句關懷的話都沒有。

──沈璧君為了你，更受盡折磨，現在連下落都不知道，你也問都不問，也連一句關懷的話都沒有。

──我們兩年不見，你第一句問我的，竟是這種廢話。

──你難道不知道我的心？你難道相信我會嫁給他？

風四娘咬著牙，勉強控制著自己，否則眼淚早已流下。

蕭十一郎卻又在問：「你難道真的已嫁給了這個人，你為甚麼要嫁給他？」

風四娘瞪著他，還是沒有開口。

──你若相信我，像我相信你一樣，那麼你就該想得到，我就算嫁給了他，也一定是情不得已。

──你本該同情我的遭遇，本該先替我出這口氣。

──可是你甚麼都不說，卻還是要問這種廢話。

風四娘忽然伸出手，重重的給了他一耳光。

蕭十一郎怔住。

他實在想不到兩年不見，風四娘第一件對他做的事，就是給他一耳光。

風四娘已跳起來，大聲叫道：「我為甚麼不能嫁給他？我高興嫁給誰，就嫁給誰，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你根本管不著。」

蕭十一郎又怔住。

風四娘道：「我嫁給他，你難道不服氣？你難道真的認為我一輩子也嫁不出去？」

蕭十一郎只有苦笑。

風四娘道：「花如玉，你告訴他，我們……」

她的聲音突然停頓，這時她才發現花如玉早已乘機溜了。

花如玉本就是個絕不會錯過任何機會的人。

風四娘又跳起來，一把揪住蕭十一郎衣襟，道：「你……你……你怎麼讓他走了？」

蕭十一郎道：「我沒有讓他走，是他自己走的。」

風四娘道：「你為甚麼不抓住他？為甚麼不殺了他？」

蕭十一郎道：「殺了他？他是你的丈夫，你要我殺了他？」

風四娘怒道：「誰說他是我的丈夫？」

蕭十一郎道：「你自己說的。」

風四娘叫了起來，道：「我幾時說的？」

蕭十一郎道：「剛才說的。」

風四娘道：「我只不過說，我高興嫁給誰，就嫁給誰，只不過問你，我為甚麼不能嫁給他？並沒有說他是我的丈夫。」

蕭十一郎道：「這兩種說法難道還有甚麼分別？」

風四娘道：「當然有分別，而且分別很大！」

蕭十一郎說不出話來了，他實在分不出這其中的分別在哪裏。

幸好他早就明白了一件事。

風四娘若說這其中有分別，就是有分別，風四娘若說太陽是方的，太陽就是方的。

你若要跟她抬槓，簡直就等於把自己的腦袋往杠子上撞。

風四娘瞪住他，道：「你為甚麼不說話了？」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苦笑道：「我只不過閉住了嘴而已，並沒有不說話。」

風四娘說道：「閉著嘴和不說話難道也有甚麼分別？」

蕭十一郎道：「當然有分別，而且分別很大。」

風四娘狠狠的瞪著他，自己卻也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

除了真正生氣的時候外，她並不是個絕對完全不講理的人。

她生氣的時候也並不太多，只不過蕭十一郎常常會碰上而已。

蕭十一郎也在看著她，忽又笑道：「我剛才說了句話，不知道你聽見了沒有？」

風四娘道：「你說甚麼？」

蕭十一郎道：「我說你非但一點也沒有老，而且越來越年輕，越來越漂亮了。」

風四娘忍住笑道：「我沒有聽見，我只聽見你說我是個女妖怪。」

蕭十一郎道：「我們兩年不見，一見面你就給了我個大耳光，另外還加上一腳，我說了你五句好話，你一句也聽不見，只罵了你一句，你就聽得清清楚楚。」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風四娘，風四娘，看來你真是一點也沒有變。」

風四娘忽然沉下了臉，道：「可是你卻變了。」

蕭十一郎道：「哦？」

風四娘道：「你本來雖然已是個混蛋，卻還是個不太混蛋的混蛋。」

蕭十一郎道：「現在呢？」

風四娘道：「現在你簡直是混蛋加八級。」

她的火氣又來了，大聲道：「我問你，你為甚麼要逼著謝天石挖出眼珠子來？為甚麼又要逼著歐陽兄弟挖出眼珠子來？」

蕭十一郎嘆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替他們抱不平的。」

風四娘道：「我當然要替他們不平，你自己也說過，男人長眼睛，本就是為了看漂亮女人，女人長得漂亮，本就是應該給人看的。」

蕭十一郎承認，他的確說過這句話。

風四娘用眼角橫了冰冰一眼，冷笑道：「為甚麼她就偏偏看不得？為甚麼別人多看她兩眼，就得挖出自己的眼珠子來呢？」

蕭十一郎道：「那只不過是個藉口而已。」

風四娘道：「藉口？」

蕭十一郎道：「就算他們不看她，我還是要逼他們挖出自己的眼珠子來。」

風四娘道：「哦？」

蕭十一郎的表情忽然也變得很嚴肅，道：「我要他們挖出眼珠子來，已經是客氣的了，其實我本該殺了他們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當然有原因。」

風四娘道：「甚麼原因？」

蕭十一郎道：「這原因說來話長，你若要聽，最好先消消氣。」

風四娘又轉著眼睛，瞪了冰冰一眼，道：「我的氣消不了。」

蕭十一郎嘆道：「其實你若知道這其中有甚麼原因，你根本就不會生氣的。」

風四娘冷笑。

蕭十一郎道：「你非但不會生氣，而且還一定會幫著我去挖他們的眼珠子。」

風四娘道：「真的？」

蕭十一郎道：「我幾時騙過你？」

風四娘瞪著他，終於嘆了口氣道：「你說的話我本來連一句都不會相信的，可是也不知為了甚麼，我一見到你，就句句都相信了。」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就該先消消氣，再慢慢的聽我說。」

風四娘道：「我的氣還是消不了。」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我餓得要命。」

蕭十一郎笑了：「你想吃甚麼？」

風四娘目光漸漸溫柔，輕輕嘆息著道：「牛肉麵，當然是牛肉麵，除了牛肉麵，我會想吃甚麼呢？」

無論大大小小的城鎮裏，多多少少總會有一兩個賣麵的攤子，是通宵都不休息的。

因為無論大小的城鎮裏，多多少少總會有些晚上睡不著覺的夜貓子。

這些麵攤子的老闆，大多數都是些有點古怪，有點孤僻的老人。

他們的青春已逝去，壯志已消磨，也許還有些足以令他們晚上睡不著覺的痛苦往事，所以他們不管颳風下雨，都會在深夜中守著一盞昏燈，賣他們的麵，因為他們就算回去也是一樣的睡不著的。

他們做出來的麵，既不會太好吃，也不會太難吃。

他們對客人絕不會太客氣，但你就算吃完了麵沒錢付賬，他們也不會太難為你。

因為他們賣麵並不是完全為了賺錢，也為了是在消磨這孤獨的長夜。

※※※

這麵攤子也不例外，賣麵的是個獨眼的跛足老人，他賣的鹵菜也跟他的人一樣，又冷又乾又硬。

但麵卻是熱的，擺到桌上來時，還在熱騰騰的冒著氣。

風四娘看著桌上的這碗麵，看著正在替她斟酒的蕭十一郎，心裏就不由自主升出種溫暖之意，就好像從麵碗裏冒出來的熱氣一樣。

可是蕭十一郎身旁還有個人，冰冰，她看來是那麼溫柔，那麼美麗，又那麼高貴。

可是風四娘一看見她，臉色就沉了下去，冷冷道：「這種地方的東西，這位姑娘想必是吃不慣的。」

蕭十一郎笑道：「她吃得慣。」

風四娘冷冷道：「你怎麼知道她吃得慣？你是她肚子裏的蛔蟲？」

蕭十一郎不敢開口了。

冰冰也垂著頭，不敢出聲，她當然也看得出這位風四娘對她並沒甚麼好感。

幸好她還會笑，所以風四娘也沒法子再說下去了。

三個人坐一起，連一句話都不說，這是件很令人受不了的事。

幸好酒已斟滿。

兩杯酒。

風四娘舉杯一飲而盡，冷笑道：「這種酒，這位姑娘當然是喝不慣的。」

蕭十一郎賠笑道：「她不是喝不慣，她一向不喝酒。」

風四娘道：「當然不喝，像這麼樣高貴的大小姐，怎麼能像我這種野女人一樣喝酒？」

冰冰甚麼話也沒有說，自己倒了杯酒，嫣然道：「我本來是不喝的，可是今天破例。」

風四娘道：「為甚麼破例？」

冰冰道：「因為我早已聽見過四姐你的大名了，我總是在心裏想，假如有一天，我能跟四姐這樣的女中英雄坐在一起喝酒，那又多麼開心。」

她也將一杯酒喝了下去，而且喝得很快。

風四娘看著她，忽然間覺得她沒有剛才那麼可恨了──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句話實在是千古不變的真理。

但蕭十一郎臉上卻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是憐憫，又彷彿是悲傷。

三杯冷酒，半碗麵下了肚之後，風四娘的心情又好了些。

她慢慢的嚼著一片豬耳朵，道：「現在我的氣已消了，你為甚麼還不說？」

蕭十一郎卻嘆了口氣，道：「千頭萬緒，你要我從哪裏說起？」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道：「當然是從那一戰說起。」

蕭十一郎道：「哪一戰？」

風四娘道：「當然是你跟逍遙侯的那一戰。」

那一戰早已轟動武林，但卻偏偏沒有一個人能親眼看見，也沒有人知道戰局的結果。

古往今來，武林高手的決戰，實在沒有比這一戰更奇怪、更神秘的。

蕭十一郎又乾了兩杯，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那天我本來是準備死的，我知道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是逍遙侯的對手。」

風四娘道：「可是你現在還活著。」

蕭十一郎道：「這實在連我自己都想不到。」

風四娘道：「逍遙侯呢？」

蕭十一郎道：「他已死了！」

風四娘的眼睛裏發出了光，用力一拍桌子，大聲道：「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戰勝他的，你的武功也許不如他，可是你有一股別人比不上的勁。」

蕭十一郎苦笑道：「只可惜我就算有一百股勁，也不是他的對手。」

風四娘怔了怔，道：「你不是他的對手？」

蕭十一郎道：「不是。」他嘆息著，又道：「我最多只能接得住他兩百招，兩百招後我已精疲力竭，若不是他存心想讓我多受點罪，我早已死在他掌下。」

風四娘道：「可是你現在還活著，他卻已死了。」

蕭十一郎道：「那只因就在我快死的時候，忽然有個人救了我。」

風四娘道：「誰救了你？」

蕭十一郎道：「她！」

「她」當然就是冰冰。

風四娘動容道：「她怎麼救了你的？」

蕭十一郎道：「那條路的盡頭，是一片絕崖，我們就是在那絕崖上交手的。」

風四娘在聽。

蕭十一郎道：「那片絕崖兩面壁立如削，下面就是萬丈深淵。」

風四娘嘆道：「那一定就是他早已替你準備好了的墳墓。」

蕭十一郎道：「他自己也這麼說，他說那片絕崖，本就是殺人崖。」

殺人崖，好兇險的名字。

只聽見這名字，風四娘就似已想像到那一片窮山惡谷，谷底還堆積著累累屍骨。

蕭十一郎道：「那本是他的殺人崖，他一向喜歡在那裏殺人。」

風四娘嘆道：「因為在那裏殺了人後，連埋都不必埋。」

蕭十一郎道：「他已不知在那裏殺過多少人，那萬丈深淵下，已不知有多少死在他手下的冤魂，所以他一聽見絕崖下的呼喚，他的膽子雖大，也不禁嚇呆了。」

風四娘道：「呼喚？甚麼呼喚？」

蕭十一郎道：「他正準備殺我時，忽然聽見絕崖下有人在呼喚他的名字。」

風四娘道：「他也有名字？」

蕭十一郎道：「他並不姓天，他姓哥舒，叫哥舒天，本是安西哥舒部的後裔，並不是漢人。」

風四娘嘆道：「難怪江湖中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實姓，想必他也不願別人知道他是個化外的夷狄。」

蕭十一郎道：「就因為世上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實姓，所以，他聽見絕崖下有人在呼喚他的名字，才會更吃驚。」

風四娘道：「他想必一定是以為那些被他打下絕崖的冤魂，在向他索命來了。」

蕭十一郎道：「所以這呼喚的聲音一響起，他整個人都似已僵硬。」

風四娘道：「你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的。」

蕭十一郎道：「那時我的力氣將盡，就算有機會，我也無力殺他的。可是我一刀砍在他背上後，他自己忽然好像瘋了一樣，向絕崖下跳了下去。」

風四娘黯然嘆道：「一個人手上的血腥若是太多了，遲早總有這麼樣一天的。」

──老天要毀滅一個人時，豈非總是要先令他瘋狂？

一個人的虧心事若是做得太多了，豈非總是會有瘋狂的一天？

風四娘又忍不住問道：「在絕崖下呼喚他的人，究竟是誰呢？」

冰冰道：「是我。」

風四娘當然也已想到是她：「可是你怎麼會在那崖下的？又怎麼會知道他的真名實姓？」

冰冰道：「我知道，因為……」

她美麗蒼白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奇特而悲傷的表情，慢慢的接著說：「因為我是他的妹妹。」

# 第十二回 嫡親兄妹

冰冰竟是逍遙侯的妹妹。

風四娘怔住：「嫡親的妹妹？」

冰冰道：「嫡親的妹妹。」

風四娘道：「你怎麼會在那絕崖下的？」

冰冰的表情更痛苦，黯然道：「是我嫡親的哥哥，把我推下去的。」

風四娘又怔住。

她已發現這其中必定又有個秘密，一個悲傷而可怕的秘密。

她不想再問，她不願傷人的心。

可是冰冰卻在問她：「你一定在奇怪，他為甚麼要推我下去？」

風四娘承認，於是冰冰就說出了她那段悲慘而可怕的秘密。

※※※

「我是他最小的妹妹，我生下來時，他已成人，自我從一生下來，他就在恨我。」

「因為我的哥哥姐姐們，都是畸形的侏儒，而且除了他之外，都已夭折。」

「但我卻是個正常的人，所以他恨我、嫉妒我，這種感情，你們想必也能瞭解的。」

「幸好那時我母親還沒死，所以我總算活了下來。」

「我母親死時，也再三囑咐他，要他好好的待我，我母親還告訴他，他若敢傷害我，那麼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不會放過他的。」

「所以他心裏雖然恨我，總算還沒有虧待我，因為他甚麼都不怕，但卻很怕鬼，他始終相信人死了之後，還有鬼魂的。」

「這也是個秘密，除了我之外，只怕也沒有別人知道。」

──常做虧心事的人，總是怕鬼的，這道理風四娘也明白。

冰冰喝了杯酒，情緒才穩定下來，接著又說了下去：「他供養我衣食無缺，但是卻從不許我過問他的事，我是他的妹妹，當然也不敢去問。

「我只知道近年來，每到端午前後，總會有很多人來找他。」

「這些人每個都是蒙著臉來的，行蹤很神秘，他們看見我也並不在意，說不定以為我也是哥哥的姬妾之一。」

「因為我哥哥從不願別人知道，他有我這麼一個妹妹。」

──所以風四娘也不知道。

冰冰接著道：「他當然不會告訴我這些人是誰，也不會告訴我他們是來幹甚麼的。」

「可是我見得多了，已隱約猜到，他們必定是進行一個很大的陰謀，這些蒙著臉來找他的人，必定就是他已收買了的黨羽。」

「我知道他一向有一種野心，想控制江湖中所有的人。」

「但我總認為那只不過是種可笑的幻想，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真的控制江湖的，以前的那些武林盟主，也只不過是徒擁虛名而已。」

「可是他自己卻很認真，而且還好像已有了個很特別的法子，所以那些蒙著臉來參加秘密集會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

「兩年前的端午時，來的人更多，他的神情也顯得特別興奮，我在無意間聽見他在喃喃自語，說是天下英雄，已有一半入了他的彀中。」

「到了晚上，所有的人全都在後山的一個秘密洞穴中集會。」

「這也是他們的慣例，每年他們進去之後，都要在那山洞裏逗留兩三天。」

「他們也是人，當然也要飲食，所以每天都得有人送食物和酒進去，這差事一向是由幾個又聾又瞎的人負責的。」

「那年我實在忍不住好奇心，想進去看看，被他收買了的究竟是些甚麼人？」

「於是我就乘他們送東西進去時，也穿上他們同樣的衣服，混在他們中間。」

「我也學過一點易容術，自以為扮得很像了。」

「誰知他還是一眼就看了出來。」

「可是我也總算看見了那些人的真面目，因為他們一進了山洞，就將蒙在臉上的黑巾取下，我雖然只匆匆看了一遍，卻已將他們大多數人的面貌都記了下來，我從小就有這種本事。」

──逍遙侯自己，也是個過目不忘的絕頂聰明人。

冰冰又道：「我以為他發現了我之後，一定會大發脾氣，誰知道他居然甚麼話都沒有說，而且第二天居然還約我到後山去，說是帶我去逛逛。」

「我當然很高興，因為我始終都希望他能像別人的哥哥一樣對待我。」

「所以我還特別打扮得漂亮些，跟著他一起到了後山，也就是那殺人崖。」

「到了那裏，他就變了臉，說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說我太多事。」

「我以為他最多只不過罵我一頓而已，因為他們的秘密，我還是一點也不知道，就算記下了一些人的容貌，也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然後他才告訴我，那些人全是武林極有身份的人，不是威鎮一方的大俠，就是名門大派的掌門，也絕不能讓別人知道這些人已成了他的黨羽，我答應他，絕不將這件事告訴別人，絕不能讓任何人壞了他的大事。可是他……他卻乘我不留意時，將我推了下去。下面就是萬丈深淵，無論誰掉下去，都一定會粉身碎骨的，我做夢也想不到我嫡親的哥哥，會對我下這種毒手。」

說到這裏，冰冰的眼圈已紅了，眼淚已慢慢的流下面頰。

風四娘也不禁嘆息，說道：「可是你並沒有死。」

冰冰道：「那只因為我的運氣實在好。」

「那天我特別打扮過，穿的是件剛做好的大裙子，是用一種剛上市的織錦緞做的，質料特別結實，裙子又做得特別大。」

「我掉下來的時候，裙子居然兜住了風，所以我下墜時就慢了很多，所以我才有機會，抓住了峭壁上的一棵小樹。」

「那棵樹雖然也承受不住我的下墜之力，雖然也斷了，可是我總算有了喘口氣的機會，而且經過這一擋，我落得當然更慢。」

「峭壁上當然也不止那一棵樹，所以我又抓住了另外一棵。」

「這次我的下墜之力已小了很多，那棵樹居然托住了我。」

「但那時我已差不多落到谷底了，下面是一片荒地和沼澤，除了一些荊棘雜樹，和被他推下去的死人白骨外，甚麼也沒有，無論誰也休想在那種地方活下去。」

「山谷四周，都是刀削般的峭壁，石縫中雖然也長著些樹木雜草，但就算是猿猴，想從下面爬上去，也難如登天。」

「幸好那些被他擊落的死人身上，還帶著兵器，我就用他們的兵器，在峭壁上挖出一個洞來，作為我的落腳之處。

「可是，那地方的石壁比鐵還硬，我每天最多也只不過能挖出二三十個洞來，而且到後來挖得越來越少。」

「因為每天晚上，我還是要爬到谷底去歇夜，第二天早上再爬上去挖，越到後來，上上下下花的時間就越來越多。」

「何況谷底根本就沒有甚麼可以吃的東西，我每天只能吃一點樹皮草葉，喝一點沼澤裏的泥水，所以到了後來，我的力氣也越來越弱了。」

「這樣子挖了兩個多月，我只不過才能到達山腰，眼見著再也沒法子再支持下去了，誰知就在這時，我聽見了他在上面說話的聲音。」

「那時我正在山腰下，所以才能聽見他的聲音，我希望他還能顧念一點兄妹之情，把我救上去。」

「我就用盡全身力氣，喊他的名字……」

後來的事，不用她再說，風四娘也可以想到了。

逍遙侯當然做夢也想不到她還活著，所以聽見她的呼聲，才會認為是冤魂索命。

等他掉下去後，蕭十一郎當然忍不住要看看究竟是誰在呼喚，看到峭壁上有個人後，當然就會想法將她救上來。

蕭十一郎黯然道：「我救她上來的時候，她實在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我甚至連她究竟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看不出。」

冰冰咬著嘴唇，還是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那兩個多月是怎麼過的，現在她簡直連想都不敢去想。

蕭十一郎道：「那時我只知道一件事，我這條命，是被她救回來的，所以我無論如何，也得想法子讓她活下去。」

那時她實在已是九死一生，奄奄一息，要讓她活下去，當然不是件容易事。

蕭十一郎道：「為了要救她的命，我一定要先找個大夫，所以我並沒有從原路退回，就在山後抄小路下了山。」

風四娘嘆道：「所以沈璧君沿著那條路去找你時，才沒有找到你。」

這難道就是命運？

命運的安排，為甚麼總是如此奇怪？又如此殘酷？

冰冰忍住了淚，嫣然一笑，道：「無論如何，我現在總算活著，你也沒有死。」

蕭十一郎看著她，眼睛裏又露出了那種憐憫悲傷的表情，勉強笑道：「好人才不長命，像我這種人，想死也死不了。」

冰冰柔聲道：「好人若真的不長命，你只怕就早已死了，我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個比你更好的人。」

風四娘終於承認：「這麼樣看來，他的確還不能算太壞。」

冰冰道：「那位點蒼的掌門謝天石，就是那天我在山洞裏看見的那些人其中之一。」

風四娘皺眉道：「難道他早已被逍遙侯收買了？」

冰冰點點頭，道：「我保證我絕不會認錯的。」

風四娘道：「伯仲雙俠歐陽兄弟，也都是逍遙侯的黨羽？」

冰冰又點點頭，道：「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那天我在那山洞裏看見的人，竟真的全都是別人心目中了不起的大俠客、大好人。」

風四娘嘆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要分辨一個人的善惡，看來的確不是件容易事。」

冰冰道：「現在我哥哥雖已死了，可是這個秘密的組織並沒有瓦解。」

風四娘道：「哦？」

冰冰道：「因為後來我們在一個垂死的人嘴裏，又聽到了個消息。」

風四娘道：「甚麼消息？」

冰冰道：「我哥哥死了後，又有個人出來接替了他的地位。」

風四娘道：「這個人是誰？」

冰冰道：「不知道。」

風四娘道：「問不出來？」

冰冰道：「就連他們自己，好像也不太清楚這個人的身份來歷。」

風四娘道：「他們既然全都是極有地位的人，為甚麼會甘心服從這個人的命令？」

冰冰道：「因為這個人非但武功深不可測，而且還抓住了他們的把柄。」

風四娘道：「甚麼把柄？」

冰冰道：「他們的把柄本來只有我哥哥一個人知道的，誰也不知道怎麼會落入這個人手裏的。」

風四娘道：「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冰冰道：「絕不知道。」

風四娘道：「難道這個人也跟逍遙侯有極深的關係？難道逍遙侯生前就已將這秘密告訴了他？」

這些問題當然沒有人能回答。

冰冰道：「我只知道我哥哥要進行的那件陰謀，現在還是在繼續進行，那個人顯然也跟我哥哥一樣，顯然也想控制江湖，像神一樣主宰別人的命運。」

風四娘道：「所以你只要看見那天你在那山洞裏看見過的人，你就要蕭十一郎挖出他的眼睛來？」

冰冰點點頭，道：「因為我知道那些人全都該死，他們若是全都死了，別人才能過太平日子。」

風四娘看著蕭十一郎，道：「所以你說你本該殺了他們的。」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現在你總算明白了。」

風四娘道：「但別人卻不明白，所以別人都認為你已變成了個殺人不眨眼的惡賊。」

蕭十一郎淡淡道：「大盜蕭十一郎，本來就是個惡賊，這本是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的。」

風四娘道：「你為甚麼不當眾揭穿他們的秘密，讓大家都知道他們本就該死？」

蕭十一郎道：「因為他們是大俠，我卻是大盜，大盜說出來的話，又有誰會相信？」他又笑了笑，慢慢的接著道：「何況，我這一生中做的事，本就不要別人瞭解，更不要人同情，蕭十一郎豈非本就是個我行我素，不顧一切的人。」

他雖然在笑，卻笑得說不出的淒涼。

風四娘看著他，就好像又看見了一匹狼，一匹孤獨、寂寞、寒冷、饑餓的狼，在冰天雪地裏，為了自己的生命在獨自掙扎。

但世上卻沒有一個人會伸出手扶他一把，每個人都只想踢他一腳，踢死他。

風四娘每次看見他這種表情，心裏都好像有根針在刺著。

蕭十一郎並沒有變，蕭十一郎還是蕭十一郎。

狼和羊一樣，一樣是生命，一樣有權生存，也一樣有權為了自己的生存掙扎奮鬥。

狼雖然沒有羊溫順，但對自己的伴侶，卻遠比羊更忠實。

甚至比人更忠實。

可是天地雖大，為甚麼偏偏不能給它們一個容身之處？

風四娘喝下杯苦酒，彷彿又聽見了蕭十一郎那淒涼而悲愴的歌聲。

她放下酒杯，忽然道：「你還記不記得，你以前總是喜歡哼的那首牧歌？」

蕭十一郎當然記得。

風四娘道：「直到我懂得它其中的意思後，才知道你為甚麼喜歡它。」

蕭十一郎道：「哦？」

風四娘說道：「因為你自己覺得自己就好像一匹狼，因為你覺得世上沒有人能比你更瞭解狼的寂寞和孤獨。」

蕭十一郎沒有開口。

他正在喝酒，苦酒。

風四娘忽然笑了笑，道：「你現在就算還是隻狼，也不是隻普通的狼了。」

蕭十一郎也勉強笑了笑，道：「我現在是隻甚麼樣的狼？」

風四娘道：「百萬富狼。」

蕭十一郎大笑：「百萬富狼？」

他覺得這名字實在滑稽。

風四娘沒有笑，道：「百萬富狼和別的狼也許有一點最大的不同。」

蕭十一郎忍不住問：「甚麼不同？」

風四娘冷冷道：「百萬富狼對自己的伴侶，並不忠實。」

蕭十一郎也不笑了。

他當然已明白風四娘的意思。

冰冰忽然站起來，笑道：「我很少喝酒，現在我的頭已經在發暈。」

她笑得彷彿有些勉強：「你們好朋友，一定有很多話要聊的，我先回去好不好？」

風四娘道：「好。」

她一向不是個虛偽的人，她的確希望能跟蕭十一郎單獨聊聊。

蕭十一郎也只有點點頭。

看著冰冰一個人走出去，走入黑暗中，他眼睛裏又露出種說不出的關切憐憫之意。

風四娘冷冷道：「你用不著替她擔心，逍遙侯的妹妹，一定能照顧自己的。」

冰冰當然能照顧自己。

一個人若是在殺人崖下的萬丈絕谷中還能生存下來，無論在甚麼地方，她都一定能照顧自己的。

何況，他們在這城裏也有座很豪華的宅邸。

可是，也不知為了甚麼，蕭十一郎卻還是顯得有點不放心。

風四娘盯著他，板著臉道：「她救了你，你當然要報答，卻也不必做得太過分。」

蕭十一郎苦笑道：「我做得太過分？」

風四娘道：「至少你不必為了她的一句話，就硬要將別人耳環摘下來。」

蕭十一郎嘆道：「看來那實在好像做得有點太過分，可是我這麼樣對她，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風四娘道：「有甚原因？」

蕭十一郎想說出來，又忍住，他好像並不是不願說，而是不忍說。

風四娘道：「無論你是為了甚麼，至少也不該因為她而忘了沈璧君。」

──提起沈璧君這名字，蕭十一郎的心又像是在被針刺著：「我……我並沒有忘記她。」

風四娘說道：「可是你直到現在，還沒有問起過她。」

蕭十一郎緊握著空杯，臉色已痛苦而蒼白，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有些話，我本不願說的。」

風四娘道：「在我面前，你還有甚麼話不能說？」

蕭十一郎道：「沒有，在你面前，我沒有甚麼話不能說的，所以我才要再問你，我做了甚麼事對不起她，她……她為甚麼要那樣子對我？」

風四娘道：「她怎麼樣對你了？」

蕭十一郎冷笑道：「你難道還不知道，你難道沒有看見？在那牡丹樓上，她是怎麼樣對我的？她簡直就好像把我看成了條毒蛇一樣。」

「啵」的一聲，酒杯已被他捏碎了，酒杯的碎片，刺入他肉裏，割得他滿手都是血。

可是他卻似一點也不覺得疼。

因為他心裏的痛苦更強烈。

就算砍下他一隻手來，也不會令他覺得如此痛苦。

風四娘看著他，卻彷彿很驚訝，彷彿想不到他還會為沈璧君如此痛苦。

過了很久，蕭十一郎才慢慢的接著道：「她既已那麼樣對我，我還有甚麼話好說的？」

風四娘道：「你難道一點也不知道她為甚麼會那樣對你？」

蕭十一郎說道：「我只知道那絕不是別人強迫她的。」

風四娘說道：「那的確不是別人強迫她的，可是，你若看見她和一個男人手挽著手走上去，若看見她為了那個男人，去做你為冰冰做的那些事，你會怎麼樣對她？」

蕭十一郎道：「可是我那麼樣對冰冰，只不過是為了……」

這句話又沒有說完，他好像很怕將這句話說出口。

風四娘卻不肯放鬆，立刻追問道：「你究竟是為了甚麼？」

蕭十一郎的臉色又變得很悲傷，終於道：「我事事遷就她，只要她喜歡的，我總想法子去替她做，那只不過因為她已活不長了。」

風四娘怔住。

蕭十一郎道：「她在那絕谷中，受的折磨太可怕，而且還中了毒，我雖然想盡千方百計，還是解不了那種毒，只能勉強將毒性逼住，可是……」他將壺中的酒全都喝了下去，黯然地道：「她還是最多也不過還只能活三年，現在已過了兩年多，現在她的壽命，最多也只不過剩下七八個月了，甚至可能是七八天……」

風四娘道：「難道……難道她中的毒已隨時隨地都可能發作？」

蕭十一郎點點頭。

風四娘怔在那裏，心裏也覺得很難受。

她本就已漸漸開始喜歡那女孩子。

一個冰雪聰明，花樣年華的美麗少女，卻已隨時隨地都可能倒下去。

這實在是件令人悲傷惋惜的事。

蕭十一郎緩緩道：「無論你們怎麼看，無論你們怎麼想，我跟她之間，直到現在還是純潔的，因為我不願做一點傷害沈璧君的事，她也不願我做。」

風四娘的心裏也在刺痛著，她忽然覺得剛才本不該要冰冰走的。

她現在終於已完全瞭解蕭十一郎的情感和痛苦。

她忽然覺得還是只有沈璧君，才是真正幸福的，因為，無論她的遭遇多麼悲慘，這世上總算還有蕭十一郎這麼樣一個人，這麼樣對她。

「我呢？」

風四娘又喝了杯酒，輕輕道：「我若是你，我也會這麼樣做的，可是，你若不說出來，別人怎麼會知道？沈璧君又怎麼會知道？」

蕭十一郎道：「她若真的瞭解我對她的情感，就不該懷疑我，何況……」他又握緊雙拳，接著道：「她本來就是為了要找連城壁才來的，只有連城璧，才是她……她真正關心的人，我又算甚麼？」

風四娘道：「你怎麼知道她是找連城璧來的？」

蕭十一郎道：「我知道，有人告訴了我。」

風四娘道：「誰？誰告訴你的？」

蕭十一郎道：「花如玉。」

風四娘突然冷笑，道：「你相信他的話？你若真的瞭解沈璧君對你的感情，為甚麼相信別人的話，反而懷疑她？」

蕭十一郎也怔住。

風四娘道：「你們為甚麼總是只顧著想自己的痛苦，卻忘了對方也有他的苦衷，你們為甚麼總是要往最壞的地方去想？」

蕭十一郎不能回答。

難道這就是愛情？

難道愛情中，真的永遠也無法避免猜疑和嫉妒？

風四娘嘆道：「無論你怎麼看，無論你怎麼想，我現在告訴你，她並不是為了別人來的，是為了你，她真正關心的，也只有你。」

──她自己豈非也一樣是為了他來的？她唯一關心的人，豈非也是蕭十一郎？

──她為甚麼不將自己的心事說出來？卻幫著替別人解釋？

──蕭十一郎若真的能與沈璧君結合，她豈非更痛苦終生？

風四娘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為甚麼要這樣做。

她知道自己並不是個偉大的人。

但她卻不知道，她這種真摯無私的情感，卻已不但偉大，甚至已接近神聖。

蕭十一郎忽然拉住她的手，道：「你知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

風四娘搖搖頭，說道：「我只知道她是被人救走的。」

蕭十一郎道：「被誰救走的？」

風四娘道：「那個人本來是花如玉的馬車夫，好像叫白老三。」

蕭十一郎道：「花如玉的車夫，為甚麼要冒險去救她？」

風四娘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們只要能找到她，所有的事就全都可以明白了。」

蕭十一郎跳起來：「我們現在就去找她。」

風四娘笑了笑，笑得有點酸酸的：「你至少也該等我吃完這碗麵。」

# 第十三回 七殺陣

麵已涼了。

可是風四娘並不在乎。

對她來說，人生也像是這碗麵一樣，冰冷而乏味。

但她卻還是非吃完不可。

她挑起麵，捲在筷子上，再送入嘴裏，就像是個頑皮的孩子一樣。

可是她眼角卻已露出了疲倦的皺紋，甚至在這種黯淡的燈光下，也已能隱約看出來。

蕭十一郎看著她，心裏忽然又湧出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他難道真的不瞭解她對他的感情？

經過了這麼多年，這麼多事，這麼多次昏燈下的苦酒深談。

他難道真的連一點都看不出？

他難道是塊木頭？

蕭十一郎正不知應該說甚麼，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篤」的一響。

接著，黑暗中就幽靈般出現了七個黑衣人。

七個長髮披肩的黑衣人，眼睛也都只剩下兩個黑黝黝的洞。

七個瞎子。

他們的左手，提著根白色的明杖，右手卻拿著把扇子。

第一個人臉色鐵青，顴骨高聳，正是昔日的點蒼掌門謝天石。

風四娘還是繼續在吃麵。

看見這七個瞎子突然又在這裏出現，她顯然也覺得很意外。

可是她並不驚慌，更不害怕。

她見過這七個人出手，也見過他們的主人──人上人的功夫。

她知道蕭十一郎可以對付他們。

蕭十一郎的武功，這兩年來彷彿又有很驚人的進步。

武功也正如學問一樣，只要肯去鍛煉，就會一天天進步的。

七個瞎子已經凜然的走了過來，每個人臉上都完全沒有表情。

謝天石突然道：「你就算不出聲，我也知道你在這裏。」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本來就在這裏。」

謝天石道：「很好，好極了。」

七個人同時展開扇子。

扇子上六個鮮紅的字：「必殺蕭十一郎！」

黯淡的燈光，照著他們鐵青的臉，照著這六個鮮紅的字。

賣麵的跛足老人，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一步步向後退，退入了牆角。

謝天石冷冷道：「你看見這六個字沒有？」

蕭十一郎沒有開口，風四娘卻冷笑道：「他當然看見了，他又不是瞎子。」

謝天石臉色變了變，道：「很好，你果然也在這裏。」

他也聽得出風四娘的聲音。

風四娘忍不住問道：「是誰告訴你，我們在這裏的？」

謝天石沒有回答。

風四娘道：「是花如玉？還是軒轅三成？」

謝天石還是不開口。

風四娘道：「無論是誰告訴你們的，我都知道他是為了甚麼。」

「你知道？」

風四娘道：「他是想叫你們來送死。」她冷笑著，又道：「但現在我卻不願看殺人，所以你們最好還是快走。」

謝天石忽然也笑了笑，笑得獰惡而詭秘。

這種笑容中，竟似帶著種奇異的自信，他竟似已有把握……

有把握「必殺蕭十一郎」！

昏燈在風中搖晃。

謝天石突然揚起明杖一指，「嗤」的一聲，燈已熄滅。

他雖然看不見，卻能感覺到火光的存在。

他的明杖中，竟也藏著種極厲害的機簧暗器。

四下立刻一片黑暗。

蕭十一郎忽然也笑了笑，道：「有很多人在殺人前，都喜歡喝杯酒的，我可以請你們喝兩杯。」

謝天石冷冷道：「我們現在想喝的不是酒，是血，你的血！」

「血」字出口，黑暗中突然傳來「錚」的一聲，接著就有一陣琴聲響起。

琴聲中帶著種奇異的節奏。

七個瞎子腳步立刻隨著節奏移動，圍住了蕭十一郎，手裏的明杖，也跟著揮出。

七根白色的明杖，在黑暗中揮舞，並沒有擊向任何一個人，只是隨著琴聲中那種奇異的節奏，配合著他們的腳步，凌空而舞。

但蕭十一郎和風四娘，卻已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壓力。

尤其是風四娘，她已連麵都吃不下去了。

節奏越來越快，腳步越來越快，明杖的舞動，也越來越急。

七個人包圍的圈子，已漸漸縮小，壓力卻加大了。

這七根凌空飛舞的明杖，就像是已織成了一個網，正在漸漸收緊。

風四娘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是已變成了一條困在網中的魚。

她武功雖不甚高，見識卻極廣。

但現在她竟看不出這七個人用的是甚麼武功，甚麼招式。

她只知道這七人招式的配合，簡直已接近無懈可擊，連一絲破綻都沒有。

那琴聲的節奏中，更彷彿帶著種無法形容的魔力，令人心神焦躁，全身不安。

風四娘只覺得自己竟似已變成了隻熱鍋上的螞蟻。

蕭十一郎雖然還是安安靜靜的坐在那裏，連動也不動。

但她卻已恨不得跳起來，衝出去，投入冷水裏。

恰好蕭十一郎已輕輕握住了她的手。

他的手乾燥而溫暖。

他的眼睛裏，更帶著種令人信賴、令人安定的力量。

風四娘總算沉住了氣，沒有去自投羅網。

可是這七根明杖織成的網，已更緊、更密，琴聲的節奏也更快。

桌上的杯盤，突然間都已一個個碎裂，就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捏碎的。

沒有人能忍受這種壓力，連桌椅都似已將壓碎。

若不是蕭十一郎握住了她的手，風四娘就算明知要自投羅網，也早已衝出去了。

但蕭十一郎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就像是已變成了一塊磐石。

就像是已和大地結成了一體。

世上根本就沒有任何一種壓力，是大地所不能承受的。

這七個瞎子冷酷自信的臉上，反而露出了種焦躁不安的表情。

他們忽然發覺自己也受到了一種無法形容的奇異壓力。

因為他們的攻擊，竟完全沒有一點反應。

壓力本是相對的。

你加在別人身上的壓力越大，自己的負擔也越重。

謝天石臉上已沁出了汗珠，突然反手一棍，直刺蕭十一郎。

也就在這同一剎那間，蕭十一郎突然長嘯一聲，刀已出手。

閃電般的刀光，如驚虹般一捲，七根明杖突然全都斷成了兩截。

這種明杖本是百煉精鋼打成的。

世上本沒有真正能削鐵如泥的兵刃。

可是，再加上蕭十一郎本身的力量，這一刀之威，就已經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像，更不是任何人所能抵擋的了。

刀光一閃，明杖齊斷。

被削斷了的明杖中，突然又有一股濃煙急射而出。

但這時蕭十一郎已拉著風四娘，衝了過去。

閃電般的刀光，已在他們面前組成了一片無堅不摧，不可抗拒的光幕，替他們開了路。

蕭十一郎反手夾住了風四娘的腰，躍上牆頭。

牆頭上有個人正在撫琴，赫然正是那賣麵的獨眼跛子。

蕭十一郎身形驟然停頓：「是你！」

獨眼跛足老人五指一劃，「錚」的一聲，琴弦齊斷，琴聲驟絕，一隻獨眼中閃閃發光，凝視著蕭十一郎：「你知道我是誰？」

「軒轅三缺？」

獨眼老人縱聲大笑：「想不到你非但能破了我的『天昏地暗，七殺大陣』，還能認得出我來。」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若非剛才見過軒轅三成，我也想不到是你。」

軒轅三缺道：「好個蕭十一郎，果然是個聰明人，就憑這一點，我今日且放過你，快去想法子救你的女人吧，若是再遲片刻，就來不及了。」

風四娘果然已昏迷不醒，緊緊咬住的牙關中，也已有白沫吐了出來。

軒轅三缺突又冷冷道：「只不過老夫平生出手，例不空回，今天就算讓你走，你也該留下件東西。」

蕭十一郎突然也縱聲大笑，道：「大盜蕭十一郎，生平只知道要人的東西，從來也沒有留下過東西給別人。」

軒轅三缺道：「今日你只怕就要破例一次。」

蕭十一郎道：「好，我就留下這一刀！」

「刀」字出口，他的刀直劈下去。

軒轅三缺雙手捧琴，向上一迎。

只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震人耳鼓。

這無堅不摧的一刀，竟未將他的琴劈斷，刀鋒反而被震起。

但蕭十一郎的人，卻也已趁著這刀鋒一震之力向後彈出，凌空翻身，掠出了四丈。

只可惜他肋下還挾著一個人。

他身子凌空倒翻時，總難免要慢了慢，就在這時，他突然覺得腿股間一冷。

只聽軒轅三缺大笑道：「蕭十一郎，你今日還是留下了一滴血。」

蕭十一郎人已在十丈外，道：「這滴血是要你用血來還的。」

血已凝結。

蕭十一郎的左股下，也不知被甚麼割破了條七八寸長的傷口。

傷口並不疼，蕭十一郎的心卻已發冷。

不疼的傷，才是最可怕的傷。

他反手一刀，將自己左股上這塊肉整片削下來，鮮血才湧出。

現在傷口才疼了，疼得很。

他卻連看都不去看一眼，更不去包紮，就讓血不停的往下流。

因為他必須先照顧風四娘。

剛才明杖中有濃煙噴出來時，他及時閉住了呼吸，但風四娘的反應當然沒有他快。

他拉住她走時，已發覺她的身子發軟，所以才反手夾住她。

現在她的身子卻似已在漸漸發硬。

又冷又硬。

她的臉已變成了死灰色。

可是她絕對不能死。

蕭十一郎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她死。

※※※

巨大的宅邸中，燈火輝煌，卻聽不見人聲。

因為這裏根本已沒有人。

這地方本是他買下來的，就算他不在時，也有十幾個僮僕在這裏照料。

何況，冰冰剛才已該回來了。

但現在這裏，卻連一個人也沒有。

冰冰呢？

她絕不會不在這裏等他，絕不會自己走的。

蕭十一郎的心又沉了下去。

幸好這兩年來，為了要解冰冰的毒，他已遍訪過天下名醫。

他雖然看不出風四娘中的是哪種毒，但這種毒煙的性質，相差都不會太多的。

冰冰住的屋子裏，一直都有各式各樣的解藥。

他將風四娘抱進去，放在床上。

打開了冰冰妝台下的抽屜，他整個人突又發冷，就像是一下子跌入了冷水裏。

所有的解藥，竟已全都不見了。

好周密的計劃，好惡毒的手段。

蕭十一郎一向是個打不倒的人，無論遇著甚麼困難和危險，他都有信心去解決。

但現在他卻只有像個呆子般，站在床頭，看著風四娘。

現在是該先帶她去求醫？還是再去找軒轅三缺要解藥？

若是去求醫，誰有把握能解得了這種毒？應該去找誰？

找到時會不會已太遲？

若是去找軒轅三缺，他是不是還在那裏？是不是肯給解藥？

他若不肯，蕭十一郎是不是能有把握，逼著他拿出來？

不知道！

蕭十一郎完全不知道，他的心已亂了。他實在不敢以風四娘的性命作賭注，實在不敢冒這種險。難道就站在這裏，看著她死？

蕭十一郎忽然發現冷汗已濕透了衣裳。他知道現在已到了必須下決定的時候，他不但要快下判斷，而且要判斷準確。

但他卻完全沒有把握，連一分把握都沒有，也許這只因為他太關心風四娘。現在若果是有個冷靜的旁觀者，也許能幫他出個主意。

就在這時，外面竟真的有人在敲門。

冰冰？莫非是冰冰回來了。

蕭十一郎衝過去，拉開了門，又怔住。一個看來老老實實的人，規規矩矩的站在外面，看著他微笑。

軒轅三成，這人竟赫然是軒轅三成！

軒轅三成微笑著，笑得又謙虛，又誠懇，正像是個準備來跟大老闆談生意的生意人。

蕭十一郎的臉色發青，冷笑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敢到這裏來。」

他的手已握緊，已隨時準備出手。

軒轅三成卻後退了兩步，賠笑道：「我不是來找你打架的，我這次來，完全是一番好意。」

蕭十一郎道：「好意？你這個人還會有好意？」

軒轅三成道：「對別人也許不會，可是對你們兩位……」

他目光從蕭十一郎肩上望過去，看著床上的風四娘，顯得又同情、又關心，嘆息著道：「我實在想不到我那位六親不認的大哥，竟會對你們下這種毒手。」

蕭十一郎的眼睛裏突然發出了光，道：「軒轅三缺真是你嫡親的兄長？」

軒轅三成點點頭，苦笑道：「但我卻不是他那種心狠手辣的人。」

蕭十一郎瞪著這個人，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可惡的偽君子。

他簡直恨不得一拳打破這張滿面假笑的臉。

但是他也已發現，要救風四娘，只怕就得全靠這個人了。

「你難道是想來救人的？」

軒轅三成居然真的點了點頭。

蕭十一郎立刻追問：「你能救得了她？」

軒轅三成笑了笑，道：「我們兄弟一向很少見面，縱然見了面也很少說話，就因為我們的脾氣不同，嗜好也不同。」

蕭十一郎道：「有甚麼不同？」

軒轅三成道：「他喜歡殺人，我喜歡救人，只要他能殺的人，我就能救得活。」

蕭十一郎忽然也笑了笑，道：「你的確比他聰明，殺人對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救人才有好處的。」

軒轅三成撫掌笑道：「閣下說的這句話，實在是深得我心。」

蕭十一郎又沉下了臉，道：「這次你想要甚麼好處？」

軒轅三成淡淡道：「我甚麼好處也不想要，只不過……」

蕭十一郎道：「只不過怎樣？」

軒轅三成道：「你若種了棵樹，樹上若是長出橘子來，橘子應該歸誰？」

蕭十一郎道：「應該歸我。」

軒轅三成道：「不錯，當然應該歸你，因為你若不種那棵樹，就根本沒有橘子。」

蕭十一郎的臉色已變了，他忽然已聽懂了軒轅三成的意思。

軒轅三成果然已接著道：「現在她等於已是個死人，我若能救活了她，我就是她的重生父母，她這個人當然也該歸我。」

蕭十一郎怒道：「放你的屁。」

軒轅三成道：「生意不成仁義在，你就算不答應，也用不著發脾氣的。」

他拱了拱手：「在下就此告辭。」

他居然真的扭頭就走。

蕭十一郎當然不能讓他走，縱身一躍，已攔住了他的去路。

軒轅三成淡淡道：「閣下既然不願我救她，我只好告辭，閣下為何要攔住我？」

蕭十一郎厲聲道：「你非救她不可。」

軒轅三成嘆了口氣，道：「閣下武功蓋世，若是一定要逼我救她，我也不能反抗，只不過，救人和殺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蕭十一郎道：「有甚麼不同？」

軒轅三成道：「殺人只要隨隨便便一出手，就可以殺一個，救人卻得要花很多心血，費很多精神，若是心不甘、情不願，就難免會疏忽大意，到了那時，閣下卻怪不得我。」

蕭十一郎沒話說了。

現在風四娘唯一的生路，就著落在軒轅三成身上，只要這個人一走，風四娘就必死無疑。

軒轅三成悠然道：「常言說得好，死馬不妨當作活馬醫，現在她反正已無異是個死人，閣下又何妨將她交給我？」

蕭十一郎只好跺了跺腳，道：「好，我就把她交給你。」

軒轅三成道：「這本是兩廂情願的事，誰也沒有勉強誰。」

蕭十一郎只有承認。

軒轅三成道：「所以我將她帶走時，閣下既不能反悔，也不能在後面跟蹤，否則我也只有看著她香消玉殞，愛莫能助了。」

蕭十一郎冷冷道：「你最好趕快帶她走，以後也最好莫要讓我再看見你。」

軒轅三成笑道：「我以後一定會特別小心，絕不會再讓閣下看見的，相見不如不見，像閣下這種人，也還是不見的好。」

他微笑著，抱起了風四娘，揚長而去。

蕭十一郎竟然只有眼睜睜的看著，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他實在不甘心，他絕不能讓風四娘就這樣落入軒轅三成手裏，可是軒轅三成卻早已帶著風四娘，走得連影子都不見了。

※※※

是誰劫去了冰冰？是誰偷去了那解藥？當然也是軒轅三成，他傷勢根本不重，受傷後也根本沒有走遠。

蕭十一郎和風四娘他們在那種驚喜興奮的情況中，也沒有留意到外面的動靜，何況他們根本就沒有甚麼秘密怕人偷聽的，他們只不過說，要去吃牛肉麵，他們在附近轉了很久，才找到那個賣麵的攤子，在他們找的時候，軒轅三成已有足夠的時間，架去賣麵的人，讓軒轅三缺去代替。

蕭十一郎他們對這城市還很陌生，既沒有看過本來在那裏賣麵的人，也沒有見過軒轅三缺。

江湖中有個秘密的幫派，完全是以殘廢者組成的，謝天石他們瞎了後，也加入了這幫派，軒轅三缺就是這幫派的總瓢把子──人上人也很可能是其中的首腦之一。

他們想以他們獨創的七殺陣，將蕭十一郎殺死在那裏，可是蕭十一郎並不是個容易被擊倒的人，他們的計劃只成功了一半，風四娘還是中了毒。

冰冰離開的時候，軒轅三成便可能就在後面跟蹤，她的武功雖詭秘，身子卻太弱，所以她已被軒轅三成制住──軒轅三成的武功，顯然比他外表看來高得多，他也是看準了風四娘中毒後，蕭十一郎必定會帶她回去治傷。

這些事蕭十一郎總算已想通了，他絕不能讓風四娘和冰冰落在軒轅三成手裏，他一定要找到這個人，現在的問題是，他怎樣去找呢？

軒轅三成是個很謹慎的人，穿著打扮，完全和平常人沒甚麼兩樣。

他住的地方，也一定和平常人沒甚麼兩樣。

這城市裏有千千萬萬棟屋子，千千萬萬戶人家，他很可能住在一家雜貨鋪，或者是一家米店的樓上。

他本身就很可能在開一家綢緞莊，一家針線店，甚至是一家妓院，他也很可能甚麼事都沒有做，住在城郊的一個小茅屋裏讀書種花。

城裏一定不會知道有軒轅三成和王萬成這個人，更不會知道他住的地方，唯一可能知道的人，就是牛掌櫃和呂掌櫃，以軒轅三成的謹慎和機智，當然早已算到了這一著，甚至已說不定將他們殺了滅口。

蕭十一郎完全猜不出他會將風四娘和冰冰帶到哪裏去了，連一點頭緒、一點線索都找不到，他當然也不能一家家、一戶戶的去問。

他應該怎麼辦呢？

※※※

月明星稀，夜已更深，蕭十一郎坐在石階下，月下的石階涼如冰。

他忽然跳起來，衝出去。

他總算已想到了個法子──一個並不好的法子，可是他一定要去試試。

# 第十四回 造化捉弄人

無論甚麼樣的酒樓菜館，晚上都一定有些夥計睡在店裏的。

這些夥計中，一定有人知道掌櫃的住處，因為晚上如果出了急事，他們就一定要去通知掌櫃。

牡丹樓當然也不例外。

蕭十一郎一腳踢破牡丹樓的門板，衝了進去，一把揪起個在三張拼起來的飯桌上打鋪睡覺的老夥計。

「不想死就帶我去找呂掌櫃，否則我就殺你。」

誰都不會想死的。

越老的人，反而越怕死。

何況這老傢伙認得蕭十一郎，一個能逼著柳蘇州賣耳環，能隨時將上萬兩的銀子拋上大街的人，要殺個把人當然不是吹牛的。

這老傢伙的回答只有四個字：「我帶你去。」

※※※

「呂掌櫃就住在這巷子裏，左邊的第三家！」

老傢伙說完了這句話，就突然不省人事。

──第二天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身上穿著的是那位蕭大俠的衣服，袋子裏還有張五百兩的銀票。

蕭十一郎換上了夥計的衣裳，衝過去敲門。

敲門的時候，他已開始喘氣。

過了很久，裏面才傳出個憤怒的聲音，是個女人的聲音道：「外面是甚麼人在敲門？」

蕭十一郎故意要喘氣的聲音讓這女人聽見，大聲回答：「是我，我是店裏的老董，呂掌櫃出了事，要我趕快回來報個信。」

他算準了兩點。

呂掌櫃一定不會在家。

他家裏的人，絕不會完全認得牡丹樓的每個夥計。

這兩點只要有一點算錯，這計劃就吹了。

兩點都沒有算錯。

一個老媽子，這是個頭髮蓬亂的中年婦人，匆匆趕出來開了門。

「甚麼事？呂掌櫃出了甚麼事？」

蕭十一郎故意作出很緊張的樣子：「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事，那時我們已睡了，呂掌櫃突然從後門進來，要我們不要動，他自己卻鑽到桌子下去躲著。」

「就在那時候，後面又有兩個兇神惡煞般的人衝過來，一下子就找到了呂掌櫃．三個人打了幾招，呂掌櫃就被他們打倒，恰巧倒在我身上，偷偷的告訴我，要我回來告訴你，趕快找人去救他。」

那中年婦人當然就是呂掌櫃的妻子，已聽得臉都白了：「他叫我找誰去救他？到哪裏去救他？」

蕭十一郎搖搖頭：「我也不知道，他剛說了這兩句話，就被那兩個人架走了，現在我還得趕快去報衙門。」

他又算準了第三點。

呂家的人情急之下，還不會到牡丹樓去查證的。

多年的夫妻，做丈夫的若是在外面有不法的勾當，就算瞞著家裏，做妻子的多多少少想必知道一點，到了這個時候，絕不願去驚動官府。

呂掌櫃也是個很謹慎的人，平時很可能告訴他的妻子，自己若是萬一出了甚麼意外，就應該去找甚麼人。

現在蕭十一郎已發現，他至少這兩點也沒有算錯。

他剛說要去報官，那中年婦人竟然立刻阻止了他，故意作出鎮靜之色，沉著臉道：「這件事我知道了，我會有法子處理的，你用不著再多事，趕快回店裏去照顧要緊。」

「砰！」的一聲，她居然關起了門。

蕭十一郎只有走──當然不是真的走，也並沒有走遠。

他走了幾步，就飛身掠上了隔壁的屋脊。

只過了片刻，呂掌櫃的妻子就又開門走了出來，匆匆的走出了巷子。

她果然是去找人了。

她去找的人，會不會是軒轅三成？

蕭十一郎忽然發現自己的心也在跳，這是他唯一的線索，也是他唯一的希望。

※※※

呂太太奔出了巷子，又轉入另一條巷子，蕭十一郎跟過去時，她也正在敲門。

門後也有個女人的聲音問：「是誰呀，三更半夜的撞見了鬼嗎？」

「是我，你妹夫出了事，你快來開門。」

這家人原來是牛掌櫃的，做丈夫的出了事，妻子當然要先來找大舅子。

又一個中年婦人匆匆出來開門：「出了甚麼事，我那死鬼也不在，怎麼辦呢？」

牛掌櫃當然也不會在家的，這點蕭十一郎也沒有算錯。

兩個女人，嘀嘀咕咕的商量了一陣，就急著要人備馬，登車。

她們顯然已決定了，要去找一個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能去找的人。

馬車急行，走的路竟是出城的路。

現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四下無人，蕭十一郎蝙蝠似的掠過去，掛在車廂後。

車廂裏兩個女人居然都沒有說話。

丈夫出了事，最多話的女人也不會有心情說話的。

但蕭十一郎卻忽然聽到一種聲音，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吃東西的聲音。

蘇州的女人都喜歡吃甜食，車窗是關著的，蕭十一郎悄悄從車窗旁的空隙看進去，這兩個女人竟在吃芝麻糖？

若連說話的心情都沒有，怎麼會有心情吃芝麻糖？

蕭十一郎的手突又冰冷。

就在這一瞬間，他又想起了幾件不合理的事。

三更半夜，外面有人忽然敲門，應門的怎麼會是這家人的主婦？

以他們的身份，家裏當然有童僕的，那些男傭人都到哪裏去了？

一個中年婦人，怎麼會在自己的小姨子面前，叫自己的丈夫「死鬼」？

在這種情況下去找人，她們身上怎麼還會帶著芝麻糖？

蕭十一郎忽然發現，自己剛才以為算準了的那五六點，每一點都算得大錯特錯，竟沒有一點是真正算準了的。

她們現在目的，顯然是調虎離山之計，故意要將他引出城去。

也許她們早就知道他是甚麼人。

既然如此，軒轅三成想必一定還在城裏，在一個蕭十一郎從不會算到的地方。

軒轅三成顯然很懂得人類心理的弱點。

蕭十一郎凌空翻身，以最快的速度趕了回去，回到呂掌櫃的屋子。

屋子裏居然還有燈光，也還有人聲。

「掌櫃的也不知出了甚麼事，只盼菩薩保佑他平安回來。」

蕭十一郎的心又沉了下去。

難道他又算錯了？

這時屋子裏又有個老太婆的聲調：「大娘出城去找人，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難道她們真的是出城找人的？

蕭十一郎正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幾個耳光的時候，心裏忽然又掠過了一道靈光。

呂大娘她們，是從隔壁一條巷子上車走的，臨走時也沒有說要到哪裏去，這兩個老媽子，怎能知道她要出城？

莫非這又是疑兵之計，準備萬一又有人來時，說給他聽的？

軒轅三成本就是個十分謹慎的人。

廚房裏居然也有燈光亮著，這種時候，當然不會有人去做飯的。

這種人家，一定知道小心火燭，半夜裏怎麼會還在廚房裏點著盞燈？

蕭十一郎衝過去。

廚房裏只有燈，沒有人。

屋角裏堆著一大堆新劈的木柴，可是從灶洞裏掏出來的，卻是煤炭。

既然燒的是煤，堆這麼多木柴幹甚麼？

蕭十一郎長長吐了口氣，他知道自己總算找到自己要找的地方了。

※※※

柴堆下果然是條地道的入口。

掀起塊石板，走下石階，地道中有兩個門，一個是開著的。

右面的一扇檜木門，很厚，很堅實，從裏面緊緊的關著。

蕭十一郎抽刀，劈門，一腳踢開，就看見了軒轅三成。

世上絕沒有任何人看見過軒轅三成如此吃驚。

他吃驚的看著蕭十一郎，怔了很久，才長長吐出口氣：「你畢竟還是找來了。」

地室中的佈置居然很華麗，還有張很大，很舒適，鋪著繡花被的床。

風四娘就昏在被裏，死灰色的臉上，已有了紅暈。

蕭十一郎也長長吐出口氣道：「你想不到？」

軒轅三成忽然間已鎮定下來，微笑道：「我實在想不到，因為你本不該來的。」

蕭十一郎道：「哦！」

軒轅三成道：「你已答應過我，絕不反悔，也絕不跟蹤。」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既然沒有反悔，也沒有跟蹤，我是為了另一件事來的。」

軒轅三成道：「甚麼事？」

蕭十一郎道：「我要來殺了你！」

他的回答很乾脆。

他的手裏還握著刀。

軒轅三成從他的眼睛，看到他的刀。

他忽然發現自己整個人都在這雙眼睛和這柄刀的光芒籠罩下。

蕭十一郎冷冷地道：「這次你最好也不必再用風四娘來要脅我，因為只要你的手指動一動，我就要出手。」

軒轅三成笑道：「現在她已是我的人，我怎麼會用她來要脅你？」

蕭十一郎道：「你若死了後，她就不再是你的。」

軒轅三成點點頭，這道理他當然明白：「既然如此，你為何還不殺了我？是不是還想要我將冰冰姑娘的下落告訴你？」

蕭十一郎道：「不錯。」

軒轅三成又笑了笑，道：「我既然反正已要死了，為甚麼還要將冰冰的下落告訴你？」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我第一眼看見你，就知道你是個很難對付的人，我果然沒有看錯。」

軒轅三成道：「但我卻是個生意人，只要跟我談交易，就不難了。」

蕭十一郎道：「你要我放了你，你才肯將冰冰的下落告訴我？」

軒轅三成道：「這交易你並不吃虧，你自己也說過，殺人對自己更沒有好處。」

蕭十一郎道：「我怎知你說的是真話？」

軒轅三成道：「生意人最大的本錢，就是『信用』兩個字，我若不守信，誰肯跟我談交易？」這並不是謊話。

蕭十一郎也本來就沒有真的要殺他：「好，這交易做成了。」

軒轅三成笑道：「你看，跟我談交易，是不是一點也不難？」

蕭十一郎道：「冰冰在哪裏？」

軒轅三成道：「我已將她賣給別人了。」

蕭十一郎面色變了。

軒轅三成道：「我是個生意人，生意人當然要做生意，何況我早已看出她中毒極深，若是留著她，豈非還要替她收屍？」

蕭十一郎厲聲道：「你將她賣給了誰？」

軒轅三成道：「你先走到這裏來，讓我站到門口去，我就告訴你。」

蕭十一郎只好忍住怒氣，他當然也沒有甚麼別的選擇餘地。

軒轅三成走到門口，才緩緩道：「我已將她賣給了花如玉。」

蕭十一郎動容道：「花如玉的人在哪裏？」

軒轅三成道：「不知道，但我卻知道他也是個生意人，他絕不會將自己高價買回去的貨色，拿來自己用的，所以只要你出的價錢對，說不定還可以將冰冰原封不動的買回來。」

蕭十一郎沉住氣：「我連他的人在哪裏都不知道，到哪裏去找？」

軒轅三成道：「你放心，我保證他一定會給你個機會的，因為他也知道你是個買主。」他已走出門，突然回頭笑了笑，道：「還有件事，我也要告訴你。」

「甚麼事？」

軒轅三成笑得很神秘，忽然道：「你現在雖然已將風四娘搶了回去，可是你也一定會後悔的。」

蕭十一郎掀起了被，又立刻放下，用這絲棉被裹起風四娘，以最快的速度衝出去。

他生怕軒轅三成將地道的出路封死。

但軒轅三成卻好像根本沒有這意思，因為他也知道這樣做根本沒有用的。

所以蕭十一郎更不懂。

他實在想不到自己會有甚麼好後悔的。

棉被下的風四娘，就像是個剛生出來的嬰兒赤裸著。

直到現在，她還沒有醒。

蕭十一郎既不願回到自己那地方去，也不願回連雲樓。

這些地方都不安全。

事實上，無論誰帶著個用棉被裹著的赤裸女人，都很少有地方可以去。

現在東方已微現曙色，他當然也不可能帶著風四娘滿街走。

所以他只有選擇這地方。

※※※

這裏是個很偏僻的小客棧，窄小陰暗的屋子，小窗上糊著的紙也已發黃。

蕭十一郎坐在床上，看著風四娘，只覺眼皮越來越重。

這一夜實在過得很長而艱苦，他幾乎很少有機會喘口氣。

他的酒力也在退。

這正是一個人最容易覺得疲倦的時候。

屋子裏偏偏只有一張床，一張很小的板凳，他既不能站著睡，又不能將風四娘一個人留在屋裏。

忽然覺得一陣不可抗拒的睡意湧上來，他這一生從來也沒有這麼樣疲倦過。

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忽然變得如此虛弱。

是不是因為他腿上的傷口失血太多？還是因為自己傷口的毒並沒有完全消除？

他已無法仔細去想。

他已倒了下來，倒在床上。

幸好風四娘是個很豪爽的女人，又是老朋友，就算醒了，也不會在意的。

何況她根本還沒有醒。

蕭十一郎一閉上眼睛，居然立刻就睡著了，迷迷糊糊中，他彷彿聽見風四娘在呻吟。

一種很奇怪的呻吟。

只可惜他已聽得不太清楚。

他本來已覺得風四娘的臉色紅得很奇怪，只可惜他也沒有看仔細。

一陣無比安詳甜蜜的黑暗，只像是情人的懷抱般，擁抱住他。

然後他彷彿又覺得很冷。

就在他開始覺得冷的時候，忽然又像是有團火燄般撲入他懷裏。

一團溫暖，光滑，灼熱，但是卻絕不會燒傷人的火燄。

他勉強張開眼睛，就看見了風四娘的眼睛。

※※※

風四娘的眼睛裏，彷彿也有火燄在燃燒著。

她整個人都在緊緊的擁抱著他，整個人都在緊張得發抖。

一種誰也無法形容的顫抖。

她光滑赤裸的胴體，熱得就像是一團火。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身子也已幾乎赤裸。

風四娘夢囈般呻吟著，求他，要他，喃喃的敘說著她的心事。

這些話，都是她從來也沒有說過，從來也不敢說的。

她莫非醉了？

那不是醉，卻遠比醉更可怕。

她竟像已完全失去理智，她的需要強烈得令人無法想像。

她的胴體仍然像少女般光滑堅實，可是她的動作卻像是已變成個蕩婦。

──軒轅三成給她的解藥裏，莫非另外還有解藥，已挑起了她壓制多年的欲望？

──軒轅三成當然絕沒有想到蕭十一郎居然能去救她。

──這一切，本是軒轅三成為自己安排的，可是造化卻作弄了他一次。

──造化也作弄了風四娘和蕭十一郎。

他們本來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的，但現在卻偏偏發生了。

醉人的呻吟，醉人的傾訴，醉人的擁抱……

蕭十一郎能不醉。

他沒有推拒。

他不能推拒，不忍推拒，甚至也有些不願拒絕。

這火一般的熱情，也同樣燃燒了他。

這莫非是夢？

就當它是夢又何妨！

陰暗的斗室，寂寞的心靈，就算偶爾做一次夢又何妨？

只可惜無論多甜蜜的夢，總有醒的時候。

※※※

蕭十一郎醒了！徹底醒了。

斗室中卻只有他一個人。

昨夜那難道真的是夢？但床上為甚麼還留著那醉人的甜香？

蕭十一郎呼吸到枕上的甜香，心裏忽然湧出種說不出的滋味。

直到現在，他不完全瞭解風四娘。

他竟是風四娘的第一個男人，難道風四娘一直都在等著他？

明明不可能發生的事，為甚麼會突然發生了？

「……你若帶她走，你一定也會後悔的……」

軒轅三成的話，似乎又在他耳邊響起，他現在才真正明白了這句話的意思。

他是不是已在後悔？

一個像風四娘這樣的女人，為了他，犧牲了幸福，辜負了青春，到最後，還是將所有的一切，全都交給了他。

他還有甚麼值得後悔的？

可是他又想起了沈璧君，想起了冰冰，她們豈非也一樣為他犧牲了一切？

難道他能拋開她們，忘記她們，和風四娘廝守這一生？

難道他能就這樣拋開風四娘？

蕭十一郎的心在絞痛。

他又遇著了件他自己絕對無法解決的事。

現在風四娘的人到哪裏去了？

難道她已無顏再見他，竟悄悄的走了？

就算她已真的走了，他還是一樣不能這樣拋棄她的。

這件事既然已經發生，就必將永遠存在。

這問題既然存在，就必需解決。

蕭十一郎已下了決心，這一次絕不能逃避。

就在這時，門忽然被推開，一樣東西從外面飛了進來。

是一包衣服。

從裏面的內衫，到外面的衣褲，甚至連襪子，靴子都有。

都是嶄新的，質料也很好。

蕭十一郎這時才發現，他穿來的那套從老夥計身上換來的衣服，已不見了──當然已被風四娘穿了出去。

一包衣服當然不會自己飛進來，門外面當然還有個人。

蕭十一郎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了這套衣服，風四娘就走了進來。

她身上也換了套嶄新的衣服，顏色鮮豔，她的人也是容光煥發，春風滿面，看來就像是個新娘子。

新娘子！

蕭十一郎的心已開始在跳，只覺得坐著也不對，站起來也不對。

他本是個很灑脫的人，現在竟忽然變得手足無措，竟不知該用甚麼樣的態度來對待她。

但風四娘根本還是老樣子，將手裏提著的七八個大包小包往床上一扔，微笑著道：「難怪女人都喜歡買東西，我現在才發覺，買東西實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管你買的東西有沒有用，但在買的時候，就已經是種享受了。」

蕭十一郎點點頭。

花錢本身就是享受，這種道理他當然明白。

風四娘道：「你猜我買了些甚麼東西，猜得出便算你有本事。」

蕭十一郎搖搖頭，他猜不出。

風四娘笑道：「我買了一面配著雕花木架的鏡子，買了個沉香木的梳妝匣，又買了兩個無錫泥娃娃，一個老太婆用的青銅暖爐，一根老頭子用的翡翠煙袋，還買了三四幅湘繡，一頂貂皮帽子。」

她嘆了口氣，微笑道：「其實我也知道這些東西連一點用都沒有，可是我看見了，還是忍不住要買，我喜歡看那些夥計拍我馬屁的樣子。」

蕭十一郎只有聽著。

風四娘忽然抬起頭，瞪著他，道：「你幾時變成個啞巴？」

蕭十一郎道：「我……我沒有。」

風四娘「噗哧」一笑，道：「原來你還沒有變成啞巴，卻有點像是已變成了個呆子。」

她對蕭十一郎，完全還是以前的老樣子，竟連一點都沒有變。

昨天晚上的事，她竟連一個字都不提。

蕭十一郎忍不住道：「你……」

風四娘彷彿已猜出他想說甚麼，立刻打斷了他的話，瞪眼道：「我怎麼樣，你難道想說我也是呆子？你不怕腦袋被我打個洞？」

看她的樣子，竟好像昨天晚上根本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她還是以前的風四娘。

她看蕭十一郎，也還是以前的蕭十一郎。

昨夜的溫馨和纏綿，對她說來，只不過是個夢。

她似已決心永遠不再提起這件事。

因為她太瞭解蕭十一郎，也太瞭解自己，她不願讓彼此都增加煩惱和痛苦。

蕭十一郎看著她，心裏忽然湧起種說不出的感激。

就算他也能忘記這件事，這份感激卻是永遠也忘不了的。

風四娘已轉過身，推開了窗子。

她彷彿不能讓蕭十一郎看見她此時臉上的表情，也不願讓任何人知道她此時的心情。

她寧願將這種感情收藏起來，藏在她心裏最深處，就像是個守財奴收藏他最珍貴的寶物一樣，只有等到夜深人靜時，她也許才會拿出來獨自消受。

那無論是痛苦也好，是甜蜜也好，是悲傷也好，是欣慰也好，都只有她自己一個人知道。

等她轉過身來時，她的眼睛裏又發出了光，臉上又露出了她那種獨特的微笑，瞪著蕭十一郎道：「你難道還想在這豬窩裏住下去？」

蕭十一郎也笑了：「我不想，我就算是個呆子，至少總不是隻豬。」

風四娘道：「那麼我們現在為甚麼還不走？」

蕭十一郎看著床上的大包小包，道：「這些東西你不要了？」

風四娘淡淡道：「我說過，我買東西的時候，已經覺得很愉快，我付出的代價早已收了回來，還要這些東西幹甚麼？」

※※※

外面夕陽燦爛，正是黃昏。

蕭十一郎迎著初秋的晚風，深深吸了口氣，道：「現在我們到哪裏去？」

風四娘道：「先去吃飯，再去找人。」

蕭十一郎道：「找誰？」

風四娘道：「當然是找沈璧君，你難道已忘了？」

蕭十一郎當然沒有忘，可是──

「你還想陪我去找？」

風四娘又瞪起了眼，大聲道：「我甚麼不想陪你去找？我既然已答應過你，為甚麼要放棄主意？難道你以為我是個說話不算數的人？」

蕭十一郎看著她，笑了。

一種真正從心底發出來的笑。

但卻並不完全是愉快的笑，除了愉快外，還帶著些感激，帶著些瞭解，甚至是帶著一點點辛酸。他甚麼話都不再說。

※※※

你若是蕭十一郎，你若遇見了個像風四娘這樣的女人，你還能說甚麼？

大亨樓。

蕭十一郎居然又上了大亨樓。

樓上樓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夥計們，每個人都瞪大了眼睛，吃驚的看著他。

吃驚雖然吃驚，但馬屁卻拍得更周到。

尤其是那個剛泡了個熱水澡，掙扎著爬起來的老夥計，簡直就好像恨不得要將他當做自己的老祖宗一樣。

風四娘的心裏卻有點七上八下的，一坐下來，就忍不住悄悄的問：「你為甚麼還要到大亨樓來？」

蕭十一郎笑了笑，道：「因為我是個大亨，而且是大亨中的大亨。」

風四娘說話的聲音更低：「你知不知那些東西，我是用甚麼買的？」

蕭十一郎道：「用我內衣上那幾粒漢玉扣子。」

風四娘道：「可是現在我身上竟連一兩銀子都沒有了。」

蕭十一郎道：「我知道。」

風四娘道：「你在這裏能掛賬？」

蕭十一郎道：「不能。」

風四娘苦笑道：「我這人甚麼事都做過了，可是要我吃霸王飯，吃過了抹抹嘴就走，我還是有點不好意思的。」

蕭十一郎道：「我也一樣不好意思。」

風四娘道：「那麼我們吃不吃？」

蕭十一郎道：「吃。」

風四娘道：「吃過了呢？」

蕭十一郎道：「吃過了當然要付錢的。」

風四娘道：「錢呢？」

蕭十一郎道：「錢自然有人會送來。」

風四娘道：「誰會送來？」

蕭十一郎道：「不知道。」

風四娘幾乎忍不住要叫了起來：「你不知道？連自己也不知道？」

蕭十一郎道：「嗯。」

風四娘道：「難道天上會突然掉下個大元寶來？」

蕭十一郎笑道：「天上掉下的元寶，我還要彎腰去撿，那豈非太麻煩了。」

風四娘也在吃驚的看著他：「難道世上還有比這更容易到手的錢？」

蕭十一郎道：「有。」

風四娘嘆了口氣，說道：「我看你一定是沒有睡醒……」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有個矮矮胖胖，圓臉上留著小鬍子，穿著件紫緞長衫的中年人，規規矩矩的走過來，恭恭敬敬的向蕭十一郎長身一揖，賠著笑道：「閣下就是蕭十一郎蕭大爺？」

蕭十一郎淡淡道：「你明明知道是我，為甚麼還要多問？」

這人賠笑道：「因為賬上的數目太大，所以在下不能不特別小心些。」

蕭十一郎道：「你昨天是不是已來過了？」

這人點點頭，道：「前幾天就有人來通知小號，說蕭大爺這兩天可能要用銀子，叫我來這裏等著。」

蕭十一郎道：「你是哪家字號的？」

這人道：「在下閻實，是利通號的，請蕭大爺多關照。」

蕭十一郎道：「我在你那邊的賬目怎麼樣？」

閻實道：「自從去年的二月底開始，蕭大爺一共在敝號存進了六筆銀子，連本帶利，一共是六十六萬三千六百兩。」

他已從懷裏取出個帳單，雙手捧過來：「詳細的賬目都在這上面，請蕭大爺過目。」

蕭十一郎道：「賬目倒不必看了，只不過這兩天我倒的確要用些銀子。」

閻實道：「敝號早已替大爺準備好了，卻不知蕭大爺是要提現，還是要敝號開的銀票？」

蕭十一郎道：「銀票就行，你們出的票子，信用一向很好。」

閻實賠笑道：「多承蕭大爺照顧，敝號別的地方的分店，也都說蕭大爺是敝號開業一百多年來，最好的一位主顧。」

他知道男人都喜歡在女人面前擺擺排場的，所以又向風四娘解釋著道：「蕭大爺叫人存銀子進來的時候連存摺都不要，利息也算得最少，這樣好的主顧在下做這行買賣做了三十年，還沒有見過第二個。」

風四娘淡淡道：「他本來就是個大亨，大亨中的大亨。」

閻實道：「那倒真的一點也不錯。」

他又問：「卻不知蕭大爺這次要用多少？」

蕭十一郎道：「你給我開五百兩一張的銀票，開兩百張。」

閻實道：「那正好是十萬兩。」

蕭十一郎道：「另外我還要五萬兩一張的，要十張。」

閻實長長吸了口氣，信口道：「敝號的銀票，就等於是現錢一樣，到處都可以兌現的，蕭大爺身上帶這麼多銀子，會不會不方便？」

蕭十一郎淡淡道：「你用不著替我擔心，反正我很快就會花光的。」

閻實倒抽了口涼氣，世上竟有這種豪客，他非但沒見過，連做夢都想不到。

誰知他做夢想不到的事還在後頭。

蕭十一郎又道：「剩下那六萬多兩零頭，也不必記在賬上了，就全都送給你吧。」

六萬多兩銀子，普通人家已是夠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了，他居然當做零頭，隨隨便便的就是當小賬一樣送給了人。

閻實的手已在發抖，連心都快跳出腔子來，趕緊彎下腰，道：「小人這就去替大爺開銀票，立刻就送過來。」

他不但稱呼已改變，腰也已快彎到地上，一步一步往後退，退到樓梯口，差點從樓上滾了下去。

蕭十一郎笑道：「你看，這些銀子是不是比天上掉下來的還方便？」

風四娘瞪著他，忽然道：「有句話我一直沒有問你，因為我不想讓你把我看成個財迷，但現在我卻要問問了。」

蕭十一郎道：「你問吧？」

風四娘道：「你找到的那三處寶藏，究竟一共有多少？」

蕭十一郎眨了眨眼，道：「甚麼寶藏？」

風四娘又忍不住要叫了起來：「你不知道是甚麼寶藏？」

蕭十一郎笑道：「除了做夢的時候外，我連寶藏的影子都沒有看見過。」

風四娘怔住：「你沒有找到寶藏？」

蕭十一郎道：「沒有。」

除了神話和夢境外，這世上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寶藏，還是個很大的疑問。

風四娘道：「你那些銀子是偷來的？」

蕭十一郎道：「不是。」

風四娘道：「是搶來的？」

蕭十一郎道：「不是。」

其實風四娘自己也知道，就算真的要去偷去搶，也搶不到那麼多。

她忍不住又問：「那麼你這些銀子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蕭十一郎道：「不知道。」

這次風四娘真的忍不住叫了起來：「你不知道？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蕭十一郎嘆道：「我非但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時甚至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這是真的。」

風四娘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她忽然閉上嘴，臉色已變了。

因為她突然看見了個人走上樓來，能夠讓風四娘臉色改變的人，這世上還沒有幾個。

事實上，能令風四娘一看見就臉色改變，連話都說不出的人，這世上根本就沒有第二個，只有一個。無論天上地下，都只有一個，這個人現在非但已走上了樓，而且已向他們走了過來。

風四娘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看來竟似恨不得鑽到桌子底下去。

甚至連蕭十一郎的臉色都已有點變了，也變得一陣白，一陣紅，他好像也很怕看見這個人，尤其是跟風四娘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人究竟是誰？

# 第十五回 債主出現

這個人四四方方的臉，穿著件乾乾淨淨的青布衣服，整個人看來就像是塊剛出爐的硬麵餅。

楊開泰！這個人赫然竟是楊開泰。

楊開泰走起路來，還是規規矩矩的，目不斜視，好像並沒有看見風四娘和蕭十一郎。

但他卻偏偏筆直的向他們走了過來，而且一直走到蕭十一郎面前。

風四娘整個人都已僵住，已連話都說不出。

她一向獨來獨往，我行我素，別人對她是甚麼看法，她根本不在乎。

可是對這個人，她心裏實在覺得有些慚愧和歉疚。

她看見這個人，就好像一個想賴賬的人，忽然看見了債主一樣。

因為她的確欠這個人的債，而且是筆永遠也還不了的債。

但楊開泰卻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好像根本已忘了這世上還有她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蕭十一郎已站起來，勉強笑了笑，道：「請坐。」

楊開泰沒有坐，蕭十一郎也只好陪他站著。

他忽然發覺楊開泰這張四四方方，誠誠懇懇的臉，已變得很蒼老，很憔悴。

──現在他就算還是張硬麵餅，也已經不是剛出爐的了。

──這兩年的日子，對他來說，一定很不好過。

蕭十一郎的心裏也很不好受，尤其是在經過昨夜晚上那件事之後。

他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是個骯髒而卑鄙的小偷，也只有在面對著這個人時，他心裏才會有這種感覺。

楊開泰也在看著他，那眼色也正像是在看著個小偷一樣，忽然問：「閣下就是蕭十一郎蕭大爺？」

他當然認得蕭十一郎，而且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但他卻偏偏故意裝作不認得。

蕭十一郎只好點點頭。

他瞭解楊開泰為甚麼要這樣做，他瞭解楊開泰的心情。

楊開泰板著臉道：「在下姓楊，是特地來送銀票給蕭大爺的。」

他居然從身上拿出了一疊嶄新的銀票，雙手捧了過來：「這裏有兩百張五百兩的，十張五萬兩的，一共是六十萬兩，請蕭大爺點一點。」

蕭十一郎當然不會真的去點，甚至根本不好意思伸手接下來，只有在嘴裏喃喃的說道：「不必點了，不會錯了。」

楊開泰卻沉著臉道：「這是筆大數目，蕭大爺你一定要點一點，非點一點不可。」

他不但很堅持，而且似已下了決心。

蕭十一郎只有苦笑著，接過來隨便點了點，他實在不想跟這個人發生一點衝突。

楊開泰道：「有沒有錯？」

蕭十一郎立刻搖頭：「沒有。」

楊開泰道：「提出這一筆後，你在利源利通兩家錢莊，存的銀子還有一百七十二萬兩。」

他拿出個賬簿，又拿出疊銀票：「這是清單，這是銀票，請你拿走。」

蕭十一郎道：「我並不想全都提出來。」

楊開泰板著臉，道：「你不想，我想。」

蕭十一郎道：「你？」

楊開泰冷冷道：「這兩家錢莊都是我的，從今以後，我不想跟你這種人有任何來往。」

蕭十一郎僵住。

他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話可說，楊開泰現在若是要走，他已不準備再挽留。

可是楊開泰並沒有準備要走，他還是板著臉，瞪著他，忽然冷笑道：「自從你和逍遙侯那一戰之後，有很多人都已認為你是當今天下的第一高手。」

蕭十一郎勉強笑了笑，道：「我自己從來也沒有這麼樣想過。」

楊開泰道：「我想過，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你的對手了。」

他硬梆梆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慢慢的接著道：「我早就知道，無論甚麼事，我都不是你的對手。」

這句話裏彷彿有根針，不但刺傷了蕭十一郎，刺傷了風四娘，也刺傷了他自己。

風四娘咬著嘴唇，忽然捧起了酒壺，對著嘴喝了下去。

楊開泰卻還是連眼角都不看她，冷冷道：「據說你昨天在這裏，出手三招，就擊敗了伯仲雙俠，這樣的威風，天下更沒有人能比得上，我楊開泰若是要找你一較高下，別人一定會笑我自不量力。」

他的雙拳緊握，一字字接著道：「只可惜我本就是個自不量力的人，所以我……」

──所以我才會愛上風四娘。

這句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蕭十一郎和風四娘卻都已明白他的意思。

蕭十一郎苦笑道：「你……」

楊開泰不讓他開口，搶著又道：「所以我今天來，除了要跟你結清賬目之外，就是要來領教你天下無雙的武功。」

他說話雖然很慢，但每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

他本來一著急就會變得口吃的。

今天他並不著急，他顯然早已下了決心，決心要和蕭十一郎結清所有的賬。

蕭十一郎瞭解這種心情，可是他心裏卻更難受。

楊開泰道：「我們是出去，還是就在這裏動手？」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我既不出去，也不在這裏動手。」

楊開泰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蕭十一郎苦笑道：「我的意思就是，我根本不能跟你動手。」

他實在不能跟這個人動手，因為他既不能勝，也不能敗。

蕭十一郎現在已絕不能敗。

他知道楊開泰積怒之下，出手絕不會輕易，只要他傷在楊開泰手下，立刻就會有人來要他的命。

他現在絕不能死。

他還有很多事非去做不可。

楊開泰瞪著他，臉已漲紅道：「你不能跟我動手？因為我不配？」

蕭十一郎道：「我不是這意思。」

楊開泰道：「不管你是甚麼意思，我現在就出手，你若不還手，我就殺了你。」

他本是很寬厚的人，本不會做出逼人太甚的事。

可是他現在卻已將蕭十一郎逼得無路可走。

風四娘的臉也已漲紅了。

她本就已忍耐不住，剛才喝下去的酒，使得她更忍耐不住，突然一下子跳了起來，叫道：「楊開泰，我問你，你這究竟算是甚麼意思？」

楊開泰根本不理她，臉卻已發白。

風四娘道：「你難道以為他是真的怕你？就算他怕了你，你也不能欺人太甚。」

楊開泰還是不理她。

風四娘道：「你一定要殺他？好，那麼你就先殺了我吧。」

楊開泰本已漸漸發白的臉，一下子又漲得通紅。

他也實在忍不住，大聲道：「他……他……他是你的甚麼人？你要替他死？」

風四娘冷笑道：「無論他是我的甚麼人，你都管不著。」

楊開泰道：「我……我……我管不著？誰……誰管得著？」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他額上已暴出了青筋。

他是真的氣急了，急得又已經話都說不出。

風四娘更氣，氣得連眼淚都快流了出來。

這是為了甚麼？為了誰？

他們本該是一對令人羨慕的夫妻，就像是連城璧和沈璧君一樣。

可是現在……

蕭十一郎不忍再看下去，也不忍再聽下去，他現在已只有一條路走。

「好，我們出去。」

※※※

夜已臨，街道兩旁的店舖都已亮起了輝煌的燈火。

蕭十一郎慢慢的走下樓，慢慢的走上街心。

他的腳步沉重，心情更沉重，他不怪楊開泰。

這並不是楊開泰在逼他，楊開泰也同樣是被逼著走上這條路的。

一種可怕的壓力，將他們每個人都逼得非走上這條路不可。

這種可怕壓力，卻正是從他們自己心裏生出來的。

這究竟是愛？還是恨？是悲哀？還是憤怒？

蕭十一郎沒有再想下去，他知道無論怎麼想，都想不出個結果來的。

他已走到街心，停下。

他忽然發現所有的聲音和動作，都似已隨著他的腳步停頓。

楊開泰也已走出了牡丹樓的門。

街道上一片死寂。

所有的人全已遠遠避開，瞪大了眼睛，看著他們，一個個看來都像是呆子。

但蕭十一郎卻知道，真正的呆子並不是這些人，而是他們自己。

酒樓上突然傳來一陣砸東西的聲音，好像將所有的杯盤碗盞都已砸得稀爛。

東西砸完了之後，接著就是一陣痛哭聲，哭得就像是個孩子。

風四娘本就一向是個要笑就笑，要哭就哭的人。

她沒有下來。

她不忍看，卻又偏偏沒法子阻止他們。

楊開泰緊緊握著拳，一張方方正正的臉，似已因痛苦而扭曲。

蕭十一郎忍不住長長嘆息，道：「你……你這又是何苦？」

楊開泰瞪著他，突然吼道：「你為甚麼不問問你自己。」

這句話還沒說完，他已衝過來，攻出了三招。

他的出手並不快，也不好看。

可是他每一招都是全心全意使出來，就像他走路一樣，每一步都腳踏實地。

蕭十一郎已下定決心，這一戰既不能敗，也不能勝。

他只想打到楊開泰不能再打時，就立刻停止。

可是楊開泰一出手，他就已發覺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楊開泰的心雖已亂了，招式卻沒有亂。

他的出手雖然不好看，但每一招都很有效、他的招式變化雖不快，但是招沉力猛，真力充沛，一種強勁的勁力，已足夠彌補他招式變化間的空隙。

蕭十一郎從來也沒有見過武功練得如此紮實的人。

二十招過後，他的勁力更已完全發揮，只要一腳踏下，青石板的街道上立刻就被他踏出個腳印。

腳印並不多。

因為他的出手每一招都中規中矩，連每一步踏出的方位也都很少改變。

腳步雖不多，腳印卻已越來越深。

街道兩旁的招牌，也已被他的掌力，震得吱吱作響，不停的搖晃。

蕭十一郎額上已沁出了冷汗。

他若要以奇詭的招式變化，擊敗這個人並不難，因為楊開泰的出手畢竟太呆板。

可是他不能勝。

楊開泰一拳接著一拳，著著實實的打過來，他只有招架、閃避。

他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是個正在被鐵錘不停敲打著的釘子。

釘子雖尖銳，但遲早總會被打下去的。

最可怕的是，他的腿突然又開始漸漸麻木，動作也已漸漸遲鈍。

平時他與人交手，戰無不勝，只因為他總有一股必勝的信心，總有一股別人沒有的勁。

可是現在他沒有這股勁，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要戰勝。

他也不願敗。

但是他卻忘了，高手相爭，不勝，就只有敗。

勝與負之間，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現在他就算再想戰勝．也已來不及了。

楊開泰的武功、勁力、自信心，都已打到了巔峰，已將他所有的潛力全都打了出來。

他已打出了那股必勝的信心。

他已有了必勝的條件。

連他自己都從沒有想到自己的武功能達這種境界。

以他現在這種情況，世上能擊敗他的人已不多。

蕭十一郎知道自己必敗無疑。

他的確就像是根釘子，已被打入了土裏，他的武功已發揮不出。

何況，他的傷勢又已發作。

但真正致命的，卻還是他自己這種想法。

他開始有了這種想法時，就已真的必敗無疑。

失敗是甚麼滋味？

蕭十一郎從來也沒有真正去想過。

因為他生平與人交手，大小數百戰，從來也沒有敗過一次。

現在他卻已經開始想了。

這種想法本身就是種致命的毒素，腐蝕了他所有的力量和自信。

突然楊開泰左足前踏，正踏在原來一個腳印上，擊出的卻是右拳，一著「黑虎掏心」直擊蕭十一郎胸膛。

這一著「黑虎掏心」，本是普普通通的招式，他規規矩矩的使出來，半點花招也沒有，但是這一著勁力之強，威力之猛，放眼天下的武林高手，已沒有第二個人能同樣使得出來。

就算蕭十一郎自己使出這一招來，也絕不可能有這種驚人的威力。

他想到這點，已幾乎沒有信心去招架閃避。

就在這時，半空中忽然有條長鞭捲來，捲住了楊開泰的左腿。

無論誰也沒有看見過這麼長的鞭子，更沒有看見過這麼靈活的鞭子。

一個頭戴珠冠，面貌嚴肅的獨臂人，雙腿已齊膝而斷，卻站在一條赤膊大漢的頭頂上，遠在一丈外，就揮出了長鞭。

他的鞭梢一捲，反手一抖，厲叱道：「倒下。」

楊開泰並沒有倒下。

他拳上的力量，竟在這一剎那間，突然收回，深入了腳底。

本來只有半寸深的腳印，立刻陷落。

這堅硬的石板在他腳底，竟似已變得柔軟如泥，他整隻腳都已陷落下去，沒及足踝。

人上人額上青筋忽然凸起，獨臂上肌肉如栗，長鞭扯得筆直。

但楊開泰卻還是動也不動的站著，就像是已變成了根撼不動的石柱。

人上人長鞭收回，鞭梢反捲。

誰知楊開泰已閃電般出手，抓住了他的鞭梢，突然大喝一聲，用力一抖。

人上人的身子立刻被震飛了起來，眼看就要重重的摔在地上，突又凌空翻身，車輪般翻了三個跟斗，又平平穩穩的落在大漢頭頂。

可是他的長鞭已撒了手。

楊開泰已將這條鞭子扯成了五截，隨手拋在地上，板著臉道：「我本該殺了你的。」

人上人冷笑道：「你為何不出手？」

楊開泰道：「我生平從未向殘廢出手。」

突然對面屋簷上有人在嘆息：「這人果然不愧是個君子，只可惜皮太厚了些。」

楊開泰霍然抬頭：「甚麼人？」

一個獨眼跛足的老人，背負著雙手，站在屋簷上，悠然道：「我這人既不是君子，又是個殘廢，只不過若有人故意手下留情放過了我，我就絕不會再有臉跟他死纏爛打的。」

楊開泰臉色已發青：「你說的是誰？」

「我說的就是你。」這老人當然就是軒轅三缺：「你剛才使到第十七招時，蕭十一郎本來已可將你擊倒三次，你難道真的一點也看不出？」

楊開泰鐵青的臉又漲紅。

一開始出手時，他的招式變化間，的確很生硬，的確露出這三次破綻。

他自己並不是不知道。

他既然知道，就絕不否認。

無論楊開泰是呆子也好，是君子也好，他至少不是個小人。

屋簷下的人叢裏，卻有個青衣人施施然走了出來，悠然道：「這種事你本不該怪楊老闆的，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

軒轅三成也出現了。

他微笑著，又道：「楊老闆是個生意人，生意人講究的本是心黑皮厚，否則楊家又怎麼能富甲關中？他那些錢是怎麼來的？」

楊開泰瞪著他，臉漲得通紅，想說話，卻連一個字都說不出。

軒轅三成笑道：「我就絕不會怪你，我也是個生意人，莫說他只放過了你三次，就算放過你三十次你也一樣可以打死他的。」

楊開泰突然跺了跺腳，扭頭就走。

他就算有話也說不出，何況他已無話可說。

君子若是遇見了小人，還有甚麼話好說的？

軒轅三成已轉過身，看著蕭十一郎，微笑道：「你用不著感激我們，就算我們不來救你，他也未必真能打得死你。」

蕭十一郎並不能算是君子，更不是呆子。

他當然明白軒轅三成的意思，只不過懶得說出來而已。

他忽然發現花如玉說的至少有一句不是謊話：「你放了軒轅三成，總有一天要後悔的。」

軒轅三成忽然大聲道：「各位父老兄弟，都看清了麼？這位就是天下聞名的大英雄，舉世無雙的大豪傑蕭十一郎。」

沒有人敢出聲。

這世上真正的呆子畢竟不多，禍從口出，這句話更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軒轅三成只好自己接下去：「我念在他是個英雄，又是遠道來的客人，所以也放過了他三次，可是今天，我卻要當著各位面前殺了他。」

蕭十一郎忽然笑了。

他覺得自己實在不笨，也很瞭解軒轅三成這個人。

他早已猜出，軒轅三成「救」了他，只不過為了要自己動手殺他。

能親手摘下蕭十一郎項上的人頭，正是天下英雄全都夢寐以求的事。

蕭十一郎的人頭，本就是天下江湖豪傑心目中的無價之寶。

軒轅三成的話卻還沒有說夠，又道：「因為這位大英雄皮雖不厚，心卻太黑，非但好色如命，而且殺人如麻。」

軒轅三缺淡淡道：「好色如命，殺人如麻，豈非正是英雄本色？」

軒轅三成道：「但世上若沒有這樣的英雄，大家的日子豈非可以過得太平些？」

軒轅三缺道：「他一刀逼瞎了點蒼掌門，三招擊敗了伯仲雙俠，據說已可算是當世的第一高手，你能殺得了他？」

軒轅三成嘆了口氣，道：「大丈夫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只要是道義所在，就算明知必死，我也得試一試的。」

軒轅三缺也嘆了口氣，道：「好，你死了，我替你收屍。」

軒轅三成道：「然後你難道也要來試一試？」

軒轅三缺道：「我雖已是個殘廢的老人，可是這『義氣』二字，我倒也沒敢忘記。」

軒轅三成仰面大笑；道：「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我今日這一戰，無論是勝是負，是生是死，聽了你這一句話，死而無怨。」

這兄弟兩人一搭一檔，一吹一唱，說得竟好像真的一樣。

蕭十一郎又笑了笑道：「好，好個男子漢，好氣概。」

軒轅三成道：「我有氣概，你卻有刀。」

蕭十一郎道：「不錯。」

軒轅三成道：「拔你的刀。」

蕭十一郎道：「好。」

他的刀已出鞘。

軒轅三成道：「這就是割鹿刀？」

蕭十一郎道：「不錯。」

軒轅三成道：「據說這就是天下無雙的寶刀。」

蕭十一郎輕撫刀鋒，微笑道：「這的確是把快刀，要斬人的頭顱，絕不用第二刀。」

軒轅三成道：「你就憑這柄刀，三招擊敗了伯仲雙俠？」

蕭十一郎道：「有時我一招也擊敗過人的。」

軒轅三成居然神色不變，冷冷道：「好，今日我不但就憑這雙空手來接你這柄天下無雙的寶刀，而且還讓你三招呢。」

蕭十一郎道：「你讓我三招？」

軒轅三成道：「我既然能放過你三次，為何不能讓你三招？」

他的確很有把握。

強弩之末，不能穿蘆蒿。蕭十一郎已是強弩之末，他看得出。

他看得非常清楚，否則他怎麼敢出手？

蕭十一郎輕撫著刀鋒，忽然長長嘆息，道：「可惜呀，可惜。」

軒轅三成忍不住問：「可惜甚麼？」

蕭十一郎道：「可惜我這柄好刀，今日要斬的卻是你這種頭顱。」

軒轅三成冷笑道：「你今日要斬我的頭顱，只怕很不容易。」

蕭十一郎看著他，緩緩道：「剛才我的氣已衰，力已竭，毒傷已發作，本已必敗。」

軒轅三成冷笑道：「現在你又如何？」

蕭十一郎道：「現在已經不同。」

軒轅三成道：「哦？」

蕭十一郎道：「剛才我對付的是君子，現在對付的卻是小人。」

軒轅三成冷笑。

蕭十一郎道：「我這柄刀不殺君子，只殺小人。」

他的刀鋒一展，眸子裏也突然露出種刀鋒般逼人的殺氣。

刀光與殺氣，逼人眉睫，軒轅三成的心突然已冷，笑容突然僵硬。

他忽然發覺蕭十一郎竟似又變了個人。

蕭十一郎突然反手一刀，又削下了腿上的一塊肉，鮮血飛濺而出。

他卻連眉頭也不皺一皺，淡淡道：「我這條腿的確已不行，可是我殺人不用腿的。」

他額上已疼出了冷汗，可是他的眸子更亮，人更清醒。

軒轅三成額上竟已同樣沁出了冷汗。

蕭十一郎盯著他，緩緩道：「你說過，你要讓我三招。」

軒轅三成勉強挺起胸：「我……我說過。」

蕭十一郎冷笑道：「可是我一刀若不能逼你出手，就算我輸了，三刀若不能割下你的頭顱，也算我輸了，我就自己將這大好頭顱割下來，雙手捧到你面前，用不著你出手。」

軒轅三成臉色又發青，青中帶綠。

蕭十一郎突然大喝：「你先接我這第一刀。」

夜漸深，燈光輝煌。

可是這一刀出手，所有的燈光都似已失卻顏色。

刀光匹練般揮出，軒轅三成的人卻已不見了。

剛才那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大豪傑，看見蕭十一郎的刀光一閃，竟突然像是變成了隻中了箭的狐狸，一溜煙的竄入了人叢中。

人群一陣騷動，再找他這個人時，竟已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屋簷上的軒轅三缺也早已不見蹤影。

閃電般的刀光，照亮了人上人的臉，人上人的臉上已無人色。

蕭十一郎揚刀向天，盯著他。

人上人沒有動，他不能動，那赤膊大漢卻已一步步向後退，越退越快，眨眼間也已轉過了街角。

蕭十一郎突然仰面大笑，大笑著道：「大丈夫能屈能伸，這些人果然不愧是大丈夫！」

人叢中彷彿有人在嘆息：「好一個不要臉的大丈夫，好一個豪氣如雲的大盜蕭十一郎。」

大亨樓上燈火依然輝煌，但大家看見蕭十一郎時，眼色卻已變了。

風四娘正倚著欄杆，看著他，臉上的淚痕已乾，卻帶著種誰也無法瞭解，誰也描述不出的表情，也不知是在為這個豪氣如雲的男人覺得驕傲，還是在為自己的命運感傷。

蕭十一郎慢慢的走過去，坐下。

他沒有看她，只有他能瞭解她此刻的心情，也知道自己欠她的債又多了一筆。

這些債他這一生中，只怕是永遠也還不清了。

風四娘也坐下來，默默的為他斟了杯酒。

他默默的喝了下去。

風四娘忽然笑了笑，道：「這一戰你連一招都未使出，就已勝了，而且古往今來，絕沒有任何人能勝得比你更有光彩，我至少應該敬你三十杯才對。」

蕭十一郎也笑了笑，笑得很勉強：「其實你本不必敬我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我本不該勝卻勝了。」

風四娘道：「也因為你本該敗的，卻沒有敗？」

蕭十一郎笑得更勉強：「你應該看得出。」

風四娘道：「我看不出。」

蕭十一郎道：「可是我……」

風四娘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你是不是希望自己能敗在楊開泰手下？希望他能殺了你？」她盯著他的臉：「你是不是認為楊開泰若是擊敗了你，我心裏就會好受些？」

蕭十一郎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我只知道我欠你們的，我只有用這法子來還。

──這樣至少我自己心裏會覺得好受些。

這些話他並沒有說出來，也不敢說出來，風四娘卻還是一樣能明白。

她還在盯著他，冷冷道：「你自己若不能回答，我可以告訴你，你若真的敗了，我們都不會覺得好受的，甚至連楊開泰也不會。」

她說到「楊開泰」三個字時，聲音居然已不再激動，就像是在說一個陌生人的姓名。

蕭十一郎心裏卻在刺痛，因為他也瞭解楊開泰的感情，也一直永遠無法忘懷，卻又偏偏是無可奈何的感情。沒人能比蕭十一郎更瞭解這種感情的辛酸和痛苦。

無可奈何，這四個字本就是世上最大的悲劇。

風四娘忽又輕輕嘆息：「我知道你是想還債，可是你用的法子卻錯了，選的對象也錯了。」

蕭十一郎垂下頭，道：「我……我應該怎麼做？」

風四娘的手在桌下握緊，一字字道：「你應該先去還沈璧君的債。」

蕭十一郎的手也已握緊。

風四娘道：「我答應過你，我一定要陪你去找到她。」

蕭十一郎道：「可是現在……」

風四娘道：「現在我還是一樣要陪你去找到她。」

蕭十一郎霍然抬起頭，凝視著她，這次她卻避開了他的目光。

過了很久，蕭十一郎忽然也長長嘆息，道：「你……你永遠都不會變？」

風四娘道：「永遠不會。」

她已轉過臉，面對著窗外的夜色，因為她不願讓他發現，她的淚又流了下來。

※※※

厚厚的一疊銀票還在桌上，沒人動，沒人敢動。

這已不僅是一疊紙而已，這已是一筆財富，一筆大多數人都只有在幻想中才能見到的財富，一筆足以令大多數不惜出賣自己靈魂的財富。

但是蕭十一郎看著這疊銀票時，臉上卻帶著種很奇怪的譏誚之色，忽然道：「你為甚麼不問我，這些銀子是哪裏來的？」

風四娘道：「我若問了，你肯說？」

蕭十一郎道：「我若說了，你肯相信？」

風四娘道：「我為甚麼不肯相信？」

蕭十一郎道：「因為這實在是件很荒謬的事，連我自己都很難相信。」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些銀子是怎麼來的。」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他，她的淚痕已乾，她一向很能控制自己的眼淚，卻一向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

她叫了起來：「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蕭十一郎點點頭，苦笑道：「我就知道這種事你也絕不會相信的。」

風四娘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最荒謬的事，有時卻偏偏很簡單，甚至只要用一句話就可以說出來。

「這些銀子都是別人送的。」

「是誰送的？」

「不知道。」

風四娘更奇怪：「有人送了這麼多銀子給你，你卻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蕭十一郎苦笑道：「他送給我的銀子，還不止這麼多。」

風四娘道：「他一共送了多少？」

蕭十一郎道：「確實的數目，我也不知道。」

風四娘道：「難道已多得連算都算不清了？」

蕭十一郎道：「非但多的算不清，也快得我來不及算。」

風四娘道：「他送得又多又快？」

蕭十一郎點點頭，道：「我無論到甚麼地方去，都會發現他已先在當地的錢莊，替我存入了一筆數目很可觀的銀子，只要我一到了那地方，錢莊裏的人立刻就會將銀子替我送來。」

他看著風四娘，他在等著風四娘發笑。

聽來這的確是很可笑的謊話。

風四娘卻沒有笑，沉吟著道：「你有沒有問過錢莊裏的人，銀子是誰存進去的？」

蕭十一郎當然問過。

「到錢莊去存銀子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有，都是很平凡的生意人，有人存銀子進去，錢莊裏的人當然也不會仔細盤問他的來歷。」

風四娘道：「他們都用你的名義將銀子存進去，再要錢莊的人，將銀子當面交給你？」

蕭十一郎點點頭。

風四娘道：「錢莊裏的人，怎麼知道你就是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道：「他們當然不知道，但只要我一到了那地方，他們立刻就會收到一封信，信也是用我的名義寫的，叫他們將銀子送來給我。」

風四娘道：「你難道不能不要？」

蕭十一郎笑了笑，道：「我為甚麼不要？」

風四娘道：「因為他絕不會真的無緣無故將銀子送給你。」

蕭十一郎道：「他當然有目的。」

風四娘道：「你有沒有想過，他為的是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他知道別人也是絕不會相信世上會有這種事，他要別人都認為我真的已找到了寶藏。」他苦笑著，接著道：「一個找到了寶藏的人就好像是根肉骨頭，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餓狗、野狗、瘋狗，只要一聽見風聲，立刻都會搶著來啃一口的。」

風四娘道：「他要江湖中的人，將目標全都集中在你身上。」

蕭十一郎點點頭道：「別人都在注意我時，他就可以一步步去實行他的計劃和陰謀，就算花點銀子，也是值得的。」

風四娘道：「只不過他給你的並不是一點銀子。」

蕭十一郎承認：「那的確不止一點。」

風四娘道：「江湖中有這麼多銀子的人已不太多，能隨便將這麼多銀子送人的，我卻連一個都想不出來。」

蕭十一郎道：「我也只想出了一個。」

風四娘道：「誰？」

蕭十一郎道：「逍遙侯雖已死了，但他那秘密的組織並沒有瓦解，因為現在已另外有個人接替了他的地位……」

風四娘道：「你認為銀子就是這個人送給你的？」

蕭十一郎又點點頭，道：「只有這個人，才可能有這麼大的出手。」

逍遙侯本身已富可敵國，他組織中的人，也都是坐鎮一方的武林大豪。

這些人的財產若是集中在一起，那數目之大，已令人難以想像。

就算傳說中那三宗寶藏真的存在，也一定是比不上的。

蕭十一郎道：「看來這個人非但已接替了逍遙侯的地位，也已承繼了他的財產。」

風四娘道：「但你卻完全不知他的身份和來歷？」

蕭十一郎當然不知道。

這秘密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我只知道他一定是個很可怕的人，也許比逍遙侯更可怕。」

「哦？」

蕭十一郎苦笑道：「因為他至少比逍遙侯更陰沉，心機也更深，他現在在利用我來轉移別人的目標，先把我養得肥肥的，等他的計劃接近完成時，只怕就要拿我來開刀了。」

風四娘道：「所以你一定要先查出他是誰？」

蕭十一郎道：「只可惜我連一點線索都沒有。」

風四娘道：「所以你只有帶著冰冰，四處去找他那組織中的人？」

蕭十一郎黯然道：「只可惜冰冰現在也不見了。」

風四娘道：「也只有冰冰認得出那些人？」

蕭十一郎道：「只有她認得出。」

風四娘道：「也只有她才知道這秘密？」

蕭十一郎嘆道：「除了她之外，根本就沒有人會相信我的話。」

風四娘道：「我也相信。」她的聲音溫柔而堅定：「你說的每個字我都相信，因為我知道你是甚麼樣的人，我一向知道。」

蕭十一郎只覺得一陣熱血上湧，忍不住握住了她的手。

他心裏的感激，已不是任何言語所能表達的。

風四娘卻將手慢慢的縮了回去，悄悄的藏在桌下，冷冷道：「只可惜這世上瞭解你的人並不多，因為你根本不要別人瞭解你。」

蕭十一郎看著自己的手，痴痴的看了很久，也不知在想甚麼。

風四娘道：「所以我們不但要去找沈璧君，還要去找冰冰。」

蕭十一郎終於嘆息了一聲，苦笑道：「只可惜我還是連一點線索都沒有。」

風四娘道：「你在這裏是不是有個家？」

蕭十一郎道：「那不是家，只不過是棟房子。」他目中又露出了那種他特有的寂寞說：「我也從來沒有過家。」

風四娘道：「但現在你已有很多房子？」

蕭十一郎道：「幾乎每個大城裏都有。」

風四娘道：「房子是你自己買的？」

蕭十一郎苦笑道：「我也從來都沒有錢買房子，他送得快，我也花得快。」

風四娘淡淡道：「據說你為了替一個妓女贖身，就不惜一擲萬金？」

蕭十一郎道：「他既然要送，我就只好拼命的花，我花得多，他就只好再多送些，他送我送得多，自己也就只好少花些了，所以我多花他一兩銀子，就等於減少了他的一分力量。」他又勉強笑了笑：「幸好花錢我一向是專家。」

風四娘道：「但你卻不買房子？」

蕭十一郎道：「絕不買。」

風四娘道：「那些房子又是怎麼來的？」

蕭十一郎道：「也是他送的，有時他還會將房產地契一箱箱的送過來。」

風四娘道：「這些房子冰冰全去過？」

蕭十一郎道：「大多數去過。」

風四娘道：「你看她會不會忽然間想一個人找個地方去躲起來靜幾天？」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她要一個人去想想心事，因為她要看看你會不會急著去找她。」

蕭十一郎道：「我想不出她為甚麼要這樣做？」

風四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當然想不出的，因為你不是女人。」她眼睛裏又露出種說不出的幽怨和感傷，慢慢接著道：「我是女人，女人的心事，也只有女人知道……」

蕭十一郎道：「你若是她，你也會一個人去躲藏起來？」

風四娘道：「我一定會。」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我不喜歡看著你陪你的老朋友聊天喝酒，聊些我聽不懂的事，卻將我冷落一邊，因為我不喜歡看著你為別的女人傷心，因為我得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關心我，因為我的心事，你一點也不知道。」

蕭十一郎道：「可是她……她跟你不同，她只不過是我的妹妹。」

風四娘又轉過臉，凝視著遠方黑暗的夜色，淡淡道：「我也只不過是你的姐姐。」

蕭十一郎不說話了，直到此刻，他才發現自己還欠著一個人的債。

又是一筆永遠也還不清的債。

他忽然想起了冰冰看著他時，那種欲語還休的神采，那種脈脈含情的眼波……

他忍不住又嘆了口氣，道：「你若是她，你會躲到哪裏去？」

風四娘沒有回頭：「當然是那些你去過，我也去過的地方。」

蕭十一郎道：「那些房子她都去過，我也去過。」

風四娘道：「所以我們就應該到那裏去找。」她還沒有回頭，輕輕的接著道：「我只希望你找到她後，永遠莫要再將她當做你的妹妹。」

# 第十六回 無垢山莊的變化

已經有兩年，也許還不止兩年，沈璧君從未睡得如此香甜過。

車子在顛簸搖蕩，她睡得就像是個嬰兒，搖籃中的嬰兒。

這使得她在醒來時，幾乎已忘記了所有的悲傷，痛苦和不幸。

安適的睡眠，對一個生活在困苦悲傷中的人說來，本就是一劑良藥。

她醒來時，秋日輝煌的陽光，正照在車窗上。

趕車的人正在前面搖動著馬鞭，輕輕的哼著一首輕鬆的小調，就連那單調尖銳的鞭聲，都彷彿帶著種令人愉快的節奏，對這個人，她心裏實在覺得很感激。

她永遠也想不到，這個冷酷呆板，面目可憎的人，竟會有那麼樣一顆善良偉大的心，竟會冒著那麼大的危險，救出了她，而且絕沒有任何目的，也不要任何代價。

「我是個沒有用的人，但我卻有三個孩子，我救你，就算為了他們，我活了一輩子，至少也得做一件能讓他們為我覺得驕傲的事。」

沈璧君瞭解這種感情。

她自己雖然沒有孩子，但她卻能瞭解父母對子女的感情。

無論他的人是多麼平凡卑賤，但這種感情卻是崇高偉大的。

那些自命大貴不凡的英雄豪傑，卻反而往往會忽略了這種感情的價值。

於是她立刻又想起了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也曾救過她，而且也是沒有目的，不求代價的。

那時的蕭十一郎，是個多麼純真，多麼可愛的年輕人。

但現在呢？

她的心又碎了。

一個人為甚麼會忽然變得那麼可怕？難道金錢真有能改變一切的魔力？

馬車驟然停下。

沈璧君剛坐起來，就聽見了外面的敲門聲。

白老三拉開了車門道：「算來你也該醒了，我已趕了一天一夜的路。」

他看來果然顯得很疲倦，這段路本就是艱苦而漫長的。

逃亡的路，永遠是艱苦漫長的。

沈璧君心裏更感激道：「謝謝你。」

除了這三個字外，她實在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話可說的。

白老三看了她兩眼，又垂下頭，顯得有些遲疑，卻終於還是抬起頭來說：「我還要趕回去照顧孩子，我只能送你到這裏。」

沈璧君忍不住問：「這裏是甚麼地方？」

白老三平凡醜陋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冷漠的眼睛裏，卻彷彿帶著種溫柔的笑意，道：「我知道這地方你一定來過的，你為甚麼不自己下來看看？」

沈璧君攏了攏頭髮，走下去，站在陽光下。

陽光如此溫暖，她整個人卻似已突然冰冷僵硬。

山林中，陽光下，有一片輝煌雄偉的莊院，看來就像是神話中的宮殿一樣。

這地方她當然來過。

這地方本就是她的家──這世上最令人羨慕的一個家。

無垢山莊。

無垢山莊中的無垢俠侶。

連城璧是武林中最受人尊敬的少年俠客，沈璧君是江湖中最美麗的女人。

他們本來已正是一對最令人羨慕的夫妻。

可是現在呢？

她不由自主又想起了以前那一連串輝煌的歲月，在那些日子裏，她的生活有時雖然寂寞，卻是從容、高貴、受人尊敬的。

連城璧雖然並不是個理想的丈夫，可是他的行為，他對她的體諒和尊敬，也絕沒有絲毫可以被人議論的地方。

她也許並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但他卻從未忘記過她，從未想到要拋棄過她。

何況，他畢竟是她生命中第一個男人。

可是她卻拋棄了他，拋棄了所有的一切，只因為一個人……

蕭十一郎！

他對她的感情，就像是歷史一樣，將她的尊嚴和自私全都燃燒了起來，燒成了灰燼。

為了他，她已拋棄了一切，犧牲了一切。

這是不是真的值得？

美麗而強烈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永遠都難以持久？

沈璧君的淚已流下。

她又抬起手，輕攏頭髮，慢慢用衣袖拭去了面上的淚痕：「今天的風好大。」

風並不大，可是她心裏卻吹起了狂風，使得她的感情，忽然又像海浪般澎湃洶湧。

無論如何，往事都已過去，無論她做的是對是錯，也都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

她並不後悔，也無怨尤。

生命中最痛苦和最甜蜜的感情，她畢竟都已嘗過。

白老三站在她身後，看不見她臉上的表情，正在嘆息著，喃喃道：「無垢山莊果然不愧是無垢山莊，我趕了幾十年車，走過幾千幾萬里路，卻從來也沒有到過這麼好的地方。」

「這裏的確是個好地方。」沈璧君忍住了淚。

──只不過這地方已不再是屬於我的了，我已和這裏完全沒有關係。

──我已不再是這裏的女主人，也沒有臉再回到這裏來。

這些話，她當然不會對白老三說。

她已不能再麻煩別人，更不能再成為別人的包袱。

她知道從今以後，已必需要一個人活下去，絕不能再依靠任何人。

她已下了決心。

淚痕已乾了。

沈璧君回過頭，臉上甚至已露出了微笑：「謝謝你送我到這裏來，謝謝你救了我……」

白老三臉上又露出了那種奇怪的表情：「我說過，你用不著謝我。」

沈璧君道：「可是你對我的恩情，我總有一天會報答的。」

白老三道：「也用不著，我救你，本就不是為了要你報答的。」

看著他醜陋的臉，沈璧君心裏忽然一陣激動，幾乎忍不住想要跪下來，跪下來擁抱住他，讓他知道心裏有多少感激。

可是她不能這麼樣做，她一直是個淑女，以前是的，以後一定還是。

除了對蕭十一郎外，她從未對任何人做過一點逾越規矩的事。

所以她只能笑笑，柔聲道：「回去替我問候你的三個孩子，我相信他們以後都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因為他們有個好榜樣。」

白老三看著她，驟然扭轉過身，大步走回馬車。

他似已不敢再接觸她的目光。

他畢竟也是個人，也會有感覺到慚愧內疚的時候。

他跳上馬車，提韁揮鞭，忽又大聲道：「好好照顧你自己，提防著別人，這年頭世上的壞人遠比好人多得多……」

※※※

馬車已遠去。

滾滾的車輪，在陽光下揚起了滿天灰塵。

沈璧君痴痴的看著灰塵揚起，落下，消失……

她心裏忽然湧起種說不出的恐懼，一種連她自己都無法解釋的恐懼。

那並不是完全因為寂寞，而是一種比寂寞更深邃強烈的孤獨、無助和絕望。

她忽然發現自己這一生中，永遠是在倚靠著別人的。

開始時她便靠父母，出嫁後她便靠丈夫，然後她又再倚靠蕭十一郎。

這兩年來，她雖然沒有見過蕭十一郎，可是她的心卻還是一直在倚靠著他。

她心裏的感情，至少還有個寄託。

她至少還有希望。

何況，這兩年來，始終還是有人在照顧著她的，一個真正的淑女，本就不該太堅強，太獨立，本就天生應該受人照顧的。

但現在她卻已忽然變得完全無依無靠，就連她的感情，都已完全沒有寄託。

──蕭十一郎已死了。

──連城璧也已死了。

在她心裏，這些人都已死了，因為她自己的心也已死了。

一個心已死了的人要怎樣才能在這冷酷的人世間活下去？

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她已完全孤獨、無助、絕望。

沒有人能瞭解她此刻的心情，甚至沒有人能想像。

陽光如此輝煌，生命如此燦爛，但她卻已開始想到死。

只不過，要死也不能死在這裏，讓連城璧出來收她的屍。

──他現在是不是還坐在這無垢山莊中，那間他最喜歡的書房裏，一個人在沉思？

──他會在想甚麼？會不會想到他那個不貞的妻子？

──他現在是不是也已有了別的女人？就像蕭十一郎一樣，有了個年輕漂亮的女人？

──男人總是不甘寂寞的，男人絕不會為了任何一個女人，誓守終生。

沈璧君禁止自己再想下去。

連城璧的事，她本就已無權過問，他縱然有了幾千幾百個女人，也是應該的。

奇怪的是，這兩年來，她竟然始終沒有聽見過他的消息。

名聲和地位，本是他這一生中看得最重的事，甚至看得比妻子還重。

這兩年來，江湖中為甚麼也忽然聽不見他的消息了？難道他也會消沉下去？

沈璧君不願再想，卻不能不想。

──誰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這本就是人類最大的悲哀之一。

她一定要趕快離開這裏，這地方的一草一木，都會帶給她太多回憶。

可是就在她想走的時候，她已看見兩個青衣人，從那扇古老而寬闊的大門裏走了出來。

她只有閃身到樹後，她不願讓這裏任何人知道她又回來了。

這裏每個人都認得她，也許每個人都在奇怪，他們的女主人為甚麼一去就沒有了消息？

腳步聲越來越近，兩個人已嘻嘻哈哈，又說又笑的走入了這片樹林。

看他們的裝束打扮，本該是無垢山莊裏的家丁，只不過連莊主手下的家丁，絕沒有一個敢在莊門前如此放肆。

他們的臉，也是完全陌生的。

這兩年來的變化實在太大，每個人都似已變了，每件事也都已變了。

連城璧呢？

沈璧君本來認為他就像是山莊後那塊古老的岩石一樣，是永遠也不會變的。

笑聲更近，兩個人勾肩搭背走過來，一個人黝黑的臉，年紀已不小，另一人卻是個又白又嫩，長得像大姑娘般的小伙子。

他們也看見了沈璧君，因為她已不再躲避他們。

他們呆呆的看著她，眼珠子都像是已凸了出來，無論誰忽然看見沈璧君這樣的美人，都難免會有這種表情的，但無垢山莊中的家丁，卻應該是例外。

無垢山莊中本不該有這種放肆無理的人。

那年紀較大的黑臉漢子，忽然咧嘴一笑，道：「你到這裏來幹甚麼？是不是來找人的？是不是想來找我們？」

沈璧君勉強抑制著自己的憤怒，以前她絕不會允許這種人留在無垢山莊的，可是現在她已無權再過問這裏的事。

她垂下頭，想走開。

他們卻還不肯放過她道：「我叫老黑，他叫小白，我們正想打酒去，你既然已來了，為甚麼不留下來陪我們喝兩杯？」

沈璧君沉下了臉，冷冷道：「你們的連莊主難道從來也沒有告訴過你們這裏的規矩？」

老黑道：「甚麼連莊主，甚麼規矩？」

小白笑道：「她說的想必是以前那個連莊主，連城璧。」

「以前的那個莊主？」沈璧君的心也在往下沉道：「難道他現在已不是這裏的莊主？」

老黑道：「他早就不是了。」

小白道：「一年多以前，他就已將這地方賣給了別人。」

沈璧君的心似已沉到了腳底。

無垢山莊本是連家的祖業，就和連家的姓氏一樣，本是連城璧一生中最珍惜，最自豪的。

為了保持連家悠久而光榮的歷史，他已盡了他每一分力量。

他怎麼會將家傳的祖業賣給別人？

沈璧君握緊了雙手：「絕不會的，他絕不會做這種事。」

老黑笑道：「我也聽說過，這位連公子本不是個賣房子賣地的敗家子，可是每個人都會變的。」

小白道：「聽說他是為了個女人變的，變成了個酒鬼，外加賭鬼，幾乎連褲子都輸了，還欠下一屁股債，所以才不得不把這地方賣給別人。」

沈璧君的心已碎了，整個人都已崩潰，幾乎已無法再支持下去。

她從未想到過自己會真的毀了連城璧。

她毀了別人，也毀了自己。

老黑笑了笑道：「現在我們的莊主姓蕭，這位蕭莊主才真是了不起的人，就算一萬個女人，也休想毀了他。」

「姓蕭，現在的莊主姓蕭？」

沈璧君突然大聲問：「他叫甚麼名字！」

老黑挺起了胸，傲然道：「蕭十一郎，就是那個最有錢，最……」

沈璧君並沒有聽見他下面說的是甚麼，她忽然覺得眼前一片黑暗。

她的人已倒下。

※※※

這莊院也很大，很宏偉。

風四娘看著屋角的飛簷，忍不住嘆了口氣，道：「像這樣的房子，你還有多少？」

蕭十一郎淡淡道：「並不太多了，只不過比這地方更大的，卻還有不少。」

風四娘咬著嘴唇，道：「我若是冰冰，我一定會找個最大的地方躲起來。」

蕭十一郎道：「很可能。」

風四娘道：「你最大的一棟房子在哪裏？」

蕭十一郎道：「就在附近。」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拭探著道：「無垢山莊好像也在附近？」

蕭十一郎目中又露出痛苦之色，緩緩道：「無垢山莊現在也已是我的。」

※※※

花廳裏的佈置，還是跟以前一樣，几上的那個花瓶，還是開封張二爺送給他的賀禮。

門外的梧桐，屋角的斜柳，也還是和以前一樣，安然無恙。

可是人呢？

沈璧君的淚又流滿面頰。

她實在不願再回到這裏來，怎奈她醒來時，就發現自己又回到這地方。

斜陽正照在屋角一張很寬大的紅木椅子上。

那本是連城璧在接待賓客時，最喜歡坐的一張椅子，現在這張椅子看來還是很新。

椅子永遠不會老的，因為椅子沒有情感，不會相思。

可是椅子上的人呢？

人已毀了，是她毀了的。

這個家也是她毀了的，為了蕭十一郎，她幾乎已毀了一切。

蕭十一郎卻沒有毀。

「這位蕭莊主，才是真了不起的人，就算一萬個女人，也休想毀了他。」

這本是她的家，她和連城璧的家，但現在卻已變成了蕭十一郎的。

這是多麼殘酷，多麼痛苦的諷刺？

沈璧君也不願相信這種事真的會發生，但現在卻已偏偏不能不信。

※※※

雖未黃昏，已近黃昏。

風吹著院子裏的梧桐，梧桐似也在嘆息。

蕭十一郎為甚麼要將這地方買下來？是為了要向他們示威？

她不願再想起蕭十一郎這個人。

她只想衝出去，趕快離開這裏，越快越好。

這地方現在已是蕭十一郎的，她就已連片刻都呆不下去。

就在這時，後面的院子裏，突然傳來一陣騷動，有人在呼喝：「有賊！……快來捉賊。」

蕭十一郎才是個真正的賊，他不但偷去了她所有的一切，還偷去了她的心。

現在若有賊來偷他，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沈璧君咬著牙，只希望這個賊能將他所有的一切，也偷得乾乾淨淨，因為這些東西本就不是他的。

她決心要將這個賊趕出去。

她站起來，從後面的小門轉出後院──這地方的地勢，她當然比誰都熟悉。

後院裏已有十幾條青衣大漢，有的拿刀，有的持棍，將一個人團團圍住。

一個衣衫襤褸，鬚髮蓬亂，長滿了一臉鬍碴子，看來年紀已不小的人。

老黑手裏舉著柄銳刀，正在厲聲大喝：「快放下你偷的東西來，否則先打斷你這雙狗腿。」

這人用一雙手緊緊抱著樣東西，卻死也不肯放鬆，只是喃喃的在分辯：「我不是賊……我拿走的這樣東西，本來就是我的。」

聲音沙啞而乾澀，但聽來卻彷彿很熟。

沈璧君的整個人突又冰冷僵硬。

她忽然發現這個衣衫襤褸，被人喊為「賊」的赫然竟是連城璧。

※※※

這真的是連城璧？

就在兩年前，他還是天下武林中，最有前途，最受人尊敬的少年英雄。

就在兩年前，他還是個最注意儀表，最講究衣著的人。

他的風度儀表，永遠是無懈可擊的，他的衣服，永遠找不出一點污垢，一點皺紋，他的臉也永遠是神采奕奕，容光煥發的。

他怎麼會變成了現在這麼樣的一個人？

就在兩年前，他還是武林中家世最顯赫的貴公子，還是這裏的主人。

現在他卻變成了一個賊。

一個人的改變，怎麼會如此巨大？如此可怕？

沈璧君死也不相信──既不願相信，也不能，更不敢相信。

可是她現在偏偏已非相信不可。

這個人的確就是連城璧。

她還聽得出他的聲音，還認得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雖已變得像是隻負了傷的野獸，充滿了悲傷、痛苦和絕望。

但一個人眼睛的形狀和輪廓，卻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

她本已發誓，絕不讓連城璧再見到她，因為她也不願再見到他，不忍再見到他。

可是在這一瞬，她已忘了一切。

她忽然用盡了所有的力量衝進去，衝入了人叢，衝到連城璧面前。

連城璧抬起頭，看見了她。

他的整個人也突然變得冰冷僵硬：「是你……真的是你……」

沈璧君看著他，淚又流下。

連城璧突然轉過身，想逃出去。

可是他的動作已遠不及當年的靈活，竟已衝不出包圍著他的人群。

何況，沈璧君也已拉住了他的手，用盡全身力氣，拉住了他的手。

連城璧的整個人又軟了下來。

她從未這麼樣用力拉過他的手。

他從未想到她還會這麼樣拉住他的手。

他看著她，淚也已流下。

這種情感，當然是老黑永遠也想不到，永遠也無法瞭解的。

他居然又揮刀撲過來道：「先廢了這小賊一條腿再說，看他下次還敢不敢再來？」

刀光一閃，果然砍向連城璧的腿。

連城璧本已不願反抗，不能反抗，就像是隻本已負傷的野獸，又跌入了獵人的陷阱。

但是沈璧君的這隻手，卻忽然為他帶來了力量和勇氣。

他的手一揮，已打落了老黑手裏的刀，再一揮，老黑就被打得仰面跌倒。

每個人全都怔住。

誰也想不到這個本已不堪一擊的人，是哪裏來的力氣？

連城璧卻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只是痴痴的，凝視著沈璧君，說：「我……我本來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的。」

沈璧君點點頭：「我知道。」

連城璧道：「可是……可是有樣東西，我還是拋不下。」

他手裏緊緊抱著的，死也不肯放手的，是一卷畫，只不過是一卷很普通的畫。

這幅畫為甚麼會對他如此重要？

沈璧君知道，只有她知道。

因為這幅畫，本是她親手畫的……是她對著鏡子畫的一幅小像。

這畫得並不好，但她畫的卻是她自己。

連城璧已拋棄了一切，甚至連他祖傳的產業，連他顯赫的家世和名聲都已拋棄了。

但他卻拋不下這幅畫。

這又是為了甚麼？

沈璧君垂下頭，淚珠已打濕了衣裳。

青衣大漢們，吃驚的看著他們，也不知是誰突然大呼：「我知道這個小賊是誰了，他一定就是這裏以前的莊主連城璧。」

又有人在冷笑著說：「據說連城璧是條頂天立地的好漢，怎麼會來做小偷？」

「因為他已變了，是為了一個女人變的。」

「那個女人難道就是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莫非就是沈璧君。」

這些話，就像是一把錐子，錐入了連城璧的心，也錐入了沈璧君的心。

她用力咬著牙，還是忍不住全身顫抖。

連城璧似已不敢再面對她，垂下頭，黯然道：「我已該走了。」

沈璧君點點頭。

連城璧道：「我……我從來沒有想到會在這裏再見到你。」

沈璧君道：「你不願再見到我？」

這句話她本不該問的，可是她已問了出來。

這句話連城璧既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也根本不必回答。

他忽然轉過身：「我真的該走了。」

沈璧君卻又拉住了他，凝視著他：「我也該走了，你還肯不肯帶我走？」

連城璧霍然抬起頭，看著她，眼睛裏充滿了驚訝，也充滿了感激，說：「我已變成這樣子，你還肯跟我走？」

沈璧君點點頭。

她知道他永遠也不會明白的，就因為他已變成這樣子，所以她才要跟著他走。

他若還是以前的連城璧，她絕對連看都不會再看他一眼。

可是現在……現在她怎麼忍心再拋下他？怎麼忍心再看著他繼續墮落？

她用力拉著他的手：「要走，我們一起走。」

就在這時，她忽然聽見一個人冷冷道：「這地方本是你們的，你們誰都不必走。」

※※※

這是蕭十一郎的聲音。

聲音還是很冷漠，很鎮定。

無論誰也想像不到，他用了多麼大的力量，才能控制住自己心裏的痛苦和激動。

人群已散開。

沈璧君看見了他，連城璧也看見了他。

他就像是個石頭人一樣，動也不動的站在一棵梧桐樹下。

他的臉色蒼白，甚至連日光都彷彿是蒼白的。

他整個人似已麻木。

沈璧君只看了他一眼，就扭過頭，竟似完全不認得他這個人。

連城璧更不能面對這個人。

這個人看來是那麼堅強冷酷，他自己卻已崩潰墮落。

他想揮開沈璧君的手：「你讓我走。」

沈璧君咬著牙，一字字道：「我說過，要走，我們一起走。」

蕭十一郎也在咬著牙，道：「我也說過，你們誰都不必走，這地方本是你們的。」

沈璧君冷冷道：「這地方本來的確是我們的，但現在卻已不是了。」

她還是沒有回頭去看蕭十一郎，她也在拼命控制著自己：「我們雖然不是這麼樣的大人物，但我們卻還是不要你這種人的施捨，就算我們一出去就死在路上，也不會再留在這裏。」

──我們……我們……我們……

──只有「我們」才是永遠分不開的，你只不過是另外一個人而已。

「我們」這兩個字，就像是一把刀，割碎了蕭十一郎的心，也割斷了他的希望。

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至少他自己認為已明白。

他沒有再說話，連一個字都沒有再說。

可是他身旁的風四娘卻已衝過去，衝到沈璧君面前，大聲道：「你若是真的要跟著他走，我也不能攔你，但我卻一定要你明白一件事。」

沈璧君在聽著。

風四娘道：「他並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人，他對你還是……」

沈璧君突然冷笑，打斷了她的話：「我已經很明白他是哪種人，用不著你再來告訴我。」

風四娘道：「但你卻誤會了他，每件事都誤會了他。」

沈璧君冷冷道：「不管我是不是誤會了他，現在都已沒關係了。」

風四娘道：「為甚麼？」

沈璧君道：「因為我跟他本來就連一點關係都沒有。」

她拉著連城璧的手，大步走了出去。

她沒有回頭道：「但我們遲早還是要回到這裏來的，憑我們的本事回來，用不著你施捨。」

連城璧跟著她出去，也挺起了胸。

他已知道他遲早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他真正想要做的事，他遲早總會得到，從來也沒有一次失敗過。

現在他已得回了沈璧君，遲早總有一天，他還會看著蕭十一郎在他面前倒下。

黃昏，正是黃昏，風更冷，冷入了人的骨髓裏。

人已散盡，蕭十一郎卻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秋風中，梧桐下。

風四娘並沒有走過來，只是遠遠的站在那裏，看著他。

她沒有走過來，因為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沒法子再安慰他了。

風吹著梧桐，梧桐葉落。

一片葉子落下來，正落在他腳下。

※※※

他彎下腰，想拾起，但落葉卻又被風吹走，人生中有很多事，豈非也正如這片落葉一樣？

蕭十一郎忽然笑了，大笑。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他，他若是傷心流淚，甚至號啕大哭，她都不會怎麼樣，可是他這種笑，卻使她聽得心都碎了，也像是梧桐的葉子一樣，碎成了千千萬萬片。

這世上也許只有她才能真正瞭解蕭十一郎此刻的悲傷和痛苦，但她也知道，無論誰都不能為他勉強留下沈璧君的，看見連城璧變成那麼樣一個人，無論誰心頭都不會沒有感觸。

這時小白也悄悄的走了進來，也在吃驚的看著蕭十一郎，他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這樣的笑聲，他白生生的臉色已被嚇得發青，風四娘悄悄的擦乾了淚痕，已忍不住要走過去，想法子讓蕭十一郎不要再這麼樣笑下去，笑和哭雖然都是種發洩，但有時也同樣能令人精神崩潰，誰知蕭十一郎的笑聲已突然停頓，就跟他開始笑的時候同樣突然。

小白這才鬆了口氣，躬身道：「外面有人求見。」

有甚麼人知道蕭十一郎已到了這裏？怎麼會知道的？來找他是為了甚麼？這本來也是件很費人疑猜的事，蕭十一郎卻連想都沒有想，他整個人都似已變成空的，甚麼事都不願再想，只揮了揮手，道：「叫他進來！」

一個人在悲傷時，真正可怕的表現不是哭，不是笑，不是激動，而是麻木。

蕭十一郎呆呆的站在那棵梧桐樹下，彷彿又變成了個石頭人。

風四娘遠遠的看著他，眼睛裏充滿了關心和憂慮，她絕不能就這麼樣看著蕭十一郎沉下去，但她卻又想不出任何法子去安慰他，也不知道要到甚麼時候他才能恢復正常，這種打擊本就不是任何人所能承受的。

蕭十一郎若是也承受不起，若是從此就這麼樣消沉下去，那後果風四娘連想都不敢想。

她已看見連城璧變成了怎樣的一個人，她知道蕭十一郎也許會變得更可怕。

小院外已有個人走了進來，看來只不過是個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少年人，也許還只能算是個孩子。

他的身材並不高，四肢骨骼都還沒有完全發育成長，臉上也還帶著孩子般的稚氣，但一雙眼睛卻尖銳而冷靜，甚至還帶著種說不出的殘酷之意。

蕭十一郎還是痴痴的站在那裏，好像根本不知道有這麼樣一個人來了。

這少年已走到他面前，看見蕭十一郎這種奇特的神情，他居然絲毫也沒有露出驚訝之態，只是規規矩矩的躬身一禮，道：「在下奉命特來拜見蕭莊主……」

蕭十一郎的臉突然扭曲，厲聲道：「我不是這裏的莊主，也不是蕭莊主，我是蕭十一郎，殺人不眨眼的大盜！」

這少年居然還是神色不變，等他說完了，才躬身道：「這裏有請柬一封，是在下奉命特來交給蕭大俠的，請蕭大俠過目之後，賜個回信。」

請帖竟是白的，就好像喪宅中發出的訃文一樣。

蕭十一郎的神情終於漸漸平靜，卻還是那種接近麻木般的平靜。

他慢慢的接過請帖，抽出來，用一雙呆滯空洞的眼睛，痴痴的看著。

突然間，他那張已接近麻木的臉，竟起了種說不出的奇特變化，那雙空洞呆滯的眼睛，也發出了光。

這張請帖就像是一根針，麻木了的人，本就需要一根尖針來重重刺他一下，才會清醒的。

風四娘的眼睛也亮了，忍不住問道：「請帖上具名的是誰？」

蕭十一郎道：「是七個人。」

風四娘皺眉道：「七個人？」

蕭十一郎點點頭，道：「第一個人是魚吃人。」

魚吃人，世上怎麼有這麼古怪，這麼可怕的名字。

但風四娘卻聽過這名字，已不禁聳然動容，道：「海上鯊王？」

蕭十一郎又點點頭：「除了『海上鯊王』外，還有誰會叫魚吃人？」

風四娘輕輕吐出口氣，又問：「還有另外六個人是誰？」

蕭十一郎道：「金菩薩、花如玉、『金弓銀丸斬虎刀，追雲捉月水上飄』厲青鋒、軒轅三缺、軒轅三成，還有那個人上人。」

風四娘又不禁吐出口氣，蕭十一郎所有的對頭，這次竟好像全都聚在一起了。

風四娘又忍不住問：「這些人湊在一起，請你去幹甚麼？」

蕭十一郎道：「特備酒一百八十罈，盼君前來痛飲。」這顯然是請柬上的話，他接著又念下去：「美酒醉人，君來必醉，君若懼醉，不來也罷。」

風四娘嘆道：「你當然是不怕醉的。」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也不怕死。」

風四娘明白他的意思，這請帖上也許本來是想寫：「君來必死，若是怕死，不來也罷。」她又嘆了口氣，道：「所以你當然是非去不可的。」

蕭十一郎道：「非去不可。」

風四娘道：「那一百八十罈美酒，很可能就是一百八十個殺人的陷阱。」

蕭十一郎道：「我知道。」

風四娘道：「你還是要去？」

蕭十一郎的回答還是同樣的一句話：「非去不可。」

風四娘道：「他們請的是哪一天？」

蕭十一郎道：「明天晚上。」

風四娘道：「請在甚麼地方？」

蕭十一郎道：「鯊王請客，當然是在船上。」

風四娘道：「船在哪裏？」

蕭十一郎沒有回答這句話，卻轉過頭，盯著那少年，也問道：「船在哪裏？」

少年躬身道：「蕭大俠若是有意赴約，在下明日清晨，就備車來迎。」

蕭十一郎道：「你備車來吧。」

少年再次躬身，似已準備走了，忽然又道：「在下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蕭十一郎道：「哦！」

少年道：「還有兩位，一路都跟在在下後面，卻不是在下的夥伴。」

蕭十一郎道：「那兩人是誰？」

少年道：「在下既不知道，也沒有看見。」

蕭十一郎道：「既然沒有看見，又怎知後面有人？」

少年道：「在下能感覺得到。」

蕭十一郎道：「感覺到甚麼？」

少年道：「殺氣！」他慢慢的接著道：「那兩位前輩跟在在下身後，就宛如兩柄出鞘利劍，點住了在下的背脊穴道一樣。」

利器出鞘，必有殺氣，可是能感覺到這種無形殺氣的人，這世上並不太多。

這少年看來卻只不過是個孩子。

蕭十一郎凝視著他，忽然問道：「你是誰的門下？」

少年道：「家師姓魚。」

蕭十一郎道：「魚吃人？」

少年點點頭，臉上並沒有因為這個奇怪可怕的名字，而露出絲毫不安之色。

蕭十一郎道：「你叫甚麼名字？」

少年遲疑著，道：「在下也姓蕭。」

蕭十一郎道：「蕭甚麼？」

少年面上竟似已露出了不安之色，他的名字難道比「魚吃人」還要奇怪，還要可怕？

「蕭甚麼？」蕭十一郎卻又在追問，他顯然也已看出這少年的不安，也已對這問題發生了興趣。

少年又遲疑了半晌，終於垂下頭，道：「蕭十二郎。」

蕭十二郎，這少年居然叫蕭十二郎，蕭十一郎又笑了，大笑。

少年忽然又道：「這名字並不可笑。」

蕭十一郎道：「哦。」

少年道：「據在下所知，當今江湖中，叫十二郎的人，至少已有四位。」

蕭十一郎又不禁笑道：「有沒有叫十三郎的！」

少年道：「有。」

居然真的有。

少年道：「十三郎也有兩位，一位叫無情十三郎，另一位叫多情十三郎。」他自己居然也在笑，因為這的確是件很有趣的事，甚至已接近滑稽，「除了十三郎外，江湖中還有蕭四郎，蕭七郎，蕭九郎，蕭十郎。」

# 第十七回 紅櫻綠柳

蕭十一郎大笑道：「我本來是個孤兒，想不到竟突然有了這麼多兄弟，倒真是可賀可喜。」

少年道：「一個人成了大名之後，總難免會遇見些這種煩惱的。」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已不想成名？」

少年笑了笑，道：「成名雖然煩惱，但至少總比默默無聞的過一輩子好。」

他微笑著再次躬身一禮，轉過身，大步走了出去。

風四娘看著他走出去，輕輕嘆息著，道：「看來這小子將來也一定是個有名的人。」

蕭十一郎目中卻似又露出種說不出的寂寞之色，淡淡道：「一定是的，只要他能活得那麼長。」

風四娘忽又笑了笑，道：「卻不知江湖中現在有沒有風五娘？」

蕭十一郎也笑了：「看來遲早會有的，就算沒有風五娘，也一定會有風大娘，風三娘，風七娘。」

風四娘吃吃的笑道：「我只希望這些風不要把別人都吹瘋了。」

近來這是她第一次真的在笑，她心情的確好了些。

因為她已看出蕭十一郎的心情似也好了些。

有些人越是在危急險惡的情況中，反而越能鎮定冷靜。

蕭十一郎無疑就是這種人。

可是，想到了明日之會的兇險，風四娘又不禁開始為他擔心。

就在這時，小白又進來躬身稟報：「外面又有人求見。」

蕭十一郎道：「叫他進來！」

小白遲疑著，道：「他們不肯進來。」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小白道：「他們要莊主你親自出去迎接。」

這兩人的架子倒不小。

蕭十一郎看了風四娘一眼。

風四娘道：「看來貼在十二郎背脊上的那兩把劍，果然也已來了。」

蕭十一郎道：「卻不知那是兩柄甚麼樣的劍？」

這句話他本也不必問的，因為他自己也早就知道答案。

那當然是兩柄殺人的利劍，否則又怎麼會有殺氣！

沒有劍，只有人。

殺氣就是從這兩個人身上發出來的，這兩個人就像是兩柄劍。

──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視人命如草芥，他們本身就會帶著種凌厲逼人的殺氣。

他們都很瘦，很高，身上穿著的長袍，都是華麗而鮮豔的。

長袍的顏色一紅一綠，紅的紅如櫻桃，綠的綠如芭蕉。

他們的神情看來都很疲倦，鬚髮都已白了，腰桿卻還是挺得筆直，

眼睛裏發出的光彩鋒芒更遠比劍鋒更逼人。

看見這兩個人，風四娘立刻就想溜，卻已來不及了。

她認得這兩人，她曾經將沈璧君從這兩個人身邊騙走，騙入了一間會走路的房子。

這兩個人當然也不會忘記她，卻只看了她一眼，目光就盯在蕭十一郎臉上。

蕭十一郎微笑道：「一別兩年，想不到兩位的風采依然如故。」

紅袍老人道：「嗯。」

綠袍老人道：「哼！」

兩個人的臉上都完全沒有表情，聲音也冷得像是結成冰。

看見了他們，蕭十一郎不禁又想起了這神秘而可怕的玩偶山莊。

在那裏發生的事，也都是神秘而可怕的，他永遠也不會忘記。

他當然也忘不了在那棋亭中，和這綠袍老人的一戰，不動的一戰。

──錫鑄的酒壺，壺上的壓力，他們雖然都沒有動，卻幾乎都已耗去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直到現在，蕭十一郎還不能忘記那一戰的兇險。

他忍不住問：「兩位近來可曾下棋？」

紅袍老人道：「沒有。」

綠袍老人冷冷道：「因為這兩年來，我們都在忙著找你。」

蕭十一郎苦笑道：「我知道。」

他知道這兩年來，沈璧君一直是跟他們在一起。

紅袍老人道：「你既然知道，為甚麼不來與我們相見？」

綠袍老人冷笑道：「是不是因為你自覺已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不屑與我們相見？」

蕭十一郎道：「兩位本該知道，我絕沒有這意思的。」

紅袍老人冷冷道：「我只知道你近來的確已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

綠袍老人道：「據說你不僅已是天下第一高手，而且也已富甲天下。」

紅袍老人道：「但我們都還是想不到，你居然將無垢山莊也買了下來。」

綠袍老人道：「這一家人就是毀在你手裏的，你卻買下了他們的莊院。」

紅袍老人道：「沈璧君為了你顛沛流離，受盡了折磨，你卻另有了新歡。」

綠袍老人道：「你想必也該知道，我們剛才已見到了她。」

紅袍老人道：「她對你也佩服得很，佩服得永遠也不想再見你。」

綠袍老人道：「像你這種了不起的人物，我們也是萬萬高攀不上的。」

紅袍老人道：「今日我們前來，就是為了告訴你，你我從此恩斷義絕。」

綠袍老人道：「從今日起，我們再也不認得你。」

他們越說越氣，話也越說越快，根本不給別人插口的餘地。

蕭十一郎只有聽著。

他說不想分辯解釋，也根本就無法分辯解釋。

紅袍老人道：「除此之外，我們此來還有一件別的事。」

綠袍老人道：「我們要帶一個人走。」

兩個人的目光，突然同時盯在風四娘臉上。

風四娘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勉強笑道：「兩位要帶我走？」

紅袍老人道：「嗯。」

綠袍老人道：「哼！」

蕭十一郎忍不住問道：「兩位為甚麼要帶她走？」

紅袍老人道：「我兩人這一生中，從未受過別人的騙。」

綠袍老人道：「這女人卻騙了我們。」

紅袍老人冷冷道：「這件事你想必也已聽過。」

綠袍老人道：「但有件事你卻未必聽過。」

蕭十一郎又忍不住問：「甚麼事？」

紅袍老人道：「你知道我們是誰？」

綠袍老人道：「你想必早已猜出，現在我們卻要你說出來。」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紅櫻綠柳，天外殺手，雙劍合璧，天下無敵。」

紅袍老人道：「不錯，我就是李紅櫻。」

綠袍老人道：「我就是楊綠柳。」

紅袍老人道：「無論誰只要騙過紅櫻綠柳一次，都得死。」

綠袍老人道：「這件事你本來也應該聽說過的。」

蕭十一郎道：「我沒有。」

李紅櫻道：「現在你已聽過了。」

楊綠柳道：「現在你總該已知道，這女人已非死不可。」

蕭十一郎道：「我不知道。」

李紅櫻怒道：「你還不知道？」

蕭十一郎淡淡道：「看她的樣子，最近好像絕不會死的。」

李紅櫻道：「所以你不信她會死？」

蕭十一郎道：「我不信。」

楊綠柳道：「你要怎麼樣才會相信。」

蕭十一郎道：「隨便怎麼樣我都不會相信，只要我活著，我就不信。」

楊綠柳道：「你若死了呢？」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我若死了，甚麼事我都相信了，只可惜最近我好像也不會死的。」

李紅櫻的臉沉了下去，突然冷笑，道：「很好，好極了。」

楊綠柳道：「我們雖已有多年未曾殺人，殺人的手段，卻還未忘記。」

蕭十一郎嘆道：「這種事就算想忘記，只怕也很不容易。」

李紅櫻道：「我剛才已說過，你我之間，已恩斷義絕。」

楊綠柳道：「我們這一生中，殺人已無算，並不在乎多殺一個人。」

蕭十一郎道：「我知道。」

李紅櫻道：「你還知道甚麼？」

蕭十一郎道：「天外殺手，殺人如狗，雙劍合璧，絕無活口。」

李紅櫻道：「你既然知道，為何還不走？」

蕭十一郎苦笑道：「我這一生中，已不知被人殺過多少次，再多殺一次，我也不在乎。」

李紅櫻冷笑道：「很好。」

楊綠柳道：「好極了。」

一陣風吹過，天地間的殺氣已更重。

風四娘一直在痴痴的看著蕭十一郎，眼睛裏充滿了感激。

她從未想到蕭十一郎也會為她拼命，也會為她死的。

蕭十一郎已在問：「兩位的劍呢？」

李紅櫻道：「綠柳紅櫻，劍中之精。」

楊綠柳道：「劍中之精，其利穿心。」

兩人突然同時翻身，手裏已各自多了柄精光四射的利劍。

劍長只有七寸，但一劍在手，劍氣已直逼眉睫而來。

這兩柄劍，果然是劍中的精魂。

劍中精魂，其利在神。

這兩柄劍的可怕之處，並不在劍鋒上。

劍鋒雖短，但那種凌厲的劍氣，卻已將數十丈方圓內所有的生物全都籠罩。

蕭十一郎竟也似覺得心頭有種逼人的寒意，那凌厲的劍氣，竟似已穿入了他的胸膛，穿入了他的心。

李紅櫻用兩根手指，捏住了兩寸長的劍柄，冷冷道：「拿你的刀。」

蕭十一郎道：「我不用刀。」

李紅櫻厲聲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我不想殺人。」

他不想殺人，他也不笨。

一寸短，一寸險──這兩柄劍長只七寸，已可算是世上最短的劍。

最短的劍，想必也一定是最兇險的劍。

蕭十一郎的刀也很短。

他知道自己絕不能以短制短，以險制險。他的刀絕沒有把握能制住這兩柄劍。

這兩柄劍已殺人無算，劍的本身，就已帶著種兇殺之氣。

何況這兩柄劍又是在這麼樣兩個人手裏。

李紅櫻凝視著他，冷冷道：「你不用刀用甚麼？」

蕭十一郎笑了笑，道：「隨便用甚麼都行，兩位想必也不至於規定我一定要用刀的。」

他的身子突然凌空躍起，翻身而上，摘下了門簾上的一段橫木。

一段長達一丈二尺的橫木。

他早已看準了這根木頭──以長制短，以強制險。

李紅櫻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冷冷道：「我現在才知道，你為甚麼直到現在還能活著？」

楊綠柳冷笑道：「這人果然不笨。」

李紅櫻道：「不笨的人，我們也一樣殺過無數的。」

蕭十一郎不等楊綠柳開口，已搶著道：「所以你們再多殺一個，也絕不在乎的。」

風四娘突然大聲道：「我在乎。」

她衝過去，擋在蕭十一郎面前：「我只要知道你對我有這種心意，就已足夠了，我願意跟他們走。」

蕭十一郎道：「只可惜我卻不願意。」

他手裏的木棍突然一挑，竟將風四娘的人挑了起來。

風四娘只覺得身子一麻，突然飛起，忽然間已平平穩穩的坐到門簷上，卻連動都不能動了。

蕭十一郎道：「那上面一定涼快得很，你不妨舒舒服服的坐在上面，等我死了，再下來替我收屍。」

風四娘咬著牙，她已連話都說不出。

蕭十一郎再也不睬她，轉身對著紅櫻綠柳，道：「伯仲雙俠歐陽兄弟，名聲雖不高，家世卻顯赫，兩位想必是聽過的。」

李紅櫻冷冷道：「是歐陽世家的子弟？」

蕭十一郎點了點頭，道：「他們也正如兩位一樣，與人交手時，不論對方有多少人，都是兩人並肩迎敵。」

楊綠柳怒道：「難道你想以那兩個不肖子與我們相比？」

蕭十一郎居然沒有否認，淡淡的道：「我與他們交手時，只用了三招，而且有聲明在先，三招不能取勝，就算我敗了。」

李紅櫻冷笑道：「你與我們交手，準備用幾招？」

蕭十一郎道：「三招！」

※※※

三招！

紅櫻綠柳劍昔年縱橫天下，號稱無敵，那時蕭十一郎只怕還未出世。

現在他與這兩人交手，居然也準備只用三招。

風四娘的身子若還能動，一定早已跳了起來。

縱然逍遙侯復生，也絕不敢說能在三招中擊敗他們的。

就連三百招都很難。

能不敗已不容易。

風四娘看著蕭十一郎，她實在想看看這人是不是真的瘋了。

紅櫻綠柳也在看著蕭十一郎，兩個人非但沒有發怒，反而突然冷靜了下來。

李紅櫻冷冷道：「我們的劍長只七寸，你的棍卻有一丈二三。」

楊綠柳道：「你以長擊短，以強制險，以為我們根本就很難近你的身？」

李紅櫻道：「你自以為縱然不勝，至少已先立於不敗之地。」

楊綠柳道：「所以你故意激怒我們？」

李紅櫻道：「你既然只用三招，以我兩人的身份，當然也不能多用一招。」

楊綠柳道：「你認為我們絕對無法在三招內擊敗你？」

李紅櫻道：「可是你錯了。」

蕭十一郎靜靜的聽著，等著他們說下去。

楊綠柳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劍術練到最高峰時，就能以氣馭劍，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

以氣馭劍！

聽見這四個字，蕭十一郎的臉色也不禁變了。

這種劍術在武林中傳說已久，但無論誰都認為那只不過是傳說而已。

一種神話般的傳說，因為古往今來，根本就沒有人能練成這種劍術。

難道紅櫻綠柳的劍術，真的已能達到這種至高無上的境界？

李紅櫻道：「江湖中人，一向都認為『以氣馭劍』，只不過是神話而已，其實這種劍術，並不是絕對練不成的。」

楊綠柳道：「只不過一個人若要練成這種劍術，至少要有一百五十年的苦功。」

李紅櫻道：「無論誰也不能活到那麼久的。」

楊綠柳道：「我們也不能。」

李紅櫻道：「就算真的有人能活到一百五十歲，也不可能將一百五十年光陰，全部一心一意的用來練劍。」

楊綠柳道：「所以我們也並沒有練成這種劍術。」

聽了這句話，蕭十一郎總算鬆了口氣。

李紅櫻道：「我們七歲練劍，至今已有七十四年。」

他們竟都是八十以上的老人。

楊綠柳道：「這七十四年來，我們真正在練劍的時候，最多只不過有二十多年而已。」

李紅櫻道：「所以我們直到現在，也只能練到以氣馭線，以線馭劍的境地。」

蕭十一郎動容道：「以氣馭線，以線馭劍？」

楊綠柳道：「你不懂？」

蕭十一郎的確不懂。

李紅櫻道：「好，我不妨讓你先看看。」

他手裏的短劍突然飛出，如閃電一擊，卻遠比閃電更靈活。

劍光在暮色中神龍般的夭矯飛舞，就像是神跡一般。

蕭十一郎卻已看出他手裏飛起了一根光華閃閃的烏絲，帶動著這柄短劍，居然操縱如意。

劍光一轉，忽然間又飛回他手裏。

李紅櫻道：「這就叫以氣馭線，以線馭劍，現在你明白了麼？」

蕭十一郎不由自主嘆了口氣，這樣的劍法，他已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李紅櫻道：「現在我們只能以丈二飛線，帶動七寸短劍。」

楊綠柳道：「等到我們能以十丈飛線，帶動三尺劍鋒時，這第一步功夫才算完成，才能開始練以氣馭劍。」

李紅櫻嘆息了一聲，道：「只不過那至少已是十年後的事了。」

楊綠柳道：「現在我們的第一步飛劍術雖然還未練成，對付你卻已足足有餘。」

李紅櫻道：「你若想以長擊短，以強擊弱，你就算輸了。」

楊綠柳道：「現在我們的劍不但已比你長，也比你強，你也該看得出的。」

蕭十一郎當然看得出的。所以他無法否認，這兩人的劍術之高，實已遠出他意料之外。

風四娘看見剛才那一劍飛出，冷汗已濕透了衣裳。

她絕不能就這樣坐著，看著蕭十一郎為她死在他們的飛劍下。

怎奈她卻偏偏只有這麼樣坐著，看著，她不但已流出了汗，也已流出了淚。

蕭十一郎彷彿也在嘆息，卻又忽然問道：「現在你們準備用幾招勝我？」

李紅櫻道：「三招！」

# 第十八回 大江東流

當然是三招！他們當然絕不會比蕭十一郎多用一招的，這點無論誰都可以想得到。

甚至連蕭十一郎自己都無法想像，滿天夕陽忽然消失，黑暗的夜色，忽然已籠罩大地，星光還沒有升起，月亮也沒有升起，在夜色中看來，紅櫻綠柳就像是兩個來自地獄，來拘人魂魄的幽靈。

他們的臉色冷漠如幽靈，他們的目光也詭異如幽靈，但他們手裏的劍，卻亮如月華，亮如厲電。

蕭十一郎橫持著一丈二尺長的木棍，左右雙手，距離六尺，紅櫻綠柳兩人之間的距離也有五六尺。

兩人同時輕叱一聲：「走。」

叱聲中，兩人手裏的短劍，已同時飛出，如神龍交剪，閃電交擊，劍光一閃，飛擊蕭十一郎左右雙耳後顎骨下的致命要穴。

這一擊的速度，當然也絕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蕭十一郎沒有退，沒有閃避，身子反而突然向前衝了出去，長棍橫掃對方兩人的肋骨。

這是第一招，雙方都已使出了第一招。

蕭十一郎這一招以攻為守，連消帶打，本已是死中求活的殺手。

只聽「叮」的一聲，雙劍凌空拍擊，突然在空中一轉，就像是附骨之蛆般，跟著蕭十一郎飛回，飛到他的背後，敵人在自己面前，劍卻從背後刺來。

這一著的兇險詭異，已是蕭十一郎生平未遇。

現在他等於已是背腹受敵，自己的一招沒能得手，也必將被利劍穿心而死。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他的人已凌空飛起，倒翻了出去。

這一翻一掠，竟遠達四丈，他的人落下時，已到了牆腳下，又是退無可退的死地。

就在他腳步沾地的一瞬間，眼前光華閃動，雙劍已追擊而來。

蕭十一郎手裏的木棍舉起，向劍光迎了過去，他看得極準，也算得極準。

只聽「奪」的一聲，兩柄劍都已釘入了木棍，就釘在他的手邊。

這已是紅櫻綠柳使出的第三招。

現在劍已釘在木棍上，蕭十一郎卻還活著，還沒有敗。

風四娘總算鬆了口氣。

誰知雙劍入木，竟穿木而過，而且餘勢不竭，「哧」的，又刺向蕭十一郎左右雙耳後顴骨後最大的那致命要穴。

這還是同樣一招，還是第三招。

誰也想不到他們的飛劍一擊，竟有如此可怕的力量，竟似已無堅不摧，不可抵禦。

蕭十一郎卻已退無可退，手裏的木棍既無法收回，也無法出擊，而且木棍就在他面前，後面就是牆，他前後兩面的退路已都被堵死，看來他必死無疑。

風四娘幾乎已忍不住要閉上眼睛，她不能再看下去，也不忍再看下去。

誰知就在這一瞬間，又起了驚人的變化。

蕭十一郎竟然低頭一撞，撞上自己手裏的木棍，又是「叮」的一擊，雙劍在他腦後擦過，凌空交擊。他手裏的木棍已被他的頭頂撞成了兩截，飛彈出去，分別向紅櫻綠柳彈了過去。

紅櫻綠柳的劍，已分別穿入了這兩截橫木，帶動飛劍的烏絲，也已穿過了橫木。

蕭十一郎這頭頂一撞之力太大，木棍就像是條繃緊的弓弦，突然割斷，反彈而出，這一彈之力，當然也很快，很急。

紅櫻綠柳眼見已一擊命中，忽然發現兩截木棍已向他們彈了過來。

兩人來不及考慮，同時翻身，雖然避開了這一擊，劍上的烏絲卻已脫手。

低沉的夜色中，只見兩條人影就像是兩朵飛雲般的飄起，飄過了圍牆。

只聽李紅櫻冷冷的聲音遠遠傳來：「好，好個蕭十一郎。」

聲音消失時，他們的人影也已消失。

夜色深沉，東方已有一粒閃亮的孤星升起。

夜卻已更深了……

兩柄光華奪目的短劍，交叉成十字，擺在桌上，擺在燈下。

劍光比燈光更耀眼。

冷淒淒的劍光，映著一張訃聞般的請柬：

「……特備美酒一百八十罈，盼君前來痛醉……」

「……美酒醉人，君來必醉，君若懼醉，不來也罷。」

蕭十一郎一杯在手，凝視著杯中的酒，喃喃道：「他們應該知道我不怕醉的，每個人都知道。」

風四娘正看著他，道：「所以你現在已有點醉了？」

蕭十一郎舉杯一飲而盡，道：「我不會醉的，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能喝多少酒。」

他又斟酒一杯，道：「每個人都應該有自知之明，都不該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他真的認為他對沈璧君只不過是自作多情？

風四娘忽然笑了笑，道：「我看李紅櫻、楊綠柳就很有自知之明，他們知道自己敗了，所以他們立刻就走。」她顯然想改變話題，說些能令蕭十一郎愉快的事：「他們已使出三招，你卻只用了兩招，他們的劍已脫手，已到了你手裏。」

蕭十一郎也笑了笑，道：「可是我的頭幾乎被撞出了個大洞，他們的頭卻還是好好的。」

風四娘道：「不管怎麼樣，他們總算已敗在你手下。」

蕭十一郎道：「我有自知之明，我本不是他們對手的，就正如我本不是逍遙侯的對手。」

風四娘道：「但你卻擊敗了他們。」

蕭十一郎道：「那只不過因為我的運氣比較好。」他又舉杯飲盡，凝視著桌上的請柬：「只可惜一個人的運氣絕不可能永遠都好的。」

請柬在森森的劍光下看來，更像是訃聞。

蕭十一郎看著這張請柬，就像是在看著自己的訃聞一樣。

有些人明知必死時，是會先準備好後事，發好訃聞的。

風四娘道：「你在為明天的約會擔心？」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從來也沒有為明天的事擔心過。」他忽然大笑再次舉杯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又何必管明天的事！」

風四娘道：「你本來就不必擔心的，這七個人根本不值得你擔心。」

蕭十一郎看著請柬上的七個名字，忽又問道：「你認得他們？」

風四娘點點頭，道：「厲青鋒已死，看來雖然還很有威風，可是心卻已死了。」

無論誰過了二三十年悠閒日子後，都絕不會再有昔日的鋒芒銳氣。

風四娘道：「他甚至已連人上人那樣的殘廢都對付不了，他的刀雖然還沒有鏽，可是他心裏卻已生了鏽。」

蕭十一郎道：「你看過他出手？」

風四娘道：「我看過，我也看得出，他的出手至少已比昔年慢了五成。」

蕭十一郎道：「你看得出？你知道他昔年的出手有多快？」

風四娘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昔年的出手，若是也和現在一樣，他根本就活不到現在。」她接著又道：「人上人能活到現在，卻是個奇蹟。」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他的確是個強人。」

一個人的四肢若已被砍斷其三，卻還有勇氣活下去，這個人當然是個強人。

風四娘道：「只可惜他心裏已有了毛病，他心裏絕不如他外表看來那麼強，他也許怕得要命。」

蕭十一郎道：「你能看到他的心？」

風四娘道：「我卻知道無論誰將自己稱為人上人，都絕不會很正常的。」

蕭十一郎嘆道：「我只替那個被他像馬一樣鞭策的大漢感覺有些難受，我想那個人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

風四娘也嘆了口氣，道：「我就從來沒有替那個人想過，但我卻替你想過，你為別人想的時候，總比為自己想的時候多。」

蕭十一郎冷冷道：「我這人根本就已沒甚麼好想的。」

風四娘道：「因為你只不過是匹狼？」她又笑了笑，道：「那你就更不必擔心花如玉了，他只不過是條狐狸，狐狸遇著了狼，就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

蕭十一郎道：「軒轅兄弟也是狐狸？」

風四娘道：「是兩條又奸又刁的狐狸，只要一嗅到危險，他們一定溜得比誰都快。」

蕭十一郎道：「金菩薩呢？」

風四娘道：「他不是狐狸，卻是條豬，好吃懶做，好色貪財的豬。」

蕭十一郎笑了。

風四娘道：「也許你根本不必對付他，他也會被那三條狐狸吃了的。」

蕭十一郎道：「所以最危險的還是鯊王。」

風四娘沒有否認：「據說他是條吃人的老虎鯊，吃了人後連骨頭都不吐。」

蕭十一郎道：「我並不擔心他。」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淡淡的道：「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人，你隨便去問誰，他們都一定會說，蕭十一郎根本就不是人。」

看著他臉上的表情，風四娘心裏又不禁覺得一陣刺痛。

一個人若是終生都在被人誤解，那痛苦一定很難忍受。

蕭十一郎又道：「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這七個人。」

風四娘道：「你在擔心甚麼？」

蕭十一郎凝視著那張請柬，緩緩道：「我擔心的是，沒有在這請帖上具名的人。」

風四娘道：「你認為明天要對付你的，還不止這七個人？還有更可怕的人在暗中埋伏著？」

蕭十一郎笑了笑，道：「我是匹狼，所以我總能嗅得出一些別人嗅不出的危險來。」

他笑得很奇怪，連風四娘都從來也沒有看見他這麼樣笑過。

看來那竟像是個人臨死前，迴光返照時那種笑一樣。

蕭十一郎還在笑：「一匹狼在落入陷阱之前，總會感覺得一些兇兆的，可是它還是要往前走，就算明知一掉下去就要死，還是要往前走，因為它根本已沒法子回頭，它後面已沒有路。」

風四娘的心沉了下去。她忽然明白了蕭十一郎的意思。

一個人若已喪失了興趣，喪失了鬥志，若是連自己都已不願再活下去，無論誰都可以要他死的。

蕭十一郎現在顯然就是這樣子，他自己覺得自己根本已沒有再活下去的理由，他受的打擊已太重。

剛才那一戰，他能擊敗紅櫻綠柳，只不過因為那一戰並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要救風四娘。

他覺得自己欠了風四娘的債，他就算要死，也得先還了這筆債再死。

現在他也許覺得債已還清了，他等於已為風四娘死過一次。

至於沈璧君的債，在沈璧君跟著連城璧走的那一瞬間，他也已還清了。

他覺得現在是沈璧君欠他，他已不再欠沈璧君。

他的人雖然還活著，心卻已死──也正是在沈璧君跟著連城璧走的那一瞬間死了的。

風四娘忽然發現明天他一去之後，就永遠再也不會見著他了。

因為他現在就已抱著必死之心，他根本就不想活著回來。

風四娘自己的心情又如何？

一個女人看著自己這一生中，唯一真心喜愛的男人，為了別的女人如此悲傷她又會有甚麼樣的心情？

她想哭，卻連淚都不能流，因為她還怕蕭十一郎看見會更頹喪悲痛。

她只有為自己滿滿的斟了杯酒。

蕭十一郎卻忽然握住了她的手，凝視著她：「你知道我心裏在想甚麼？」

風四娘默默的點了點頭。

蕭十一郎的手握得很緊，眼睛裏滿佈著紅絲：「我本不該這麼樣想的，我自己也知道，她本就是別人的妻子，她根本就不值得我為她……」

「為她死。」他並沒有說出這個「死」字來，但風四娘卻已知道他要說的是甚麼。

蕭十一郎的手握得更緊：「我知道我本該忘了她，好好的活下去，我還並不太老，還有前途，我至少還有你。」

風四娘用力咬著牙，控制著自己，她看得出蕭十一郎已醉了，他的眼睛已發直，若不是醉了，他絕不會在她面前說出這種話來的。

蕭十一郎還在繼續說：「甚麼事我都知道，甚麼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偏偏沒法子……偏偏沒法子做我應該做的事。」

風四娘柔聲道：「那麼你就不該責備自己，更不該勉強自己。」

蕭十一郎道：「可是我……」

風四娘打斷了他的話：「你既然甚麼事都知道，就也該知道世上甚麼事都可以勉強，只有感情是誰也勉強不了的。」

蕭十一郎卻垂下頭，道：「我……我只盼望你……你原諒我。」

風四娘道：「我當然原諒你，我根本就沒有怪過你。」

蕭十一郎沒有再說話，也沒有抬起頭。

風四娘忽然發覺自己的手背上，已多了一滴晶瑩的淚珠。

這是蕭十一郎的眼淚，蕭十一郎居然也有流淚的時候。

這滴眼淚就像是一根針，直刺入風四娘心裏，又像是一粒珍珠，比世上所有的財富加起來都寶貴的珍珠。

風四娘只想用一隻白玉黃金樽，將它收藏起來，永遠藏在自己心裏，但淚珠卻已慢慢的滲開，慢慢的消失了，只是它也已滲入了風四娘的皮膚，與她的生命和靈魂結成了一體。

也不知過了多久，蕭十一郎又在喃喃的說道：「你自己常常說，你並不是個真正的女人……」

風四娘的確這麼樣說過，她總覺得自己並不是個完全女性化的女人。

蕭十一郎道：「可是你錯了。」

風四娘道：「我錯了？」

蕭十一郎道：「你不但是個真正的女人，而且還是個偉大的女人，你已將女性所有最高貴、最偉大的靈性，全都發揮了出來，我敢保證，世上絕沒有比你更偉大的女人，絕沒有……」

他聲音越說越低，頭也漸漸垂下，落在風四娘手背上。

他竟枕在風四娘的手上睡著了。

風四娘沒有動。

蕭十一郎的頭彷彿越來越重，已將她的手壓得發了麻，可是她沒有動。

每個人都知道風四娘是個風一樣的女人，烈火一樣的女人。

但卻沒有人知道，任何女人所不能忍受的，她卻已全都默默的忍受了下來。

她知道蕭十一郎說的是真心話，他說在嘴裏，她聽在心裏，心裏卻不知是甜？是酸？是苦？

她知道蕭十一郎瞭解她，就正如她瞭解蕭十一郎一樣。

可是他對她的情感，卻和她對他的情感完全不同。

這就是人類最大的痛苦──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

她忍受這種痛苦，已忍受了十年，只要她活著，就得繼續忍受下去。

活一天，就得忍受一天，活一年，就得忍受一年，直到死為止。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這是兩句名詩，幾乎每個人都唸過，但卻又有幾個人能真正瞭解其中的辛酸？

她不知道自己還要忍受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

她只知道現在絕不能死，她一定要活下去，因為她一定要想法子幫助蕭十一郎活下去。

她活著，是為了蕭十一郎。

她若要死，也得為蕭十一郎死。

※※※

蠟炬未成灰，淚也未乾。

風四娘的手臂幾乎已完全麻木，可是她沒有動。

她滿心酸楚，既悲傷，又疲倦。

她想痛醉一場，又想睡一下，可是她既不能睡，也不敢醉。

她一定要在這裏守著蕭十一郎，守到黑夜逝去，曙色降臨，守到他走為止。

忽然間，蠟炬終已燃盡，火光熄滅，四下變得一片黑暗。

她已看不見蕭十一郎，甚麼都已看不見。

在這死一般的寂靜和黑暗中，在這既悲傷又疲倦的情況下，她反而忽然變得清醒了起來。

物極必反，世上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到了最黑暗時，光明一定就快來了。

她忽然想起了很多事，很多問題。

她自己將這些問題一條條說出來，自己再一條條解答。

她先問自己：「花如玉是個甚麼樣的人？」

花如玉當然是個既深沉，又狡猾，而且極厲害，極可怕的人。

「一個像他那麼樣厲害的人，費了那麼多心血，才得到沈璧君，又怎麼會讓一個車夫輕輕易易就將她救走？」

那本是絕無可能的。

「難道這本就是花如玉自己安排的，故意讓那車夫救走沈璧君？」

這解釋不但比較合理，而且幾乎已可算是唯一的解釋。

「花如玉為甚麼要這樣做？他苦心得到沈璧君，為甚麼又故意要人將她救走？」

「因為他要那車夫將沈璧君送到無垢山莊來。」

「這又是為了甚麼？」

「因為他知道連城璧也一定會到這裏來，他故意要沈璧君和連城璧相見，要沈璧君看看，她的丈夫已變得多麼潦倒憔悴。」

「為甚麼？」風四娘再問自己。

「因為他知道沈璧君是個軟弱而善良的女人，若是看見連城璧為了她而毀了自己，她一定會心軟的，為了讓連城璧重新振作，她一定會不惜犧牲一切。」

「可是像花如玉這種人，絕不會做任何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他這麼樣做，對自己又有甚麼好處？」

「沒有好處。」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一切計劃，並不是花如玉自己安排的，在暗中一定還另外有個主使他的人。」

「這世上又有甚麼人能指揮花如玉？讓花如玉接受他的命令？」

「那當然是個比花如玉更深沉，更厲害，更可怕的人。」

「這個人難道就是接替逍遙侯地位的那個人？難道就是故意將千萬財富送給蕭十一郎的那個人？」

「一定就是他！」

「就因為花如玉也是他的屬下，所以花如玉從未真的關心過蕭十一郎的『寶藏』，他早已知道這『寶藏』根本就不存在。」

「這個人為甚麼要這麼樣做？」

「因為他要陷害蕭十一郎，要別人對付蕭十一郎，也要沈璧君懷恨蕭十一郎。」

「花如玉也當然早已知道『無垢山莊』是屬於蕭十一郎的。」

「他當然也知道沈璧君發現這件事後，會多麼傷心，多麼氣憤？」

「可是他既然知道連城璧已出賣了無垢山莊，又怎能確定連城璧一定會在這裏遇見沈璧君？」

「這難道是連城璧自己安排的？」

「這件事發展到現在這種情況，唯一得到好處的人，豈非就只有連城璧？」

「除了連城璧外，也沒有人知道蕭十一郎在這裏，那請帖是怎麼會送到這裏來的？」

「難道這所有的計劃，都是連城璧在暗中主使的？難道他就是接替逍遙侯地位的那個人？」

風四娘一連問了自己五個問題。

這五個問題都沒有解答──並不是因為她不能解答，而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解答。

她的確不敢。

──連城璧就是「那個人。」

只要想到這種可能，風四娘全身就不禁都已冒出了冷汗。

事實的真相若真是這樣子的話，那就未免太可怕了。

風四娘甚至已連想都不敢去想，她簡直無法想像世上竟真的有如此殘酷，如此惡毒的人。

但是她也一直知道，連城璧本就是個非常冷靜，非常深沉的人。

像他這種人，本不該為了一個女人而變得如此潦倒憔悴的。

他一向將自己的名聲和家世，看得比世上任何事都重。

連家世代豪富，產業更多，一個人無論怎麼樣揮霍，也很難在短短兩年中將這億萬家業敗光的。

何況，連城璧自己也是個交遊極廣，極能幹的人，他怎麼會窮得連「無垢山莊」都賣給了別人？

這世上又有誰有那麼大的本事，那麼大的膽子，敢買下無垢山莊來？

就算真的有人買了下來，這無垢山莊又怎麼會變成蕭十一郎的？

想到這裏，風四娘身上的冷汗，已濕透了衣裳。

但她還是不敢確定。

她還是想不通連城璧怎麼會知道逍遙侯的秘密？怎麼能接替逍遙侯的地位？

現在她只知道，蕭十一郎確實已變成了江湖中的眾矢之的。

沈璧君確實已心甘情願的重新投入了連城璧的懷抱。

這些本都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現在偏偏全都已發生了。

風四娘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將自己這想法告訴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的預感也許並沒有錯。

明日之約，真正可怕的人，也許的確不是在請帖上具名的那七個人，而是連城璧。

連城璧的「袖中劍」，她是親眼看見過的，連「小公子」那麼厲害的人，都毫無抵抗之力，立刻就死在他的劍下。

這兩年來，他很可能又練成了更可怕的武功。

以他的武功，再加上那七個人中隨便任何兩個，蕭十一郎都必死無疑。

風四娘一定要叫蕭十一郎分外小心提防。

可是她現在還不忍驚醒他，這些日子來，他實在太累，太疲倦，睡眠對他實在太重要。

現在距離天亮還有很久，她決心要讓他先安安穩穩的睡一覺。

明天那一戰，很可能就是決定他生死存亡的一戰。

他一定要有充足的精神和體力去對付，因為他只有一個人，這世上幾乎已沒有任何別的人能幫助他。

就連風四娘都不能，因為她根本沒有這種力量。

夜色更深，更黑暗。

風四娘的全身都已坐得發麻，卻還是不敢動。

她只有專心去思索，她希望專心的思索，能使得她保持清醒。

她想到那七個人中，很可能只有花如玉一個人是連城璧的手下。

另外那六個人，也許只不過是受了他的騙，為了貪圖那根本不存在的寶藏，才來對付蕭十一郎的。

她若能當面揭穿這件陰謀，他們也許就會反戈相向，來對付花如玉了。

想到這裏，風四娘心裏的負擔才總算減輕了。

接著她又想到很多事。

「現在他們想必已知道冰冰的來歷了，冰冰想必也已落入他們手裏。」

於是風四娘又不禁責怪自己。

那天若不是她一定要蕭十一郎陪她到麵攤子上喝酒，若不是因為她對冰冰那麼冷淡，冰冰也許就不會一個人回去了。

她想到冰冰，又想到沈璧君。

沈璧君的確是個可憐又可愛的女人，她實在太溫柔，太痴情。

也許就因為如此，所以她才一直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一直都在受人擺佈。

所以她這一生，已注定了要遭受那麼多折磨和不幸。

冰冰呢？

冰冰更可憐。

她正是花一樣的年華，花一般的美麗，可是她的生命卻已比鮮花更短促。

也許她們兩個人都配不上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需要的，是一個聰明而堅強，能鼓勵他，安慰他，瞭解他的女人。

這世上又有誰能比她自己更瞭解蕭十一郎？

風四娘又不敢想下去了。

蕭十一郎的臉，還枕在她手上，她甚至可以聽見他心跳的聲音。

她不由自主，又想到了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的迷醉和激情，甜蜜和痛苦，都是她終生永遠也忘不了的。

可是她卻已決心不再提起，她甚至希望蕭十一郎能忘記這件事。

這是多麼痛苦的抉擇！又是多麼偉大的犧牲！

風四娘嘆了口氣，現在她必須要喝點酒，否則就很可能無法支持下去。

剛才斟滿的一杯酒，還在她面前。

她拿起酒杯，又放下，放下又舉起，她終於將這杯酒喝下去。

這杯酒果然使她振作了些，再喝一杯，也許就能支持到天亮了。

酒壺也就在她面前。

她生怕倒酒的聲音，驚醒了蕭十一郎，所以她就拿起了酒壺，對著嘴喝。

壺中的酒似已不多了。

她不知不覺的，就全部喝了下去，酒的熱力，果然使她全身的血液都暢通了些。

她輕輕的，慢慢的，靠到椅背上。

窗外還是一片黑暗，屋子裏也是一片黑暗，風吹著窗外的梧桐，輕得就像是情人的呼吸。

蕭十一郎的呼吸也很輕，很均勻，彷彿帶著種奇妙的節奏。

她凝視著面前這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傾聽著窗外的風聲，和蕭十一郎的呼吸。

一種甜蜜而深沉的黑暗，比夜色更濃的黑暗，忽然擁住了她。

她忽然睡著了。

黑暗無論多麼深沉，光明遲早還是要來的，睡眠無論多麼甜蜜，也遲早總有清醒的時候。

風四娘忽然醒來，秋日的豔陽，正照在雪白的窗紙上。

她輕輕嘆了口氣，慢慢的抬起手，揉了揉眼睛。

她的心突然沉了下去，沉入了腳底，沉入了萬丈深淵裏。

她的手上已沒有人。

枕在她手上沉睡的蕭十一郎，已不見了。

「他絕不會就這麼樣走的。」

風四娘跳起來，想呼喊，想去找，卻已發現那訃聞般的請帖背面，已多出了幾行字，是用筷子蘸著辣椒醬寫出來的字，很模糊，也很零亂：「我走了。我一定壓麻了你的手，但等你醒來時，手就一定不會再麻的。他們要找的只是我一個人，你不必去，也不能去。你以後就算不能看見我，也一定很快就會聽到我的消息。」

模糊的字並更模糊，因為淚已滴在上面，就像是落花上的一層雨霧。

──我一定壓麻了你的手，可是等你醒來時，手就一定不會再麻的。

她懂得他的意思。

──我一定傷了你的心，可是等你清醒時，就一定不會再難受了，因為我根本就不值得你傷心難受。

可是，她真的能忘了他，真的能清醒？

──你就算不再見到我，也一定很快就會聽到我的消息。

那是甚麼消息？死？

他既已決心去死，除了他的死訊外，還能聽到甚麼別的消息？

風四娘的心已被撕裂，整個人都已被撕裂。

──他為甚麼不叫醒我？為甚麼不讓我告訴他，那些足以讓他不想死的秘密？

──在這種生死關頭，我為甚麼要睡著？

風四娘忍不住大叫嘶喊：「我難道也是個豬？死豬？」

她一把抓起了桌上的酒杯和酒壺，用力摔了出去，摔得粉碎。

她希望能將自己也摔成粉碎。

一個人悄悄的伸頭進來，吃驚的看著她。

風四娘突然衝過去，一把揪住他衣襟：「你們的蕭莊主呢？」

「走了。」

這個人正是無垢山莊的家丁老黑，一張黑臉已嚇得發白。

「甚麼時候走的？」

「天一亮就走了，外面好像還有輛馬車來接他。」

「是輛甚麼樣的馬車？」

「我……我沒有看清楚。」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風四娘的巴掌已摑在他臉上：「你為甚麼不看清楚……為甚麼不看清楚……」

她摑得很重，老黑卻好像完全不覺得疼。

他已完全嚇呆了。

幸好風四娘已放開他，衝出去，他臉上立刻露出種惡毒的笑意。

他知道她絕對找不到蕭十一郎的。

※※※

一輛馬車接他走的，接他到一條船上。

這就是風四娘唯一知道的線索。

是輛甚麼樣的馬車？

是條甚麼樣的船？

船在那裏？

她完全不知道，她只知道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找到蕭十一郎，非找到不可。

現在她若能將自己昨天晚上想的那些問題和解答告訴蕭十一郎，就一定能激發他生存的勇氣和鬥志。

無論這陰謀的主使是不是連城璧，他都一定會想法子去找出真正的答案來，非找到不可。

他一定要活下去，才能去找。

這也許就是能讓他活下去的唯一力量，否則他就非死不可，因為他自己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他已沒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氣。

他若死了，冰冰是不是還能活得下去？沈璧君是不是還能活得下去？

她自己是不是還能活得下去？

這答案幾乎是絕對否定的。

死！蕭十一郎若死了，大家都只有死。

她並不怕死，可是大家假如真的就這麼樣死了，她死也不甘心。

她並沒有把死活放在心上，可是這口氣，她卻實在忍不下去。

風四娘就是這麼樣一個女人，為了爭一口氣，她甚至不惜去死一千次一萬次。

※※※

天色還很早，秋意卻已漸深。

滿山黃葉，被秋風吹得簌簌的響，就彷彿有無數人在為她嘆息。

她看不見馬車的影子，也找不到車轍痕跡。

地上的泥土，乾燥而堅實，就算有車痕留下，也早就被風吹走了。

風吹到她身上，她全身都是冷冰冰的，從心底一直冷到腳底。

她孤孤單單的面對著這滿山秋葉，滿林秋風，恨不得能大哭一場。

可是哭又有甚麼用？就算哭斷了肝腸，又有誰來聽？

──蕭十一郎，你為甚麼要偷偷的溜走？為甚麼要坐車走？

他若是騎馬行路，她也許能在鎮上打聽出他的行蹤。

因為他一向是個很引人注目的人。

可是坐在馬車裏，就沒有人會注意到他了，也沒有人會去注意一輛馬車。

何況她連那馬車是甚麼樣子都不知道。

現在她唯一的線索，只有「一條船」，船總是停泊在江岸邊的。

江岸在東南方。

她咬了咬牙，收拾起滿懷哀愁悲傷，打起了精神，直奔東南。

這已是她唯一可走的一條路，若是找不到蕭十一郎，這條路就是條有去無回的死路。

※※※

風動秋林，一片枯葉被風吹了下來，在風中不停的翻滾旋舞。

風吹到哪裏去，它就得跟著到哪裏去，既無法選擇方向，也無法停下來。

有些人的生命豈非也一樣，也像這片枯葉一樣，在受著命運的播弄？

大江東流。

江上有多少船舶，誰知道蕭十一郎在那條船上？就算到了江岸又如何？

風四娘走得很快，只恨不得能飛起來，可是她的一顆心卻在往下沉。

太陽已升起，光明而燦爛。

她的臉上也在發著光，可是心裏卻似已被烏雲佈滿，再燦爛的陽光，也照不到她心裏。

她幾乎已沒有勇氣再走下去，因為她已完全沒有信心。

路旁有個賣酒的攤子，牛肉、豆乾、白酒。

喝杯酒是不是能振作些？

她還沒有走過去，已發現攤子旁的七八雙眼睛都在直勾勾的盯著她。

她也一向是個很引人注意的人，若是有人想打聽她的行蹤，一定很容易打聽得到的。

這世上真正能引人注意的人並不太多，卻也不止她和蕭十一郎兩個。

──至少還有兩個。

沈璧君和連城璧豈非也一樣是這種人，尤其是兩個人走在一起──

一個美得可以令人心跳的少婦，和一個落魄襤褸的醉漢走在一起，無論誰都會忍不住要多看他們兩眼的。

連城璧若真的就是「那個人」，今天晚上豈非也一定會到那條船上去？

若是能找到他，豈非就也能找到蕭十一郎？

風四娘的眼睛亮了，她本來就有雙足夠動人的眼睛，亮起來的時候，更動人心弦。

大樹下有兩個佩劍的少年正在看著她，已看得發痴了，連碗裏的酒濺出來都不知道。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忽然走過去，帶著笑招呼：「喂。」

兩個年輕人都吃了一驚，又驚又喜，一個幾乎把手裏的半碗酒全都潑出來。

另外的一個看來比較沉著，也比較有經驗，居然站起來微笑道：「我叫霍英，他叫杜吟，姑娘你貴姓大名？」

有經驗的意思，當然就是對女人比較有經驗，江湖中的年輕人，本來就有不少已是老江湖。

風四娘也笑了，卻沒有回答他的話，反問道：「你們是走鏢的？」

霍英道：「我是，他不是。」

風四娘道：「你們都已在江湖中走了很久？」

霍英道：「我已走了很久，他沒有。」

風四娘道：「你們有沒有聽見過一個叫風四娘的人？」

霍英道：「我當然聽見過，她……」

杜吟忽然搶著道：「我也聽見過，聽過她是個……是個……」

風四娘道：「是個甚麼？」

杜吟的臉似已有些發紅，訥訥道：「是個女人，很好看的女人，而且……」

這次霍英替他說了下去：「而且很兇，據說江湖中有很多成名的英雄，一看見她就頭痛。」

風四娘笑了笑，道：「現在你們的頭痛不痛？」

兩個人又吃了一驚，吃驚的看著她。

還是霍英的膽子比較大，終於鼓起勇氣，道：「你就是風四娘？」

風四娘道：「我就是，就是那個又兇，又不講理的女妖怪。」

霍英怔住，怔了半天，才長長吐出口氣，勉強笑道：「可是你看來一點也不像。」

風四娘道：「不像風四娘。」

霍英道：「不像女妖怪。」

杜吟居然也跟著道：「一點也不像。」

風四娘又笑了。

她本來就是個很好看的女人，笑起來的時候，更沒有一點兇的樣子。

霍英的勇氣又恢復了，試探著道：「聽說你的酒量很好，這裏的酒也不錯，你……」

風四娘嫣然道：「我本來就想要你們請我喝杯酒。」

※※※

酒其實並不好，只不過酒總是酒。

風四娘一口氣就喝了三碗，眼睛更亮了。

杜吟看著她的時候，臉也更紅，好像已神魂顛倒，不知所措。

霍英的膽子卻更大，忽然道：「我也能喝幾杯，我們來拼酒好不好？」

風四娘瞟了他一眼，道：「你想灌醉我？」

霍英居然沒有否認，道：「我聽說你從來也不會醉的，所以……」

風四娘道：「所以你想試試。」

霍英笑道：「反正就算喝醉了也沒甚麼關係，我若喝醉了，小杜會送我，你若喝醉了，我送你。」

這小子居然像是有些不懷好意。

風四娘又笑了。

樹下有兩匹馬，她忽然問道：「這兩匹馬是你們騎來的？」

霍英點點頭，瞇起眼道：「你就算醉得連馬都不能騎，我也可以在後面扶著你。」

風四娘道：「你知道我要到哪裏去？」

霍英道：「隨便你想到哪裏去都行。」

風四娘道：「你們沒有別的事？」

霍英道：「我沒有，他……」

杜吟搶著道：「我也沒事，一點事都沒有。」

風四娘忽然跳起來，笑道：「好，我們走。」

霍英怔了怔，道：「走？走到哪裏去？」

風四娘道：「去找兩個人。」

霍英道：「我們剛才豈非說好了要拼酒的。」

風四娘道：「先去找人，再拼酒。」她笑得更迷人：「只要能找到那兩個人，隨便你要跟我怎麼拼都行。」

霍英的眼睛亮了，他本來就有雙色迷迷的眼睛，亮起來的時候，更顯得不懷好意。

初出道的犢兒，連隻老虎都不怕，何況母老虎？

更何況這條母老虎看來一點也不像！

他也跳了起來，笑道：「別的本事我沒有，要找人，我倒是專家，隨便你要找甚麼人，只要是說出他們的樣子來，我就能找得到。」

風四娘道：「真的？你真有這種本事？」

霍英道：「不信你可以問小杜。」

杜吟點點頭，心裏雖然有點不願意，卻也不能不承認：「他不但眼睛尖，而且記性好，不管甚麼樣的人，只要被他看過一眼，他就不會忘記。」

風四娘笑道：「我要找的這兩個人，隨便誰只要看過一眼，都絕不會忘記的。」

霍英道：「這兩個人很特別？」

風四娘道：「的確很特別。」

霍英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風四娘道：「一男一女，女的很好看……」

霍英搶著道：「比你還好看？」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比我好看一百倍。」

霍英道：「男的呢？」

風四娘道：「男的本來也很好看，只不過現在看來很落魄，而且還長出了一臉亂七八糟的鬍子來。」

霍英立刻搖頭，道：「我沒看見這麼樣兩個人，也找不到。」

他的臉色似已有點變了，笑得很不自然，事實上他簡直已笑不出來。

他心裏有甚麼鬼？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笑道：「你雖然沒看見，可是我知道有個人一定看見了。」

霍英立刻問：「誰？」

風四娘道：「小杜。」

霍英更緊張，勉強笑道：「我跟他是一路來的，我沒有看見，他怎麼會看見？」

風四娘道：「因為他是個老實人，他不會說謊。」她忽然轉過頭，盯著杜吟，道：「小杜，你說對不對？」

杜吟的臉又紅了，他的確不會說謊，卻又不敢說實話，他好像有點怕霍英。

可是看他的表情，已經等於把甚麼話都寫在臉上了。

霍英只有嘆了口氣，苦笑道：「今天早上我們吃早點的時候，好像看見過這樣兩個人。」

風四娘道：「那女的是不是很美？」

霍英只好點點頭。

風四娘道：「你是不是也想找她拼酒？」

霍英的臉也紅了。他畢竟還是個年輕人，臉皮還不太厚。

杜吟低著頭，囁嚅著道：「其實他也並沒有甚麼惡意，他本來就是這麼樣一個人，只不過有點……有點……」

風四娘替他說了下去：「有點風流自賞，也有點自作多情。」

霍英的臉更紅，好像已準備開溜。

風四娘卻拍了拍他的肩，笑道：「其實這也沒甚麼好難為情的，人不風流枉少年，年輕人看見漂亮的女人，若是不動心，那麼他不是個偽君子，就是塊木頭。」

霍英看著她，目中已露出感激之色，他忽然發覺這個女妖怪非但一點也不可怕，而且非常可愛。

無論誰看見風四娘，都會有這種想法的。

她不但能瞭解別人，而且能同情別人的想法，原諒別人的過錯。

只要你沒有真的惹惱她，她永遠都是你最可愛的朋友。

杜吟道：「其實他也沒有怎麼樣，也不過多看了那位連夫人兩眼，想去管管閒事而已。」

風四娘的眼睛裏更發出了光，道：「你們已知道她就是連夫人沈璧君？」

杜吟點點頭。

風四娘道：「你們怎麼會知道的？」

霍英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看見她那麼樣一個女人，居然跟一個又窮又臭的男人在一起，而且神情顯得很悲傷，好像受了很多委屈。」

風四娘道：「所以你就認為她一定是受了那個男人的欺侮，就想去打抱不平。」

霍英苦笑著點了點頭。

風四娘道：「你當然想不到那個又髒又臭的男人，就是江湖中的第一名公子連城璧。」

霍英嘆道：「我的確連做夢也想不到。」

風四娘道：「所以你就碰了個大釘子，再也不好意思去見他們。」

霍英道：「給我釘子碰的，倒不是連公子。」

風四娘道：「不是他，是誰？」

霍英道：「也是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姓周，叫周至剛。」

風四娘道：「是不是那個『白馬公子』？」

霍英點點頭，道：「他好像本來就是連公子的老朋友，所以才認得出他們，後來還把他們夫妻兩個人都拉回去了。」

風四娘道：「你是不是受了他的氣？」

霍英紅著臉，垂下頭。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忽然又跳起來，道：「走，你跟我走，我替你出氣。」

霍英道：「真的？」

風四娘笑道：「莫忘記我本就是個人人見了都頭痛的女妖怪，你遇見我，算你運氣，他遇見我就算他倒了大楣了。」

霍英精神一振，展顏道：「我早就說過，隨便你要到哪裏去，我都跟著。」

風四娘嫣然道：「那麼你不妨就暫時做我的跟班，保險沒有人敢再欺負你。」

杜吟道：「可是我們只有兩匹馬。」

霍英笑道：「沒關係，兩個跟班可以共騎一匹馬。」

杜吟也笑了，道：「不錯，你是跟班，我當然也是跟班，別的跟班都是跟在馬後面跑的，我們能夠兩個人騎一匹馬，已經算運氣不錯了。」

風四娘銀鈴般笑道：「能夠做我的跟班，本來就是你們的福氣。」

※※※

所以風四娘忽然就有了兩個跟班，剛才她還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身上連喝酒的錢都沒有，可是現在她已騎在一匹鞍轡鮮明的大馬上，後面還跟著兩個又年輕，又英俊的跟班。

這就是風四娘。風四娘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她這一生，永遠是多姿多彩的，永遠都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波折和傳奇。

無論遇著多麼困難的事，她都有法子去解決，而且一下子就解決了。

無論遇著甚麼樣的人，她都有法子去應付，而且能叫人高高興興的做她的跟班。

對付男人，她本來就有她獨特的手段──也許只有一個男人是例外。

蕭十一郎！

對付男人的手段，她至少有好幾百種，可是一遇見蕭十一郎，她就連一種都使不出來。

# 第十九回 金鳳凰

「現在我們要到哪裏去？」

「當然是周至剛的白馬山莊。」

白馬山莊當然有一匹白馬。

一匹從頭到尾，都找不出一根雜毛來的白馬，就像是白玉雕成的。

白馬通常都象徵尊貴，這匹馬不但高貴美麗，而且極矯健神駿，據說還是大宛的名種。

白馬山莊中當然還有位白馬公子。

白馬公子也是個很英俊的人，武功是內家正宗的，文采也很風流。

所以只要一提起白馬周家來，江南武林中絕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

※※※

只不過，究竟是這匹馬使人出名的？還是這個人使馬出名的？現在漸漸已沒有人能分得清了。

也許連周至剛自己都未必能分得清。

可是無論怎麼樣說，馬的確是名馬，人也的確是名人，這一點總是絕無疑問的。

所以無論誰要找白馬山莊，都一定不會找不到。

正午。山林在陽光下看來是金黃色的，一片片枯葉也變得燦爛而輝煌。

可是它的本質並沒有變，枯葉就是枯葉，葉子枯了時，就一定會凋落。

無論甚麼事都改變不了它的命運，就連陽光也不能。

──世上豈非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風四娘心裏在嘆息。

陽光正照在她臉上，使得她的臉看來也充滿了青春的光輝。

可是她自己知道，逝去的青春，是永遠也無法挽回的了。

她並不想留下青春，她想留下的，只不過是一點點懷念而已。

那也並不完全是對青春的懷念，對別人的懷念，更重要的是，讓別人也同樣懷念她。

等到她也如枯葉般凋落的時候，還能懷念她的又有幾人？

風四娘不願再想下去，回過頭，霍英和杜吟正在痴痴的看著她。

至少這兩個年輕人是永遠也不會忘了她的。

只要還有人懷念，就已足夠。

風四娘笑了道：「你們兩個都是好孩子，我若年輕些，說不定會嫁給你們其中一個的，現在……」

「現在我們只不過是你的跟班。」

霍英也在笑，笑得卻有點酸酸的。

風四娘笑道：「是我的跟班，也是我的兄弟。」

杜吟忽然道：「幸好你不準備嫁給我們。」

風四娘忍不住問道：「為甚麼？」

杜吟道：「現在我們是朋友，可是你若真的要在我們之間選一個，我們說不定就會打起來了。」

他的臉又紅了起來。

他說的是實話。

風四娘嫣然道：「我若要選，一定不會選你，你太老實。」

霍英又高興了起來，笑道：「我早就告訴過他，太老實的男人，女人反而不喜歡。」

杜吟紅著臉，囁嚅著道：「其實我有時候也不太老實。」

風四娘大笑道：「你想要我怎麼樣替你出氣？」

霍英道：「隨便你。」

風四娘道：「我們就這樣闖進去，把他抓出來好不好？」

霍英道：「好，好極了。」

※※※

山坡並不太陡斜。風四娘吆喝了一聲，反手打馬，衝出樹林。

白馬山莊黑漆的大門開著的，他們居然真的就這麼樣直闖了進去。

門房裏的家丁全都大吃了一驚，紛紛衝出來，大喝道：「你們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風四娘笑道：「我們是來找周至剛的，我是他的姑奶奶。」

她打馬穿過院子，直闖上大廳。

不但人吃驚，馬也吃驚，馬嘶聲中，已撞翻了兩三張桌子，四五張茶几，七八張椅子。

十來個人衝出來，有的想勒馬韁，有的想抓人，人還沒有碰到，已挨了幾馬鞭。

風四娘大聲道：「快去叫周至剛出來，否則我們就一路打進去。」

霍英高興得滿臉通紅，大笑道：「對，我們就一路打進去。」

一個老家丁急得跳到桌子上，大叫道：「你們這是幹甚麼，莫非是強盜？」

話還沒有說完，風四娘也已跳上桌子，一把揪住他衣襟，道：「我早就說過，我是周至剛的姑奶奶，他的人呢？」

「他……他不在，真的不在。」

「為甚麼不在？」

當然是因為出去了，所以才不在，風四娘也覺得自己問得好笑，所以又問道：「他幾時出去的？」

「剛才。」

「一個人出去的？」

「不是一個人，還有一位連公子。」

「連公子？連城璧？」

「好像是的。」

「他們到哪裏去了？」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風四娘的心不住往下沉：「連公子是不是跟他的夫人一起來的？」

「是。」

「連夫人呢？」

「在後面院子裏，跟我們莊主夫人在吃飯。」

風四娘心裏冷笑，道：「原來他故意安排周至剛出現，只不過是為了要把他老婆留在這裏，他好出去殺人。」

老家丁聽不懂她在說甚麼，霍英也不懂：「誰要去殺人？去殺誰？」

風四娘咬了咬牙，忽然問道：「你們兩個人的功夫怎麼樣？」

霍英笑道：「雖然不太怎麼樣，可是對付這些飯桶，倒還足足有餘。」

風四娘道：「好，你們就待在這裏，叫他們擺酒，開飯，若有人不聽話，你們就打，就算把屋子拆了也沒關係。」

霍英笑道：「別的我不會，揍人拆房子，我卻是專家。」

風四娘道：「若是酒不夠陳，菜不夠好，你們也照打不誤。」

霍英道：「我們要不要等你回來再吃。」

風四娘道：「用不著，我要到後面去找人。」

霍英道：「找誰？」

風四娘道：「找一個不知好歹的糊塗鬼。」

※※※

後面的院子裏，清香滿院，菊花盛開，梧桐的葉子翠綠。

一個翠衣碧衫，長裙拖地的美婦人，正從後面趕出來，碰上了風四娘。

她雖然已近中年，看起來卻還很年輕，一雙鳳眼閃閃有威，無論誰都看得出她一定是個很不好惹的女人。

風四娘偏偏就喜歡惹不好惹的人，眼珠子轉了轉，忽然道：「聽說這裏的莊主夫人娘家姓金。」

「不錯。」

「聽說她就是以前江湖中很有名的金鳳凰。」

「不錯。」

「你叫她出來，我想見見她。」

「她已經出來了。」

風四娘故意瞪大了眼睛，看著她，道：「你就是金鳳凰？」

金鳳凰寒著臉，冷冷道：「我就是。」

風四娘忽然笑了，眨著眼笑道：「失敬失敬，抱歉抱歉，我本來還以為你是周至剛的媽。」

金鳳凰臉上的血色一下子就褪得乾乾淨淨，一張臉已變得鐵青，忽然冷笑道：「聽說以前江湖中有個叫風四娘的母老虎，總是喜歡纏住我老公，只可惜我老公一看見她就要吐。」

風四娘道：「你老公是周至剛？」

金鳳凰冷冷道：「不錯。」

風四娘道：「那就不對了，我只迷得他一見到我就要流口水，有時甚至會開心得滿地亂爬，卻從來也沒有吐過一次。」

金鳳凰道：「難道你就是風四娘？」

風四娘道：「不錯。」

金鳳凰冷笑道：「失敬失敬，抱歉抱歉，我本來還以為你是條見人就咬的瘋狗。」

風四娘卻又笑了，悠然道：「我倒真想咬你一口，只可惜我從來不咬老太婆。」

金鳳凰的臉色好像已發綠。

她年紀本來就比周至剛大兩歲。

年紀比丈夫大的女人，最聽不得的，就是老太婆這三個字。

她甚至情願別人罵她瘋狗，也不願聽到別人說她老。

風四娘就知道她怕聽，所以才說。

自從發現連城璧很可能就是「那個人」之後，她就已準備找連城璧的麻煩了。

連城璧既然是跟周至剛一起走的，周至剛當然也不是好人。

她找不上他們，只好找上了金鳳凰。風四娘找麻煩的本事，本來就是沒有人能比得上的。

現在金鳳凰居然還沒有被她氣死，她好像覺得還不太滿意，微笑著道：「其實我也知道你並不太老，最多也只不過比周至剛大二三十歲而已，臉上的粉若塗得厚一點，看起來也只不過像五十左右。」

金鳳凰忽然尖叫著撲了過來。

有很多女人都很會叫的，而且很喜歡叫。

她們高興的時候要叫，生氣的時候也要叫，親熱的時候要叫，打架的時候也要叫。

金鳳凰無疑就是這種女人。

她叫的聲音很奇怪，很尖銳，有點像是一刀割斷了雞脖子，又有點像是一腳踩住了貓尾巴。

可是她的出手既不像雞，也不像貓。

她的出手快而準，就像是毒蛇。

在風四娘還沒有出道的時候，金鳳凰就已經是江湖中有名難惹的女人。

她的武功實在比風四娘想像中還要高。

風四娘接了她五六招之後，已發覺了這一點。

只不過風四娘的武功，也比金鳳凰想像中要高得多，十七八招過後，忽然閃電般握住了她的手腕。

金鳳凰的手跟身子立刻麻了，連叫都叫不出。

風四娘已經把她的手反擰到背後，才喘了口氣道：「我要問你幾句話，你最好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金鳳凰咬著牙，恨恨道：「你殺了我吧。」

風四娘道：「你明知我不會殺你的，我最多也只不過把你鼻子割下來而已。」她笑了笑，又道：「世上唯一比老太婆更可怕的女人，就是沒有鼻子的老太婆。」

金鳳凰咬著牙，眼淚已快掉下來。

她知道風四娘是說得出，就做得出，她瞭解風四娘這種女人，因為她自己也差不多。

風四娘道：「我問你的話，你究竟肯不肯說？」

金鳳凰道：「你……你究竟要問甚麼？」

風四娘道：「你老公陪連城璧到哪裏去了？」

金鳳凰道：「不知道。」

風四娘冷笑道：「我若割下你鼻子來，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金鳳凰又叫了起來：「我真的不知道，你殺了我，我也不知道。」

女人真的叫起來的時候，說的大多數都不會是謊話。

風四娘嘆了口氣，又問道：「沈璧君呢？你把她藏到哪裏去了？」

金鳳凰道：「我沒有藏起她，是她自己不願意見你。」

風四娘還沒有到後面來的時候，她們已知道來的是風四娘。

敢騎著馬闖上人家大廳的女人，這世上還沒有幾個。

風四娘道：「她不想見我，可是我想見她，你最好……」

她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她已看見了沈璧君。

沈璧君已走出了門，站在屋簷下，臉色是蒼白，帶著怒意，一雙美麗的眼睛卻已發紅。

是不是哭紅了的？

是為甚麼而哭？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我千辛萬苦的來找你，你為甚麼不願見我？」

沈璧君冷冷道：「誰叫你來的？你根本就不該來。」

風四娘又不禁冷笑道：「你若以為是他叫我來的，你就錯了。」

他？他是誰？

沈璧君當然知道，一想到這個人，她心裏就像被針在刺著，被刀割著，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撕得粉碎，碎成了千千萬萬片。

她已連站都站不住，整個人都已倒在欄杆上，卻寒著臉道：「不管你是為甚麼來的，你現在最好趕快走。」

風四娘道：「為甚麼？」

沈璧君道：「因為我已跟你們沒有關係，我……我已不是你認得的那個沈璧君……」

她的話說得雖兇，可是眼淚卻已流下，流在她蒼白憔悴的臉上，就像是落在一朵已將凋零的花朵上的露珠。

看著她的悲傷和痛苦，風四娘就算想生氣，也沒法子生氣了。

她的心裏又何嘗不是像被針在刺著，像被刀在割著？

她當然瞭解沈璧君的意思。

以前她認得的那個沈璧君，是一個為了愛情而不惜拋棄一切的女人，現在的沈璧君，卻已是連城璧的妻子。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有幾句話要對你說。」她忽然衝過去，緊緊的握住了沈璧君的臂：「你一定要聽我說，我說完了就走。」

沈璧君用力咬著嘴唇，終於點了點頭：「好，我聽，可是你說完了一定要走。」

風四娘道：「只要你聽我說完了，就算你不讓我走，我也非走不可。」

──該走的，遲早總是要走的。

這正是蕭十一郎以前常說的一句話。

想起了這句話，想起了那個人，想起了他們的相聚和離別……

沈璧君的眼淚已濕透了衣袖。

蕭十一郎，現在你究竟在哪裏？究竟在做甚麼？

你為甚麼不來聽聽，這兩個必將為你痛苦終生的女人在說些甚麼？

你知不知道她們的悲傷和痛苦？

※※※

他當然不能來，因為他現在又漸漸走進了一個更惡毒，更可怕的陷阱中。

也許他自己並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不願回頭，也不能回頭。

梧桐的濃蔭，掩住了日色。長廊裏陰涼而幽靜，一隻美麗的金絲雀，正在簷下「吱吱喳喳」的叫，彷彿也想對人傾訴它的寂寞和痛苦。

它的愛侶已飛走了，飛到了天涯，飛到了海角，它卻只有呆在這籠子裏，忍受著永無窮盡的寂寞。

這裏的女主人，雖然也常常撫摸它美麗的羽毛，可是無論多麼輕柔的撫摸，也比不上它愛侶的輕輕一啄。

金鳳凰已掩著臉衝出了院子，也沒有回頭。

風四娘還沒有開口。

這件事實在太複雜，太詭秘，她實在不知道應該從哪裏說起。

沈璧君已在催促：「你為甚麼還不說？」

風四娘終於抬起頭，道：「我知道你恨他，因為你認為他已變了，變成了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變成了個無情無義的人。」

沈璧君垂著頭，一雙手緊握，指甲已刺入掌心，嘴唇也已被咬破。她在折磨自己。

她希望能以肉體的折磨，來忘卻心裏的痛苦。

風四娘道：「可是你完全錯怪他了，你若知道這件事的真相，就算有人用鞭子趕你，你也絕不會離開他一步的。」

沈璧君恨恨道：「就算有人用刀逼我留下，我也要走，因為每件事都是我親眼看見的，並且看得清清楚楚。」

風四娘道：「你看見了甚麼？」

她也握緊了手，道：「你看見他為了冰冰傷人，你看見他已變成了一個驕傲自大的暴發戶，你看見他已變成了無垢山莊的主人？」

沈璧君道：「不錯，這些事我都看見了，我已不願再看。」

風四娘道：「只可惜你看見的只不過是這些事的表面而已，你絕不能只看表面，就去斷定一個橘子已發臭，你……」

沈璧君打斷了她的話，冷冷道：「外面已腐爛的橘子，心裏一定也壞了。」

風四娘道：「可是也有些橘子外面雖光滑，心裏卻爛得更厲害。」

沈璧君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風四娘道：「我問你，你知不知道他為甚麼要為冰冰而傷人？你知不知道無垢山莊怎麼會變成他的？你知不知道他為甚麼要殺那些人？」

沈璧君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風四娘道：「可是我知道。」

沈璧君道：「哦？」

風四娘道：「他那麼樣對冰冰，只因為冰冰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她已有了不治的絕症，隨時隨地都可能倒下去。」

沈璧君臉色變了變，顯然也覺得很意外。

風四娘道：「他要殺那些人，只因為那些人都是逍遙侯的秘密黨羽，都是些外表忠厚，內藏奸詐的偽君子。」她嘆了口氣，又道：「而且他也並沒有真的找到寶藏，他的財富，都是一個人為了陷害他，才故意送給他的，無垢山莊也一樣。」

沈璧君的臉又沉了下去，冷笑道：「我想不出世上居然有人會用這種法子去害人。」

風四娘道：「你當然想不通，因為有很多事你都不知道。」

沈璧君道：「甚麼事？」

風四娘道：「逍遙侯有個秘密組織，他收買了很多人，正在進行一件陰謀，他死了之後，這個組織就由另外一個人接替了。」

沈璧君在聽著。

風四娘道：「只有冰冰知道這組織的秘密，也只有她才認得出這組織中裏的人，因為這些人都是些欺世盜名的偽君子。」

沈璧君道：「蕭十一郎要殺的就是這些人？」

風四娘點點頭，道：「可是他不願意打草驚蛇，所以他出手時，都說他是為了冰冰，其實冰冰是個很善良的女孩子，他們之間，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些兒女私情。」

沈璧君又用力咬住了嘴唇。

風四娘道：「接替逍遙侯的那個人，為了想要蕭十一郎成為江湖中的眾矢之的，就故意散佈流言，說他找到了寶藏，其實他的財富，都是那個人用盡了千方百計，故意送到他手裏的。」

沈璧君忍不住問道：「你已知道這個人是甚麼人？」

風四娘道：「我雖然還不能十分確定，至少也有了六七分把握。」

沈璧君道：「他是誰？」

風四娘一字字道：「連城璧。」

沈璧君臉色變了。

風四娘道：「天下絕沒有任何人比他更恨蕭十一郎，他這麼樣做，不但是為了要陷害蕭十一郎，也為了要讓你重回他的懷抱。」

沈璧君突然道：「你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些話？」

風四娘點點頭。

沈璧君冷冷道：「現在你已經說出來了，為甚麼還不走？」

風四娘道：「我說的這些事，你難道全都不信？」

沈璧君冷笑，反問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些秘密？是不是蕭十一郎告訴你的？」

風四娘道：「當然是。」

沈璧君道：「只要是他說出來的話，你難道全都相信？」

風四娘道：「每個字我都相信，因為他從來也沒有騙過我。」

沈璧君冷冷道：「可是我卻連一個字也不相信。」

風四娘道：「為甚麼？是不是因為他騙過你？而且常常騙你？」她盯著沈璧君，也不禁冷笑，道：「他甚麼事騙過你？只要你能說得出一件事來，我馬上就走。」

沈璧君冷笑道：「他……」

她只說出了一個字。

她忽然發覺自己雖然總覺得蕭十一郎欺騙了她，但卻連一件事都說不出來。

自從蕭十一郎和她相逢的那一天開始，就在全心全意的照顧她，保護她。

他對她說出的每句話，每個字，都是絕對真實的。

可是她卻一直在懷疑他，因為他是江湖中最可怕，也最可惡的大盜蕭十一郎。

就因為她的懷疑，他才會吃了那麼多苦，幾乎死在小公子的刀下。

她自己幾乎一刀要了他的命。

但他卻還是毫無怨言，還是在全心全意的對她，甚至不惜為了她去死。

前塵往事，就像是圖畫一樣，忽然又一起出現在她眼前。

每一幅圖畫，都是用淚畫出來的。

蕭十一郎的血淚。

沈璧君不禁垂下頭，淚又流下。

風四娘凝視著她，道：「你不相信他，也許只因為你不相信自己，因為你根本從來也沒有下定決心，拿定過主意，因為你太軟弱，太無能，就像是籠子裏的這隻金絲雀，始終沒有勇氣衝破這籠子飛出去。」她換上笑容，又道：「就算有人替你打開了這籠子，你也不敢，因為你怕外面的風雨會打濕你這一身美麗的羽毛。」

她自己也知道這些話說得太重，可是現在她已不能不說。

「你總認為你自己為他犧牲了一切，拋棄了一切，你從來也沒有替他想想，他為你的犧牲有多大。」

沈璧君伏倒在欄杆上，已泣不成聲。

這些話她只有聽著。

她不能反駁。

因為這些話每個字都是真的，每個字都像是一把刀，在割裂著她的心。

看到她的悲哀，風四娘的心又軟了，嘆息著道：「何況，就算他會騙你，我也絕不會騙你的，你總該知道，我對他的感情。」她的淚也已流下，慢慢的接著道：「我若是個自私的女人，我就該想法子讓你們分開，讓你們彼此懷恨，可是現在……」

沈璧君忽然抬起頭，流著淚道：「現在你為甚麼要這麼樣做？」

風四娘笑了笑，笑得實在很淒涼：「因為我知道他真正愛的是你，只有你，沒有別人。」

沈璧君心又碎了，本已碎成千千萬萬片的一顆心，每一片又碎成了千千萬萬片。

看著風四娘淒涼的笑容，笑容上的眼淚，她忽然發覺自己的卑小。

她忽然發現風四娘才真正是個偉大的女人。

「她為蕭十一郎的犧牲，豈非遠比我更大？」

沈璧君在心裏問自己：「她為甚麼寧可自己忍受痛苦，卻一心想來成全我們？」

「她為甚麼要說謊？」

沈璧君終於承認：「我也知道你說的是真話，可是我……」

風四娘道：「可是你不敢承認，因為你害怕，你不敢衝破這籠子，因為，你從小就已被人關在這籠子裏，一個別人雖然看不見，你自己卻一定可以感覺得到的籠子。」

沈璧君的確感覺得到。

風四娘道：「你不妨再想想，周至剛為甚麼會忽然出現的？」

「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連城璧要帶你到這裏來，要將你留在這裏，他才好去殺人。」

「去殺誰？」

「蕭十一郎！」

# 第二十回 尋尋覓覓

風四娘冷冷道：「現在你又是連夫人了，所以蕭十一郎已經可以死了，他死了之後，你們就可以回到你們的無垢山莊做一雙人人羨慕的無垢俠侶，就算蕭十一郎的屍骨已餵了野狗，也跟你完全沒有關係。」她轉過身，道：「但我卻一定要去救他，所以我的話一說完，就非走不可。」

她真的在往外走。

沈璧君忽然衝上去，用力拉住了她：「我跟你一起走。」

風四娘眼睛裏發出了光：「真的？」

「真的！」

「這次你真的下了決心？」

沈璧君咬著牙點了點頭：「不管怎麼樣，我要再見他一面。」

風四娘道：「你知不知道連城璧他們到哪裏去了？」

沈璧君抬起頭，吃驚的看著她：「難道你不知道？」

風四娘的心又沉了下去。

日色已偏西。

秋日苦短，距離日落時已不遠了。

她還是不知道該到哪裏去找蕭十一郎。

客廳裏居然很熱鬧。

桌上擺滿了酒菜，霍英和杜吟都在興高采烈的喝著酒。

陪他們喝酒的，居然是金鳳凰。

她的臉已紅了，眼睛裏已有了醉意，正在吃吃的笑著道：「來，再添二十杯，我們一個人乾十杯。」

霍英正在為她倒酒，看見風四娘，立刻笑嘻嘻的站起來，紅著臉道：「是她自己要找我拼酒的，我想不答應都不行。」

風四娘也忍不住要笑──這小子找來找去，總算找到個人跟他拼酒了。

她也知道金鳳凰為甚麼會跟他拼酒。

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總想喝兩杯的。

金鳳凰的心情當然很不好。

無論誰被別人說成老太婆，又被人擊敗，心情都不會好的，何況她一向是個很驕傲的女人。

風四娘雖然想笑，卻又忍不住嘆了口氣。

一個女人遲暮的悲哀，她比誰都瞭解得多，她忽然覺得自己實在對金鳳凰太殘忍了些。

金鳳凰正乜斜著醉眼，在看著她，道：「你們的悄悄話說完了沒有？」

風四娘點點頭。

金鳳凰道：「你敢不敢過來跟我拼拼酒？」

風四娘搖搖頭。

金鳳凰又笑了，吃吃的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敢的，你武功雖然不錯，可是你敢跟我拼酒，我非叫你喝得躺在地上不可。」

風四娘道：「你自己現在已經快躺下去了，我勸你還是少喝兩杯的好。」

金鳳凰瞪起了眼睛，道：「你說我醉了？好，我們一個人乾十杯，看看倒下去的是誰？」

風四娘已不想理她。

你若看見一個人喝醉了，最好的法子就是不理他。

金鳳凰道：「好，你不理我也沒關係，只可惜你永遠也找不到他們了。」

她的話裏好像還有話。

風四娘立刻問道：「你能找得到他們？」

金鳳凰道：「周至剛是我的老公，我若找不到他，還有誰能找得到他？」

風四娘道：「你知道他在哪裏？」

金鳳凰道：「我當然知道，只可惜我偏偏不告訴你。」她瞪著眼，忽然又笑道：「除非你過來跟我賠個禮，再陪我喝十杯酒。」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忽然也笑了，道：「我看你是在吹牛。」

金鳳凰瞪眼道：「我吹甚麼牛？」

風四娘道：「你老公要到甚麼地方去，絕不會告訴你的，我知道。」

金鳳凰道：「你知道個屁。」

風四娘悠然道：「我的老婆若是個像你這麼樣的老太婆，我出去的時候也絕不會告訴她的，因為我要出去找花枝招展的大姑娘。」

金鳳凰跳了起來，大聲道：「誰說他是去找女人了，他明明是要到楓林渡口去，他……」

她下面在說甚麼，風四娘已連聽都沒有聽。

只聽到了「楓林渡口」四個字，風四娘已拉著沈璧君衝出去：「我們走。」

霍英、杜吟也跟著衝出了大廳：「我們到哪裏去？」

「當然是楓林渡口。」

※※※

大廳裏已靜了下來，只剩下金鳳凰一個人痴痴的站在那裏發怔。

外面傳來馬嘶蹄聲，蹄聲遠去。

她一雙充滿了醉意的眼睛，忽然變得很清醒，嘴角忽然露出一絲惡毒的微笑。

她知道他們就算在楓林渡口找十年，也找不到連城璧和蕭十一郎的。

「風四娘，風四娘，你總算也上了我一個當……」

金鳳凰忽然大笑，大笑著將桌上的酒全都喝了下去。

酒是苦的。

她的眼睛又落在酒杯裏。

因為她實在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哪裏去了，以前他無論到哪裏去，都一定會告訴他，可是現在……

一個女人到了遲暮時，非但已挽不回逝去的青春，也挽不回丈夫的心了。

「我不是老太婆……我不是……」

她流著淚，把所有的酒杯全都砸得粉碎，忽然伏在桌上，放聲痛哭。

只可惜她的哭聲風四娘已聽不見。

筆直的大路，在這裏分成兩條。

「楓林渡口應該往哪條路走？」

「不知道。」

「我知道黃河上有個楓林渡口。」

「江南沒有黃河，只有長江。」

「長江的楓林渡口，我就沒聽說過了。」

「你沒聽說過，一定有人聽說過的。」

※※※

夕陽滿天，前面的三岔路口上，有個小小的茶亭。

茶亭裏通常也賣酒的，還有些簡單的下酒菜，有時甚至還賣炒飯和湯麵。

「我們不如就在前面停下來問問路，隨便喝點酒，吃點東西。」

「對，吃飽了才有力氣辦事。」

年輕人對自己的肚子總不願太虧待的，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忘了吃。

風四娘實在不願意停下來，現在天已快黑了，她一定要在月亮升起前找到蕭十一郎，否則她就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

可是她不認得路，而且她也很渴。

風中傳來酒香，還有鹵牛肉和油煎餅的香氣。

霍英笑道：「這味道嗅起來好像還不錯，一定也不會難吃。」

風四娘瞪了他一眼，恨恨的道：「我不該帶你來的，你太好吃。」

她嘴裏雖這麼樣說，心裏卻並沒有這麼樣想。

她需要幫手。

霍英和杜吟的武功都不錯，江湖中後起一代的少年，武功好像普遍都比上一代的人高些。

奇怪的是，他們居然也很樂意做她的跟班。

沈璧君不瞭解，她永遠也不瞭解風四娘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更不瞭解風四娘的作風。

她們本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所以她們的命運也不同。

※※※

沈璧君垂著頭，走進了酒亭。

她從來也沒有像風四娘那樣高視闊步的走過路，也從來沒有像風四娘那麼樣的笑過。

事實上，她已有很久都沒有真正的笑過，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已有多久？

她的心一直都很亂，現在更亂。

──現在就算能找到蕭十一郎又如何？難道要她又拋下連城璧，不顧一切的跟著蕭十一郎？

假如風四娘沒有猜錯，這一切陰謀的主使真是連城璧，她更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這一生中，為甚麼總是有這麼多無法解決的煩惱和痛苦？

風四娘正在大聲吩咐：「替我們切幾斤牛肉，炒一大碗飯，再加外面的四匹馬準備些上好的草料。」

現在他們當然已用不著兩個人騎一匹馬。

她已在白馬山莊的馬廄裏選了四匹上好的蒙古駿馬，還在帳房裏順手提走了包銀子。

在她看來，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一點也沒有犯罪的感覺。

可是沈璧君卻不懂。

她永遠不瞭解風四娘要跟一個人作對時，怎麼還騎他的馬，用他的銀子？

她若懷恨一個人時，就算餓死，也絕不肯喝這個人一口水的。

風四娘好像總是能將最困難的事，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

她卻往往會將很簡單的事，變得很複雜。

因為她本來就是這麼樣一個人，所以才會造成這種命運。

命運豈非本就是自己造成的？

※※※

牛肉端上來，燒得果然不錯。

風四娘一口氣吃了幾塊，才開始問這酒亭裏賣酒的老人：「這附近是不是也有個楓林渡口？」

「有的，就在楓林鎮外面。」

※※※

風四娘鬆了口氣，胃口也開了，又夾了最大的一塊牛肉：「楓林鎮要從哪條路走？」

「靠右手的這條。」

「遠不遠？」

「不太遠。」

風四娘拿起碗酒，一飲而盡，笑道：「既然不太遠，我們就可以吃飽了再趕路，反正天黑的時候能趕到就行了。」

賣酒的老人點點頭，道：「若是騎馬去，明天天黑之前一定能趕到。」

風四娘吃了一驚，連嘴裏的酒都幾乎要嗆出來，一把揪住這老人的衣襟：「你說甚麼？」

老人也吃了一驚：「我……我甚麼也沒有說。」

「你說我們要明天晚上才能到得了楓林鎮。」

「最快也得明天晚上，這段路快馬也得走一天一夜。」

「要走一天一夜的路，你還說不太遠？」

老人賠著笑道：「一個人至少要活好幾十年，只走一天路，又怎麼能算多？」

風四娘怔住。

看看這老人滿頭的白髮，滿臉的皺紋，一兩天的光陰，在他說來，實在沒甚麼了不起。

可是對風四娘說來，只要遲半個時辰，就很可能要抱憾終生。

雖然是同樣一件事，可是人們的看法卻未必會相同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念，都會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這就是人性。

對於人性，風四娘瞭解得顯然並沒有她自己想像中那麼多。

她心裏還抱著萬一的希望，又問：「從這裏去有沒有近路？」

「沒有。」老人徐徐道：「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走過近路，所以我才能活得比人長些。」他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我今年已七十九。」

風四娘又怔住。

現在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這世上畢竟有很多困難，就連她也沒法子解決的。

霍英和杜吟卻還是「不解愁滋味」的少年，兩個人還在嘀嘀咕咕，有說有笑。

霍英正帶著笑悄悄道：「看來這老頭子跟八仙船的張果老倒是天生的一對兒。」

風四娘忽然跳起來，一把揪著他：「你說甚麼？」

霍英又吃了一驚，訥訥道：「我……我沒有說甚麼。」

「你剛才是不是在說八仙船？」

「好像是的。」

「這條船在哪裏？」

霍英笑了：「那不是條船，是個……是個妓院。」

風四娘鬆開手，坐下去，心也沉了下去。

霍英卻還在解釋：「那妓院裏有八位姑娘，外號叫八仙，最滑稽的一個就是張果老，她明明已是個老太婆了，卻還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妓院裏混，一喝醉了，就會說些半瘋半癲，別人聽不懂的話。」

杜吟也不禁笑道：「奇怪的是，偏偏還有很多人特地跑去看她，她的客人反而比別人多。」

風四娘板著臉，冷冷道：「你們也是去看她的？也是她的客人？」

杜吟紅著臉，道：「是小霍拖我去的。」

霍英道：「我也是為了好奇，想去看看這個老妖怪，只可惜我們去得不巧，雖然見到她一面，但沒有聽到她那些妙論。」

風四娘道：「為甚麼？」

霍英笑道：「因為她的客人太多。」

看來這老妖怪一定也很懂得利用男人的心理。

霍英又道：「我們本來還想多等一天的，可惜那地方今天已被人包下了。」

風四娘隨口問道：「被誰包下了？」

霍英道：「被一個姓魚的客人，聽說是個豪客。」

風四娘又跳了起來，眼睛裏也發出了光：「這地方在哪裏？」

霍英道：「就在春江城。」

杜吟道：「也就是我們遇見周至剛的地方。」

風四娘已拉起沈璧君衝出去：「我們走。」

霍英、杜吟也跟著衝出酒亭：「到哪裏去？」

「當然是春江城的八仙船。」

夜。

燈火璀璨，夜已深了。

「八仙船在哪條街上？」

「在桃花巷裏。」

桃花巷並不窄，牆卻很高，高牆後不時有笙歌管弦聲傳出來。

風四娘一馬當先，衝了進去，很容易就找到了八仙船。

※※※

大門上的燈籠還亮著，燈籠上六個大字也在發光：

「八仙船。」

「胭脂海。」

兩扇黑漆大門卻是緊緊關著的，「鯊王」要吃人的時候，當然不准別人闖進來。

他是不是已將蕭十一郎吃了下去？

風四娘一躍下馬，道：「我們闖進去。」

沈璧君遲疑道：「就這樣闖進去？若是找錯了地方怎麼辦？」

風四娘道：「找錯了就算他們倒楣。」

沈璧君又不懂了：「算他們倒楣？」

風四娘道：「我若找不到人，就拆了他們的房子。」

沈璧君道：「可是他們並沒有錯，他們並沒有要你們到這裏來。」

風四娘根本不理她，已衝過去，用力踢門。

門很結實，她踢不開，霍英和杜吟就幫著踢。

沈璧君只有苦笑。

這種事你就算殺了她，她也做不出的，可是風四娘踢開門後，她也會跟著進去。

她做事也有她的原則，只不過這種原則是對？是錯？就連她自己也分不清。

※※※

門已撞開。

風四娘拉著沈璧君闖進去，一路上居然都沒有人出來問，也沒有人阻攔。

人呢？難道都醉了？

燈火輝煌的大廳裏，忽然傳出了一陣很有風情的歌聲。

一個滿頭珠翠，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手裏拿著個酒杯，嘴裏哼著小調，搖搖晃晃的走出來，果然似已醉了。

她穿著拖地的長裙，雖然醉，風姿卻還是很美──在燈光下遠遠的看來彷彿很美。

可是一走得近了些，風四娘立刻就發現她已是個老太婆，臉上雖然抹著很厚的脂粉，卻還是掩不住滿臉的皺紋。

「張果老。」霍英第一個衝過去：「你們的客人呢？」

張果老抬起頭，上上下下的看了他幾眼，格格的笑了起來：「我認得你，你昨天來過。」她忽然又嘆了口氣：「可惜你今天卻來遲了。」

「難道人都已走了？」

「還沒有走。」張果老搖著頭，又格格的笑了起來：「他們不會走的，你就算用棍子趕他們，他們也不會走的。」

「為甚麼？」

「你為甚麼不自己進去看看？」

風四娘已衝了進去，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人果然還沒有走，而且永遠也不會走了。

客廳裏燈火輝煌，桌子上擺滿了山珍海味，成罈的美酒。

每個人都穿著鮮豔華麗的衣服，顯得很威風，很神氣。

只可惜他們都已是死人。

「鯊王」魚吃人、金菩薩、「金弓銀丸斬虎刀，追雲捉月水上飄」厲青鋒、人上人、軒轅三成、軒轅三缺。

他們在活著的時候，都是顯赫一時的英雄好漢，富甲一方的武林大豪。

只可惜他們現在都已是死人，每個人頭上都被砍了一刀。

一刀就已致命。

是誰有這麼鋒利的刀？

是誰有這麼快的出手？

蕭十一郎！

除了蕭十一郎外還有甚麼人？

風四娘全身都已冰冷，沈璧君的心更冷。

死的並不止他們六個人，除了外面的張果老外，這裏已連一個活人都沒有，連女人也都已同樣死在刀下。

致命的一刀。

蕭十一郎，蕭十一郎，你的心為甚麼如此狠？

※※※

死人已不再流血。

沈璧君已忍不住要流淚，她不僅為這些死人悲哀，也在為自己悲哀。

她全心全意愛著的人，竟是個冷血的劊子手。

風四娘卻輕輕吐出口氣。

這景象雖然悲慘可怕，但是蕭十一郎總算並沒有死在這裏。

只要他還活著，別的事都可以等到以後再說。

沈璧君忽然轉過頭，用一雙帶淚的眼睛瞪著她：「你還說我錯恨了他？」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不管怎麼樣，他絕不是你想像中那樣無情的人。」

沈璧君咬著嘴唇，冷冷道：「他的確不是，他根本不能算是人。」

風四娘道：「難道你已認定了這些人是死在他手裏的？」

沈璧君道：「難道不是？」

風四娘道：「絕不是，他從來也沒有殺死過一個無辜的人。」

沈璧君道：「那麼這些人是誰殺的？」

風四娘道：「我可以問得出來，我一定要問出來，幸好這裏還有一個活著的人。」

※※※

院子裏淒涼而寒冷，連燈光都似已變得陰森森的，宛如鬼火。

張果老雖然還活著，可是在燈下看來，臉色也像是死人一樣。

她已坐下來，坐在廊前的石階上，不停的笑，不停的唱。

她唱的本是很有風情的小調，在此時此刻聽來，卻顯得說不出的悲慘詫異。

風四娘走過去，也坐下來，坐在她身旁，輕輕的問：「你剛才一直都在這裏？」

張果老點點頭。

風四娘道：「剛才這裏發生的事，你都親眼看見了？」

張果老道：「我雖然已老了，卻還看得見，也還聽得見，我還沒有死。」她又忽然大笑：「那小子卻以為我已經嚇死了，我裝死一定裝得很像。」

「那小子」顯然就是兇手。

她裝死騙過了他，所以她還能活著。

一個在妓院裏混了幾十年的女人，就算不是老妖精，也已是條老狐狸。

一條真正的老狐狸，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有法子活下去的。

※※※

風四娘鬆了口氣，又問道：「那小子殺人的時候，你也看見了？」

張果老道：「嗯。」

風四娘道：「這些人全都是他殺的？」

張果老又點點頭，臉上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恐懼之色，喃喃道：「他殺人殺得真快……他有把好快好快的刀。」

風四娘道：「你知道他是誰？」

張果老道：「我當然知道，他是個死人。」

風四娘怔了怔，道：「死人怎麼會殺人？」

張果老道：「現在他雖然還沒有死，可是他是個死人。」

看來霍英的確沒有說錯，她說的話的確有點瘋瘋癲癲，教人聽不懂。

風四娘只有忍耐著，問下去：「他明明還活著，為甚麼是個死人……」

張果老道：「因為他要殺人，別人一定也要殺他，他一定也活不長的，所以在我眼裏看來，他根本就已是個死人。」

她說的話雖然有點瘋癲，卻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風四娘勉強笑了笑，道：「不管他是死是活，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姓甚麼？長得是甚麼樣子？」

張果老道：「他長得很好看，是個男人……」她又格格的笑著道：「我喜歡男人，尤其喜歡好看的男人，可是……為甚麼越好看的男人，心就越狠呢……為甚麼越好看的男人就越無情……」

她雖然在笑，臉上卻已有了淚痕，放聲大哭了起來，哭得就像是個孩子。

她當然有很多傷心事。

無論誰在妓院裏混了這麼多年，都一定會有很多傷心事的。

風四娘的心裏也在發苦。

她雖然知道蕭十一郎的心並不狠，也並非真的無情。

但他卻的確是個很好看的男人，而且的確有柄好快好快的刀。

──難道這些人真的是死在他刀下的？

──他為甚麼要下這種毒手？

──現在他的人呢？

風四娘也不禁用力咬住了嘴唇。

──為甚麼這個人總是在不該出現的時候出現。

──等到別人想找他的時候，他反而連人影子都看不見了。

沈璧君一直在盯著她，忽然道：「人上人他們今天請的就是他？」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道：「你跟他分手的時候，他就是要到這裏來的？」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道：「所以他一定來過。」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道：「現在他卻已走了。」

風四娘又不禁嘆息──該留下的時候，你不留下，不該走的時候，你偏偏要走，你為甚麼總要喜歡這樣折磨人？

沈璧君道：「他們活著的時候，絕不會放他走的，因為他們找他來，就是為了對付他。」

風四娘承認。

沈璧君道：「所以他走的時候，他們一定已死了，殺人的若不是他，會是誰？」她臉上也充滿了悲慘和痛苦，流著淚道：「我不該來的，你也不該來的，他不肯帶你來，就因為不願讓你看見他殺人……你為甚麼要來？我又為甚麼要來？」

她反反覆覆的說著最後這兩句話，說一次，流一次淚。

她的眼淚不停的在流，她的人已走了出去，走得雖慢，卻沒有回頭。

風四娘也沒有留她。

就算留，也留不住的──就算能留住又如何？

一個人的心若已傷透了，還有誰能讓她回心轉意？

就連風四娘也同樣不能。

除非她能令死人復活，親口說出誰是真兇。

她不能。

除非她能找到蕭十一郎，叫他自己說明這件事。

她也不能。

死人是永遠不會復活的，蕭十一郎這一走，只怕也很難再找得到了。

院子裏的風好冷，凋零的秋葉，一片片隨風飄落，落在她身上，落在她頭髮上。

她沒有動，就像是已完全沒有感覺。

可是她的眼淚也已流下。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忽然發現張果老的哭聲已停止，身子彷彿也將隨風而倒了。

她忍不住去拉她的手。

手冰冷，比風還冷，冷而乾癟，就像是風中的一片枯葉。

她的人也已枯葉般凋落了。

一個像她這麼樣的女人，在這種地方度過了這麼樣的一生，能這樣平平靜靜的死，是不是已經算很幸運？

可是她死得實在太孤單，太寂寞，她若能早些死，死在她還年輕美麗的時候，也許還會有人會為她流淚。

只可惜她死的時候，她的人已枯萎。

這豈非也是她的不幸？

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也許連她自己都分不清。

唯一幸運的人，只有那兇手。

因為他罪行的唯一目擊者，現在已不能說話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 第二十一回 神秘天宗

淚已乾了。

風四娘忽然跳起來，衝出去：「我們走。」

「去哪裏？」

「去找金鳳凰算賬去。」

他們沒有找到金鳳凰，也沒有找到沈璧君，卻見到了周至剛和連城璧。

「內人病了，病得很重，兩個月裏，恐怕都不能出來見客。」

周至剛的態度傲慢而冷淡。

多年前他也曾是風四娘的裙下之臣，可是現在卻似已根本忘記了她。

對霍英和杜吟，他顯得更輕蔑憎惡。

他也並不想掩飾這點。

連城璧就比較溫和得多了，他一向是個溫良如玉的諄諄君子。

他顯然已仔細修飾過。

沈璧君一回到他身邊，他就已恢復了昔日的風采。

現在他看來雖然還有些蒼白憔悴，可是眼睛已亮了，而且充滿了自信。

新留起來的短髭，使得他看來更成熟穩健。

一個女人對男人的影響，真的有這麼大？但風四娘卻知道他本來並不是個會被女人改變的男人。

「沈璧君呢？」風四娘又問道：「她是不是已回來了？」

「是的。」

「難道她也病了？也不能出來見人？」

「她沒有病，但卻很疲倦。」

連城璧的態度還是那麼溫和，甚至還帶著微笑。

「我現在也不能去見她？」

「不能。」

「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見到她？」

「你最好不要等。」

「為甚麼？」

連城璧的笑容中帶著歉意：「因為她說過，她已不願再見你。」

風四娘並沒有失望，也沒有生氣，這答覆本就在她意料之中。

她眼珠子轉了轉，忽然又問道：「你們是幾時回來的？」

連城璧道：「回來得很早。」

風四娘道：「很早？有多早？」

連城璧道：「天黑之前，我們就回來了。」

風四娘道：「回來後你們就一直在這裏等？」

連城璧點點頭。

風四娘道：「你發覺她又走了，難道一點也不著急？」

連城璧笑了笑，淡淡道：「我知道她這次一定很快就會回來的。」

風四娘冷笑道：「你怎麼會知道？是不是因為你又算準了，我們只能找到一屋子死人？」

連城璧顯得很驚訝，道：「一屋子死人？在哪裏？」

風四娘道：「你真的不知道？」

連城璧搖搖頭。

風四娘道：「他們不是死在你手裏的？」

連城璧閉上了嘴。

他拒絕回答這問題，因為這種問題他根本不必回答。

風四娘卻還不死心，又問道：「你們白天到哪裏去了？」

周至剛忽然冷笑，道：「你幾時變成了個問案的公差？」

風四娘冷冷道：「不是公差也可以問這件案子。」

周至剛道：「甚麼案子？」

風四娘道：「殺人的案子。」

周至剛道：「誰殺了人？殺了些甚麼人？」

風四娘道：「被殺是魚吃人、厲青鋒、人上人，和軒轅兄弟。」

周至剛也不禁動容，道：「能同時殺了這些人，倒也不容易。」

風四娘道：「很不容易。」

周至剛道：「你難道懷疑我們是兇手？」

風四娘道：「難道不是？」

周至剛冷冷道：「我們若真是兇手，你現在也已死在這裏。」

風四娘忽然說不出話來了。

──他們若真是兇手，為甚麼不把她也一起殺了滅口？

──他們既然已殺了那麼多無辜的人，又何妨再多殺一個？

連城璧忽然笑了笑，道：「其實你若肯多想想，自己也會明白我們絕不是兇手的。」

風四娘忍不住問道：「為甚麼？」

連城璧道：「因為我根本沒有要殺他們的理由。」

誰也不會無緣無故殺人的，殺人當然要有動機和理由。

連城璧道：「我知道你一直認為我想對付蕭十一郎，一直認為我跟他有仇恨。」

風四娘承認。

連城璧道：「據說他們也都是蕭十一郎的對頭，我本該和他們同仇敵愾，聯合起來對付蕭十一郎的，為甚麼反而殺了他們？」

風四娘更無話可說。

他們若真是聯合了起來，今夜死在八仙船的，就應該是蕭十一郎。

她忽然發覺這件事遠比她想像中還要詭秘，複雜離奇得多。

連城璧微笑道：「看來你也累了，好好的去睡一覺，等明天清醒時，也許你就會想通究竟誰才是真的兇手了。」

※※※

魚吃人他們都是蕭十一郎的對頭，他們活著，對蕭十一郎是件很不利的事。

所以唯一有理由殺他們的人，就是蕭十一郎。

這道理根本連想都不必想，無論誰都會明白的。

只有風四娘不明白，所以她要想。

她越想越不明白，所以她睡不著。

天早已亮了。

桌上堆滿了裝酒的錫筒，大多數都已是空的。

現在本不是喝酒的時候，更不是賣酒的時候，這酒舖肯開門讓他們進來喝酒，只因風四娘一定要喝。

「你不肯開門讓我們進去，我們就放火燒了你的房子。」

風四娘顯然並沒有給這酒舖掌櫃很多選擇。

她一向不會給別人有很多選擇，尤其是在她心情不好的時候。

現在她心情非但很不好，而且很疲倦。

可是她睡不著，所以霍英和杜吟也只有坐在這裏陪著她。

喝酒本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惜他們現在卻連一點愉快的感覺都沒有。

霍英已經在不停的打呵欠。

風四娘板著臉，冷冷道：「你用不著打呵欠，你隨時都可以走的，我並沒有要你陪著我。」

霍英笑道：「我並沒有說要走，我甚麼話都沒有說。」

風四娘道：「你為甚麼不說話？」

霍英道：「你要我說甚麼？」

風四娘道：「乾杯這兩個字你會不會說？」

霍英道：「我會，我敬你一杯，乾杯。」

他果然仰著脖子喝了杯酒。

風四娘也不禁笑了，心裏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兩個年輕人對她實在不錯。

她也乾了一杯。

霍英道：「小杜，你為甚麼不說話，乾杯這兩個字你會不會說？」

杜吟遲疑著，終於也舉杯道：「好，乾杯就乾杯。」

風四娘大笑，笑聲如銀鈴道：「幸虧遇見了你們，否則我說不定已被人氣得一頭撞死。」

「你在生誰的氣？」

「很多人。」風四娘又乾了一杯：「除了你們，天下簡直沒有一個好人。」

她在笑，可是心裏卻很亂。

所以她拼命喝酒，只想把這些事全都忘記，哪怕只忘記片刻也好。

她的眼睛還很亮，可是她已醉了。

霍英也醉了，一直不停的在笑：「你自己會不會說乾杯？」

風四娘笑道：「你給我倒酒，我就乾。」

霍英道：「行。」

他伸手去拿酒壺，竟拿不穩，壺裏的酒倒翻在風四娘身上。

「我衣服又不想喝酒，你也想灌醉它？」

她吃吃的笑著，站起來，想抖落身上的酒，霍英也來幫忙，嘴裏還在喃喃的說著抱歉，一雙手卻已閃電般點了她三處穴道。

他的出手快而準。

風四娘想大叫，已叫不出聲音來，整個人都已麻木僵硬。

霍英抬起頭，眼睛裏已無酒意，刀鋒般瞪著那吃驚的酒舖掌櫃，冷冷的道：「我們根本沒有到這裏來過，你懂不懂？」

掌櫃的點點頭，臉上已無血色，顫聲道：「今天早上，根本沒有人來過，我甚麼都沒有看見。」

霍英道：「所以你現在應該還在床上睡覺。」

掌櫃的一句話都不再說，立刻就走，回到屋裏躺上床，還用棉被蒙住了頭。

霍英這才看了風四娘一眼，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是個很好看的女人，只可惜你太喜歡多管閒事了。」

風四娘說不出話。

霍英顯然不想再聽她說話，將她控制聲音的穴道也一起點住。

也許他生怕自己聽了她的話後會改變主意。

酒舖的門還是關著的，這本是風四娘自己的主意，她喝酒時不願別人來打擾。

霍英要殺人時，當然也沒有人來打擾。

他已自靴筒裏抽出柄短刀，刀身很狹，薄而鋒利。

這正是刺客們殺人時最喜歡用的一種刀。

杜吟一直在旁邊發怔，忽然道：「我們現在就下手？」

霍英冷笑道：「現在若不下手，以後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杜吟遲疑著，終於下定決心，道：「我沒有殺過人，這次你讓給我好不好？」

霍英看著他，道：「你能下得了手？」

杜吟咬著牙點點頭，也從靴筒裏抽出了同樣的一柄短刀。

風四娘目中不禁露出悲傷失望之色。

她一直認為杜吟是個忠厚老實的年輕人，現在才知道自己看錯了。

杜吟避開了她的目光，連看都不敢看她。

霍英道：「你殺人時，一定要看著你要殺的人，你出手才能準確，有些人你一定要一刀就殺死他，否則你很可能就會死在他手裏。」

杜吟道：「下次我會記住。」

霍英道：「殺人也是種學問，你只要能記住我的話，以後一定也是把好手。」

想不到這熱情的年輕人，居然是個殺人的專家。

他笑笑，又道：「這女人總算對我們不錯，你最好給她個痛快，看準了她左面第五根肋骨間刺下去，那裏是一刀致命的要害，她絕不會有痛苦。」

杜吟道：「我知道。」

他慢慢的走過來，握刀的手背上青筋暴露，眼睛裏卻充滿了紅絲。

霍英微笑著，袖手旁觀，在他看來，殺人竟彷彿是件很有趣的事。

杜吟咬了咬牙，突然一刀刺出。

他的出手也非常準，非常快，一刀就刺入了霍英左肋第四、第五根肋骨間。

他殺的竟不是風四娘，是霍英。

霍英臉上的笑容立刻凝結，雙眼立刻凸出，吃驚的看著他，一雙凸出的眼睛裏，充滿了驚訝、恐懼和怨毒。

杜吟竟被他看得激靈靈打了個寒噤，手已軟了，鬆開了刀柄。

就在這時，刀光一閃，霍英手裏的刀，也已閃電般刺入了他的肋骨。

霍英獰笑道：「我教給你的本來是致命的一刀，只可惜你忘了把刀拔出來，你殺人的本事還沒有學到家。」

杜吟咬著牙，突又閃電般出手，拔出了他肋骨間的刀：「現在我已全學會了。」

鮮血箭一般竄出來，霍英的臉一陣扭曲，像是還想說甚麼。

可是他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人已倒下。

這的確是致命的一刀。

杜吟看著他倒下去，突然彎下腰不停的咳嗽。

又冷又硬的刀鋒，就在他肋骨間，他整個人卻已冷得發抖。

可是他還沒有倒下去。

因為刀鋒還沒有拔出來──霍英一刀出手，已無力再拔出刀鋒。

──有些人你若不能一刀殺死他，就很可能死在他手裏。

只要刀鋒還留在身子裏，人就不會死。

殺人，本就是種很高深的學問。

杜吟還在不停的咳嗽，咳得很厲害。

霍英那一刀力量雖不夠，雖然沒有刺到他的心，卻已傷了他的肺。

風四娘看著他……他的確是個忠厚老實的年輕人。

她並沒有看錯。

她雖然沒有流血，眼淚卻已流了下來。

杜吟終於勉強忍住咳嗽，喘息著走過來，解開了她的穴道。

他自己卻已倒在椅子上，他竟連最後的一分力氣都已用盡。

黃豆般大的冷汗，一粒粒從他臉上流下來。

風四娘撕下了一片衣襟，用屋角水盆裏的冷水打濕，敷在他額角上，柔聲道：「幸好他這一刀既不夠準，也不夠重，只要你打起精神來，支持一下子，把這陣疼熬過去，我就帶你去治傷。」她勉強笑了笑，道：「我認得個很好的大夫，他一定能治好你的傷。」

杜吟也勉強笑了笑。

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熬不過去的了，可是他還有很多話要說。

只有酒，才能讓他支持下去，只要能支持到他說完想說的話，就已足夠。

「給我喝杯酒，我身上有瓶藥……」

藥是用很精緻的木瓶裝著的，顯然很名貴，上面貼著個小小的標籤：「雲南，點蒼。」

點蒼門用雲南白藥製成的傷藥，名馳天下，一向被武林所看重。

只可惜無論多珍貴有效的傷藥，也治不好真正致命的刀傷。

霍英出手時雖已力竭，但他的確是個殺人的專家。

風四娘恨恨的跺了跺腳：「他為甚麼要做這種事？為甚麼要殺我？」

杜吟苦笑道：「我們本來就是要到無垢山莊去殺你的。」

風四娘怔住了。

她現在才明白，為甚麼他們一直跟著她，心甘情願的做她的跟班。

「我實在沒想到你會自己找上我們，當時我幾乎不相信你真的是風四娘。」

「當時你們為甚麼沒有出手？」

「霍英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杜吟道：「所以他殺人從來沒有失過手。」喝了杯酒，將整整一瓶藥吞了下去，他死灰的臉上，已漸漸露出紅暈，「他十九歲時，就已是很有名的刺客，『天宗』裏面就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杜吟苦笑道：「這次他們叫我跟他出來，就是為了要我學學他的本事。」

「天宗。」風四娘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這兩個字：「叫你們來殺我的，就是天宗？」

「是的。」

風四娘道：「這兩個字聽起來，好像並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天宗本來就不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人，是個很秘密，很可怕的組織。」杜吟目中露出恐懼之色道：「連我都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

「難道這『天宗』就是逍遙侯創立的？」

「天宗的祖師姓天。」

逍遙侯豈不總喜歡自稱為天公子？

風四娘的眼睛亮了，現在她至少已能證明蕭十一郎並沒有說謊，逍遙侯的確有個極可怕的秘密組織，花如玉、歐陽兄弟，就全都是這組織裏的人。

逍遙侯死了後，接替他地位的人是誰？

是不是連城璧？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風四娘決心要問出來，但卻又不能再給杜吟大的壓力。

她沉吟著，決定只能婉轉的問：「你也是天宗的人？」

「我是的。」

「你入天宗已有多久？」

「不久，還不到十個月。」

「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加入這組織？」

「不是。」杜吟道：「要入天宗，一定要有天宗裏一位香主推介，還得經過宗主的准許。」

「推介你的香主是誰？」

「是我的師叔，也就是當年點蒼派的掌門人謝天石。」

這件事又證明蕭十一郎說的話不假，謝天石的確也是這組織中的人，所以才被蕭十一郎刺瞎了眼睛。

由此可見，冰冰說的話也不假。

風四娘心裏總算有了點安慰。

聽了連城璧的那番話後，甚至連她自己都不禁在懷疑蕭十一郎，所以她的心才會懷疑。

一個人若是被迫要去懷疑自己最心愛的人，實在是件很痛苦的事。

「除了謝天石外，天宗裏還有多少位香主？」

「聽說還有三十五位，一共是三十六天罡。」

「宗主卻只有一個？」

「宗主是至高無上的，天宗裏三十六位香主，七十二位副香主，都由他一個人直接指揮，所以彼此間往往見不到。」

風四娘勉強抑制著自己的激動，道：「你見過他沒有？」

杜吟道：「見過兩次。」

風四娘的心跳立刻加快，這秘密總算已到了將近揭穿的時候，她的臉已無故而發紅。

杜吟道：「第一次是在我入門的時候，是謝師叔帶我去見他的。」

風四娘道：「第二次呢？」

杜吟道：「謝師叔眼睛瞎了後，就由花香主接管了他的門下。」

風四娘道：「花如玉？」

杜吟點點頭。

風四娘吐出口氣，花如玉果然也是天宗裏的人。

八仙船的屍體中，並沒有花如玉。

杜吟道：「第二次就是花香主帶我去見他的。」

風四娘道：「在甚麼地方？」

杜吟道：「八仙船。」

風四娘又不禁吐出口氣。

這件事就像是幅已被扯得粉碎的圖畫，現在總算已一塊塊拼湊了起來。

杜吟道：「霍英故意帶你到八仙船去，也許他本來是想在那裏下手的。」

風四娘道：「你們也不知道那裏發生的事？」

杜吟笑了笑，道：「我知道的事並不多，在天宗裏，我只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人，也許還比不上宗主養的那條狗。」

他笑得很淒涼，很辛酸。

他還年輕，年輕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別人的輕蔑和冷落，那甚至比死還不能忍受。

風四娘又問道：「你們的宗主養了一條狗？」

杜吟道：「我每次見到他的時候，都有條狗跟著他。」

風四娘道：「是條甚麼樣的狗？」

杜吟道：「那條狗並不大，樣子也不兇，可是宗主對它卻很寵愛，每說兩句話，就會停下來拍拍它的頭。」

一個統率群豪，殺人如草的武林梟雄，怎會養一條小狗？

風四娘嘆了口氣──世上最難瞭解的，只怕就是人的心了。

然後她就問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話：「他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誰？」問出了這句話，風四娘的心跳得更快。

可是杜吟的回答卻是令人失望的三個字：「不知道。」

風四娘的心又沉了下去，卻還沒有完全絕望，又問道：「你既然已看過他的面，難道連他長得甚麼樣子都沒有看見？」

「我看不見。」

風四娘嘆了口氣，苦笑道：「你既然已是天宗的人，他見你時難道也蒙著臉？」

杜吟道：「不但蒙著臉，連手上都戴著雙魚皮手套。」

風四娘道：「他為甚麼連手都不肯讓人看見？是不是因為他的人也很特別？」

杜吟道：「他的確是個很奇特的人，說話的姿態，走路的樣子，好像都跟別人不同。」

風四娘道：「有甚麼不同？」

杜吟道：「我說不出來，可是我無論在甚麼地方看見他，都一定能認得出。」

風四娘眼睛裏又有了光，立刻問道：「你已見過連城璧？」

杜吟道：「我見過。」

風四娘道：「是不是連城璧？」

杜吟道：「絕不是。」

風四娘冷笑道：「你既然連他長得是甚麼樣子都沒有看見，怎麼能肯定他絕不是連城璧？」

杜吟道：「他是個很瘦小的人，連城璧雖然也不是條大漢，卻比他高大得多，這一點絕不能作假。」

風四娘不說話，甚至有點生氣，一個人認為無懈可擊的理論，忽然完全被推翻，總難免有點生氣的。

可是這當然不能怪杜吟。

杜吟的臉色更紅潤，呼吸也很正常，只不過偶爾咳嗽幾聲而已，若不是肋下還插著一把刀，實在很難看得出他已是個受了重傷的人，尤其是他的眼睛更不像。

他的眼睛裏也在發著光，甚至比平時更清澈明亮，因為他在看著風四娘。

風四娘勉強笑了笑，柔聲道：「不管怎麼樣，幸好你傷得並不重，一定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杜吟點點頭，臉上也露出微笑，道：「我也希望如此。」

他還年輕，他並不想死，現在死亡距離他彷彿已很遠，他心裏又充滿了對生命的信心。

他痴痴的看著風四娘，臉更紅，忽然又道：「這次我若能活下去，等我的傷好了後，你還要不要我做你的跟班？」

風四娘道：「我當然要。」

杜吟囁嚅著，鼓起勇氣，道：「要不要我永遠做你的跟班？」

風四娘點點頭，心裏卻在刺痛著，她當然看得出這年輕人對她的感情。

他拼了命來救她，除了因為他不願再忍受天宗對他的冷落輕蔑外，最重要的，也許還是因為他已為她傾倒。

他為甚麼會有這種情感？誰也不知道，人類的情感，本就沒有人能解釋的。

風四娘的眼淚還沒有流下來，只因為她一直在勉強忍耐住，也許她並不是在為這多情的年輕人悲哀，她悲哀的是自己，她知道自己對他並不好，甚至根本就沒有把他放在心上，可是他卻已不惜為她死。

蕭十一郎呢？

她已為蕭十一郎付出了她所有的一切，得到的又是甚麼？

──愛情既不能勉強，也不能交換，愛情本就是絕無任何條件的。

這道理她當然也懂，看到了杜吟對她的情感後，她懂得的更多。

可是她卻不懂，造化為甚麼總是要如此捉弄人？總是要人們去愛上一個他不該愛的人？

杜吟雖然是個被命運撥弄的可憐蟲，她自己又何嘗不是？

蕭十一郎又何嘗不是？他愛上的，豈非也正是個他本不該愛的人？

幸好杜吟並沒有看出她的心事，微笑著閉上眼睛，顯得愉快而滿足：「我們見面才一兩天，我也知道你絕不會把我放在心上的，可是以後……」他微笑著道：「以後的日子還很長，很長……」

他的聲音漸漸微弱，漸漸微弱得連他自己都聽不見了。

他的臉色忽然已由紅潤變得慘白，但微笑卻還留在他臉上。

──無論如何，他總是帶著微笑而死的。

──這世上又有幾人能含笑而死呢？

# 第二十二回 夢醒不了情

陽光燦爛。

風四娘走在陽光下，舊日的淚痕已乾了。

她發誓絕不再流淚。

現在她所有的推測和理論，雖然已全都被推翻，可是她發誓一定要把「那個人」找出來。

她至少已知道「那個人」是個養著條小狗的人。

一條狗穿過橫街，沿著屋簷下的陰影，懶洋洋的往前走。

風四娘也是莫名其妙的跟在後面走。

她當然知道，這條狗絕不是「那個人」養的狗，可是，她實在不知道應該往哪條路走，才能找到「那個人」，找到蕭十一郎。

奇怪的是，陽光越強烈，走在陽光下的人反而越容易覺得疲倦。

風四娘的酒意已退了，經過了那麼樣的一天，現在正是她最疲倦的時候。

她想睡，又怕睡不著，眼睜睜的躺在床上，想睡又睡不著的那種滋味，她已嘗過很多次。

孤獨、寂寞、失眠、沮喪……這些本都是人世間最難忍受的痛苦，可是對一個流浪的人來說，這些痛苦卻都是一定要忍受的。

──要忍受到甚麼時候？

──甚麼時候才能安定下來？

風四娘連想都不敢想。

體貼的丈夫，聽話的孩子，溫暖的家，安定舒適的生活……

這些本都是一個女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她以前也曾憧憬過。

可是現在她已久未去想，因為這些事都已距離她太遙遠，太遙遠……

※※※

街道漸寬，人卻漸漸少了。

她已走出了鬧區，走到城郊，冷落的街道上，有個小小的客棧，柴門低牆，院子裏還種著幾株菊花，一盆秋海棠，就像是戶小小的人家。

若不是門口有個油漆已剝落的招牌，這地方實在不像是個客棧。

不像客棧的客棧，但是畢竟還是個客棧，並且對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來說，也可以算是種無可奈何的安慰。

於是風四娘走進去，要了間安靜的小屋，她實在太需要睡一覺。

※※※

窗外恰巧有一樹濃蔭，擋住了日光。

風四娘躺在床上，看著窗上樹葉的影子，心裏空空洞洞的，彷彿有很多事要想，卻已連一件都想不起來。

風很輕，輕輕的吹著窗戶。

這地方實在很靜。

她眼皮漸漸沉重，終於朦朦朧朧的有了睡意，幾乎已睡著。

怎奈就在她快要睡著的時候，她忽然聽見隔牆有個人在哭。

哭聲很悲哀，也很低，可是風四娘卻聽得很清楚。

這裏的牆太薄，又太安靜。

風四娘翻了個身，想再繼續睡，哭聲卻越聽越清楚了。

是女人在哭。

她心裏究竟有甚麼心事？為甚麼要一個人偷偷的躲在這裏哭泣？

風四娘本不想去管別人的閒事的，她自己的煩惱已夠多。

也許就因為她的煩惱已太多，所以發現了別人的悲傷，她自己彷彿同樣會難受。

她終於忍不住跳起來，套上鞋子，悄悄的走出去。

濃蔭滿院，隔壁的門關著。

她又遲疑了半晌，哭聲還沒有停，她才走過去，輕輕敲門。

又過了半晌，門裏才有人輕輕的問：「甚麼人？」

這聲音聽來竟很熟。

風四娘的心跳忽然又加快了，用力撞開了門，立刻忍不住失聲而呼：「是你！」

這個偷偷的躲在屋裏哭泣的女人，赫然竟是沈璧君。

桌上有酒。

沈璧君彷彿也醉了。

有些人醉了愛笑，不停的笑，有些人醉了愛哭，不停的哭。

看見了風四娘，沈璧君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哭得更傷心。

風四娘就站在那裏，看著她哭。

她也是個女人，她知道女人要哭時，是誰也勸不住的。

你若一定要勸她，她就一定會哭得更厲害。

「哭」有時就像喝酒。

一個人可以哭，一個人也可以喝酒。

可是你喝酒的時候，假如另外還有個人一直站在旁邊冷冷的看著你就會喝不下去了。

哭也一樣。

沈璧君忽然跳起來，用一雙已哭紅了的眼睛瞪著風四娘道：「你來幹甚麼？」

「我正想問你，你來幹甚麼？」風四娘悠然坐下來：「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我為甚麼不能來？」

沈璧君不但很悲傷，火氣好像也很大。

平時她本不會說出這種頂撞別人的話。

風四娘卻笑了笑：「你當然能來，可是你本來不是也回去了嗎？」

「回到哪裏去了？」

「白馬山莊。」

「白馬山莊不是我的家。」沈璧君的眼淚彷彿又將流下。

「昨天晚上我曾到白馬山莊去過，那時候你在不在？」

「在。」

「那麼你為甚麼又一個人跑出來？」

「我高興！」沈璧君又在用力咬著嘴唇：「我高興出來就出來。」

「可惜你看來一點也不高興。」風四娘一點也不肯放鬆道：「你究竟是為了甚麼才跑出來的？」

沈璧君不再回答。

桌上有酒，她忽然抓起酒壺，往嘴裏倒。

她想醉，醉了就可以忘記一些她本不願想起的事，也可以拒絕回答一些她不願回答的話。

只可惜壺已快空了，只剩下幾滴酒，就像是淚一樣，一滴滴落下。

酒是苦的，又酸又苦，也像是淚一樣，只不過酒總有滴乾的時候。

淚呢？

「砰」的，酒壺落下，粉碎。

她的人卻比酒壺更破碎，因為她不但心已碎了，夢也已碎了。

她這一生的生命，剩下來的已只不過是一個破碎的軀殼。

風四娘看著她。

──命運為甚麼要對她如此殘酷？

──現在她已變成了這麼樣一個人，為甚麼還要折磨她？

風四娘忽然輕輕嘆息了一聲，道：「無論你是為甚麼，你都不該再跑出來的。」

沈璧君茫然凝視著地上的碎片，美麗的眼睛裏也變得空無一物道：「我不該？」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突又冷笑，道：「可是昨天晚上，你還逼著我，一定要我走。」

風四娘嘆道：「昨天晚上，也許是我錯了。」

沈璧君道：「你也有錯的時候？」

風四娘點點頭道：「我錯了，只因為我從來沒有替你想過。」

她想的只有一個人。

她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為了想要他快樂，想要他幸福。

為了他，她不惜犧牲一切。

可是別人呢？

別人為甚麼一定也要為他犧牲？

別人豈非也一樣有權活下去？

風四娘黯然道：「你吃的苦已太多了，為他犧牲的也已夠多。」

直到現在她才發現，她根本沒有權力逼著別人為「他」受苦，把他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不幸上。

「現在你已應該為你自己活幾天，過一段幸福平靜的日子，你跟我不同，若是再這麼樣流浪下去，你這一生就真的要毀了。」

這可是她的真心話。

對這個美麗如花，命薄如紙的女人，她的確已有了種出自真心的同情和憐惜。

但她卻忘了，憐憫有時甚至比譏諷更尖銳，更容易傷人的心。

沈璧君本已勉強控住的眼淚，忽然間又已落下面頰。

她用力握緊雙手，過了很久，才慢慢的問：「你要我怎麼樣？」

風四娘道：「我要你回去。」

沈璧君道：「回去？回到哪裏去？你明明知道我已沒有家。」

風四娘道：「家是人建的，只要你還有人，就可以重新建立一個家。」

沈璧君道：「人？……我還有人？」

風四娘道：「你一直都有的。」

沈璧君道：「連城璧？」

風四娘點點頭，苦笑道：「我一直看錯他了，他並不是我猜想的那個人，只要你願意回到他身邊去，他一定會好好的對你，你們還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家。」

沈璧君在聽著，似已聽得出神，就像是個孩子在聽人說一個美麗的神話。

風四娘道：「現在我已知道，那個秘密組織叫『天宗』，宗主是一個很矮小，還養著條小狗的人，並不是連城璧。」她嘆息著，又道：「所以我本不該要你離開他的，不管怎麼樣，他至少沒有欺騙你，你回到他身邊，總比這麼樣在外面流浪好得多。」

沈璧君還在聽著，還是聽得很出神。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喜歡這麼樣在外面流浪的。

她是不是已被打動？

風四娘道：「只要你願意，我隨時都可以陪你回去，我甚至可以去向他道歉。」

這也是她的真心話。

只要沈璧君真的能得到幸福，無論要她做甚麼，她都願意。

沈璧君卻笑了，突然瘋狂般大笑。

風四娘怔住。

她從未想到沈璧君會有這種反應，更沒有想到沈璧君會這麼樣笑。

她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

就在這時，沈璧君的微笑突然又變成痛哭──不再是悄悄流淚，也不再是輕輕哭泣，而是放聲痛哭。

除了蕭十一郎外，她也從未在別人面前這麼樣哭過。

她哭得就像是個受了驚駭的孩子。

這種哭甚至比剛才的那種哭更不正常，像這麼樣哭下去，一個人說不定真的會哭瘋了。

風四娘忍不住衝過去，用力握住她的肩。

沈璧君還在哭。

風四娘咬了咬牙，終於伸手，一掌摑在她臉上。

沈璧君突然「停頓」。

不但哭聲停頓，呼吸、血脈、思想也全都停頓。

她整個人都已停頓，麻木、僵硬，就像是突然變成了個木偶。

風四娘的淚卻已流了下來，黯然道：「你這是為了甚麼？是不是因為我說錯了話？」

沈璧君沒有動，一雙空空洞洞的眼睛，彷彿在看著她，又彷彿凝視著遠方。

風四娘道：「我說錯了甚麼，我……」

沈璧君突然道：「你沒有錯，他的確不是天宗的宗主，但我卻寧願他是的。」

風四娘又怔住：「為甚麼？」

沈璧君道：「因為天宗的宗主，至少還是個人。」

風四娘道：「難道他不是人？」

沈璧君的臉又因痛苦而扭曲，道：「我一直認為他是個人，不管他是好是壞，總是個了不起的人，誰知道他只不過是個奴才。」

風四娘道：「奴才？誰的奴才？」

沈璧君道：「天孫的奴才。」

風四娘道：「天孫？」

沈璧君冷笑道：「逍遙侯是天之子，他的繼承人當然是天孫。」

風四娘道：「連城璧雖然不是天孫，卻是天孫的奴才？」她更吃驚，更意外，忍不住問道：「這些事你怎麼知道的？」

沈璧君道：「因為……因為我還是他的妻子，昨天晚上，我還睡在他房裏。」

這些話就像是鞭子。

她說出來時，就像是用鞭子在抽打著自己。

這種感覺已不僅是痛苦而已，也不僅是悲傷、失望……還有種無法形容的屈辱。

風四娘瞭解這種感覺。

她沒有再問，沈璧君卻又接著說了下去：「他以為我睡著了，他以為我已喝光了他給我的那碗藥。」

「你知道那是迷藥？」

「我不知道，可是我連一口都沒有喝。」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了甚麼，我就是不想吃藥，甚麼藥都不想吃。」

風四娘心裏在嘆息。

她知道那是為了甚麼──一個已對生命絕望，只想拼命折磨自己的人，是絕不會吃藥的。

世界上本就有很多事，看來彷彿是巧合，其實你若仔細去想一想，就會發覺那其中一定早已種下了「前因」。

你種下的是甚麼「因」，就一定會收到甚麼「果」，──你若明白這道理，以後播種時就該分外小心。

沈璧君道：「他想不到我已將那碗藥偷偷的潑了出去。」

風四娘嘆道：「他一定想不到的，因為你以前從來也沒有騙過他。」

──這也是「因」。

沈璧君道：「他進來的時候，我其實是醒著的。」

風四娘道：「但你卻裝作睡著了的樣子。」

沈璧君道：「因為我不想跟他說話。」

──這又是「因」。

風四娘道：「他沒有驚動你？」

沈璧君搖搖頭，道：「他只是站在床頭看著我，看了很久，我雖然不敢張開眼看他，卻可以感覺到他的樣子很奇怪。」

風四娘道：「奇怪？」

沈璧君道：「他看著我的時候，我好像全身都在漸漸發冷。」

風四娘道：「然後呢？」

沈璧君道：「我看來雖然好像已睡著，其實心裏卻在想著很多事……」

那時她想的並不是蕭十一郎。

這兩年來，蕭十一郎幾乎已佔據了她全部生命，全部思想。

但那時她在想的卻是連城璧。

因為連城璧就在她床前，因為她和連城璧之間，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值得回憶的往事。

他畢竟是她第一個男人。

她想起了他們新婚的那一天，她也曾躺在床上裝睡，他也是這麼樣站在床頭，看著她，一直都沒有驚動她，還悄悄的替她蓋上了被子。

那時她心裏的緊張和羞澀，直到現在，她只要一想起來，還是會心跳。

在他們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裏，他從來也沒有驚擾過她。

他始終是個溫柔和體貼的丈夫。

想到這裏，她已幾乎忍不住要睜開眼，陪他一起度過這漫漫的長夜。

可是，就在這時候，她忽然聽見窗外響起了一陣很輕的彈指聲。

連城璧立刻走過去，推開窗戶，壓低聲音道：「你來遲了，快進來。」

窗外的人帶著笑道：「久別勝新婚，你不怕我進去驚擾了你們？」

聽見這個人的聲音，沈璧君忽然全身冰冷。

這是花如玉的聲音。

她聽得出。

可是她卻連做夢也想不到，花如玉居然會來找連城璧。

他們怎麼會有來往的？

沈璧君勉強控制著自己，集中精神，聽他們在說些甚麼。

連城璧道：「我知道你會來，所以已經想法子讓她睡了。」

花如玉道：「她不會醒？」

連城璧道：「絕不會，我給她的藥，至少可以讓她睡六個時辰。」

花如玉已穿窗而入，吃吃的笑著，道：「你花了那麼多心血，才把她找回來，現在卻讓她睡覺，豈非辜負了春宵？」

連城璧淡淡道：「我並沒有找她回來，是她自己要回來的。」

花如玉笑道：「難怪別人都說你是個了不起的角色，你不但要她的人回來，還要她的心。」

連城璧也笑了笑，道：「我若只想要她的人回來，就不必費那麼多事了。」

聽到了這些話，沈璧君不但全身都已冰冷，心也已沉了下去。

她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團泥，別人要把她捏成甚麼樣子，她就被人捏成甚麼樣。

花如玉道：「這件事你做得很好，所以天孫想當面跟你談談下一件事。」

連城璧道：「甚麼時候？」

花如玉道：「月圓的時候。」

連城璧道：「甚麼地方？」

花如玉道：「西湖，水月樓。」

連城璧道：「我一定準時去。」

花如玉道：「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動身，跟我一起走，先到掃花草堂去等著。」

連城璧道：「行。」

花如玉笑道：「你捨得把她一個人留在這裏？」

連城璧道：「這次她既然已回來，就絕不會走的了。」

花如玉道：「你有把握？」

連城璧淡淡道：「因為我知道她根本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花如玉吃吃的笑道：「你實在有兩下子……」

這就是沈璧君昨夜聽見的秘密。

直到現在，她的眼睛裏還是充滿了痛苦和悲傷。

風四娘瞭解她的心情。

無論誰發現自己被人欺騙出賣了時，心裏都不會好受的。

何況出賣她，欺騙她的，又是她本已決心要廝守終生的人。

沈璧君流著淚道：「這次我本來的確已不想再離開他了，我……我實在也已無處可去，可是，聽了那些話之後，就算叫我再多留一天，我也會發瘋。」

風四娘道：「所以他一走，你也跟著跑出來了？」

沈璧君點點頭。

她不但無處可去，甚至連一個親人，一個朋友都沒有。

她只有悄悄的躲在這種淒涼的小客棧裏，悄悄的流淚。

苦酒入愁腸，也化作了淚。

風四娘沒有動，也沒有開口。

她實在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更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勸解安慰。

世上本就有種痛苦是誰也沒法安慰勸解的，也只有這種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日影漸漸斜了，漸漸淡了。

淡淡的日色，從濃蔭間照過來，就變成一種淒涼的淡青色。

沈璧君的淚看來也是淡青色的，正慢慢流過她蒼白憔悴的臉。

風四娘看著她，忽然笑道：「我現在想起了一件事。」

沈璧君忍不住問道：「甚麼事？」

風四娘道：「我們兩個人好像還沒有在一起喝過酒？」

沈璧君點點頭道：「從來也沒有。」

風四娘道：「今天我們就在這裏大醉一次好不好？」她不等沈璧君同意，已跳起來，衝出去，高聲吩咐：「快拿酒來，要二十斤最好的酒。」

最好的酒也是苦酒。

對沈璧君說來，生命的本身已是杯苦酒。

風四娘已喝了兩杯，她杯中的苦酒卻還是滿的，彷彿已將溢出。

「你不喝？」

「我不想醉。」

風四娘皺眉道：「人生難得幾回醉，你為甚麼不想醉？」

沈璧君道：「因為我已明白你的意思。」

風四娘道：「我有甚麼意思？」

沈璧君道：「你想灌醉我，然後一個人到西湖去。」

風四娘笑了，苦笑。

沈璧君道：「我知道你一定要去找連城璧，去找天孫，這次的機會你絕不會錯過。」

風四娘苦笑道：「你本來好像並不是個多疑的人，現在怎麼變了？」

沈璧君淒然道：「因為我已不能不變。」

風四娘道：「難道你也想去找他們？」

沈璧君道：「難道我不能去？」

風四娘道：「你不能。」

沈璧君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我們這一去，若是被他們發現，就永遠休想活著回來了。」

沈璧君道：「所以你不讓我去？」

風四娘道：「因為你不能死。」

沈璧君道：「但你卻可以去，可以死？」

風四娘沉默著，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人？」

沈璧君道：「你不但聰明美麗，而且很灑脫，你活得比很多人都快樂，至少比我快樂多了。」

風四娘又笑了，笑容中卻帶著種說不出的淒涼和悲傷。

過了很久，她才慢慢的說道：「我是個孤兒，從小就沒有家，沒有親人，別的孩子還在母親懷裏撒嬌的時候，我已經在外面流浪，家的溫暖，我連一天都沒有享受過。」

「十幾歲的時候，我已學會了騎最快的馬，喝最辣的酒，玩最快的刀，穿最好的衣裳，交最有權力的朋友。」

「因為我知道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要想在江湖中混，就得學會應該怎麼樣保護自己，否則我只怕早已被人吃了下去，連骨頭都不剩一根。」

「別人都認為我活得很快樂，因為我也早已學會將眼淚往肚裏流。」

「今年我已經三十五了，卻和二十年前一樣，沒有家，沒有親人，每到過年過節的時候，我只有一個人偷偷的躲起來。」

「因為我不願讓別人看見我流淚。」她抬起頭，凝視著沈璧君道：「你也是個女人，你應該知道一個女人想要的是甚麼。」

沈璧君垂下頭。

溫暖的家，聽話的孩子，體貼的丈夫，平靜的生活……

這些本是世上所有女人的夢想和希望，大多數女人都能得到。

因為這些並不能算是奢望。

「但我卻一樣都沒有。」風四娘握住了沈璧君的手繼續說：「你想想，像我這麼樣一個女人，還有甚麼理由一定要活下去？」

沈璧君也笑了笑，笑得也同樣淒涼：「我呢，我又有甚麼理由一定要活下去？」

風四娘輕輕道：「你至少還有一個理由。」

沈璧君道：「蕭十一郎？」

風四娘點點頭，勉強笑道：「你至少還有一個真心相愛的人。」

就憑這一點理由，的確已足夠讓一個女人活下去。

「所以你不能死，也不能去。」風四娘站起來：「我見到他時，一定會叫他到這裏來找你。」

「你認為我會在這裏等？」

「你一定要等。」

「你若是我，你也會等？」

「我若也有一個真心相愛的人，無論要我等多久，我都會等的。」

沈璧君看著她含淚的眼睛，忽然道：「那麼應該在這裏等他的就不是我，是你！」

這句話也像是條鞭子。

風四娘的人已僵硬，這一鞭子正抽在她心裏最軟弱的地方。

沈璧君緩緩道：「現在我已不是以前那個不懂事的女人了，所以有很多你認為我不會看出來的事，我都已看了出來。」

風四娘道：「你……」

沈璧君打斷了她的話道：「所以我若有理由活下去，你也一樣有，你若能去冒險，我也一樣能去。」她說得很堅決，也很悲傷：「我們的出身雖不同，可是現在，我們的命運卻已是完全一樣的，你為甚麼一定要否認？」

她看著風四娘，眼睛裏充滿了瞭解和同情。

風四娘也在看著她。

兩個人就這麼樣互相凝視著……兩個絕不相同的女人，卻已被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繫在一起……

命運是甚麼？

命運豈非本就是條看不見的鎖鏈。

情感是甚麼？

情感豈非也正是條看不見的鎖鏈。

# 第二十三回 搖船母女

杭州。

她們出了湧金門，過南屏晚鐘，搖向三潭印月，到了西泠橋時，已近黃昏了。

滿湖秋水映著半天夕陽，一個頭戴黑帽的漁翁，正在橋頭垂下了他的釣竿。

遠處畫舫樓船上，隱約傳來妙齡船娘的曼聲清歌。

「看畫舫盡入西泠，聞卻半湖春色。」

白沙堤上野柳已枯，芳草沒逕，靜悄悄的三里長堤，很是少人行走。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面對著名湖秋色，雖然無酒，人已醉了。

風四娘也不禁曼聲而吟：「若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兩相宜。」

沈璧君輕輕嘆息，道：「這兩句話雖然已俗，可是用來形容西湖，卻是再好也沒有。」

風四娘道：「你以前來過？」

沈璧君點點頭，美麗的眼睛又流露出一抹感傷。

──以前她是不是和連城璧結伴來的？

風四娘道：「你知不知道水月樓在哪裏？」

沈璧君搖搖頭。

搖船的船家是母女兩個人，女兒雖然蓬頭粗服，卻也不失嫵媚。

她忽然伸出手向前一指：「那裏豈非就是水月樓？」

她指著的地方，正是湖心秋色最深處，波光夕陽，畫舫深歌。

風四娘道：「水月樓是條畫舫？」

船娘道：「湖上最大的三條畫舫，一條叫不繫園，一條叫書畫舫，還有一條就是水月樓。」

風四娘道：「這條畫舫有多大？」

船娘道：「大得很，船樓上至少可以同時擺三四桌酒席。」她嘆了口氣，聲音裏帶著無限羨慕：「幾時我若也能有那麼樣一條畫舫，我也用不著再吃這種苦了。」

她看著自己的手，本來很秀氣的一雙手，現在已結滿了老繭。

湖上的兒女，日子過得雖自在，卻都是清貧而辛苦的。

沈璧君看著她，忽然問道：「你們平常一天可以賺多少銀子？」

船娘苦笑道：「我們哪裏能天天看得到銀子，平常最多也只不過能賺個幾十文錢而已，只有到了春天……」

一提到春天，她的眼睛裏就發出了光。

這十里晴波一到春天，六橋花柳，株株相連，飛紅柔綠，鋪岩霞錦，千百隻遊船，一式白紡遮陽，銅欄小槳，攜著素心三五，在六橋里外，燕子般穿來穿去。

春天才是她們歡愉的日子。

現在卻已深秋。

沈璧君忽然笑了笑，對船娘道：「你想不想到城裏去玩幾天？除了花錢外，還可以賺五兩銀子？」

黃昏。

船上已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母親，一個女兒。

風四娘和沈璧君呢？

她們豈非就在這條船上。

沈璧君是母親。

──母親總是比較少有人注意的，我不願讓別人認出我。

所以風四娘就只好做了她的女兒。

※※※

用白粉將頭髮撲成花白，再用一塊青帕包起來，臉上添點油彩，畫幾條皺紋，沈璧君瞇著眼睛低垂下頭：「你還認不認得出我？」

風四娘笑了：「我實在想不到你居然還會一點易容術。」

其實只要是會打扮的女人，就一定會一點易容術的。

易容本不是種神奇的事，造成的結果，也絕沒有傳說中那麼神奇。

「現在我們最多只不過能在晚上暫時瞞過別人而已。」

「月圓的時候，豈非就是晚上？」

「所以白天我們最好少出來。」

風四娘笑道：「你難道沒有聽人說過，我一向是條夜貓子？」

──今天是十三，後天晚上月亮就圓了。

一輪將圓未圓的明月，正冉冉升起，照亮了滿湖秋水。

月下的西湖，更美得令人心碎。

「你想那個叫天孫的人，後天晚上究竟會不會來？」

「一定會來的，我只怕他來了，我們還是認不出他。」

「只要他來，我們就一定會認得出。」

「你有把握？」

「現在我們至少已有了三條線索。」

「哦？」

「第一，我們已知道他是個很瘦小的人，而且總是帶著條小狗。」

「第二，我們已知道他一定會到水月樓去。」

「第三，我們也已知道連城璧一定會去找他。」

「我們雖然不認得他，但我們卻認得狗，認得水月樓，也認得連城璧。」

風四娘的確充滿了信心，因為她忘記了一點。

──就是能找到他，又能怎麼樣呢？

秋月漸高，湖水漸寒。

風四娘坐在船舷邊，脫下了青布鞋，用一雙如霜的白足，輕輕的踢著水。

沈璧君正在看著她，看著她的時候，忽然道：「聽說你一腳踢死過祁連山的大盜半天雲？」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道：「你就是用這雙腳踢的？」

風四娘道：「我只有這一雙腳。」

沈璧君也笑了。

她已有很久很久未曾笑過，面對著這大好湖山，她的心情才總算開朗了些。

她微笑著道：「你這雙腳看來實在不像踢死過人的樣子。」

風四娘嫣然道：「我喜歡聽別人說我的腳好看，你若是個男人，我一定讓你摸摸。」

沈璧君道：「只可惜我不是……」

她的聲音又低沉了下去──這是不是因為她又想起了蕭十一郎？

──只可惜你不是蕭十一郎。

──只可惜你也不是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你究竟到那裏去了？為甚麼至今還是沒有消息？

月色更亮，她們的笑容都已黯淡。

湖上又傳來了清歌：「第一湖山。

銷魂南浦。

年年草綠裙腰。

湖寺西南，杏花村酒簾招。

東風醉，醉前朝。

岸漸移，柳映官橋。」

歌聲清妙，其中還帶著銀鈴般的笑聲，唱歌的人，想必是個愛笑又愛嬌的少女。

笑聲和歌聲，又是從湖心堤邊，那水月樓船上傳來的。

船上燈火輝煌，鬢影衣香，彷彿有人正在大開筵席，作長夜之飲。

這人的豪興倒不淺。

風四娘忽然笑道：「可惜我們這兩天有事，否則我一定要闖上船去，喝他幾杯。」

沈璧君道：「你知道船上是甚麼人在請客？」

風四娘道：「不知道。」

沈璧君道：「你連主人是誰都不知道，也敢闖去喝酒？」

風四娘笑道：「不管他是誰，都一樣會歡迎我的。」

沈璧君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我是個女人，男人在喝酒的時候，看見有好看的女人來，總是歡迎得很的。」

沈璧君嫣然道：「你好像很有經驗？」

風四娘笑道：「老實說，像這種事我實在已不知做過多少次。」

沈璧君看著她，看著她發亮的眼睛，看著她深深的酒窩，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我不是男人，否則我一定要你嫁給我。」

風四娘笑道：「你若是男人，我一定嫁給你。」

她們雖然又在笑，可是笑容中卻還是帶著種說不出的憂鬱。

她們又想起了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蕭十一郎，你為甚麼總是這麼樣叫人拋也拋不開，放也放不下？

忽然間，堤岸上有人在呼喚：「船家，搖船過來。」

風四娘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我們的運氣倒不錯，今天剛改行，就有了生意。」

沈璧君道：「我們既然幹了這一行，就不能把生意往外推。」

風四娘道：「有理。」

她跳起來，舉起長篙一點，船已蕩了出去。

沈璧君道：「你真的會搖船？」

風四娘道：「我本就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件件稀鬆。」

沈璧君忍不住笑道：「你有沒有不會的事？」

風四娘道：「有一件。」

沈璧君道：「甚麼事？」

風四娘道：「我從來也不會難為情。」

要坐船的一共有三個人。

風四娘帶著喜悅，道：「若是把江湖人全都找來，排著隊從我面前走過去，每三個人中，我至少認得一個。」

她並不是吹牛。

這三個人中，她就認得一個。

一個眼睛很小，氣派卻很大的人，穿著長袍，搖著摺扇，看來就像是個書生。

他的外號的確叫書生──要命書生。

他手裏的摺扇，卻是件要命的武器。

江湖中能用摺扇做武器的人並不多，這「要命書生」史秋山也許就是其中最要命的一個。

能跟他做朋友的人．當然也不是等閒人物。

※※※

蕭十一郎常常喜歡說：「江湖中的人風四娘至少認得一半，還有一半認得她。」

可是這三個人卻全都不認得她，就連史秋山都不認得，因為夜色已深，她的樣子又已變了。因為誰也想不到風四娘會在西湖中做船娘。

「客官們要到哪裏去？」

「水月樓。」史秋山道：「你知不知道水月樓在哪裏？」

風四娘鬆了口氣，別的地方她不知道，水月樓她總是知道的。

史秋山已坐下來，坐在船頭，上上下下的打量著她，然後就盯在她的腳上，三個人的三雙眼睛都盯在她腳上，風四娘並不反對別人欣賞她的腳，但現在卻恨不得把他們的眼睛全都縫起來，因為她也知道終年在湖上操勞的船娘們，本不該有這麼樣一雙腳的，她一定要想法子轉移他們的注意力，卻偏偏想不出來，這三個人的眼睛就像是釘子一樣，已釘在她腳上。

──男人為甚麼總是喜歡看女人的腳？

幸好就在這時，燈火輝煌的水月樓船上，又有歌聲傳來，是蘇軾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歌聲蒼涼悲壯，是男人的聲音。

史秋山突然冷笑，道：「看來他的豪興倒還真不淺。」

一個面色蠟黃的中年人道：「他是從初五開始請酒的，到今天已七天。」

另一個虯髯大漢道：「所以我佩服他。」

史秋山道：「你佩服他？」

虯髯大漢道：「無論誰大醉七天後，還有精神高歌我都佩服。」

面色蠟黃的中年人冷冷道：「你怎麼知道他已大醉了七天？」

虯髯大漢道：「因為我知道他這人一向是有酒必醉的。」

史秋山遙視著湖水中的光影，目中帶著深思之色，緩緩道：「卻不知有多少女人肯來陪他醉？」

中年人道：「這次他究竟請了多少人？」

史秋山道：「江南一帶的武林英雄，他好像已全都請遍了。」

中年人道：「他為的是甚麼？」

史秋山道：「不知道。」

主人請客，客人居然不知道他是為甚麼請客的，看來這主人倒是個怪人。

風四娘雖然低垂著頭，眼睛裏卻已發出了光。

──主人是誰？

──是不是天孫？

──他為甚麼要將江南的武林豪傑全都請來？難道這又是個圈套？

──殺人的圈套？

想到死在「八仙船」裏的那些人，風四娘幾乎已忍不住想拉住史秋山，叫他莫要上船去。

可是她自己倒又想上去看看，看看這個人究竟是誰？

※※※

月在湖心，人也在湖心，月在水波上，人也在水波上，水波溫柔得就像是月色，月色溫柔得就像是情人的眼波，情人的眼波卻已渺無蹤跡。

風四娘輕輕的嘆了口氣，忽然發現說話的人都已閉上了嘴，雖然閉上了嘴，眼睛卻張得很大，每個人都瞪著眼睛，在看著她，不是看她的腳，是在盯著她的臉，幸好她頭上還有頂竹笠擋住了月光。

風四娘的頭也垂得更低了些──男人的眼睛真該全都縫起來，也許連嘴都該縫起來。

史秋山忽然咧開嘴一笑，道：「我姓史，叫史秋山，太史公的史，秋色滿湖山的秋山。」

他的眼睛雖小，嘴巴很大，好像一口就能吞下個半斤重的大饅頭。

風四娘忍住了氣，低著頭叫了聲：「史大爺。」

「不是史大爺，是史二爺。」

史秋山道：「大爺是這位，他姓霍，霍無病。」

面色蠟黃的中年人點了點頭，風四娘只好又叫了聲：「霍大爺。」

──看你明明是有病的樣子，為甚麼偏偏要叫做無病？

這句話總算忍住了沒說出來，她的脾氣好像已改了些。

「我叫王猛。」

虯髯大漢搶著道：「王八蛋的王，我是老三。」

風四娘忍不住要笑，這位王三爺看來倒比較有趣些。

她沒有笑，因為史秋山又在問：「姑娘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風四娘道：「我是個搖船的。」

史秋山道：「搖船的難道就沒有名姓？」

風四娘道：「搖船的有沒有名姓，大爺們都不必知道。」

史秋山道：「既然同船共渡，就是緣份，既然有緣份，又何妨問一問名姓？」

風四娘索性閉上嘴，她生怕一張嘴，就要指著史秋山的鼻子大罵出來。

──這個人實在是個「要命」書生，討厭得要命。

霍無病道：「婦道人家，總是不好意思跟男人通名道姓的。」

史秋山道：「我看她並不像害羞的樣子。」

王猛道：「不管怎麼樣，人家既然不願說，你又何必一定要逼著人家說？」

史秋山道：「我既然已問了，她又何必一定不肯說？」他眼睛又在盯著風四娘，沉著臉道：「你是不是不敢說？」

風四娘忍不住道：「不敢？我為甚麼不敢？」

史秋山冷冷道：「因為你怕被我問出你的來歷。」

風四娘笑了，笑得並不嫵媚。

她是在冷笑：「一個搖船的女人，難道還會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來歷？」

史秋山也在冷笑，盯著她問道：「你真是個搖船的？」

風四娘道：「當然是。」

史秋山道：「我看你不像。」

風四娘道：「我哪點不像？」

史秋山道：「從頭到腳都不像。」

風四娘咬了咬牙，冷笑道：「我若不像搖船的，你說我像甚麼？」

史秋山霍然長身而起，「刷」的，展開了手裏的摺扇，搖了兩搖。

風四娘的手也已握緊。

──男人的眼睛裏，若是帶著種不懷好意的微笑，她當然能看得出。

史秋山眼睛裏就帶著種不懷好意的微笑，他究竟想幹甚麼？風四娘準備先發制人，不管他想幹甚麼，先一腳把他踢下去再說。

幸好就在這時，後梢的沈璧君已在呼喚：「水月樓到了。」

風四娘轉過頭，燈光輝煌的樓船果然已在眼前，只要一縱身就可以跳過去，就算是個三百八十斤的人跳過去，那邊的船也絕不會翻的，甚至可能連搖都不會搖。

到了眼前，風四娘才看出這水月樓是條多麼大的樓船，既然是樓船，船艙當然有樓，樓上樓下的燈火都亮如白晝，絲竹管弦聲，是從樓上傳下來的，樓下卻聽不見人聲，人都聚在船頭。

船頭的甲板上，至少有三十個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竊竊私議，卻聽不出在談論些甚麼。

「這些人為甚麼不進船艙去？」

風四娘既不能問，也不便抬起頭去張望，只不過心頭更奇怪。

請客的人究竟是誰？為甚麼不請客人進去喝酒，卻要他們站在船頭喝風？

史秋山居然還在盯著她，注意著她臉上的表情，忽然問道：「你能不能跳過去？」

風四娘搖搖頭。

史秋山道：「你不想過去看看？」

風四娘又搖搖頭。

史秋山道：「你不後悔？」

風四娘忍不住道：「我為甚麼要後悔？」

史秋山笑了笑，道：「因為這次請客的，是個大家都想看的人。」

風四娘道：「是誰？」

史秋山道：「蕭十一郎！」

# 第二十四回 水月樓之宴

蕭十一郎！

請客的人居然是蕭十一郎。

天宗的主人約了連城璧在這裏相見，他居然也在這裏請客。

這是巧合？還是他故意安排的？

他明明知道江湖豪傑們，十個人中至少有九個是他的對頭，為甚麼還要在這裏大開盛宴，把他的對頭們全都請來？

風四娘已怔住。

史秋山卻再也不睬她了，輕搖著摺扇，一下子就跳了過去。

霍無病和王猛也跳了過去。

船頭上的人立刻有一半迎了上來，史秋山的交遊本就很廣闊。

蕭十一郎，他的人在哪裏？為甚麼沒有出來迎客？

風四娘現在就已開始後悔了，她實在應該跟著上去看看的。

沈璧君已從後梢走過來，悄悄的問道：「你認得那個姓史的？」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道：「他是不是也認出了你？」

風四娘道：「好像是的。」

沈璧君遲疑著，又問道：「你想他會不會是故意在開你的玩笑？」

風四娘板著臉道：「他還不敢。」

沈璧君道：「那麼，在上面請客的人，難道真的是蕭……」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道：「你在這裏替我把風，我從後面爬到船篷上去看看。」

※※※

水月樓不但遠比這條船大，也比這條船高。

風四娘伏在船篷上，還是看不見樓船上的動靜，可是樓下的船艙和甲板上的人，她總算看清楚了。

三十個人裏面，她至少認得十四五個。

一個枯瘦矮小的白髮老者，正在和霍無病賠著笑寒暄。

風四娘認得他，正是南派形意門的掌門人，「蒼猿」侯一元。

這個人雖不能算是頂尖高手，在江湖中的輩份卻很高。

可是看他現在的表情，對霍無病反而顯得很尊敬。

霍無病的來歷，風四娘卻沒有想起來。

「霍先生的大名，老朽早已久仰得很。」侯一元正在賠著笑道：「只可惜老朽無緣，十餘年來，竟始終未能見到霍先生一面。」

霍無病冷冷道：「這十五年來，江湖中能見到我的人本就不多。」

侯一元道：「難道霍先生的蹤跡，已有十五年未入江湖？」

霍無病點點頭，道：「因為我被獨臂鷹王一掌，打得在床上躺了十五年。」

風四娘幾乎跳了起來。

她終於想起這個人的來歷了。

昔年「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中州大俠趙無極有個叫霍無剛的師弟，據說武功也很高，可是剛出道沒多久，就忽然下落不明。

這霍無病，想必就是霍無剛。

趙無極是在爭奪「割鹿刀」的一役中，死在蕭十一郎手裏的。

因為這位「大俠」只不過是個徒有俠名的偽君子而已。

霍無病忽然出現，是不是想為他師兄復仇來的？

獨臂鷹王雖也是護送割鹿刀入關的四大高手之一，其實卻只不過是被趙無極利用的工具，死得也很淒慘。

這其中的曲折，霍無病是不是知道？

──能真正明瞭江湖中恩怨的人，世上只怕還沒有幾個。

就連侯一元這樣的老江湖，都在無意中踩了霍無病的痛腳。

風四娘雖然看不見他的臉，也可以想像到現在他的臉一定很紅。

他當然沒法子再跟霍無病聊下去，正想找個機會溜之大吉。

誰知王猛卻拉住了他，道：「船艙裏有酒有肉，大伙兒為甚麼不進去吃喝，反而站在這裏喝風？」

──這正是風四娘也想問的話。

侯一元卻沒有立刻回答這句話，對王猛，他顯然沒有對霍無病那麼客氣。

他畢竟也是一派宗主的身份，總不能隨便被個人拉住，就乖乖的有問必答。

王猛雖猛，卻不笨，居然也看出了他的冷淡，忽然瞪起了眼，道：「你只認得霍大哥，難道就不認得我？」

侯一元翻了翻白眼，冷冷道：「你是誰？」

王猛道：「我姓王，叫王猛，我也知道這名字你一定沒聽說過，因為我本來是個和尚。」

侯一元道：「哦？」

王猛道：「我是被少林寺趕出來的。」

侯一元冷笑。

王猛忽然伸出手，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我就是少林寺裏面，那個幾乎把羅漢堂拆了的莽和尚，也就是那個被他們打了一百八十棍，還沒有打死的鐵和尚。」

侯一元的臉色變了。

看來他又踩錯了一腳，雖然沒有踩到別人，卻踢到一塊石頭，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

無論誰一腳踢在這塊石頭上，就算腳還沒有破，也得疼上半天，一身橫練，連少林家法都沒有打斷他半根骨頭的鐵和尚，他當然是聽見過的，風四娘也聽見過。

──這個蠻牛般的莽和尚，突然闖到這裏來，也是為了對付蕭十一郎？

這次侯一元不等王猛再問，已嘆息著道：「那船艙裏並不是人人都能進去的。」

王猛道：「難道你們不是蕭十一郎請來的客人？」

侯一元道：「我們都是的。」

王猛道：「既然你們都是他的客人，為甚麼不能進去？」

侯一元遲疑著，苦笑道：「客人也有很多種，因為每個人的來意都不同。」

王猛道：「你是來幹甚麼的？」

侯一元道：「我是來作客的。」

王猛道：「作客的反而不能進去，要甚麼人才能進去？」

侯一元道：「來殺他的人。」

王猛怔了怔，道：「只有來殺他的人，才能進去喝酒？」

侯一元道：「不錯。」

王猛道：「這是誰說的？」

侯一元道：「他自己說的。」

王猛突然大笑，道：「好！好一個蕭十一郎，果然是個好小子……」

他大笑著轉過身，邁開大步，就往船艙裏闖。

史秋山猛一把拉住了他。

王猛皺眉道：「我們不是來殺他的？」

史秋山道：「至少現在還不到時候。」

王猛道：「所以我現在還不能進去喝酒？」

史秋山道：「外面有這麼多朋友，你一個人進去有甚麼意思？」

王猛雖然滿臉不情願的樣子，卻並沒有再往裏面闖。

史秋山說的話，他居然很服氣。

只不過他嘴裏還在嘀咕：「來殺他的人才能進去喝酒，好，好小子……你若不是真的有種，就一定是混蛋加八級。」

蕭十一郎，你究竟是個好小子，還是個混蛋呢？

風四娘也在問自己。

這句話她也不知道問過自己多少次了，每次她在問的時候，心裏總是又甜又苦。

船樓下忽然傳出一陣咳嗽聲，原來船艙裏並不是沒有人。

一人正坐在裏面喝酒，也許是為喝得太快，所以在咳嗽。

──來殺他的人，才能進去喝酒。

這個人無疑是殺他的。

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殺蕭十一郎，而且居然敢承認？

風四娘當然想看看這個人。

她看不見。

這人背對著窗戶，始終沒有回頭。

風四娘只看見他身上穿著的，是件已洗得發白的藍布衣服，上面好像還有個補丁。

可是他的神情卻很悠閒，正剝了個螃蟹的鉗子，蘸著醋下酒。

他究竟是誰？

無論誰穿著這樣一身破衣服，等著要殺蕭十一郎，居然還能有這種閒情逸致，這個人一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船頭上找不到蕭十一郎，船艙裏也看不到蕭十一郎。

他的人呢？

風四娘從篷上溜下來，就看見了沈璧君一雙充滿了焦慮的眼睛。

「你有沒有看見他？」

風四娘搖搖頭，道：「可是我知道他一定在那條船上。」

沈璧君道：「為甚麼？」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因為那種事只有他做得出。」

沈璧君又問：「甚麼事？」

風四娘苦笑道：「他請了三四十個人來，卻只讓來殺他的人進去喝酒。」

沈璧君道：「他為甚麼要這麼樣做？」

風四娘道：「誰知道他為甚麼，這個人做的事，別人就算打破頭，也猜不透。」

其實她並不是真的不知道。

蕭十一郎這樣做，只不過因為他知道來的人沒有一個不想殺他。

他想看看有幾個人敢承認。

蕭十一郎做的事，只有風四娘瞭解，這世上沒有人能比她更瞭解蕭十一郎。

可是她不願說出來。

尤其是在沈璧君面前，她更不能說出來。

她希望沈璧君能比她更瞭解蕭十一郎。

船樓上又有絲竹聲傳下來，沈璧君抬起頭，痴痴的看著那發亮的窗子，眼神又變得很奇怪。

風四娘知道她心裏在想甚麼。

──他是不是在樓上？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陪著他？

是誰在陪著他？

愛情為甚麼總是會使人變得猜疑妒忌？

風四娘在心裏嘆了口氣，忽然道：「我想到那條船上去看看。」

沈璧君道：「可是……史秋山豈非已經認出了你？」

風四娘道：「他既然已認出了我，我又何必再避著他？」

沈璧君沒有再說話。

風四娘的做法，她總是不太同意的，卻又偏偏沒法子反駁。

她們本是兩個絕不相同的女人。

她們的性格不同，對同一件事，往往會有兩種絕不相同的看法。

在風四娘的生命裏，從來也沒有「逃避」這兩個字，可是沈璧君……

沈璧君忽然道：「我也去。」

風四娘道：「你？」

沈璧君道：「你既然能去，我也能去。」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她，眼睛裏卻又帶著欣慰的笑意。

沈璧君的確變了。

她好像已多了樣以前她最缺少的東西──勇氣。

這豈非正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我們去。」風四娘拉起了她的手：「我能去的地方，你當然也能去。」

風四娘跳上了船頭。

沈璧君也並沒有落後。

她的輕功居然很不錯，家傳的暗器手法更高妙，可是她跟別人交手，很少有不敗的時候。

這是不是也因為她以前太缺少勇氣？

一個人若是缺少了勇氣，就好像菜裏沒有鹽一樣，無論是樣甚麼菜，都不能擺上桌子。

※※※

兩個船娘打扮的女人，忽然以很好的輕功身法跳到船上，大家當然都難免要吃一驚。

風四娘根本不理他們。

她最大的本事，就是她常常能將別人都當做死人。

她只向史秋山招了招手。

史秋山立刻搖著摺扇走過來，他一走過來，別人的眼睛就轉過去了。

史秋山認得的女人，還是少惹的好。

他這人本來就已夠要命的了，何況他身旁還有個打不死的鐵和尚。

史秋山道：「你果然來了。」

風四娘道：「嗯。」

史秋山笑了笑，道：「我就知道你會來的。」

風四娘道：「哦？」

史秋山道：「無論誰想要用易容來瞞過老朋友都不容易。」

風四娘道：「尤其是像你這樣的老朋友。」

史秋山笑得更愉快。

風四娘道：「所以你早就認出了我？」

史秋山點點頭，忽然又道：「可是我也有件事想不通。」

風四娘道：「你說。」

史秋山聲音很低，道：「蕭十一郎在這裏，你怎麼會不知道？」

風四娘沉下臉，冷冷道：「蕭十一郎在甚麼地方，我為甚麼一定要知道，我又不是他的娘。」

史秋山又笑了。

風四娘道：「你是幹甚麼來的，我也管不著。」

史秋山笑道：「你也不是我的娘。」

風四娘道：「我只不過要你替我做件事。」

史秋山道：「請吩咐。」

風四娘道：「我要你陪著我，我走到哪裏，你就跟到哪裏。」

史秋山看著她，好像覺得很意外，又好像覺得很愉快。

風四娘瞪了他一眼，悄悄道：「我只不過要你替我掩護一下而已，你少動歪腦筋。」

史秋山眼珠轉了轉，嘆了口氣道：「我就知道你找我不會有甚麼好事的。」他一雙釘子般的小眼睛，忽然又盯住了風四娘身後的沈璧君：「她是誰？」

「你管不著。」風四娘道：「我只問你肯不肯幫我這個忙？」

史秋山道：「我不肯行不行？」

風四娘道：「不行。」

史秋山苦笑道：「既然不行，你又何必問我？」

風四娘也笑了，展顏笑道：「那麼你就先陪我到那邊去看看。」

史秋山道：「看甚麼？」

風四娘道：「看看坐在裏面喝酒的那個人是誰？」

史秋山道：「你看不出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史秋山道：「因為他臉上還蓋著個蓋子。」

※※※

臉上蓋著蓋子，當然就是面具。

只不過他的面具實在不像是個面具，就像是個蓋子。

因為這面具竟是平的，既沒有臉的輪廓，也沒有眼鼻五官，只有兩個洞。

洞裏有一雙發亮的眼睛。

他的神情本來很悠閒瀟灑，可是戴上個這樣的面具，就變得說不出的詭秘。

風四娘道：「你也看不出他是誰？」

史秋山搖搖頭，苦笑道：「他用的這法子，實在比易容術有效得多，就算他的老婆來了，一定也認不出他的。」

風四娘皺眉道：「他既然有膽子敢來殺蕭十一郎，為甚麼不敢見人？」

史秋山道：「這句話你應該問他的，問出來再告訴我。」

風四娘道：「蕭十一郎呢？」

史秋山道：「這句話你就該去問蕭十一郎，我也……」

他的聲音忽然停頓，眼睛忽然盯住了船艙裏的樓梯。

一個人正從樓上施施然走下來。

一個豹子般精悍，駿馬般神氣，蜂鳥般靈活，卻又像狼一般孤獨的人。

他身上穿著件很寬大的黑絲軟袍，用一根緞帶繫住，上面斜插著一柄刀。

割鹿刀！

※※※

蕭十一郎終於出現了。

縱然是在人群裏，他看來還是那麼孤獨寂寞，甚至還顯得很疲倦。

可是他一雙眼睛卻像是天目山頭的兩潭寒水一樣，又黑、又深、又冷、又亮。

沒有人能找得出適當的話，來形容他這雙眼睛。

沒有看過他這雙眼睛的人，甚至連想都無法想像。

只要一看到這雙眼睛，風四娘心裏就會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那是甜？是酸？是苦？

別人既不能瞭解，她自己也分辨不出。

沈璧君呢？

看見了蕭十一郎，沈璧君心裏又是甚麼滋味？

她們痴痴的站著，既沒有呼喚，也沒有衝進去。

因為她們兩個人誰也不願先叫出來，誰也不願先表現得太激動。

因為她們是女人，是已跌入愛情中的女人。

女人的心，豈非本就是微妙的？

何況，旁邊還有這麼多雙眼睛在看著。

蕭十一郎卻沒有看她們，也許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外面有這麼樣兩個人。

他正看著那臉上戴著蓋子的青衣人，忽然道：「你是來殺我的？」

青衣人點點頭。

蕭十一郎道：「你知道我在樓上？」

青衣人道：「嗯。」

蕭十一郎道：「你為甚麼不上去動手？」

青衣人道：「我不急。」

蕭十一郎也點點頭道：「殺人的確是件不能著急的事。」

青衣人道：「所以我殺人從不急。」

蕭十一郎道：「看來你好像很懂得殺人。」

青衣人冷冷道：「我若不懂殺人，怎麼能來殺你？」

蕭十一郎笑了。

可是他的眼睛卻更冷、更亮，盯著這青衣人，道：「你這面具做得好像不高明。」

青衣人道：「雖然不高明，卻很有用。」

蕭十一郎道：「你既然有膽子敢來殺我，為甚麼不敢以真面目見人？」

青衣人道：「因為我是來殺人的，不是來見人的。」

蕭十一郎大笑，道：「好，好極了。」

青衣人道：「有哪點好？」

蕭十一郎道：「你是個有趣的人，我並不是常常都能遇見你這種人來殺我的。」他眼睛裏光芒閃動，忽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這世上無趣的人太多了，無膽的人更多。」

青衣人道：「無膽的人？」

蕭十一郎道：「我至少準備了四十個人的酒菜，想不到只有你一個人敢進來。」

青衣人道：「也許別人並不想殺你。」

蕭十一郎冷笑道：「也許別人想殺我，卻不敢光明正大的進來，只想躲在暗中，鬼鬼祟祟的用冷箭傷人。」

這句話剛說完，外面已有個人衝了進來，黑鐵般的臉，鋼針般的鬍子。

「我叫王猛。」他平常說話就像大叫：「王八蛋的王，猛龍過江的猛。」

蕭十一郎看著他，目中露出笑意，道：「你是來殺我的？」

王猛道：「就算我本來不想殺你，現在也非殺不可。」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王猛道：「因為我受不了你這種鳥氣。」

蕭十一郎大笑，道：「好，好極了，想不到又來個有趣的人。」

只聽外面有人在冷笑：「有趣的人雖多，無趣的人卻只有我一個。」

「誰？」

「我。」

一個人慢慢的走進來，面色蠟黃，全無表情，當然就是霍無病。

蕭十一郎道：「你這人很無趣？」

霍無病臉上還是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蕭十一郎嘆道：「你這人看來的確不像有趣的樣子。」

霍無病忽然道：「來殺你的人雖多，真正能殺了你的卻必定只有一個。」

蕭十一郎道：「有道理。」

霍無病道：「你若知道自己遲早會死在這個人手裏，又怎會覺得他有趣？」

蕭十一郎道：「這個人就是你？」

霍無病冷冷道：「這個人一定是我。」

蕭十一郎又笑了。

霍無病道：「但是我出手殺你之前，卻要先替你殺一個人。」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霍無病道：「因為你已替我殺了一個人。」

蕭十一郎道：「誰？」

霍無病道：「獨臂鷹王！」

蕭十一郎道：「我若說他並不是死在我手裏的呢？」

霍無病道：「無論如何，他總是因你而死的。」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一定也要替我殺一個人？」

霍無病道：「不錯。」

蕭十一郎道：「殺誰？」

霍無病道：「隨便你要殺誰都行。」

蕭十一郎嘆道：「看來你倒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霍無病冷笑。

蕭十一郎道：「你準備甚麼時候殺我？」

霍無病道：「也隨便你。」

蕭十一郎道：「你也不急？」

霍無病道：「我已等了多年，又何妨再多等幾日。」

蕭十一郎道：「能不能等到月圓之後？」

霍無病道：「為甚麼一定要等到月圓之後？」

蕭十一郎微笑道：「若連西湖的秋月都沒有看過，就死在西湖，人生豈非太無趣？」

霍無病道：「今夜秋月將圓。」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用不著等多久。」

霍無病道：「我等。」

王猛道：「只要這裏有酒，就算再多等幾天也沒關係。」

蕭十一郎又大笑，道：「好，將酒來。」

※※※

酒來了。

王猛快飲三杯，忽然拍案道：「既然有酒，不可無肉。」

有肉。

青衣人忽然也一拍桌子，道：「既然有酒，不可無歌。」

船樓上立刻有絲竹聲起，一個人曼聲而歌：

「日日金杯引滿，

朝朝小圃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

莫教青春不再。」

歌聲清妙，充滿了歡樂，又充滿了悲傷。

有歡樂，就有悲傷。

人生本就如此。

蕭十一郎仰面大笑：「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對酒當歌，死便無憾。」

樓上管弦聲急。

蕭十一郎忽然抽刀而起，隨拍而舞。

一時間只見刀光霍霍，如飛鳳游龍，那裏還能看得見他的人。

船頭上的人都已看得痴了，最痴的是誰？

沈璧君？

風四娘？

最痴的若不是她，她怎會熱淚盈眶？

──他還沒有看見我。

──史秋山能認出我來，他為甚麼不能？

──是不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裏有我們這樣兩個人？

──是不是因為他從不注意別的女人？

她心裏又欣慰，又失望，竟已忘了問自己，為甚麼不去見他？

風四娘本不是這麼樣的女人。

風四娘也變了。

是不是從那天晚上之後才改變的？

是不是因為經過了那難忘的一夜後，她才變成個真正的女人？

※※※

閃動的刀光，使目光也變得黯淡了。

刀光照在她臉上。

她竟沒有發現，沈璧君正在看著她，看著她的眼睛。

看著她的眼睛裏甜蜜和酸楚，歡慰與感傷。

──沈璧君心裏又在想甚麼？

忽然間，一聲龍吟，飛入九霄。

月色又恢復了明亮。

刀已入鞘。

蕭十一郎舉杯在手，神色忽然變得很平靜，就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王猛卻已滿頭大汗，汗透重衣。

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那樣的刀，更沒有看見過那樣的刀法。

──那真的只不過是一把刀？

──那真的只不過是一個人在舞刀？

王猛一把抓起桌上的金樽，對著嘴喝下去，長長吐出口氣，才發現對面已少了一個人。

霍無病蠟黃的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卻在悄悄的擦了擦汗。

王猛看著他，指了指對面的空位。

霍無病搖搖頭。

誰也沒有看見這青衣人是甚麼時候走的？從甚麼地方走的。

船在湖心，他能走到哪裏去？

也不知是誰忽然叫了起來：「你們看那條船。」

那條船就是風四娘他們搖來的渡船，本來用繩子繫在大船上。

──風四娘雖然粗心大意，沈璧君卻是個很仔細的人，她來的時候，也將渡船的繩纜帶了過來，繫在水月樓的欄杆上。

現在繩子竟被割斷了，渡船正慢慢的向湖岸邊蕩了過去。

「那小子一定在船上。」

「我去找他。」

「找他幹甚麼？」

「我要看看這位虎頭蛇尾的仁兄，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再問問他為甚麼要開溜？」

說話的人精壯剽悍，滿臉水霧，正是太湖中的好漢「水豹」章橫。

他正想縱身跳過去，忽然看見一個人背負著雙手，施施然從船舫旁走過來，居然就是那個神秘的青衣人。

他居然並沒有溜走。

章橫怔住。

每個人全都怔住。

青衣人本已準備走入船艙，看了那條渡船一眼，忽然回過身，吸氣作勢，伸出雙手，向湖心凌空抓了幾抓。

那條船本已溜入湖心，被他這樣憑空一抓，竟赫然又慢慢的溜了回來。

這青衣人的手上，竟像是在帶動著一條看不見的繩索。

章橫的臉色變了。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好久沒有出聲的形意掌門侯一元，忽然深深吸了口氣，失聲道：「莫非這就是傳說中的，重樓飛血，混元一氣神功？」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更吃驚。

青衣人卻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入了船艙，在原來的位置上坐下，向蕭十一郎舉了舉杯，道：「好刀法。」

蕭十一郎也舉了舉杯，道：「好氣功。」

青衣人一飲而盡，道：「好酒。」

蕭十一郎道：「刀法好，氣功好，酒也好，有沒有不好的？」

青衣人道：「有。」

蕭十一郎道：「甚麼不好？」

青衣人道：「刀已出鞘，卻未見血，不吉。」

蕭十一郎神色不變道：「還有呢？」

青衣人道：「氣馭空船，徒損真力，不智。」

蕭十一郎道：「還有沒有？」

青衣人道：「杯中有酒，耳中無歌，不歡。」

蕭十一郎大笑，道：「好一個不吉，不智，不歡……今日如不盡歡，豈非辜負了這金樽的美酒？」

他揮了揮手，樂聲又起。

樓船上歌聲傳下，如在雲端。

這是風四娘第三次聽見這黃鶯般的少女的歌聲了，她終於聽出了這少女的聲音。

冰冰！

一定是冰冰。

蕭十一郎居然已找到了她。

風四娘心裏又泛起奇怪的滋味，也不知是歡喜？還是難受。

就在這時，沈璧君忽然悄悄的拉了拉她衣角，她立刻把耳朵湊過去：「甚麼事？」

沈璧君的聲音更低：「這個人不是剛才那個人。」

「甚麼人？」

「穿青衣的人。」

風四娘聳然動容。

沈璧君又道：「他剛穿的衣服，戴的面具雖然一樣，可是人已換了。」

風四娘道：「你看得出？」

沈璧君道：「嗯。」

風四娘道：「兩個人有甚麼地方不同？」

沈璧君道：「這個人的手小些，指甲卻比剛才那個人長一點。」

風四娘道：「你有把握能確定？」

問出了這句話，她已知道是多餘的，她本已很瞭解沈璧君這個人。

沒有把握的事，沈璧君絕不會說出來。

──這青衣人為甚麼要半途換人？

──除了要殺蕭十一郎外，難道他還有別的圖謀？

風四娘忍不住又問道：「你看不看得出他是甚麼人？」

沈璧君道：「看不出。」

風四娘道：「我也看不出，可是我應該能猜得出。」

沈璧君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能練成這種氣功的人，江湖中絕不多。」

沈璧君沉吟著，道：「也許他這氣功也是假的。」

風四娘道：「假的？」

沈璧君道：「他們既然有兩個人，另外一個就可以在水裏把船推回來。」

風四娘道：「因為他們本就想故弄玄虛，掩人耳目。」

沈璧君道：「嗯。」

風四娘道：「但侯一元卻是個老江湖，他怎麼會連一點破綻都看不出？」

沈璧君道：「可能他也是跟他們串通好了的。」

風四娘怔住。

她忽然發現沈璧君不但已變得更有勇氣，也變得更聰明了。

──智慧豈非也像是刀一樣，受的折磨越多，就被磨得越鋒利。

突聽「崩」的一聲，琴聲斷絕，歌聲也停止。

是琴弦斷了，四下忽然變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也不知過了多久，青衣人才慢慢道：「弦斷琴寂，不吉。」

蕭十一郎霍然長身而起。

青衣人道：「斷弦難續，定要續弦，不智。」

蕭十一郎又慢慢的坐了下去。

青衣人道：「客已盡興，當散不散，不歡。」

蕭十一郎看著他，冷冷道：「多言多禍，言多必失，不吉也不智。」

青衣人道：「是。」

他果然閉上了嘴，連眼睛都已閉了起來。

蕭十一郎舉杯，放下，意興也變得十分蕭索，忽又長身而起，道：「要走的不妨走，要留下的也不妨留下，我醉欲眠，我已醉了。」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我已來了，你不能醉。」

# 第二十五回 白衣客與悲歌

船艙裏沒有人說話。

船頭上也沒有人開口。

絕沒有！

這聲音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聲音是從湖上來的。

湖上水波粼粼，秋月高掛天邊，人在哪裏？

在遠處。

四十丈外，有一盞孤燈，一葉孤舟，一條朦朦朧朧的人影。

人雖在遠處，可是他說話的聲音，卻好像就在你的耳邊。

能以內力將聲音遠遠的傳過來，並不能算是件十分奇怪的事。

奇怪的是，蕭十一郎在這裏說話，他居然也能聽見，而且聽得很清楚。

這人是誰。

大家還沒有看清楚。

這一葉孤舟就像是一片浮萍，來得很慢很慢……

蕭十一郎也已看見了這湖上的孤舟，舟上的人影。

他忽然笑了笑，道：「你來了，我也不能醉？」

聲音聽來並不大，卻一定也傳送得很遠。

回答只有兩個字：「不能。」

「為甚麼？」

「有客自遠方來，主人怎能醉？」

「遠方是何方？」

「虛無縹緲間，雲深不知處。」

蕭十一郎沒有再問下去，因為孤舟已近了，燈光已近了。

他已看見了燈下的人。

※※※

一個白衣人，幽靈般的白衣人，手裏還挑著條白幡。

是不是招魂的白幡？

他要來招的，是誰的魂魄？

※※※

那一葉孤舟居然也是白的，彷彿正在緩緩的往下沉。

站在最前面的章橫一張臉忽然扭曲，忽然失聲大叫了起來：「鬼……來的不是人，是鬼！」

他一步步向後退，突然倒下。

這縱橫太湖的水上豪傑，竟被嚇得暈了過去。

沒有人去扶他。

每個人都已僵在那裏，每個人手裏都捏著把冷汗，連指尖都已冰冷。

現在大家才看清楚，這白衣人坐來的船，竟赫然是條紙船。

在人死七期，用來焚化給死人的那種紙船。

風四娘臉色也變了。

「……來的不是人，是鬼！」

若是個有血有肉的活人，怎麼會用這樣一條紙船渡湖？

「虛無縹緲間，雲深不知處。」

莫非他真的是陰冥鬼域，九幽地府？

這世上真的有鬼嗎？風四娘不信。

她從不相信這種虛妄荒誕的事，她一向是個很有理智的女人。

她只相信一件事。

──無論「他」是人是鬼，都一定很可怕。

──無論他來自甚麼地方，卻很可能是來殺蕭十一郎的。

秋夜的清風很輕。

一陣清風，輕輕的吹過水波，那條紙船終於完全沉了下去。

可是船上的人並沒有沉下去。

人已到了水月樓。

水月樓頭燈光輝煌，在輝煌明亮的燈光下，大家才看清了這個人。

他並不太高，也並不太矮，頭髮已白了，卻沒有鬍子。

他的臉也是蒼白的，就像是剛被人打過一拳，又像是剛得過某種奇怪的病症，眼睛、鼻子、嘴，都已有些歪斜，似已離開了原來的部位，又像是戴著個製作拙劣的面具。

這樣一張臉，本該是張很滑稽的臉。

可是無論誰看見他，都絕不會覺得有一點點可笑的意思，只會覺得發冷。

從心裏一直冷到腳底。

這是因為他的眼睛。

他有眼睛，可是沒有眼珠子，也沒有眼白，他的眼睛竟是黃的。

完完全全都是黃的，就好像有人挖出了他的眼睛，再用黃金填滿。

──有誰看過這麼樣一雙眼睛？

──若有人看過，我保證那人一定永生也不會忘記。

他手裏拿著的，倒不是招魂的白幡，而是個賣卜的布招。

上面有八個字：「上洞蒼冥，下澈九幽。」

原來他竟是個賣卜瞎子。

每個人都鬆了口氣，不管怎麼樣，他畢竟是人，不是鬼。

可是大家卻忘了一件事。

──這世上有些人比鬼還可怕得多。

蕭十一郎又坐下。

這瞎子無論是不是真的瞎子，至少絕不是個普通的瞎子。

一個瞎子若是坐著條死人用的紙船來找你，他找你當然絕不會有甚麼好事。

你當然用不著站在外面迎接他。

何況，只要能坐著的時候，蕭十一郎總是很少站著的。

瞎子已慢慢的走過來，並沒有用布招上的那根竹竿點地。

但他卻無疑是個真的瞎子。

瞎子總有些跟平常人不同的特徵，蕭十一郎能看得出。

──他既然是瞎子，怎麼能自己走過來？

──是不是因為船艙裏明亮的燈光，他能感覺得到？

──瞎子的感覺，豈非也總是要比平常人敏銳些？

船頭上的人，都慢慢的避開，讓出了一條路。

瞎子走得很慢，步子卻很穩，既沒有開口問別人路，更沒有要人扶持。

他穿過人群時，就像是個不可一世的帝王，穿過伏拜在他腳下的臣屬。

蕭十一郎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像他這麼驕傲的瞎子，就算他還有眼睛，也一定不會將這些人看在眼裏。

假如他還有眼睛能看，世上也許根本就沒有能叫他看在眼裏的人。

他這一生中，想必有很多能讓他自己覺得驕傲的事。

那究竟是些甚麼事？

一個人的生命中，若是已有過很多足以自傲的事，別人非但能看得出，一定也聽說過的。

一個行動像他這麼怪異，武功像他這麼高明的人，別人更不會不知道。

江湖中人的眼睛，就像是鷹，鼻子就像是獵犬。

船頭上這些人，全都是老江湖了，卻沒有一個認得他。

連風四娘都沒有見過他。

可是她心裏卻忽然有了種不祥的預兆。

不管這瞎子是甚麼人，不管他是為甚麼而來的。

他帶來的卻只有死亡和災禍。

船艙的門外，懸著四盞宮燈。

瞎子已走到燈下。

蕭十一郎忽然道：「站住。」

瞎子就站住，站得筆直。

縱然在這麼明亮的燈光下，他全身上下還是看不出有一點灰塵污垢。

蕭十一郎，也從來都沒有看見過這麼乾淨的瞎子。

瞎子在等著他開口。

蕭十一郎道：「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瞎子搖搖頭。

蕭十一郎道：「你知道我是誰？」

瞎子又搖搖頭。

蕭十一郎道：「那麼你就不該來的。」

瞎子道：「我已來了。」

蕭十一郎道：「來幹甚麼？」

瞎子道：「我是個瞎子。」

蕭十一郎道：「我看得出。」

瞎子道：「瞎子總能聽見很多別人聽不見的事。」

蕭十一郎道：「你聽見了甚麼？」

瞎子道：「歌聲。」

蕭十一郎道：「你知不知道這裏是西湖？」

瞎子點頭。

蕭十一郎道：「這裏到處都有歌聲。」

瞎子道：「但是我剛才聽見的歌聲卻不同。」

蕭十一郎道：「不同？」

瞎子道：「跟別的歌聲不同。」

蕭十一郎道：「有甚麼不同？」

瞎子道：「有的歌聲悲傷，有的歌聲歡樂，有的歌聲象徵幸福平靜，也有的歌聲充滿激動憤怒。」他面對著蕭十一郎，慢慢的接著道：「你若也像我一樣是個瞎子，你就會從歌聲中聽出很多奇怪而有趣的事。」

蕭十一郎道：「剛才你聽出了甚麼？」

瞎子道：「災禍。」

蕭十一郎的拳已握緊。

瞎子道：「暴風雨來臨前的風聲一定和平時的風聲不同，野獸在臨死前的呼叫也一定和平時兩樣。」他歪斜奇絕的臉上，帶著種神秘的表情，慢慢的接著道：「一個人若是有災禍要發生時，她的歌聲中一定也會有種不祥的預兆，我聽得出。」

蕭十一郎臉色變了。

瞎子道：「災禍也有大有小，小的災禍，帶給人的最多只不過是死亡，大的災禍，卻往往會牽連到很多無辜的人。」

蕭十一郎道：「你不怕被牽連？」

瞎子道：「現在我只不過想來看看。」

蕭十一郎道：「看甚麼？」

瞎子道：「看看那位唱歌的姑娘。」

一個瞎子，坐著條殯葬用的紙船，來「看」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你有沒有聽過這麼荒謬的事？

蕭十一郎聽見了，卻沒有笑。

瞎子也沒有笑。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絕不是在說笑。

蕭十一郎盯著他，道：「你是個瞎子？」

瞎子點頭。

蕭十一郎道：「瞎子也能看得見？」

瞎子道：「瞎子看不見。」他忽然笑了笑，笑得淒涼而神秘：「別人都能看見的，瞎子都看不見。」

他笑的時候，臉上的眼鼻五官，彷彿又回到原來的部位。

在這一瞬間，蕭十一郎忽然有了種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彷彿看過這個人，這張臉。

但他卻偏偏想不起這個人是誰。

瞎子又道：「可是瞎子卻往往能看見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

蕭十一郎道：「譬如說，災禍？」

瞎子點點頭，道：「所以我想來看看，那究竟會是甚麼樣的災禍。」

蕭十一郎笑了。

瞎子道：「你在笑？」

蕭十一郎笑出了聲音。

瞎子道：「災禍並不可笑。」

蕭十一郎道：「我在笑我自己。」

瞎子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這麼荒唐的事，但我卻偏偏被你打動了。」

※※※

蕭十一郎居然也有被人打動的時候，居然是被這麼樣一個人，這麼樣一件事打動的。

假如在平時，風四娘一定已忍不住笑了出來。

現在她卻不敢笑，也笑不出。

──她也已看出這不是件可笑的事，絕不是。

沈璧君又在她耳邊低語：「唱歌的是冰冰？」

「嗯。」

「你說冰冰病得很重，而且是種治不好的絕症？」

「嗯。」

沈璧君輕輕吐出口氣，道：「難道這瞎子真能從她歌聲中聽出來？」

風四娘沒有回答。

她不能回答。

這件事實在太荒謬，太不可思議，卻又偏偏是真的。

過了很久，她也輕輕吐出口氣：「我只希望他莫要再看出別的事。」

現在他們的災禍已夠多了。

──除了災禍外，一個瞎子還能看得出甚麼？

有人說風四娘很兇，有人說風四娘很野。

有人認為她說話像個男人，喝起酒來比得上兩個男人。

但卻沒有人說她不美的。

她本來就是個美人。

一個像她這樣的美人，本來絕不會承認別的女人比自己更美的。

風四娘卻例外。

她一直認為沈璧君是真正的美人，沒有任何人的美麗能比得上沈璧君。

可是現在她的想法不同了，因為她又看見了一個真正的美人──

冰冰。

她本來一直認為沈璧君是個女人中的女人，全身上下每分每寸都是女人。

現在她卻發現，冰冰這個女人有些地方連沈璧君也比不上。

冰冰的美也許並不是人人都能欣賞，都能領略得到的。

她美得脆弱而神秘，美得令人心疼。

若說沈璧君豔麗如牡丹，清雅如幽蘭，風四娘就是朵帶刺的玫瑰。

冰冰卻只不過是朵小花而已──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風雨過後，夕陽滿天，你漫步走過黃昏時的庭園。

──飽受風雨摧殘的庭園，百花都已凋零，但你卻忽然發現高牆下還有一朵不知名的小花迎風搖曳在夕陽下。

那時你心裏會有甚麼感受？

你看見冰冰時，心裏就會有那種感受。

尤其是現在──

她已從船樓上走下去，被人攙扶著走了下來，她的臉蒼白而憔悴。

她並沒有捧著心，也沒有皺著眉。

根本用不著作出任何姿態，就這麼樣靜靜的站，她的美已足以令人心碎。

瞎子就站在她面前，「看」著她，一雙蠟黃的眼睛，還是空空洞洞的。

他當然並不是用眼睛去看，他是不是真的能看出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

蕭十一郎忍不住問道：「你看出了甚麼？」

瞎子沉默著，又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看見了一片沼澤，絕谷下的沼澤，沒有野獸，沒有樹木，沒有生命……」他臉上忽然發出了光，接著道：「可是這片沼澤裏卻有個人，是個女人。」

──他說的難道就是「殺人崖」絕谷下的那片沼澤？

──他看見的女人莫非就是被天公子推入絕谷下的冰冰？

──他怎麼能「看」得見？

──他若看不見，又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蕭十一郎深深吸了口氣，道：「你還看見了甚麼？」

瞎子的聲音彷彿夢囈：「我看見這個女人正在往上爬，我看得出她有病，病得很重……」

「她好像已快跌下去，但卻忽然有一隻手伸出來，把她拉了上去。」

「那是隻男人的手。」

「現在這隻手上，卻握著柄形狀很奇特的刀，女人正在他身旁唱歌……」

「可是琴弦忽然斷了，她也倒了下去。」

蕭十一郎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道：「唱歌的女人，就是在沼澤中的女人？」

瞎子道：「是的。」

蕭十一郎道：「你憑哪點看出來的？你能看見她的臉長得是甚麼樣子？」

瞎子遲疑著，道：「我看不見她的臉，但我卻看得出她左股上有一個青色的胎記，比巴掌還大些，看來就像是一片楓葉。」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冰冰的臉色已變了，就彷彿忽然已被人推下了萬丈絕谷，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驚訝和恐懼。

她本不是那種很容易就會受到驚嚇的女人，她的軀殼雖脆弱，卻有比鋼鐵還堅強的意志。

所以她才能活到現在。

──現在她為甚麼會如此恐懼？

──難道她身上真的有那麼樣一塊青記？

瞎子臉上又露出那種詭秘的微笑，喃喃道：「我果然沒有看錯，我知道我絕不會看錯的……」

他慢慢的轉過身，好像要往外走，可是他手裏的竹杖，卻突然毒蛇般向冰冰的咽喉刺了過去。

冰冰沒有動，沒有閃避。

她整個人都似已因恐懼而僵硬，連動都不能動了。

幸好她身旁還有個蕭十一郎！

※※※

瞎子這一出手，除了蕭十一郎外，絕沒有第二個人能救得了她。

※※※

船頭上的人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船艙裏的人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瞎子手裏的這根竹杖，已點在冰冰咽喉上，只要再用一分力氣，冰冰的咽喉就要被洞穿。

可是冰冰的咽喉並沒有被洞穿，瞎子這最後一分力氣並沒有使出來。

是甚麼力量阻止了他？

沒有人看得出，只有瞎子自己能感覺得到。

他忽然感覺到一股無法形容的壓力，已到了他肋下。

他的力量若不撤回，自己肋下的八根肋骨就要完全被壓斷。

大家看見他的竹杖點在冰冰咽喉上時，他的人已退出七尺。

大家看見他往後退時，蕭十一郎已站在船艙門口，阻住了他的去路。

割鹿刀，猶在鞘。

可是殺氣卻已逼人眉睫。

瞎子也轉過身，又面對著蕭十一郎，歪斜的臉冷如秋霜。

他當然也能感覺到這種殺氣。

只有一個已殺過無數人，而且正準備要殺人的人，身上才會帶這種殺氣。

他知道面前這個人絕不會讓他再活著走出去。

蕭十一郎忽然道：「你殺錯人了。」

瞎子道：「哦？」

蕭十一郎道：「到這裏來的人，本該殺我的。」

瞎子道：「你要我殺你？」

蕭十一郎道：「非殺不可。」

瞎子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你已在這裏。」

瞎子道：「也因為你想殺我？」

蕭十一郎並沒有否認。

瞎子又在笑，淡淡笑道：「其實就算要我不殺你，你還是一樣可以殺我。」

看到他微笑的臉，蕭十一郎心裏忽然又有了那種奇怪的感覺。

──我一定見過這個人，一定見過。

但他卻偏偏想不出這個人是誰。

這是為甚麼？

他決心一定要找出原因來。

他的手已握住刀柄。

※※※

殺氣更強烈。

瞎子道：「我說過，我雖然是個瞎子，卻能看見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

蕭十一郎道：「現在你看見了甚麼？」

瞎子道：「我又看見了那隻手，手裏又握住了那柄刀。」

蕭十一郎並不意外。

他手裏當然有刀，無論誰都能想得到。

瞎子道：「我也看得出你一定要殺了我。」

蕭十一郎冷笑。

瞎子道：「若是在兩年前，你會讓我走的，可是現在你已變了。」

蕭十一郎立刻追問：「兩年前你見過我？」

瞎子淡淡的道：「不管我兩年前有沒有看見過你，現在我卻能看得出，兩年前你絕不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蕭十一郎道：「你還能看見甚麼？」

瞎子道：「我看見了一灘血，血裏有一隻斷手，手裏有一柄刀。」

蕭十一郎道：「你看得出那是誰的血？」

瞎子道：「是誰的？」他笑得更詭秘，慢慢的接著道：「是你的血，你的手，你的刀。」

蕭十一郎大笑。

瞎子道：「死並不可笑。」

蕭十一郎道：「這次我笑的是你。」

瞎子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這次你看錯了。」

※※※

割鹿刀，猶在鞘。

刀雖未出鞘，殺氣卻更強烈。

瞎子慢慢的放下了他右手的白布招，突然凌空翻身，右手竹杖刺出。

竹杖是直的，直而硬。

可是他這一招刺出，又直又硬的竹杖卻像是在不停的扭曲顫動著。

這根竹竿竟像是已變成了一條蛇。

毒蛇！

活生生的毒蛇。

※※※

蕭十一郎第一次看見毒蛇，是在他六歲的時候，他看見的是條活生生的響尾蛇。

那是他第一次被蛇咬，也是最後一次。

以後他只要用眼角一瞥，就能分辨得出三十種以上的毒蛇。

他對他們只有一種法子──一棒打在他的七寸要害上。

他從未失手過。

可是他看不出這條「毒蛇」的七寸要害在哪裏。

這瞎子手裏的毒蛇，遠比他見過的任何一種毒蛇都危險。

除了「逍遙侯」天公子外，這瞎子竟是他生平未遇過的最可怕的對手。

他知道自己必須鎮定。

竹杖毒蛇般刺來，他居然沒有動。

不動遠比動更困難，也比動更巧妙。

──他為甚麼不動？

──不動是甚麼意思？

不動就是動！

──這豈非也正是武功中最奧妙之處？

瞎子一招實招，忽然變成了虛招，一條竹杖，忽然變幻成十七八條。

沒有人能分得出哪一條杖影是實，哪一條是虛？

動極就是不動。

竹杖的影子，就像是已凝結成一片幻影，一片虛無的光幕。

蕭十一郎卻動了。

他身子忽然移開了八尺。

就在這時「篤」的一響，竹杖已點在船艙的木板上。

只聽「篤，篤，篤」，響聲不絕，木板上已多了十七八個洞。

那十七八條虛無的影子，竟完全都是致命的殺手。

蕭十一郎不由自主吐出口氣，竹杖忽然凌空反打，橫掃過來。

他佔的本是最安全的部位，誰知道這瞎子的手臂，竟也像毒蛇般可以隨意扭曲。

蕭十一郎大仰身，鐵板橋，足尖斜踢。

這一著看來完全沒有甚麼巧妙，誰也想不到瞎子手裏的竹杖竟被他踢得飛了出去。

瞎子也想不到。

他身子驟然迴旋，將中下盤所有的空門一起封住，左掌急切蕭十一郎的足踝。

可是蕭十一郎的腳也在地上，站得四平八穩，右拳已擊出，猛擊瞎子的鼻樑。

這一著更平實普通。

無論誰都認為瞎子一定很容易就能閃避得開。

瞎子自己也認為如此。

誰知就在他自己認為已閃開了時，左頰突然一陣劇痛。

蕭十一郎這平實普通的一拳，居然還是打在他臉上。

瞎子凌空翻身，衣袂獵獵飛舞，身子陀螺般在空中旋轉不停。

普通情況之下，只有一個人能使得出這種身法。

蕭十一郎知道這個人是誰。

冰冰也知道。

兩個人臉色全都變了，就像是忽然看見個鬼魂在他們面前凌空飛舞。

就在這一剎那間，旋轉不停的人影，已穿窗而出，飛了出去。

只聽瞎子尖銳奇異的笑聲遠遠傳來：「好功夫，看來你武功又比兩年前精進了許多，只可惜……」

這句話沒有說完，忽然「噗通」一響。

明月在天，湖面上漣漪迴蕩，瞎子的人卻已看不見了。

※※※

冰冰臉色蒼白，似已將暈倒。

蕭十一郎握住了她的手，兩個人的手同樣冰冷。

艙裏艙外，沒有人開口，甚至連呼吸聲都聽不見。

也不知過了多久，王猛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果然是好身手。」

沒有人能否認這句話。

每個人都看得出，瞎子那出手三招，無一不是奇詭莫測，變化無方的絕招。

江湖中能抵擋他一招的人已不多，蕭十一郎卻擊敗了他。

蕭十一郎使出來的招式，看來雖平凡得很，但卻極迅速，極準確，極有效。

每個人心裏都在問自己。

──我能接得住他幾招？

※※※

武功的真意，並不在奇幻瑰麗，而在「有效」。這道理又有幾人明白？幾人能做到？

# 第二十六回 迷情

月下的西湖，總是溫柔而嫵媚的，無論甚麼事，都永遠不能改變她。

就好像也沒有人能真的改變風四娘一樣。

風四娘的心還在跳，跳得很快。

她的心並不是因為剛才那一戰而跳的，看到蕭十一郎扶著冰冰上樓，她的心才跳了起來。

她畢竟是個女人。

無論多偉大的女人，總是個女人。

她可以為別人犧牲自己，但她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這世上又有誰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沈璧君心裏又是甚麼滋味？

風四娘勉強笑了笑，輕輕的道：「你若認得冰冰，你就會知道她不但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而且很可憐。」

沈璧君遙視著遠方，心也似在遠方，過了很久才垂下頭：「我知道。」

「我們現在就上去找她好不好？」

沈璧君遲疑著，沒有回答。

風四娘也沒有再問，因為她忽然發現王猛已走出船艙，正向她們走過來。

她希望他不是來找她們的，王猛卻已走到她面前，眼睛還在東張西望。

風四娘忍不住問：「你找甚麼？」

王猛道：「我們的老二。」

風四娘回過頭，才發現史秋山早已不在她身後。

剛才被青衣人招回的渡船，現在又已蕩入了湖心，船頭上的人，至少已有一半走了。

剩下來的人，有的倚著欄杆假寐，有的正在喝著酒。

酒菜卻不知是主人為他們準備的，還是他們自己帶來的。

「史老二呢？」王猛又在問。

「我怎麼知道。」風四娘板著臉，冷冷道：「史秋山又不是個要人照顧的孩子，你們又沒有把他交給我。」

王猛怔了怔，喃喃道：「難道他會跟別人一起走了？」

風四娘道：「你為甚麼不進去看看？」

王猛道：「你呢？」

風四娘道：「我有我的事，你管不著。」

她忽然拉起了沈璧君的手，衝入船艙。

現在她已很瞭解沈璧君，她知道沈璧君這個人自己總是拿不定主意的。

但她卻有很多事卻非得問個清楚不可，她早已憋不住了。

王猛吃驚的看著她們闖入船艙，忍不住大聲問：「難道你們也是來殺蕭十一郎？」

風四娘沒有回答這句話，他身後卻有個人道：「縱然天下的人都要殺蕭十一郎，她們兩個人卻是例外的例外。」

王猛霍然回頭，就看見了侯一元枯瘦乾癟的臉。

「為甚麼她們是例外？」王猛道：「你知道她們是誰？」

侯一元眼睛裏帶著狡猾的笑意，道：「若是我人不老眼不花，剛才跟你說話的那個女人，一定就是風四娘。」

王猛嚇了一跳。

──有很多人聽見風四娘這名字都會嚇一跳的。

侯一元道：「你也聽說過這個女人？」

王猛道：「你怎麼認出她的？」

侯一元笑了笑，道：「她雖然是個有名難惹的女人，可是她的武功並不高，易容術更差勁。」

王猛道：「還有個女人是誰？」

侯一元道：「我看不出，也想不出有甚麼女人肯跟那女妖怪在一起。」

王猛道：「你看見史老二沒有？」

侯一元點點頭，道：「剛才還看見的。」

王猛道：「現在他的人呢？」

侯一元又笑了笑，道：「若連風四娘都不知道他在哪裏，我怎麼會知道？」

他笑得實在很像是條老狐狸。

王猛道：「他有沒有在那條渡船上？」

侯一元搖搖頭，道：「我沒有看見他上去。」

王猛皺起了眉，道：「那麼大的一個人，難道還會忽然失蹤了不成？」

侯一元悠然道：「據我所知，跟風四娘有來往的人，有很多都是忽然失蹤了的。」

王猛瞪著他，厲聲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侯一元微笑道：「船在水上，人在船上，船上若沒有人，會到哪裏去呢？」

王猛忽然衝過去，一個猛子扎入了湖水。

侯一元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這個人並不笨，這次總算找對地方了。」

※※※

船樓上的地方比較小。

小而精緻。

燭台是純銀的，燭光混合了窗外的月光，也像是純銀一樣。

蕭十一郎木立在窗前，遙視著遠方的夜色，夜色中的朦朧山影，也不知在想些甚麼。

──他是不是又想起了那可怕的殺人崖？

冰冰看不見他的臉色，卻似已猜出了他的心事。

她一直都沒有驚動他。

他在思索的時候，她從來也沒有驚擾過他。

現在她自己心裏也有很多事要想，一些她想忘記，都忘不了的事。

一些可怕的事。

她眼睛裏的驚懼還沒有消失，她的手是冰冷的，只要一閉起眼睛，那瞎子歪斜詭異的臉，就立刻又出現在她眼前。

天地間一片靜寂，也不知過了多久，樓下彷彿有人在大聲問話。

她沒有聽清楚是在問甚麼話，卻看見兩個人衝了上樓。

兩個船娘打扮的女人。

她幾乎立刻就認出了其中有一個是風四娘。

風四娘也在盯著她道：「你身上真的有塊青色的胎記？」

這就是風四娘問的第一句話。

每個人都聽見了風四娘問的這句話，又有誰知道沈璧君想說的第一句話是甚麼？

──她心裏也不知有幾千幾萬句話要說。

可是她一句都沒有說出來。

──她是不是想衝過去，衝到蕭十一郎面前，投入他懷抱裏？

但她卻只是垂著頭，站在風四娘身後，連動都沒有動。

冰冰並沒有回答風四娘那句話。

風四娘也沒有再問。

因為蕭十一郎已轉過身，正面對著她們──

她們三個人！

又誰能瞭解蕭十一郎現在心裏的感覺？

他當然一眼就認出了沈璧君和風四娘，但是現在他的眼睛卻在看著自己的腳尖。

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多看誰一眼，實在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他面對著的正是他生命中三個最重要的女人。

這三個女人，一個是他刻骨銘心，永難忘懷的情人，他已為她受盡了一切痛苦和折磨，甚至不惜隨時為她去死。

另外兩個呢？

一個是他的救命恩人，一個已將女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全部奉獻給他。

這三個女人同樣都已為他犧牲了一切，只有他才知道，她們為他的犧牲是那麼的大。

現在這三個女人忽然同時出現在他面前了──你若是蕭十一郎，你能說甚麼？

窗外波平如鏡，可是窗內的人，心裏的浪潮卻已澎湃洶湧。

第一個開口的是風四娘。

當然是風四娘。

她忽然笑了。

她微笑著道：「看來我們改扮得還不錯，居然連蕭十一郎都已認不出！」

蕭十一郎也笑了：「幸好我總算還是聽出了你的聲音。」

風四娘手插住腰，道：「你既然已認出了我們，為甚麼還不趕快替我們倒杯酒。」

蕭十一郎立刻去倒酒。

他倒酒的時候，忍不住看了風四娘一眼。

──風四娘的手插著腰，看來正像是傳說中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甚麼事都不在乎的女人。

其實她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女人，蕭十一郎當然不會不知道。

杯中的酒滿了。

他心裏的感激，也正像是杯中的酒一樣，已滿得要溢出來。

他知道風四娘是從來也不願讓他覺得難堪的，她寧可自己受苦，也不願看著他受折磨。

所以沒有人笑的時候，她笑，沒有人說話的時候，她說話。

只要能將大家心裏的結解開，讓大家覺得舒服些，無論甚麼事她都肯做。

風四娘已走過來，搶過剛倒滿的酒杯，一口就喝了下去：「好酒。」

這當然是好酒。

風四娘對酒的辨別，就好像伯樂對於馬一樣。

伯樂若說一匹馬是好馬，這匹馬就一定是好馬。

風四娘說一杯酒是好酒，這杯酒當然也一定是好酒。

「這是三十年陳年女兒紅。」

她笑著道：「喝這種酒應該配陽澄湖的大閘蟹。」

冰冰立刻站起來：「我去替你蒸螃蟹。」

「我也去。」風四娘道：「對螃蟹，我也比你內行。」

她們並沒有給對方暗示，可是她們心裏的想法卻是一樣。

──四個人若都留在這裏，這地方就未免太擠了些。

她們情願退出去。

她們知道蕭十一郎和沈璧君一定有很多很多話要說。

但是沈璧君卻站在樓梯口，而且居然抬起了頭，一雙美麗的眼睛裏，帶著種誰都無法瞭解的表情，輕輕道：「這桌上就有螃蟹。」

桌上的確有螃蟹。

冰冰知道，風四娘也看見了。

可是她們卻不知道，沈璧君為甚麼要說出來？為甚麼不讓她們走？

難道她已不願再單獨面對蕭十一郎？

──她是不願？還是不敢？

難道她已沒有甚麼話要對蕭十一郎訴說？

──是沒有？還是太多？

蕭十一郎眼睛裏，已露出一抹痛苦之色，卻微笑著道：「這螃蟹是剛蒸好的，還沒有冷透，正好用來下酒。」

難道他們真的想喝酒？

──為甚麼酒與憂愁，總是分不開呢？

酒已入愁腸，卻沒有淚。

誰也不願意在人前流淚，英雄兒女們的眼淚，本不是流給別人看的。

酒在愁腸，淚在心裏。

臉上只有笑容。

風四娘笑得最多，說得也最多，喝了幾杯酒後，她說的第一句話還是：「你身上真的有那麼一塊青色的胎記？」

她本就是個打破沙鍋問到底的人。

其實這句話就不該問，無論誰看見冰冰當時的表情，都能看得出那瞎子沒有說錯。

風四娘卻偏偏還是要聽冰冰自己親口說出來。

冰冰只有說。

──遇見了風四娘這種人，她還能有甚麼別的法子？

她垂著頭，說出了兩個字：「真的。」

風四娘卻還要問：「這塊胎記真在……在他說的那地方？」

冰冰的臉紅了，紅著臉低下頭。

這本是女人的秘密，有時甚至連自己的丈夫都不知道。

那瞎子怎麼會知道的？

難道他真的有一雙魔眼？

風四娘轉過頭，去看蕭十一郎。

──你是不是也知道她身上有這麼樣一塊胎記？

這句話她當然沒有問出來，她畢竟不是那種十三點。

冰冰的臉卻更紅了，忽然道：「這秘密除了我母親外，只有一個人知道。」

風四娘立刻搶著問：「誰？」

「我大哥。」

「逍遙侯？天公子？哥舒天？」

「嗯。」

風四娘怔住。

冰冰道：「我母親去世後，知道我這秘密只有他，絕沒有第二個人。」

她說得很堅決。

她絕不是那種粗心大意，隨隨便便的女人。

風四娘相信她的話：「可是，你大哥豈非也死了？」

冰冰的臉色更蒼白，眼睛裏又露出那種恐懼之色，卻沒有開口。

風四娘道：「你大哥死了後，這秘密豈非已沒有人知道？」

冰冰還是不開口，卻不由自主，偷偷的瞟了蕭十一郎一眼。

蕭十一郎的臉色居然也發白，眼睛裏居然也帶著種說不出的恐懼。

──這世上又有甚麼事能夠讓蕭十一郎覺得恐懼？

他和冰冰恐懼的，是不是同樣一件事？

風四娘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冰冰，試探著道：「你們心裏竟在想甚麼？」

冰冰勉強笑了笑，道：「沒有甚麼。」

風四娘笑道：「難道你們認為逍遙侯還沒有死？」

冰冰閉上嘴，連笑都已笑不出。

蕭十一郎也閉著嘴。

兩個人居然像是默認了。

看著他們臉上的表情，風四娘心裏忽然也升起股寒意。

她認得逍遙侯。

那個人的確有種奇異的魔力，他自己也常常說，天下絕沒有他做不到的事。

若說這世上真的有個人能死而復活，那麼這個人一定就是他。

何況，蕭十一郎只不過看見他落入絕谷，並沒有看見他的屍體。

風四娘又喝了杯酒，才勉強笑道：「不管怎麼樣，那瞎子總不會是他。」

蕭十一郎忽然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逍遙侯是個侏儒，那瞎子的身材卻跟普通人一樣。」

蕭十一郎道：「你沒有想到過，也許他並不是天生的侏儒。」

風四娘從來也沒有想到過，她問道：「你為甚麼要這麼樣想？」

蕭十一郎道：「因為我現在才知道，一個侏儒，絕不會練成他那樣的武功。」

風四娘道：「但他卻明明是個侏儒。」

蕭十一郎沉吟著，忽又問道：「你有沒有聽說過道家的元嬰？」

風四娘聽說過。

修道的人，都有元神，元神若是練成了形，就可以脫離軀殼。

元神總是比真人小些，所以又叫做元嬰。

──那其中的奇妙，當然不是這麼樣簡簡單單幾句話就能解釋的。

「但那也只不過是神話而已。」

「那的確只不過是神話。」

蕭十一郎道：「但神話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甚麼根據？」

「傳說中有種武功，若是練到爐火純青時，身子就會縮小如童子。」蕭十一郎道：「這種武功據說叫做九轉還童，脫胎換骨，無相神功。」

風四娘笑了：「你看見過這種功夫？」

蕭十一郎道：「沒有。」

風四娘道：「所以這種功夫也只不過是傳說而已。」

蕭十一郎道：「傳說更不會沒有根據。」

風四娘道：「所以你認為逍遙侯已練成了這種功夫？」

蕭十一郎道：「假如這世上真有人能練成這種功夫，這個人一定就是他。」

風四娘漸漸笑不出了。

蕭十一郎道：「一個人無論練成了多高深的功夫，若是受了重傷，就會散功。」

風四娘在聽著。

蕭十一郎道：「練成這種九轉無相神功的人，散功之後，就會恢復原來的樣子的。」他接著又道：「冰冰並不是侏儒，她懂事時，逍遙侯已是天下第一高手。」

風四娘道：「所以你認為逍遙侯本來也不是侏儒，就因為練成了這種功夫，才縮小了的？」

蕭十一郎道：「嗯。」

風四娘道：「可是他跌入絕谷，受了重傷，功夫就散了，所以他的人又放大了？」

這種事聽起來實在很荒謬，很可笑。

蕭十一郎卻沒有笑，他看見過更荒謬的事，這世界本就是無奇不有的。

風四娘本來是想笑的，看到他臉上的表情，也笑不出了。

「難道你真的認為那瞎子就是逍遙侯？」

「很可能。」

「你憑哪點認為很可能？」

蕭十一郎道：「除了逍遙侯外，那瞎子可算是我生平僅見的高手，他不但出手奇詭，而且手臂竟能隨意扭曲。」

風四娘也看見了，那瞎子全身的骨頭，卻像是軟的，連關節都沒有。

蕭十一郎道：「據說這種功夫叫『瑜珈』。」

風四娘道：「瑜珈！」

蕭十一郎道：「這兩個字是天竺語。」

風四娘道：「那瞎子練的是天竺武功？」

蕭十一郎道：「至少瑜珈是天竺武功，那『九轉還童、無相神功』據說也是從天竺傳來，兩種武功本就很接近。」

風四娘道：「還有呢？」

蕭十一郎道：「那瞎子面目浮腫，眼珠眼白都變成黃色，很可能就因為在那殺人崖的沼澤中，饑不擇食，誤食了一種叫『金柯蘿』的毒草。」

柯蘿是一種生長在懸崖上的灌木，枯黃了的柯蘿，是藏人最普通的黃色染料，黃教喇嘛的袈裟，就是用柯蘿染黃的。

金柯蘿卻有劇毒，是種罕見的毒草。

風四娘道：「吃了金柯蘿的人，就一定會變成那樣子？」

蕭十一郎道：「不死就會變成那樣子。」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你知道的事好像比以前多得多了。」

蕭十一郎勉強笑了笑，道：「這兩年來我看了不少書。」

風四娘嘆道：「江湖中的人，一定想不到這兩年來你還有功夫看書。」

蕭十一郎道：「這兩年來，我的武功也確實進步了些。」

風四娘道：「那瞎子好像也這麼樣說過。」

蕭十一郎道：「兩年前他若沒有跟我交過手，又怎知我的武功深淺？」他眼睛發著光，又道：「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事，無論他是不是瞎子都一樣。」

風四娘道：「除了逍遙侯外，也絕沒有第二個人會知道冰冰的秘密。」

蕭十一郎沒有再說話，也不願再說，這件事看來已像「一加一等於二」那麼明顯。

風四娘的手心已涼了，眼睛裏也有了恐懼之色，喃喃道：「莫非那個養狗的人就是他？」

「養狗的人？」蕭十一郎當然聽不懂這句話，能聽得懂這句話的人並不多。

風四娘也知道他不懂道：「養狗的人，就是天宗的宗主。」

蕭十一郎道：「你也知道天宗？」

風四娘笑了笑，道：「我看的書雖不多，知道的事卻不少。」

她的笑又恢復了自然，眼睛又亮了，因為她剛喝了三大杯酒。

現在本不是喝酒的時候，但是她假如想忘記一件事，就總是會在最不該喝酒的時候喝酒，而且喝得又快又多。

「我不但知道天宗，還知道天宗的宗主養了條小狗。」

「你怎麼知道的？」

「當然是有人告訴我的。」

「誰？」

「杜吟。」

「杜吟是甚麼人？」

「杜吟就是帶我到八仙船去的人。」

「八仙船？」

蕭十一郎居然好像沒聽見過這三個字。

風四娘看著他，道：「難道你不知道八仙船？」

蕭十一郎道：「不知道。」

風四娘道：「你也沒有到八仙船去過？」

蕭十一郎道：「沒有。」

風四娘怔住。

她知道蕭十一郎若說不知道一件事，就一定是真的不知道，可是她想不通蕭十一郎怎麼會不知道？

「你還記不記得他們要在一條船上請你喝酒？」

蕭十一郎當然記得。

風四娘道：「那條船就是八仙船。」

蕭十一郎總算明白了：「可是我並沒有到他們那條船上去。」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來帶路的人，忽然又不肯帶我去了。」

風四娘更不懂：「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他怕我被人暗算，他不想看著我死在他面前。」

風四娘道：「他是誰？」

蕭十一郎道：「就是那個送信去的少年。」

風四娘道：「蕭十二郎？」

蕭十一郎點點頭。

風四娘又笑了：「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他了，蕭十二郎若是看著蕭十一郎死在自己面前，心裏總是不會好受的。」她微笑著又道：「何況，若連蕭十二郎也不幫蕭十一郎的忙，還有誰肯幫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苦笑道：「但我卻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跟一個叫蕭十二郎的人交了朋友。」

風四娘道：「他不肯帶你到八仙船去，帶你到哪裏去了？」

蕭十一郎道：「帶我去找一個人。」

風四娘道：「冰冰？」

──當然是冰冰。

──若不是為了救冰冰，縱然明知一到了八仙船就必死無疑，蕭十一郎也要去闖一闖的。

──蕭十二郎就算已決心不肯帶他去，他也會自己找去。

# 第二十七回 死亡遊戲

──他絕不是那種可以讓人牽著鼻子走的人，可是為了冰冰，情況就不同了。

冰冰低下了頭，沈璧君也低下了頭，風四娘舉杯，蕭十一郎也舉起了酒杯。

酒杯卻是空的。

兩個人的酒杯都是空的，他們居然不知道。

在這片刻中，他們之間的情緒忽然又變得很微妙。

這次第一個開口的又是風四娘，她問冰冰：「那天你怎麼會忽然不見了的？」

「我本來不能喝酒，回去時好像就有點醉，想喝杯茶解酒……」

誰知道一杯茶喝了下去，她非但沒有清醒，反而暈倒。

在茶裏下藥的是軒轅三成，帶走冰冰的卻是軒轅三缺。

他們將冰冰送給鯊王。

可是魚吃人並不吃人，對冰冰居然很客氣──他心裏好像在打別的主意。

「他好像想利用我要脅蕭……蕭大哥做一件事。」冰冰低著頭：「所以只不過把我軟禁了起來，並沒有對我無禮。」

「他軟禁我的地方，蕭十二郎當然知道。」

「可是我卻沒有想到，他居然會帶蕭大哥來找我。」

冰冰說話的聲音很輕，但「蕭大哥」這三個字卻說得很響。

沈璧君偏偏好像沒有聽見。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我也想不到鯊王居然會有這麼樣一個徒弟。」她又嘆了口氣，慢慢接道：「他實在不能算是個好徒弟，卻不知是不是個好朋友？」

蕭十一郎苦笑。

明明應該是一句讚美的話，到了風四娘嘴裏，就會變得又酸又辣。

明明是一句罵人的話，若從她嘴裏罵出來，挨罵的人往往反而會覺得很舒服。

──像風四娘這麼樣一個女人，你能不能忘得了她？

那一夜的痛苦和甜蜜，現在卻似已變成了夢境，甚至比夢境還虛幻遙遠。

可是風四娘明明就坐在他面前。

蕭十一郎又舉杯，杯中已有酒。

風四娘的眼睛更亮，忽然又道：「你雖然沒有去過八仙船，我卻去過。」

蕭十一郎道：「你見到了鯊王？」

風四娘道：「我見到了他，他卻沒有看見我。」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死人是看不見別人的。」

蕭十一郎動容道：「鯊王已死了？」

風四娘道：「不但鯊王死了，請帖上有名字的人，除了花如玉外，已全都死了。」

蕭十一郎道：「是誰殺了他們？」

風四娘道：「本來應該是你。」

蕭十一郎道：「是我？」

風四娘道：「至少別人都會認為是你。」

蕭十一郎苦笑。

風四娘道：「殺他們的，是把快刀，而且只用了一刀。」

蕭十一郎苦笑道：「除了蕭十一郎外，還有誰能一刀殺了鯊王魚吃人？」

風四娘道：「除了蕭十一郎外，還有誰能一刀殺了軒轅三成？」

蕭十一郎道：「你想不出？」

風四娘搖搖頭，道：「你想得出？」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何必去想？這種事我遇見的反正不是第一次了。」

風四娘看著他，眼睛裏充滿了同情和憐惜。

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舉起酒杯，擋住了自己的眼睛。

她沒有去看沈璧君。

──沈璧君是不是也在看著他？

──知道自己所愛的人受了冤屈，她心裏又是甚麼滋味？

蕭十一郎忽然問道：「你們是怎麼會來這裏的？」

風四娘道：「為了一個約會。」

蕭十一郎道：「誰的約會？」

風四娘道：「別人的約會。」

蕭十一郎道：「別人是誰？」

風四娘道：「養狗的人。」

蕭十一郎道：「約會總是兩個人的。」

風四娘道：「嗯。」

蕭十一郎道：「還有一個『別人』是誰？」

風四娘又喝了杯酒，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連城璧。」

蕭十一郎連一個字都不說了。

無論連城璧是個甚麼樣的人，蕭十一郎對他心裏總是有些愧疚。

一種無可奈何，無法彌補的愧疚。

這是誰的錯？

看見他深藏在眼睛裏的痛苦，風四娘立刻又問道：「你猜他們約會的地方在哪裏？」

蕭十一郎搖搖頭。

風四娘道：「就在這裏。」

蕭十一郎道：「就在這水月樓？」

風四娘道：「月圓之夜，水月樓。」

月已圓了。

圓月就在窗外，蕭十一郎抬起頭，又垂下，彷彿不敢去看這一輪圓月。

他沒有問風四娘怎麼會知道這消息的，也沒有問沈璧君怎麼會離開了連城璧。

他並不是個愚蠢的人，這件事也並不難推測。

事實上，他早已猜出連城璧必定和這陰謀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沒有說出來。

因為他不忍說，也不敢說。

但現在連城璧就要來了，沈璧君就在這裏，到了那時，會發生些甚麼事？

蕭十一郎連想都不敢想下去。

沈璧君忽然站起來，肅然凝視著窗外的明月，道：「時候已不早了，我……我已該走了。」

蕭十一郎心裏忽又一陣刺痛。

──我已該走了。

該走的總是要走的。

這句話她說過已不止一次，每次她要走的時候，他都沒有阻攔過。

這次他當然更不會。

他從來也沒有勉強過別人，更沒有勉強過沈璧君。

──她本就不能在這裏呆下去，遲早總是要走的。

──可是她能走到哪裏去？

蕭十一郎看著手裏的空杯，整個人都像是這酒杯一樣空了。

沈璧君沒有看他，連一眼都沒有看。

──她心裏又何嘗不痛苦？可是她又怎能不走？

風四娘忽然瞪起了眼睛，瞪著她，道：「你真的要走？」

沈璧君勉強忍住了淚，道：「我們雖然一起來的，可是你不必陪我走。」

風四娘道：「你要一個人走？」

沈璧君道：「嗯。」

風四娘忽然一拍桌子，大聲道：「不行。」

沈璧君吃了一驚：「為甚麼不行？」

風四娘道：「你連一杯酒都沒有陪我喝，就想走了？打破頭我也不會讓你走的。」

沈璧君吃驚的看著她，又勉強的笑了笑，道：「你醉了。」

風四娘瞪著眼道：「不管我醉了沒有，你都不能走。」

沈璧君用力握緊了雙手，道：「你若一定要我喝，我就喝，可是喝完了我還是要走的。」

風四娘道：「你要走，也得跟我一起走，我們既然是一起來的就得一起走。」

突聽樓梯下一個人厲聲道：「你們兩個誰都不許走。」

若說江湖中有一半人認得風四娘，這句話當然未免有點誇張。

可是江湖中有一半人都聽說她這麼樣的一個人，也知道她的脾氣。

她說要來的時候，就一定會來，不管颳風也好，下雨也好，路上結了冰也好，門口擺著油鍋也好，她說來就來，隨便甚麼事都休想攔得住她。

她說要走的時候，就一定會走，就算有人把刀架在她脖子上，她也一樣會走，不管甚麼人也休想拉得住她。

就連逍遙侯都從來沒有留下過她，現在居然有人不許她走！

風四娘又笑了。

她帶著笑，看著這個從樓下走上來的人，就像是在看著個小丑。

這個人居然是王猛。

王猛雖然全身都是濕的，一張臉卻又乾又硬，眼睛裏更像是要冒出火來。

風四娘道：「剛才是你在下面鬼叫？」

王猛道：「哼。」

風四娘道：「你不許我走？」

王猛道：「哼。」

風四娘道：「你知不知道我現在為甚麼還坐在這裏？」

王猛瞪著她。

風四娘道：「現在我還沒有走，只因為我根本就不想走。」

王猛道：「你想走也走不了。」

風四娘眨了眨眼，道：「為甚麼走不了？難道你還想拉住我？」

王猛道：「哼。」

風四娘嫣然道：「只可惜腿是長在我自己身上的，我要走的時候，隨便誰也拉不住。」

王猛冷冷道：「腿雖然長在你自己身上，可是你的左腿若要走，我就砍斷你的左腿，右腿若要走我就砍斷你的右腿。」

風四娘道：「若是我兩條腿都要走，你就把我兩條腿都砍下來？」

王猛道：「哼。」

風四娘嘆了口氣，道：「一個女人若是少了兩條腿，豈非難看得很？」

王猛冷笑道：「那至少還比臉上多了個大洞的男人好看。」

風四娘道：「你臉上好像並沒有大洞，連小洞都沒有。」

王猛道：「那只因為我從來也沒有跟你打過交道。」

風四娘道：「誰跟我打過交道？」

王猛道：「史老二。」

風四娘道：「史秋山？」

王猛道：「難道你已忘了他？」

風四娘道：「難道他臉上已多了個大洞？」

王猛冷笑道：「你為甚麼不自己下去看看？」

※※※

史秋山臉上果然有個洞，雖然不能算很大的洞，卻也不能算小。

──無論多大的傷口，只要是致命的傷口，絕不能算小。

事實上，他臉上除了這個洞之外，已沒有別的。

風四娘忽然變得很難受。

不管怎麼樣，史秋山總是她的熟人。

這個人活著時雖然並不好看，也不討人歡喜，至少總比現在可愛些。

這個人不到半個時辰前，還在她面前搖著摺扇，現在……

風四娘忍不住長長嘆息，道：「你是哪裏找到他的？」

王猛道：「在水裏。」

風四娘黯然道：「我本來還以為他忽然溜了，想不到……」

王猛握緊雙拳，恨聲道：「你也想不到他已被人像死魚般拋在水裏？」

風四娘嘆道：「我實在想不到。」

王猛道：「你也不知道是誰殺了他？」

風四娘搖搖頭。

王猛忽然跳起來，大吼道：「你若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他，道：「為甚麼我應該知道？」

王猛道：「因為你就是兇手。」

風四娘又笑了，只不過這次笑得並不太自然。

無論誰被人當做兇手，都不會笑得太自然。

霍無病一直在盯著她，忽然道：「你是不是早已認得史秋山？」

風四娘道：「我認得的人很多。」

霍無病道：「他是不是也早已認出了你？」

風四娘道：「嗯。」

霍無病道：「他剛才是不是一直都在跟著你？」

風四娘道：「嗯。」

霍無病道：「他既然一直在你身旁，若有別人來殺了他，你會不知道？」

風四娘忽然也跳起來，大聲道：「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她跳得比王猛還高，叫的聲音比王猛還大。

她真的急了。

因為她自己也想不出，除了她之外，還有誰能在這條船上殺了史秋山，再拋下水裏去？

史秋山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蕭十一郎忽然道：「我知道。」

霍無病皺眉道：「你知道甚麼？」

蕭十一郎道：「我至少知道一件事。」

霍無病道：「你說。」

蕭十一郎道：「世上絕沒有任何人會不聲不響的站在那裏，讓別人把自己的臉打出個大洞來，除非他是個木頭人。」他笑了笑，接著道：「史秋山當然不是木頭人，是江湖中唯一得到鐵扇門真傳的高手，若有人再做兵器譜，他的鐵扇子至少可以排名在前三十位之內。」

霍無病冷笑道：「你知道的事倒還不少。」

蕭十一郎道：「我還知道，就算他是個木頭人，若被人拋在水裏，也會有「噗通」一聲響的，這裏的人都不聾，為甚麼沒聽見？」

霍無病道：「你說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他根本不是死在這條船上的。」

霍無病搶著道：「若不是死在這條船上，死在哪裏？」

蕭十一郎道：「水裏。」

王猛道：「水裏？」

蕭十一郎道：「在水裏殺人，就不會有聲音發出來，所以船上的人才沒有聽見動靜。」

王猛道：「他剛才明明還在船上，怎麼會忽然到水裏去了？」

蕭十一郎道：「我剛才明明還在樓上，怎麼會忽然下樓來了？」

王猛道：「是你自己下來的。」

蕭十一郎道：「我可以自己下樓，他為甚麼不能自己下水？」

王猛怔了怔，道：「他好好的在船上站著，為甚麼要自己下水？」

蕭十一郎嘆了口氣，道：「這一點我也想不通，我也正想去問問他。」

王猛冷笑道：「只可惜他已沒法子告訴你。」

蕭十一郎道：「這個人的確已沒法子告訴我，可是史秋山……」

王猛道：「你看不出這個人就是史秋山？」

蕭十一郎道：「你看得出？」

王猛道：「當然。」

蕭十一郎道：「你是憑哪點看出來的？」

王猛又怔住。

這個死人的裝束打扮雖然和史秋山完全一樣，可是一張臉卻已根本無法辨認。

你隨便在甚麼人臉上打出這麼樣一個大洞來，樣子看來都差不多的。

蕭十一郎道：「史秋山忽然不見，你卻在水裏撈出了這麼樣一個人，所以你認為這個人就是史秋山，其實……」

王猛道：「其實怎麼樣？」

蕭十一郎淡淡道：「其實你自己現在一定也沒有把握，能斷定這個人就是史秋山。」

王猛不能否認。

他忽然發覺自己實在連一點把握都沒有。

霍無病卻冷笑道：「你是說史老二自己溜下水去，殺了這個人，再把這個扮成他的樣子，讓別人認為他已死了？」

蕭十一郎道：「這難道不可能？」

霍無病道：「他為甚麼要做這種事？為甚麼要連我們兄弟也瞞住？」

蕭十一郎嘆道：「這些你本該去問問他自己的，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怕誰也沒法子答覆。」

霍無病冷冷道：「我還是有句話要問你。」

蕭十一郎在聽著。

霍無病厲聲道：「這個人若不是史秋山，史秋山的人在哪裏？」

蕭十一郎還沒有開口，已有人搶著回答了這句話：「他的人就在這裏。」

一個有教養的淑女，在別人說話的時候，是絕不會插嘴的。

沈璧君一向是個淑女，但這次她卻破了例。

「就在這裏。」

她的臉色蒼白，眼睛裏卻在發著光。

這雙眼睛正瞪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就是史秋山。」

# 第二十八回 揭開面具

若說江湖中有一半人都認得沈璧君，這句話當然更誇張。

可是江湖中知道她的人，絕不比知道風四娘的人少──不但知道她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也知道她是個端莊的淑女。

像她這樣的女人，既不會隨便說話，更不會說謊話。

沒有把握的事，她是絕不會隨隨便便就說出來的。

──難道這個人真的就是史秋山？

大家的眼睛，跟著她的眼睛看過去，就看到了一張奇怪的臉。

一張既沒有眉毛，也沒有鼻子，甚至連嘴都沒有的臉。

一張木板臉。

──她說的竟是這臉上戴著蓋子的青衣人。

大家只看了他一眼，就扭過頭，誰也不願再看他第二眼。

這張臉上雖然沒有表情，卻有兩個洞，兩個又黑又深的洞。

洞裏的一雙眼睛，就像是兩把錐子。

甚至連霍無病都不願再多看他一眼，轉過頭，打量著沈璧君：「你說他就是史秋山？」

沈璧君用力握緊了雙拳，點了點頭。

霍無病冷笑道：「可是我們上船的時候，他已經在船上了。」

沈璧君道：「剛才那個人不是他。」

霍無病道：「不是？」

風四娘搶著道：「剛才蕭十一郎舞刀的時候，這個人已換了一個。」

霍無病皺起了眉。

風四娘道：「這個人剛才是不是忽然不見過一次？」

霍無病道：「嗯。」

風四娘道：「等他回來的時候，就已換過一個人了。」

霍無病道：「換成了史秋山？」

風四娘道：「我看不出，可是沈……我的朋友若說這個人就是史秋山，那麼就一定是的。」

霍無病道：「她……」

風四娘不讓他開口，又道：「你若不相信，為甚麼不打開這個人臉上的蓋子來看看？」

霍無病終於又轉過頭，看了他第二眼。

這張木板臉上當然還是不會有一點表情，可是臉上的兩個洞裏，那種錐子般的眼睛，卻已變得更黑、更深、更可怕。

風四娘道：「你若不是史秋山，為甚麼不敢讓別人看見你的臉？」

王猛忍不住道：「你若真的是史老二，也不妨說出來，我們總是兄弟，絕不會幫著外人來對付你。」

青衣人忽然道：「豬！」

王猛怔了怔，道：「你說甚麼？」

青衣人冷冷道：「我說你們都是豬。」

王猛瞪大了眼睛，好像還沒有完全聽懂這句話。

他並不是反應很快的那種人。

青衣人道：「你們知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

他指的是沈璧君。

風四娘剛才雖然已說漏一個沈字，可是大家並沒有注意。

青衣人道：「她就是沈璧君，就是為蕭十一郎連家都不要了的那個女人，為了蕭十一郎，她連丈夫都可以出賣，她說的話你們居然也相信？」

沈璧君的臉色雖然更蒼白，神情居然很鎮定，風四娘幾次要跳起來打斷這人的話，卻被她拉住。

燈光照在她臉上，這次她的頭並沒有垂下去，反而抬得很高。

這件事對她說來已不再是羞恥。

青衣人道：「你憑甚麼說我是史秋山？你有甚麼證據？」

沈璧君道：「你的臉就是證據。」

青衣人道：「你看見過我的臉？」

沈璧君道：「你敢掀開面具來，讓別人看看你的臉？」

青衣人道：「我說過，我不是來讓別人看的。」

沈璧君道：「你是來殺人的？」

青衣人道：「是。」

沈璧君道：「現在就已到了殺人的時候。」

青衣人道：「哦？」

沈璧君道：「你的面具一掀開，至少會有一個人倒下去。」

青衣人道：「誰？」

沈璧君道：「不是我，就是你。」

青衣人道：「我若不是史秋山，你情願死？」

沈璧君道：「是。」

青衣人冷笑，道：「妄下判斷，不智已極，你已死定了。」

沈璧君道：「我本就在等。」

青衣人道：「你為甚麼不自己過來掀開我這個面具？你不敢？」

沈璧君沒有再說話。

她已走過去。

※※※

蕭十一郎輕輕吐出口氣，直到現在，他才發現沈璧君變了。

她本來從不願說一句傷人的話，可是剛才她說的每句話都鋒銳如刀。

她本是個溫柔脆弱的女人，可是現在卻已充滿了決心和勇氣。

──難道這才是她的本性？

──寶石豈非也要經過琢磨後，才能發出燦爛的光華？

蕭十一郎看著她走過去，並沒有攔阻，因為他心裏充滿了驕傲──為她而驕傲。

他知道她現在畢竟已站起來了，已不再是倚著別人站起來的，而是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兩條腿。

風四娘卻忍不住道：「小心他乘機出手。」

沈璧君頭也不回，道：「他不敢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沈璧君道：「因為我不但已看出了他的真面目，也已知道他的主子是誰。」

「是誰？」

沈璧君道：「是……」

她只說出一個字，艙外突然有個人衝了進來，大聲道：「沈姑娘千金之體，何必冒這種險，我掀開他面具豈非也一樣。」

說到第二句話，這人已衝到青衣人面前，枯瘦矮小，靈活如猿猴，竟是南派形意門的掌門人「蒼猿」侯一元。

看見他衝過來，青衣人黑洞裏的瞳孔突然收縮，竟似比別人更吃驚。

「你……」

他想說話，侯一元的出手卻比他更快，已閃電般搭上了他的面具。

只聽「波」的一聲，火星四濺，厚木板做成的面具，突然碎裂。

船艙裏立刻響起一聲慘厲的哀號，侯一元身子已凌空躍起，反手灑出一掌喪門釘，隔斷了退路，「飛鳥投林」，正準備穿窗而出。

他出手之狠、準、快，竟遠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尤其這一掌喪門釘，更陰狠毒辣，十三點寒光，竟全都是往沈璧君身上打過去的。

他算準了蕭十一郎他們必定會先搶著救人，已無暇攔他。

可是他忘了身旁還有個毀在他手裏的青衣人，他低估了仇恨的力量。

青衣人的臉，雖然已血肉模糊，全身雖然都已因痛苦而痙攣扭曲，兩肩琵琶骨，也已被炸碎。

可是，他死也要留下侯一元。

他雖然已抬不起手，可是他還有嘴，還有牙齒。

侯一元身子已穿窗而出，突然覺得腳踝上一陣劇痛。

青衣人竟一口咬在他小腿上，就像是條饑餓的野獸，咬住了他的獵物，一口咬住，就死也不肯放鬆。

船艙中又響起一聲慘呼，這次慘呼聲卻是侯一元發出來的。

他的人已跌在窗框上，鯉魚打挺，還想再翻身躍起。

青衣人的頭卻已撞了過去，撞在他兩腿之間。

他的人也突然扭曲，從窗框上直滾下去，眼淚、鼻涕、口水，流滿了一臉，臉色已慘白如紙。

接著，每個人都嗅到了一陣撲鼻的臭氣，都看見他的褲子已濕。

每個人都活過。

每個人都難免一死。

可是有些人不但活得卑賤，死得也卑賤，這才是真正值得悲哀的。

青衣人也倒了下去，仰面倒在地上，不停的喘息。

他滿臉是血，滿嘴是血，有他自己的血，也有他仇人的血。

沒有人開口說話，每個人都生怕自己一開口，就會忍不住吐了。

青衣人卻突然發出了微弱的呼聲：「老三……老三……」

他在呼喚他的兄弟。

也許有人還想問他究竟是誰，聽見這呼聲，也不必再問了。

沈璧君竟真的沒有看錯。

霍無病臉色看來更憔悴，長長嘆息，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史秋山的語聲如呻吟，他們只有蹲下來，才能聽得清：「老大，我錯了，你們不能再錯，你真正的仇人並不是蕭十一郎，他並不該死，該死的是……」

霍無病用力握住他的手：「該死的是誰？」

史秋山掙扎著，終於從嘴裏說出了三個字，只可惜他說的這三個字，也沒有人聽得見了。

※※※

該死的究竟是誰？

第一個青衣人又是誰？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史秋山臨終前說出的那三個字，究竟是誰的名字？

屍體己搬出去，是同時搬出去的。

──他們豈非本就是從一條路上來的人？

「這件事原來是他們早就串通好了的。」

「嗯。」

「侯一元早已知道第一個青衣人已走了，已換成了史秋山，所以故意喊出了那一聲『混元一氣功』來為他掩護。」

「不錯。」

「可是史秋山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忽然失蹤。」

所以他們早已安排了另外一個人的屍體，李代桃僵，使別人認為史秋山已死了，而且是死在風四娘手裏的。

王猛握緊雙拳，恨恨道：「那老猴子居然還故意要我去找到這個人的屍體。」

風四娘道：「因為他想要你來找我拼命。」

王猛鐵青的臉也紅了。

這次風四娘當然放過了他，輕輕嘆息著，又道：「我若是你，我也會這麼想的。這計劃實在惡毒周密，他們一定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居然有人能看破他們的秘密。」

──那第一個人青衣人是誰？

──他為甚麼要走？

──他走後為甚麼還要人代替他？

──史秋山為甚麼肯代替他？

──他們究竟有甚麼用意？是甚麼來歷？

風四娘道：「現在我只知道一點。」

「哪一點？」

「我只知道他們一定都是天宗的人。」

「天宗是甚麼？」

王猛還想再問，霍無病已站起來，慢慢道：「這些事我們已不必知道。」

「為甚麼？」

「因為我們已該走了。」霍無病目光凝視著遠方，並沒有看蕭十一郎，但是他的話都是對蕭十一郎說的，又道：「也許我們本就不該來。」

他拉著王猛走出去，頭也沒有回。

然後外面傳來「噗通，噗通」兩聲響，他們顯然並沒有等渡船來。

蕭十一郎忽然道：「其實他們本不必這麼急著走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要走的人既然不止他們兩個，渡船一定很快就會來的。」

他目光也凝注在遠方，也沒有去看沈璧君。

這句話他是對誰說的？風四娘心裏很難受，卻不知是為了他？是為了沈璧君？還是為了她自己？

她還沒有開口，沈璧君卻忽然道：「今天晚上，也許不會再有渡船來了。」

風四娘眼睛立刻亮了起來，又問道：「為甚麼？」

沈璧君道：「因為該走的都已走了，渡船又何必回來？」

風四娘道：「可是你……」

沈璧君忽然也笑了笑，道：「我先去看看樓上的酒喝完了沒有，你若是不敢喝．最好趕快趁這機會逃走。」

看著她走上樓，風四娘也笑了，搖著頭笑道：「我也是女人，可是女人的心事，我實在連一點也不明白。」

蕭十一郎也在笑，苦笑。

風四娘看了他一眼，忽又輕輕嘆了口氣，道：「可是我現在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蕭十一郎在聽著。

風四娘目光也凝視在遠方，不再看他：「我現在總算明白，被人冤枉的滋味實在不好受。」

蕭十一郎沉默著，終於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實在很不好受……」

有些人很少會將酒留在杯裏，也很少將淚留在臉上。

他們就是這種人。

他們的酒一傾滿，杯就空了。

他們並不想真正享受喝酒的樂趣，對他們來說，酒只不過是種工具──一種可以令人「忘記」的工具。

可是他們心裏也知道，有些事是永遠也忘不了的……

※※※

現在風四娘的眼睛更亮了，沈璧君眼睛裏卻彷彿有了層霧。

她們一杯又一杯的喝著，既沒有要別人陪，也沒有說話。

風四娘從未想到沈璧君也會這麼樣喝酒，更想不通她為甚麼要這樣喝酒。

她知道她絕不是想借酒來忘記一些事，因為那些事是絕對忘不了的。

她為了甚麼？是不是因為她心裏有些話要說，卻沒有勇氣說出來？

酒豈非總是能給人勇氣？

風四娘忽然放下酒杯，道：「我不喝了。」

沈璧君皺眉道：「為甚麼？」

風四娘道：「因為我一喝醉，就聽不見了。」

沈璧君道：「聽不見甚麼？」

風四娘道：「聽不見你說的話。」

沈璧君道：「我沒有說話，甚麼都沒有說。」

風四娘道：「可是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話要說，而且遲早總要說出來的。」

──這句話她本來也不該說，她說出來，只因為她已不停的喝了幾杯酒。

沈璧君當然還能聽得見，她也放下了酒杯，輕輕的，慢慢的……

她臉上彷彿也蒙上了一層霧，忽然道：「你們知不知道走了的那個青衣人是誰？」

這時湖上也有了霧，縹縹緲緲，迷迷濛濛的，忽然間就變得濃了。

一陣風吹過來，乳白色的濃霧柳絮般飄入了窗戶。從窗子裏看出去，一輪冰盤般的圓月，彷彿已很遙遠。

他們的人卻在霧裏，霧飄進來的時候，沈璧君已走出去，樓上也有個窄窄的門，門外也有道低低的欄杆，她倚著欄杆，凝視著湖上的霧，霧中的湖，似已忘了剛才問別人的那句話。

風四娘卻沒有忘記提醒她：「你已看出了那個青衣人是誰？」

霧在窗外飄，在窗外飄過了很久，沈璧君才慢慢的說道：「假如你常常注意他，就會發現他有很多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這並不能算是回答，風四娘卻在聽著，連一個字都不願錯過。

「每個人都一定會有很多跟別人不同的特徵，有時往往是種很小的動作，別人雖然不會在意，可是假如你已跟他生活了很久，無論多麼小的事，你都絕不會看不出來的。」

說到這裏，她又停下來，這次風四娘居然沒有插嘴。

「所以他就算臉上戴著面具，你還是一樣能認得出他。」沈璧君慢慢的接著道：「我一到這裏，就覺得那個青衣人一定是我認得的人，所以我一直都在注意著他。」

風四娘終於忍不住道：「所以他們一換了人，你立刻就能看出來？」

沈璧君點點頭，卻沒有回頭。

風四娘道：「你怎麼看得出第二個人是史秋山？」

沈璧君道：「因為他平時手裏總是有把扇子，他總是不停的在轉著那柄扇子，所以他手裏沒有扇子的時候，他的手也好像在轉著扇子一樣。」

風四娘也沉默了很久，忽然問道：「連城璧呢？他有甚麼地方跟別人不同？」

現在她當然已知道第一個青衣人就是連城璧，除了連城璧外，還有誰跟沈璧君在一起生活了那麼久？

沈璧君道：「你也知道他一定會來赴約的。」

風四娘道：「可是他沒有想到蕭十一郎也在水月樓，所以他先到這裏來看看動靜。」

沈璧君道：「也許他們早已知道蕭十一郎在水月樓，所以才把約會的地點訂在這裏。」

這是她第一次在別人面前說出蕭十一郎的名字，她確實一直表現得很鎮定，可是說到這四個字時，她聲音還是帶著種奇怪的感情。

風四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來了。」

沈璧君道：「他來了。」

風四娘道：「他既然來了，為甚麼又要走？」

沈璧君道：「也許他要乘這機會，去安排些別的事。」

風四娘道：「他既然要走，為甚麼又要史秋山代替他？」

沈璧君道：「因為，他一定要有這麼樣一個人留在這裏，探聽這裏的虛實動靜。」

風四娘道：「等到他要再來時，也可以避過別人的耳目？」

沈璧君道：「他們隨時都可以再換一次人。」

風四娘道：「你想他是不是一定還會再來？」

沈璧君道：「一定會的。」她的聲音又變得很奇怪：「他一定會來，所以我一定要走。」

連城璧再來的時候，就是他要和蕭十一郎分生死，決勝負的時候。

這兩個一個是她的丈夫，一個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無論他們是誰勝誰負，她都絕不能在旁邊看著。

她當然要走。

風四娘道：「可是你沒有走。」

沈璧君道：「我沒有走。」

風四娘道：「你留下來，為的就是要說出這件事？」

沈璧君道：「我還有句話要說。」

風四娘道：「你說。」

沈璧君道：「這幾天來，你一定看得出我已變了很多。」

風四娘承認。

沈璧君道：「你猜不出我為甚麼會變？」

風四娘道：「我沒有猜。」

沈璧君道：「一個人若是真正下了決心，就會變的。」

風四娘道：「你已下了決心？」

沈璧君道：「嗯。」

風四娘道：「甚麼決心？」

沈璧君道：「我決心要告訴你一件事。」

風四娘在聽著，心裏忽然有了種說不出的恐懼。

她忽然感覺到沈璧君要告訴她的這件事，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

沈璧君道：「我要告訴你，只有你才能做蕭十一郎最好的伴侶，也只有你才真正瞭解他，信任他，他若再讓你走，他就是個白痴。」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她的人忽然飛起來，躍入了湖心，風四娘跳起來，衝過去，卻已來不及了。

她衝到欄杆前時，沈璧君的人已沒入那煙一般的濃霧裏，霧裏傳來「噗通」一響，一個人從她身旁衝過去飛起，落下，蕭十一郎也已躍入湖心。

風四娘跺了跺腳，回頭道：「快叫人拿燈來，燈越多越好。」

這句話她是對冰冰說的。冰冰卻只是痴痴的坐在床頭，動也沒有動，蒼白美麗的臉上，帶著種沒有人能瞭解也沒有人能解釋的表情。

她已這樣坐了很久，只不過誰也沒有去注意她而已，風四娘又跺了跺腳，也跳了下去。

※※※

湖水冰冷，風四娘的心更冷，她看不見蕭十一郎，也看不見沈璧君。

她想呼喚，可是剛張開嘴，就有一大口冰冷的湖水湧了過來，灌進她的嘴，湖水冷得就像是劍鋒，從她嘴裏，筆直的刺入她心裏，她這才想起自己並不是個很精通水性的人，在水裏，她永遠救不了別人的，只有等著別人來救她，等她想起這一點時，她的人已在往下沉。

霧也是冷的，船上的燈火在冷霧中看來，彷彿比天上的殘星還遙遠。

死卻已很近了，奇怪的是，在這一瞬間，她並沒有感覺到對死亡的恐懼，有很多人都說，一個人在死前的那一瞬間，會想到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 第二十九回 春殘夢斷

可是現在她卻只在想一件事──蕭十一郎是不是能救得了沈璧君？

她拼命想跳起來，再找他們。

她沒有跳起，她全身的筋都彷彿在被一隻看不見的鬼手抽動著。

燈光更朦朧，然後就是一片黑暗。

又冷又黑暗。

黑暗中忽然又有了一雙發亮的眼睛，一雙眼睛忽然又變成了無數雙。

無數雙眼睛都是蕭十一郎一個人的。

※※※

她並不想死。

可是就算在最後那一瞬間，她也沒有在為自己的生命祈求。

她只祈求上蒼，能讓蕭十一郎找到沈璧君，救回沈璧君。

因為她知道，沈璧君若死了，蕭十一郎的痛苦會有多麼強烈深遠。

那種痛苦是她寧死也不願讓蕭十一郎承擔的。

蕭十一郎，蕭十一郎，你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瞭解風四娘對你的感情？

你難道一定要等到她死？

天亮了。

──黑夜無論多麼長，天總是會亮的。

陽光升起，湖面上閃爍著金光。

蕭十一郎眼睛裏卻已沒有光，現在你若看見他的眼睛，一定不會相信他就是蕭十一郎。

只有在一個人的心已死了的時候，才會變成這樣子。

他的眼睛幾乎已變成死灰色的，甚至比他的臉色還可怕。

風四娘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雙眼睛。

※※※

風四娘並沒有死。

她醒來時，身上是溫暖而乾燥的，可是她的心卻比在湖水中更冷。

因為她看見了蕭十一郎的眼睛。

因為她沒有看見沈璧君。

船樓上沒有第三個人──難道連冰冰都已悄悄的走了？

昨夜的殘酒還留在桌上，一張翻倒的椅子還沒有扶起來。

這華麗精雅的樓船，在白天的陽光下看來，顯得說不出的空虛、凌亂。

──沈璧君呢？

──難道他沒有找到她？

──難道她已消失在那冰冷的霧中，冰冷的湖水裏？

風四娘不敢問。

看見蕭十一郎眼睛裏那種絕望的悲傷，她也不必問。

──我還活著，沈璧君卻已死了？

──他把我救了回來，卻永遠失去了沈璧君？

風四娘沒有動，沒有開口，可是她的心已碎了，碎成了無數片。

她痛苦，並不是完全為了沈璧君的死，而是為了蕭十一郎。

她深深瞭解到他心裏的痛苦和悲傷，這種悲痛除了她之外，也許沒有第二個人能想像。

蕭十一郎就坐在艙門旁，痴痴的望著門外的欄杆，欄外的湖水。

西湖的水波依舊還是那麼美。

沈璧君呢？

如此美麗的湖水，為甚麼也會做出那麼殘酷無情的事？

蕭十一郎也沒有動，沒有開口。

他的衣服已被自遠山吹過來的秋風吹乾了，他的淚也乾了。

春蠶的絲已吐盡，蠟炬已成灰。

陽光更燦爛。

在如此豔麗的陽光下，人世間為甚麼還會有那麼多悲傷和不幸？

風四娘慢慢的站起來，慢慢的走過去，坐在他身旁。

蕭十一郎沒有回頭，沒有看她。

風四娘倒了杯酒，遞過去。

蕭十一郎沒有拒絕，也沒有伸手來接。

看見他空空洞洞的眼睛，看到他空空洞洞的臉，風四娘幾乎已忍不住要將他抱在懷裏，用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法子來安慰他。

她沒有這麼做。

因為她知道，此時此刻，所有的安慰對他來說，都只不過是種尖針般的諷刺。

世上已沒有任何事能安慰他，可是無論甚麼事都可能傷害到他。

這種心情，也只有她能瞭解。

日色不斷的升高，水波不停的流動……

風中不時傳來一陣陣歌唱歡笑，現在正是遊湖的好時候，連風都是清涼溫柔的。

蕭十一郎額上卻已流下了汗。

冷汗！

只有在心裏覺得恐懼的時候，才會流冷汗。

她也瞭解他心裏的恐懼。

生命並不如人們想像中那麼短促，一年有那麼多天，一生有那麼多年，那空虛、寂寞、孤獨、漫長的歲月，叫他如何過得下去？

風四娘用力咬著嘴唇，忍住了眼淚，抬起頭，才發現日色已偏西。

※※※

一天中最可貴的時候已過去。

從現在開始，風只有越來越冷，陽光只有越來越黯淡。

他們就這樣不聲不響的坐著，已不知不覺坐了好幾個時辰。

這段時候過得並不快。

絕沒有任何人能想像，他們是如何捱過去的。

風四娘只覺得全身都已坐得麻痹，卻還是沒有動。

她的嘴唇已乾裂，酒杯就在她手裏，她卻連一口也沒有喝。

又是一陣秋風吹過，蕭十一郎忽然道：「你能不能說說話？」

他的聲音雖低，風四娘卻吃了一驚。

她想不到他會忽然開口，她也不知道自己應該說些甚麼？

此時此刻，她又能說甚麼？

蕭十一郎空虛的目光還是停留在遠方，喃喃道：「隨便你說甚麼，只要你說……最好不停的說。」

他們實在已沉默了太久，這種沉默簡直可以令人發瘋。

──沈璧君？

這本是風四娘最想問的一句話，可是她不敢問。

她舉起酒杯，想把杯中的酒一口喝下去，卻又慢慢的放下酒杯。

蕭十一郎道：「你本該有很多話說的，為甚麼不說？」

風四娘終於輕輕吐出口氣，囁嚅著道：「我……我正在想……」

蕭十一郎道：「想甚麼？」

風四娘道：「我正想去找冰冰。」

蕭十一郎道：「你不必找。」

風四娘道：「不必？」

蕭十一郎道：「因為她也走了，我回來的時候，她已走了。」

他臉上還是沒有表情，可是眼睛卻在不停的跳動。

雖然他已用盡所有的力量來控制自己，但是就連他自己身上也有很多事是他自己無法控制的。

──冰冰果然也走了。

──無論如何，逍遙侯總是她的骨肉。

──他既然還沒有死，就一定會再來。

──他既然一定會來，她豈非也就一定要來？

──沈璧君都已走了，她為甚麼不能走？

風四娘用力握著手，指甲已刺入肉裏。

她忽然很恨沈璧君。

現在眼看著已快到了蕭十一郎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在那一刻裏，他的生命和榮譽，都要受到最可怕的考驗和判決。

不是生，就是死。

不是光榮的活下去，就得屈辱的死。

這正是他最需要安慰和鼓勵的時候，可是她居然走了。

她走，雖然也是因為愛。

她愛得雖然很真，很深，可是她的愛卻未免太自私了些。

對風四娘說來，愛不僅是種奉獻，也是種犧牲，完完全全的徹底犧牲。

要犧牲就得有忍受痛苦和羞辱的勇氣。

她若是沈璧君，就算明知要面對一切痛苦和羞辱，也絕不會死的。

她絕不會以「死」來逃避。

蕭十一郎道：「你想不到冰冰會走？」

風四娘道：「我……」

蕭十一郎打斷了她的話，道：「無論你怎麼想，都想錯了。」

風四娘道：「可是……」

蕭十一郎道：「因為你不瞭解她，所以你絕對想不到她為甚麼要走。」

他要風四娘說話，卻又不停的打斷她的話。

他要風四娘說話的時候，也許就正是他自己想說話的時候。

人的心理，豈非總是充滿了這種可悲又可笑的矛盾。

風四娘只有聽他說下去。

蕭十一郎果然又接著道：「很久很久以前，她就告訴過我，她要死的時候，一定會悄悄的溜走，既不告訴我，也不讓我知道。」他的眼角又在跳動：「因為她不願讓我看著她死，她寧願一個人偷偷的去死，也不願讓我看著難受。」

風四娘黯然道：「我本該想到的，我知道她是個倔強好勝的女孩子，也知道她的病。」

蕭十一郎道：「可是你剛才一定想錯了，真正瞭解一個人並不容易。」

這句話中是不是還另有深意？

他是不是在後悔，一直都沒有真正瞭解過沈璧君？

風四娘不讓他再想下去，立刻又問道：「她的病最近又重了？」

蕭十一郎道：「就因為她的病已越來越惡化，已不能跟著我到處去流浪，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裏停留下來。」

風四娘道：「你故意將這一帶的江湖豪傑都請了來，為的就是要讓她看看，其中是不是還有天宗的屬下？」

蕭十一郎慢慢的點了點頭，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也希望你們聽到我的消息後，會找到這裏來，可是我想不到……」

──他想不到她們這一來，竟鑄下了永遠也無法彌補的大錯。

這句話他並沒有說出來，風四娘也沒有讓他說出來。

她已改變了話題，道：「你真的認為那瞎子就是逍遙侯？」

蕭十一郎道：「至少很有可能。」

風四娘道：「難道他就是那個養狗的人？難道跟連城璧約會的就是他？」

蕭十一郎道：「我希望是他。」

風四娘道：「為甚麼？」

蕭十一郎道：「因為應該算清的賬，遲早總是要算的，能一次算清豈非更好？」

──這筆賬真的能一次算清？

──這麼多恩怨糾纏，情仇交結，一次怎麼能算得清？

──也許只有一種法子能算得清。

───一個人若是死了，就再也不欠別人的，別人也不再欠他。

風四娘看著他，忽然發覺自己也在流著冷汗，因為她心裏忽然也有了和蕭十一郎同樣的恐懼。

生命是美麗的。

春天的花，秋天的樹，早上的陽光，晚上的月色，風中的高歌，雨中的漫步……

這一切全都是美麗的。

可是等到不再有人能跟你分享這些事時，它就只會讓你覺得更寂寞，更痛苦。

要用甚麼法子才能讓蕭十一郎振作起來？

蕭十一郎忽然道：「今夜還不到十五，我們還可以大醉一場。」

風四娘道：「你想醉？」

蕭十一郎道：「你陪不陪我？」

風四娘已站起來，道：「我去找酒。」

※※※

樓下就有酒，卻已沒有人。

所有的人都已走了，連這水月樓船上的伙伕和船娘也走了。

船在湖心，船上已只剩下他們兩個人，這裏已成了他們兩個人的世界。

可是這世界為甚麼如此殘酷？

能和蕭十一郎單獨相處，本是風四娘最大的願望，最大的快樂。

可是現在她心裏卻有種令她連腳尖都冷透的恐懼。

難道所有的人都已背棄了他們？難道他們已只有仇敵，沒有朋友？

能幫助他們的人的確已不多。

風四娘輕輕吐出口氣，提起精神，找了罈最陳的酒。

──不管怎麼樣，我們總算還在一起。

──我們就算死，好歹也死在一起。

於是她大步走上了樓。

※※※

又是一天過去，又是夜深時候。

酒罈子擺在桌上，蕭十一郎和風四娘面對面的坐著，兩個人雖然再沒有提起沈璧君，可是心裏卻都有個抹也抹不去，忘也忘不了的影子。

這影子就像是一道看不見的高牆，把他們兩個人隔開了。

風四娘只覺得自己和蕭十一郎之間的距離，彷彿比他們剛認識的時候還疏遠。

蕭十一郎忽然道：「我們認識好像已有十多年了。」

風四娘道：「十六年。」

她嘴裏發苦，心裏也是苦的──十六年，人生中又有幾個十六年？

蕭十一郎道：「這些年來，我們相見的時候雖不多，可是我知道你比誰都瞭解我。」

風四娘默默的點了點頭。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也該原諒我。」

風四娘道：「原諒你？」

蕭十一郎道：「我這一生中所做的錯事太多，本不該要人原諒的。」

風四娘道：「每個人都難免有錯。」

蕭十一郎道：「無論誰做錯了事，都得付出代價。」

風四娘用力握緊了自己的手，道：「你想付出甚麼代價？死？」

蕭十一郎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生有何歡？死有何懼？」

風四娘打斷了他的話，道：「所以你想死，所以你要我原諒你，因為你自己也知道，你若死了，就更對不起我。」

蕭十一郎也用力握緊了自己的手，黯然道：「我若不死，又怎麼能對得起她？」他不讓風四娘開口，接著又道：「這世上若是沒有我這麼樣一個人，她一定會快快活活的活下去，可是現在……」

風四娘忽然站起來，道：「下面還有酒，我再去找一罈，我還想喝。」

她並不是真的想醉，只不過不願聽他再說下去，她畢竟只是個女人。

樓下的燈光早已滅了，樓梯窄而黑暗，她一步步走下去，只覺得心裏飄飄忽忽，整個人都彷彿變成了空的。

月光從窗外照進來，月色如此溫柔，她走下樓，抬起頭，忽然發現有個人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裏。

「甚麼人？」

黑暗中的人既沒有動，也沒有開口。

風四娘也沒有再問，她已看清了這個人──一件破舊的青布長衫，一個平板的白布面具。

那神秘的青衣人又來了，這次來的當然絕不會是史秋山。

風四娘道：「你究竟是誰？」

青衣人還是沒有動，沒有開口，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個枉死的鬼魂，又回來向人索命。

風四娘長長吸了口氣，冷笑道：「不管你是人是鬼，這次你既然又來了，就得讓我看看你的臉，否則你就算是鬼，也休想跑得了。」

她的眼睛發著光，她已快醉了。

風四娘已經快醉了的時候，若是想做一件事，天上地下所有的人和鬼加起來，也休想攔得住她。

她忽然衝過去，掀起了這人的面具。

這人還是沒有動，月光恰巧照在他臉上。

風四娘怔住，又長長吐出口氣，道：「連城璧，果然是你。」

※※※

連城璧蒼白的臉上全無血色，眼睛裏卻佈滿了血絲，竟像是也曾流過淚。

風四娘冷笑道：「一向自命不凡的無垢公子，幾時也變得不敢見人了？」

連城璧冷冷的看著她，一張臉還是像戴著個面具一樣。

這種沒有表情的表情，有時就是種最悲傷的表情。

──他和沈璧君，豈非本是對人人都羨慕的少年俠侶？

──這世上若沒有蕭十一郎，他豈非也可以快快活活的活下去？

想起了他的遭遇，風四娘的心又軟了，忍不住嘆息道：「你若也想喝杯酒，就不妨跟我上去，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也曾在一起喝過酒的？我們三個人。」

連城璧當然記得，那些事本就是誰都忘不了的。

他看著風四娘，不禁也長長嘆息，就在他的嘆息聲中，風四娘忽然看見一隻手伸了過來。

一隻很白，很秀氣的手，手腕纖秀，手指柔細。

可是風四娘看見了這隻手，一顆心卻已沉了下去，她已認出了這是誰的手。

就在這裏，這隻纖美柔白的手，已閃電般擰住了她的臂。

只聽一個人在她身後帶著笑道：「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也曾在一起喝過酒的，只有我們兩個人。」

他的笑聲也很溫柔，他的手卻已變得像副鐵打的手銬。

花如玉，風四娘用不著回頭去看，就知道這個人一定是花如玉。

她寧願被毒蛇纏住，也不願讓這個人碰她一根手指。

花如玉的另一隻手，卻偏偏又摟住了她的腰，微笑道：「你記不記得我們喝的還是洞房花燭酒。」

風四娘沒有開口，她想大叫，想嘔吐，想一腳把這個人活活踢死，可惜她卻只能乖乖的站著。

她全身都已不能動，全身都已冷透，幸好這時她已看見了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就站在樓梯上，臉色甚至比連城璧更蒼白，冷冷道：「放開她！」

花如玉眨了眨眼睛，故意問道：「你是她的甚麼人？憑甚麼要我放開她？」

蕭十一郎道：「放開她！」

花如玉道：「你知不知道我是她的甚麼人？知不知道我們已拜過天地，入過洞房？」

蕭十一郎的手握緊刀柄。

刀是割鹿刀，手是蕭十一郎的手，無論誰看見這隻手握住了這柄刀，都一定再也笑不出的。

花如玉卻笑了，而且笑得很愉快，道：「我認得這把刀，這是把殺人的刀。」

蕭十一郎並不否認。

花如玉又笑道：「只可惜這把刀若出鞘，第一個死的絕不是我，是她！」

蕭十一郎的手握得更緊，但卻已拔不出這把刀。

他知道花如玉說的不是假話。

花如玉悠然道：「我還可以保證，第二個死的人也絕不是我，是你！」

蕭十一郎道：「哦？」

花如玉道：「所以你就算想用你的一條命，換她一條命，我也不會答應，因為你已死定了。」

蕭十一郎的瞳孔在收縮，他已發覺黑暗中又出現了兩個人，手裏拿著三件寒光閃閃的外門兵器。

一柄帶著長練的鉤鐮刀，一對純銀打成的狼牙棒。

這兩種兵刃一種輕柔，一種極剛，江湖中能使用的人已不多。

只要是能使用這種兵刃的人，就無疑的是一等一的高手。

蕭十一郎的心也在往下沉。

他知道自己的確已沒法子能救得了風四娘。

風四娘大聲道：「我用不著你陪我死，我既然已死定了，你還不快走？」

蕭十一郎看著她，眼睛裏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是憤怒？是留戀？還是悲傷。

花如玉又笑道：「你不該要他走的。」

風四娘道：「為甚麼？」

花如玉道：「因為你本該知道，這世上只有斷頭的蕭十一郎，絕沒有逃走的蕭十一郎。」

風四娘咬著牙，道：「那麼你最好就趕快殺了我。」

花如玉道：「你不想看著他死？」

風四娘恨恨道：「我只不過不想看著他死在你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手上。」

花如玉又笑了，道：「我若一定要你看著他死，你又能怎麼樣？」

他揮了揮手，狼牙棒和鉤鐮刀的寒光已開始閃動。

蕭十一郎的刀卻還未出鞘。

花如玉微笑道：「我絕不會讓你先死的，因為只要你活著，他就絕不敢拔出他的刀。」他微笑著，轉向蕭十一郎道：「因為只要你的刀一出鞘，你就得看著她死了，我保證一定死得很慘。」

蕭十一郎拔刀之快，世上並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可是現在，他只覺得手裏的這柄刀，比泰山還重。

連城璧一直冷冷的看著他，忽然道：「解下你的刀，我就放開她。」

蕭十一郎連一句話都沒有再問，也沒有再考慮，就已解下了他的刀。

這柄刀是割鹿刀，是他用生命血淚換來的。

可是現在他隨隨便便就將這柄刀拋在地上。

只要能救風四娘，他連頭顱都可以拋下，何況一把刀？

花如玉忽然大笑，道：「現在她更死定了，你也死定了。」

※※※

割鹿刀是把殺人如割草的快刀。

蕭十一郎的手是揮刀如閃電的快手。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把刀的鋒利，能比得上割鹿刀。

世上也絕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手，能使得出蕭十一郎麼可怕的刀法。

他雖然不能拔刀，不敢拔刀，可是只要刀還在他手裏，就絕沒有人敢輕舉妄動。

現在這把刀卻已被他隨隨便便的拋在地上。

看著這把刀，風四娘的淚已流下。

直到現在，她才真正明白，為了她，蕭十一郎也同樣不惜犧牲一切的。

他可以為沈璧君死，也可以為她死。

他對她們的感情，表面上看來雖不同，其實卻同樣像火燄在燃燒著。

被燃燒的是他自己。

她流著淚，看著蕭十一郎，心裏又甜又苦，又喜又悲，終於忍不住放聲痛哭，道：「你真是個呆子，不折不扣的呆子，你為甚麼總是為了別人做這種傻事？」

蕭十一郎淡淡道：「我不是呆子，你是風四娘。」

這只不過是簡簡單單十個字，又有誰知道，這十個字中包含著多少情感，多少往事。

那些既甜蜜、又辛酸、既痛苦、又愉快的往事……

風四娘心已碎了。

連城璧慢慢的站起，慢慢的走過來，拾起了地上的刀，忽然閃電般拔刀。

他拔刀的刀法，居然也快得驚人。

刀光一閃，又入鞘，桌上的金樽竟已被一刀削成兩截。

琥珀色的酒，鮮血般湧出。

連城璧輕輕撫著刀鞘，眼睛裏已發出了光，喃喃道：「好刀，好快的刀。」

花如玉眼睛也在發光，道：「刀若不快，又怎麼能割下蕭十一郎的頭顱？」

蕭十一郎現在豈非已如中原之鹿，已引來天下英雄共逐？

──群雄逐鹿，唯勝者得鹿而割之。

連城璧仰面長嘆，道：「想不到這把刀總算也到了我手裏。」

花如玉笑道：「我卻早已算出來，這把刀遲早總是你的。」

連城璧忽然道：「放開她。」

花如玉臉上的笑容立刻僵住，道：「你……你真的要我放開她？」

連城璧冷冷道：「你難道也把我當做了言而無信的人？」

花如玉道：「可是你……」

連城璧道：「我說出的話，從無反悔，可是我說過，只要他解下刀，我就放開風四娘。」

花如玉眼睛又亮了，問道：「你並沒有說，放開她之後，就讓她走。」

連城璧淡淡道：「我沒有。」

花如玉道：「你也沒有說，不用這把刀殺她。」

連城璧道：「也沒有。」

花如玉又笑了，大笑著鬆開手，道：「我先放開她，你再殺了她，好……」

他的笑聲突然停頓。

就在這時，刀光一閃，一條手臂血淋淋的掉了下來。

笑聲突然變成了慘呼。

這條手臂並不是風四娘的，而是他的。

連城璧冷冷道：「我也沒有說過不殺你。」

花如玉厲聲道：「你殺了我，你會後悔的。」

這句話他還沒有說完，刀光又一閃，他的人就倒了下去。

他死也想不到連城璧會真的殺了他。

無論誰都想不到。

月色依舊，夜色依舊。

風中卻已充滿了血腥氣──血本是最純潔，最可貴的，為甚麼會有這種可怕的腥味？

風四娘只覺得胃部不停的抽搐，幾乎已忍不住要嘔。

無論多尊貴美麗的人，若是死在刀下，都一樣會變得卑賤醜陋。

她從來也不忍去看死人，可是現在又忍不住要去看。

因為她直到現在，還不能相信花如玉真的死了。

看著蜷伏在血泊中的屍體，她幾乎還不能相信這個人，就是那赤練蛇般狡猾毒辣的花如玉。

──原來他的血也是紅的。

──原來刀砍在他脖子上時，他也一樣會死，而且死得也很快。

風四娘終於吐出口氣，忽然發現冷汗已濕透了內衣。

# 第三十回 一不做二不休

月光照在連城璧手裏的刀上，刀光仍然晶瑩明亮，宛如一泓秋水，刀上沒有血，連城璧蒼白的臉上也沒有血色，他輕撫著手裏的刀鋒，忽又長長嘆息，道：「果然是天下無雙的利器，果然名下無虛。」

蕭十一郎看著他，眼睛裏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卻沒有開口，別的人當然更不會開口，船艙中只聽得見急促的呼吸聲，狼牙棒已垂下，鉤鐮刀已無光，兩個人已準備慢慢的溜了。

連城璧忽然招了招手，道：「何平兄，請過來說話。」

「鉤鐮刀」遲疑著，終於走過來，勉強笑道：「公子有何吩咐？」

連城璧道：「我只不過想請教一件事。」

何平鬆了口氣，道：「不敢。」

連城璧道：「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要殺花如玉？」

何平立刻搖頭。

他並不是笨蛋，「知道得太多的人，總是活不長的」，這道理他當然也懂。

連城璧道：「你真的不知道？」

何平道：「真的不知道。」

連城璧嘆了口氣，道：「連這種事都不知道，你這人活著還有甚麼意思？」

何平的臉色變了，突然凌空翻身，一柄月牙形的鉤鐮刀已從半空中急削下來，他這柄鉤鐮刀本是東海秘傳，招式奇詭，出手也快，的確可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這一刀削下來，寒光閃動，刀風呼嘯，以攻為守，先隔斷了自己的退路。

只可惜他還是隔不斷割鹿刀，「叮」一聲，鉤鐮刀已落地，刀光再一閃，鮮血飛濺而出。

何平的人也突然從半空中掉下來，正落在自己的血泊中。

連城璧一刀出手，就連看也不再看他一眼，轉過頭道：「鄭剛兄，我也有件事想請教。」

鄭剛手裏緊握著他的純銀狼牙棒，道：「你說，我聽得見。」

他當然不肯過來，想不到連城璧卻走了過去，他退了兩步，退無可退，忽然大聲道：「我跟姓花的素無來往，你就是再砍他十刀，我也不會多說一句話。」

連城璧淡淡道：「我只不過問你，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要殺他？」

鄭剛立刻點頭，他也不笨，當然絕不會再說「不知道」。

連城璧道：「你知道我是為了甚麼？」

鄭剛道：「我們本是來殺蕭十一郎的，可是你卻忽然改變了主意。」

連城璧道：「說下去！」

鄭剛臉上陣青陣紅，終於鼓起勇氣，接著道：「臨陣變節，本是『天宗』大忌，你怕他洩露這秘密，就索性殺了他滅口。」

連城璧又嘆了口氣，道：「你連這種事都知道，我怎麼能讓你活下去？」

鄭剛臉色也變了，忽然怒吼一聲，左手狼牙棒「橫掃千軍」，右手狼牙棒「泰山壓頂」，兵器帶著風聲雙雙擊出，他這對純銀牙棒淨重七十三斤，招式剛猛，威不可擋，可惜他慢了一步，雪亮的刀鋒，已像是道閃電打在他身上。

──你知不知道閃電的力量和速度？

※※※

刀上還是沒有血。

連城璧凝視著刀鋒，目光中充滿欣賞與愛惜，喃喃說道：「果然天下無雙的利器，果然名下無虛。」

他把這句話又說了一遍，聲音裏也充滿了欣賞與愛惜。

風四娘忽然道：「一別經年，你的出手好像一點也沒有慢。」

連城璧道：「這把刀也沒有鈍。」

風四娘道：「我只知道你的劍法很高，想不到你也會用刀。」

連城璧道：「刀劍都是殺人的利器，我會殺人。」

風四娘勉強笑了笑，道：「會用刀的人，若是有了這麼樣一把刀，肯不肯再還給別人？」

連城璧道：「不肯。」

他又將刀鋒輕撫了一遍，突然揮了揮手，手裏的刀就飛了出去。

刀光如虹，飛向蕭十一郎，在前面的卻不是刀鋒，是刀柄。

連城璧淡淡道：「我也絕不肯將這把刀還給別人，我只肯還給他。」

風四娘的眼睛也亮了，瞪著眼道：「為甚麼？」

連城璧道：「因為他是蕭十一郎。」

風四娘道：「只有蕭十一郎才配用這把刀？」

連城璧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不管他這人是善是惡，普天之下，的確只有他才配用這把刀。」

風四娘道：「這把刀若不是刀，而是劍呢？」

連城璧嘴角忽然露出種奇特的微笑，緩緩道：「這把刀若是劍，這柄劍就是我的。」

他的聲音冷淡緩慢，卻充滿了驕傲和自信。

多年前他就已有了這種自信，他知道自己必將成為天下無雙的劍客。

風四娘看著他，輕輕嘆了口氣，道：「看來你的人也沒有變。」

蕭十一郎已接過他的刀，輕撫著刀鋒，道：「有些人就像是這把刀一樣，這把刀永不會鈍，這種人也永不會變。」他忽然轉過頭，凝視著連城璧，又道：「我記得你以前也喝酒的？」

連城璧道：「你沒有記錯。」

蕭十一郎道：「現在呢？」

連城璧也抬起頭，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說過，有種人是永遠不變的，喝酒的人就通常都是這種人。」

蕭十一郎道：「你是不是這種人？」

連城璧道：「是。」

一罈酒擺在桌上，他們三個人面對面的坐著。

現在他們之間雖然多了一個人，風四娘卻覺得自己和蕭十一郎的距離又變得近了些。

因為他們都已感覺到，這個人身上彷彿有種奇特的壓力。

一種看也看不見，摸也摸不到的壓力，就像是一柄出鞘的劍。

他們以前也曾在「紅櫻綠柳」身上感覺過這種同樣的壓力。

現在連城璧給他們的壓力，竟似比那時更強烈。

風四娘已不知不覺間，靠近了蕭十一郎，直到現在，她才發現連城璧這個人還比她想像中更奇特，更不可捉摸。

她忍不住問道：「你本來真的是要來殺我們的？」

連城璧道：「這本是個很周密的計劃，我們已計劃了很久。」

風四娘道：「可是你卻忽然改變了主意。」

連城璧道：「我的人雖然不會變，主意卻常常會變。」

風四娘道：「這次你為甚麼會變？」

連城璧道：「因為我聽見了你們剛才在這裏說的話。」

風四娘道：「你全都聽見了。」

連城璧道：「我聽得很清楚，所以我才能瞭解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風四娘道：「你真的已瞭解？」

連城璧道：「至少我已明白，他並不是別人想像中那種冷酷無情的人，他雖然毀了我們，可是他心裏卻可能比我們更痛苦。」

風四娘黯然道：「只可惜他的痛苦從來也沒有人瞭解，更沒有人同情。」

連城璧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快樂雖有很多種，真正的痛苦，卻是同樣的，你若也嘗受過真正的痛苦，就一定能瞭解別人的痛苦。」

風四娘道：「也只有真正嘗過痛苦滋味的人，才能瞭解別人的痛苦。」

連城璧道：「我瞭解，我很久以前就已瞭解……」

他的目光凝視著遠方，遠方夜色朦朧，他的眼睛裏也已一片迷濛。

是月光迷漫了他的眼睛？還是淚光？

看著他的眼睛，風四娘忽然發現，他和蕭十一郎所忍受的痛苦，的確是同樣深邃，同樣強烈的。

連城璧又道：「就因為我瞭解這種痛苦的可怕，所以才不願看著大家再為這件事痛苦下去。」

風四娘道：「真的？」

連城璧笑了笑，笑容卻使得他神情看來更悲傷淒涼。

他黯然低語，道：「該走的，遲早總是要走了，現在她已走了，已去到她自己想去的地方，也已將所有的恩怨仇恨都帶走了，這既然是她的意思，我們為甚麼不能把心裏的仇恨忘記？」

風四娘輕輕嘆息，淒然道：「不錯，她的確已將所有的仇恨帶走了，我現在才明白她的意思，我一直都誤會了她。」

她不敢去看蕭十一郎，也不忍去看。

她自己也已熱淚盈眶。

連城璧道：「該走的已走了，該結束的也已將結束，我又何必再製造新的仇恨？」

風四娘道：「所以你才會改變了主意？」

連城璧又笑了笑，道：「何況我也知道每個人都難免會做錯事的，一個人若能為自己做錯了的事而痛苦，豈非就已等於付出了代價。」

風四娘看著他，就好像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個人一樣。

也許她的確直到現在才真正看清了他。

她忽然問道：「你也做錯過事？」

連城璧道：「我也是人。」

風四娘道：「你也已知道你本不該投入『天宗』的？」

連城璧道：「這件事我並沒有錯。」

風四娘道：「沒錯？」

連城璧道：「我入天宗，只有一個目的。」

風四娘道：「甚麼目的？」

連城璧道：「揭發他們的陰謀，徹底毀滅他們的組織。」他握緊雙拳，接著道：「我故意裝作消沉落魄，並不是為了要騙你們，你現在想必已明白我為的是甚麼？」

風四娘道：「我一點也不明白。」

連城璧喝了杯酒，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連城璧是甚麼樣的人？」

風四娘也喝了杯酒，才回答：「是個很冷靜，很精明，也很自負的人。」

連城璧道：「像這麼樣一個人，若是突然要投入天宗，你會怎麼想？」

風四娘道：「我會想他一定別有用心。」

連城璧道：「所以你若是天宗的宗主，就算讓他入了天宗，也一樣會對他格外提防的。」

風四娘道：「不錯。」

連城璧道：「可是一個消沉落魄的酒鬼，就不同了。」

風四娘道：「但我卻還是不懂，你為甚麼要對付天宗？為甚麼要如此委屈自己？」

連城璧目光又凝視在遠方，又過了很久，才徐徐道：「自從我的遠祖雲村公赤手空拳，創建了無垢山莊，到如今已三百年，這三百年來，無垢山莊的子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同樣受人尊敬。」

風四娘默默的為他斟了杯酒，等著他說下去。

連城璧道：「我的玄祖天峰公，為了替江湖武林同盟爭一點公道，獨上天山，找當時威鎮天下的天山七劍惡戰三晝夜，負傷二十九處，卻終於還是逼著天山七劍同下江南，負荊請罪。」他舉杯一飲而盡，蒼白的臉上已現出紅暈，接著道：「五十年前，魔教南侵，與江南水霸勾結，組成七十二幫黑道聯盟，先祖父奮袂而起，身經大小八十戰，戰無不勝，江南武林才總算沒有遭受到他們的荼毒，有很多人家至今還供著他老人家的長生祿位。」

風四娘也不禁舉杯一飲而盡。

聽到了這些武林前輩的英雄事蹟，她總是會變得像孩子一樣興奮激動。

連城璧也顯然很激動，大聲道：「我也是連家的子孫，我絕不能讓無垢山莊的威名毀在我手上，也絕不能眼看著天宗的陰謀得逞。」

風四娘再次舉杯，道：「就憑這句話，我已該敬你三杯。」

連城璧居然真的喝了三杯，忽又長嘆道：「只可惜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天宗的宗主究竟是誰？」

風四娘怔了怔，道：「你還不知道？」

連城璧搖搖頭。

風四娘道：「難道他在你面前，也從來沒有露出過真面目？」

連城璧道：「沒有。」

風四娘道：「難道他還不信任你？」

連城璧長嘆道：「他從來也沒有信任過任何人，這世上唯一能見到他真面目的，也許只有他養的那條狗了。」

風四娘笑了，苦笑。

就在這時，遠處忽然傳來了兩三聲犬吠。

連城璧臉色變了變，冷笑道：「我就知道他一定會來的。」

風四娘道：「他雖然養了條狗，養狗的人卻未必一定就是他。」

連城璧道：「一定是他。」

風四娘道：「你們約的豈非是月圓之夜？」

連城璧道：「今夜的月就已圓了。」

風四娘抬頭望出去，一輪冰盤般的圓月，正高掛在窗外。

風中又傳來兩聲犬吠，距離已近了些，彷彿已到了窗外。

風四娘也緊張了起來，壓低聲音道：「他知道你在這裏？」

連城璧道：「但他卻不知道我已改變了主意。」

風四娘道：「現在他一定以為蕭十一郎已死在你手裏。」

連城璧道：「所以他一定要來看看。」

風四娘道：「看甚麼？」

連城璧道：「看蕭十一郎的人頭。」

風四娘苦笑道：「難道他一定要親眼看見蕭十一郎的人頭落地？」

連城璧道：「他自己也說過，只要蕭十一郎還活著，他就食不知味，寢難安枕。」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又問道：「這件事你們已計劃了多久？」

連城璧道：「已有半個月了。」

風四娘道：「半個月前，你們怎麼知道蕭十一郎會到這水月樓來？」

連城璧淡淡道：「無論誰身邊，都難免有人會走漏消息，將他的行跡洩露出來。」

風四娘道：「你認為是誰洩露了他的行蹤？」

連城璧道：「不知道。」

風四娘沉吟著，道：「半個月之前，也許連蕭十一郎都不知道他會到水月樓來。」

連城璧道：「一定有個人知道的，否則我們又怎會把約會訂在這裏？」

風四娘不說話了，他忽然想起件很可怕的事。

──蕭十一郎的西湖之行，豈非是冰冰安排的？

──難道冰冰會把他的行跡洩露出去？

在他還沒有到西湖來的時候，豈非只有冰冰知道他一定會來？

因為她知道自己無論要到甚麼地方去，蕭十一郎絕不會反對。

風四娘只覺得手腳冰冷，忍不住偷偷瞟了蕭十一郎一眼。

蕭十一郎臉上卻完全沒有表情，就像是根本沒有聽見他們在說甚麼。

連城璧忽然又道：「天宗組織之嚴密，天下無雙，可是天宗裏卻也難免有叛徒存在。」

風四娘立刻問道：「你知道那些叛徒是些甚麼人？」

連城璧道：「都是些死人。」

風四娘怔了怔，道：「死人？」

連城璧道：「據我所知，天宗的叛徒，現在幾乎都已死得乾乾淨淨。」

風四娘道：「是誰殺了他們？」

連城璧道：「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居然會替天宗清理門戶，這豈非是件很可笑的事？

風四娘卻覺得很可怕，越想越可怕，幸好這時她已不能再想下去。

湖上又傳了兩聲犬吠，一葉扁舟，在月下慢慢的蕩了過來。

舟上有一條狗，三個人，一個頭戴草帽的漁翁把舵搖櫓，一個青衣垂髫的童子肅立船首，手裏挑著盞白紙燈籠，燈籠下坐著個黑衣人，一張臉在燈下閃閃的發著光，一雙手也在發著光，手裏卻抱著一條狗。

天宗的宗主終於出現了。「他臉上怎麼會發亮的？」

「他臉上戴著個面具，手上也戴著雙手套，也不知是用甚麼皮做成的，一到了燈下就會閃閃生光。」

「他總是坐在燈下。」

「不錯。」

連城璧壓低聲音，道：「所以你只要多看他兩眼，你的眼睛就會花了。」

風四娘沒有再問，一顆心跳得幾乎已比平時快了兩倍。

她只希望這個人快點上船來，她發誓一定要親手揭下他的面具，看看他究竟是誰？

誰知這條小船遠遠的就停了下來，黑衣人懷裏的小狗忽然跳到船頭，對著月亮，「汪、汪、汪、」的叫了幾聲，湖上立刻又響起了一片犬吠聲，又有三條小船遠遠的搖了過來。

每條船上都有一條狗，三個人。

# 第三十一回 月圓之約

輕舟在水上飄蕩，全都遠遠的停下，四條狗的形狀毛色完全一模一樣，四個人的裝束打扮也完全一模一樣。

白紙燈籠下，四個人的臉全都在閃閃的發光，看來實在是說不出的詭秘恐怖。

風四娘已怔住。

她回頭去看連城璧，連城璧的表情也差不多，顯然也覺得很驚訝。

船首上的小狗已跳回黑衣人的懷裏，提燈的青衣童子忽然高呼：「連公子在那裏？請過來相見。」

四個人同時開口，同時閉口，說的話也完全一字不差。

風四娘聲音更低，道：「你過不過去？」

連城璧搖搖頭。

風四娘道：「為甚麼？」

連城璧道：「我一去就必死無疑。」

風四娘不懂。

連城璧道：「這四人中只有一個是真的天宗主人。」

風四娘道：「你也分不出他們的真假？」

連城璧搖搖頭，道：「所以我不能過去，我根本不知道應該上哪條船。」

風四娘道：「難道你上錯了船就非死不可？」

連城璧道：「這約會是花如玉訂的，他們之間一定已約好了見面的法子。」

風四娘道：「花如玉沒有告訴你？」

連城璧道：「沒有。」

風四娘輕輕嘆息，道：「難怪他臨死前還說，你若殺了他，必定會後悔。」

忽然間，四條小舟中居然有一條向水月樓這邊搖了過來。

風四娘精神一振，道：「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你若堅持不肯過去，他就只好過來了。」

連城璧道：「你知道來的人是真是假？」

風四娘道：「不管他是真是假，我們都不妨先到燈下去等著他。」

※※※

輕舟慢慢的搖了過來，終於停在水月樓船的欄杆下。

黑衣人剛站起來，他懷裏的小狗已跳上船頭，「汪、汪、汪」的叫著，奔入了船艙。

船艙裏一片黑暗，這條狗一奔進來，就竄到花如玉的屍體上，叫的聲音忽然變得淒厲而悲傷。

他活著時從未給人快樂，所以他死了後，為他傷心的也只有這條狗。

風四娘忽然又覺得要嘔吐。

她勉強忍住，艙外的腳步聲已漸漸近了，就像是風吹過落葉。

忽然間，門外出現了一張發光的臉。

風四娘正想撲過去，已有兩條人影同時從她身後竄出。

就連她都從來也沒有見過動作這麼快的人，她忽然發現連城璧身手之矯健，反應之快，竟似已不在蕭十一郎之下。

剛走入船艙的黑衣人顯然也吃了一驚，剛想退出去，肋骨下的軟骨上已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打得他滿嘴苦水。

他想放聲大叫，另一隻拳頭已迎上了他的臉。

他眼前立刻出現了滿天金星，身子斜斜的衝出兩步，終於倒了下去，倒在風四娘腳下。

風四娘剛才憋住的一口氣才吐出來，這人就已倒下。

他的腳步很輕，輕功顯然不弱，動作和反應也很快，事實上，他的確也是武林中的一等高手。

只可惜他遇見了天下最可怕的對手。

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擋得住連城璧和蕭十一郎的聯手一擊。

何況，他們這一擊勢在必得，兩個人都已使出了全力。

兩個人在黑暗中對望了一眼，眼睛裏都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是在互相警惕，還是惺惺相惜。

連城璧輕輕吐出口氣，道：「這人絕不是天孫。」

蕭十一郎道：「哦？」

連城璧道：「我見過他出手，以他的武功，我們縱然全力而擊，三十招內也勝不了他。」

蕭十一郎沉默了。

他想不出世上有誰能擋得住他們三十招。

風四娘已俯下身，伸出手在這人身上摸了摸，忽然失聲道：「這人已死了。」

連城璧道：「他怎麼會死？我的出手並不太重。」

蕭十一郎道：「我也想留下他的活口。」

風四娘道：「看來他……他好像是被嚇死的。」

一句話未說完，她又忍不住要嘔吐。

船艙裏不知何時已充滿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惡臭，臭氣正是從這人身上發出來的。

那條小狗又竄到他身上，不停的叫，突聽艙外傳來了兩聲慘呼，接著「噗通，噗通」，兩聲響。

風四娘趕出去，輕舟上的梢公和童子都已不見，輕舟旁濺起的水花剛落下，一盞白紙燈籠還漂浮在水波上。

水波中忽然冒出一縷鮮血。

再看遠處的三條小船，都已掉轉船頭，向湖岸邊搖了過去。

風四娘跺了跺腳，道：「他們一定已發現不對了，竟連這孩子一起殺了滅口。」

連城璧也嘆了口氣，道：「他們這一走，要想再查出他們的行蹤，只怕已難如登天。」

蕭十一郎道：「所以我們一定要追。」

風四娘道：「怎麼追？」

蕭十一郎道：「中間一條船走得很慢，你坐下面的這條船去盯住他。」

連城璧立刻道：「我追左邊的一條。」

蕭十一郎道：「只要追出了他們的下落，就立刻回來，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風四娘道：「你……你會在這裏等我？」

蕭十一郎道：「不管有沒有消息，明天中午以前，我一定回來。」

風四娘抬起頭，看著他，彷彿還想說甚麼，忽又轉身跳下了欄杆旁的小船，拿起長篙一點，一滴眼淚忽然落在手上。

遠遠看過去，前面的三條輕舟，幾乎都已消失在朦朧煙水中。

※※※

煙水朦朧。

夜已更深了，卻不知距離天亮還有多久。

湖上的水波安靜而溫柔，夜色也同樣溫柔安靜，除了遠方的搖船櫓聲以外，天地間就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了。

前面的船也已看不見，左右兩條船早已去得很遠，中間的一條船也只剩下一點淡淡的影子。

風四娘用力搖著船，眼淚不停的在流。

她從來沒有流過這麼多眼淚，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要流淚。

她只覺得說不出的孤獨，說不出的恐懼。

這世界彷彿忽然就已變成空的，天地間彷彿已只剩下她一個人。

雖然她明知蕭十一郎一定會在水月樓上等她，蕭十一郎答應過的事，從來也沒有讓人失望過。

可是她心裏卻還是很害怕，彷彿這一去就永遠再也見不到他了。

為甚麼會有這種想法？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又想起了沈璧君，想起了沈璧君在臨去時說的那些話：「……只有你才是蕭十一郎最好的伴侶，也只有你才能真正瞭解他……」

現在她這番心意，顯然已被人辜負了。

她會不會怪他們？會不會生氣？

在這淒迷的月夜裏，她的幽靈是不是還留在這美麗的湖山間？會不會出現在風四娘眼前？

風四娘更用力去搖船，盡量不去想這些事，卻又偏偏沒法子不想。

她倒真希望沈璧君的鬼魂出現，指點她一條明路。

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幾乎已完全迷失了方向。

在這粼粼的水波上，她已迷失了方向。

一陣風吹過來，她抬起頭，才發現前面的小船，連那一點淡淡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風中隱約還有搖櫓聲傳過來，她正想追過去，忽然發現船下的水波在旋轉。

漩渦中彷彿有股奇異的力量，在牽引著這條船，往另一個方向走。

這條船竟已完全不受她控制。

她本不是那種看見一隻老鼠就會被嚇得大叫起來的女人。

可是現在她卻已幾乎忍不住要大叫起來，只可惜她就算真的叫出來，也沒有人聽得見。

漩渦的力量，越來越大，又像是有隻看不見的手，在拉著這條船。

她只有眼睜睜的坐在那裏，看著這條船被拉入不可知的黑暗中。

她的手已軟了。

忽然間，「砰」的一聲響，小船的船頭，撞在一根柱子上。

前面一座小樓，半面臨水，用幾根很粗的木柱支架在湖濱。

小樓上三面有窗，窗子裏燈火昏黃。

既然有燈，就有人。

是甚麼人？

那股神秘的力量，為甚麼要把風四娘帶到這裏來？

風四娘連想都沒有想，長篙在船頭一點，用盡全身的力量，竄了上去。

只要能離開這條見了鬼的船，她甚麼都不管了。

就算這小樓上有更可怕的妖魔在等著，她也不管了。

不管怎麼樣，能讓兩隻腳平平穩穩的站在實地上，她就已心滿意足。

冷水從鼻子裏灌進去的滋味，她已嘗過一次，她忽然發現無論怎麼樣死法，都比做淹死鬼好。

※※※

小樓後有個窄窄的陽台，欄杆上還擺著幾盆盛開的菊花。

燈光從窗子裏照出來，窗子都是關著的。

風四娘越過欄杆，跳上陽台，才算吐出口氣。

小船還在水裏打著轉，突然「嘩啦啦」一聲響，一個人頭從水裏冒出來，竟是太湖中的第一條好漢「水豹」章橫。

──原來這小子也是他們一路的。

風四娘咬了咬牙，忽然笑了：「我還以為是水鬼在找替身，想不到是你。」

章橫也笑了，雙手扶了扶船舷，人已一躍而上，站在船頭，仰著臉笑道：「我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風四娘居然還記得我。」

風四娘嫣然道：「你知道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風四娘？」

章橫道：「我當然知道。」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道：「這地方是你的家？」

章橫笑道：「這是西湖，不是太湖，我只不過臨時找了這屋子住著。」

風四娘道：「那麼這就是你臨時的家。」

章橫道：「可以這麼樣說。」

風四娘道：「你把我帶到你臨時的家，是不是想要我做你臨時的老婆？」

章橫怔了怔，嘴裏結結巴巴的，竟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他實在想不到風四娘會問出這麼樣一句話來。

風四娘卻還在用眼角瞟著他，又問道：「你說是不是？」

章橫擦了擦臉上的水珠，終於說出了一句：「我不是這意思。」

風四娘又笑了，笑得更甜：「不管你是甚麼意思，這地方總是你的家，你這做主人的為甚麼還不上來招呼客人？」

章橫趕緊道：「我就上來。」

他先把小船繫在柱子上，就壁虎般沿著柱子爬了上去。

風四娘就站在欄杆後面等著他，臉上的笑容比盛開的菊花更美。

看見了她這樣的女人，這樣的微笑，若有人還能不動心的，這個人就一定不是男人。

章橫是個男人。

他不往上看，又忍不住要往上看。

風四娘嫣然道：「想不到你不但水性高，壁虎功也這麼高。」

章橫的人已有點暈了，仰起頭笑道：「我只不過……」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忽然有樣黑黝黝的東西從半空中砸下來，正砸在他的頭頂上。

這下子他真的暈了。

無論誰的腦袋，都不會有花盆硬的，何況風四娘手上已用了十分力。

「噗通」一聲，章橫先掉了下去，又是「噗通」一聲，花盆也掉了下去。

風四娘拍了拍手上的土，冷笑道：「在水裏我雖然是個旱鴨子，可是一到了岸上，我隨時都能讓你變成一個死鴨子。」

※※※

窗戶裏的燈還亮著，卻聽不見人聲。

這地方既然是章橫租來的，章橫既然已經像是個死鴨子般掉在水裏，小樓上當然就不會再有別的人。

雖然一定不會有別人，卻說不定會有很多線索──關於天宗的線索。

章橫當然也是天宗裏的人，否則他為甚麼要在水下將風四娘船引開，不讓她去追蹤？

這就是風四娘在剛才一瞬間所下的判斷，她對自己的判斷覺得很滿意。

門也很窄，外面並沒有上鎖。

風四娘剛想過去推門，門卻忽然從裏面開了，一個人站在門口，看著她，美麗的眼睛顯得既悲傷，又疲倦，烏黑的長髮披散在雙肩，看來就像是秋水中的仙子，月夜裏的幽靈。

「沈璧君。」風四娘叫了起來。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在這裏見到沈璧君。

※※※

沈璧君既不是仙子，也不是幽靈。

她還沒有死，還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活生生的人。

風四娘失聲道：「你……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沈璧君沒有回答這句話，轉過身，走進屋子，屋裏有床有椅，有桌有燈。

她選了個燈光最暗的角落坐下來，她不願讓風四娘看見她哭紅了的眼睛。

風四娘也走了進來，盯著她的臉，好像還想再看清楚些，看看她究竟是人？還是冤魂未散的幽靈。

沈璧君終於勉強笑了笑，道：「我沒有死。」

風四娘也勉強笑了笑，道：「我看得出。」

沈璧君道：「你是不是很奇怪？」

風四娘道：「我……我很高興。」

她真的很高興，她本就在心裏暗暗期望會有奇蹟出現，希望蕭十一郎和沈璧君還有再見的一天。

現在奇蹟果然出現了。

這怎麼會出現的？

沈璧君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居然會有人救了我。」

風四娘道：「是誰救了你？」

沈璧君道：「章橫。」

風四娘幾乎又要叫了起來：「章橫？」

當然是章橫，他在水底下的本事，就好像蕭十一郎在陸地上一樣，甚至有人說他隨時都可以從水底下找到一根針。

找人當然比找針容易得多。

──難怪我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你，原來你已被那水鬼拖走了。

這句話風四娘並沒有說出來，因為沈璧君已接著道：「我相信你一定也見過他的，昨天他也在水月樓上。」

風四娘苦笑道：「我見過他，第一個青衣人忽然失蹤的時候，叫得最起勁的就是他。」

沈璧君道：「他的確是個很熱心的人，先父在世的時候就認得他，還救過他一次，所以他一直都在找機會報恩。」

風四娘道：「他救你真的是為了報恩？」

沈璧君點點頭，道：「他一直對那天發生在水月樓的事覺得懷疑，所以別人都走了後，他還想暗中回來查明究竟。」

風四娘道：「他回來的時候，就是你跳下水的時候？」

沈璧君道：「那時他已在水裏呆了很久，後來我才知道，一天之中，他總有幾個時辰是泡在水裏的，他覺得在水裏遠比在岸上還舒服。」

──他當然寧願泡在水裏，因為一上了岸，他就隨時都可能變成個死鴨子。

這句話風四娘當然也沒有說出來，她已發現沈璧君對這個人印象並不壞。

但她卻還是忍不住問道：「他救了你後，為甚麼不送你回去？」

沈璧君笑了笑，笑得很辛酸：「回去？回到哪裏去？水月樓又不是我的家。」

風四娘道：「可是你……你難道真的不願再見我們？」

沈璧君垂下頭，過了很久，才輕聲道：「我知道你們一定在為我擔心，我……我也在相信著你們，可是我卻寧願讓你們認為我已死了，因為……」她悄悄的擦了擦眼淚：「因為這世界上若是少了我這麼樣一個人，你們反而會活得更好些。」

風四娘也垂下了頭，心裏卻不知是甚麼滋味。

她不想跟沈璧君爭辯，至少現在還不是爭辯這問題的時候。

沈璧君道：「可是章橫還是怕你們擔心，一定要去看看你們，他去了很久。」她嘆息著將剛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他實在是個很熱心的人。」

風四娘更沒法子開口了，現在她當然已明白自己錯怪了章橫。

沈璧君道：「我剛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下子，好像聽見外面有很響的聲音。」

風四娘道：「嗯。」

沈璧君道：「那是甚麼聲音？」

風四娘的臉居然也紅了，正不知該怎麼說才好，外面已有人帶著笑道：「那是一隻死鴨子被旱鴨子打得掉下水的聲音。」

※※※

風四娘一向很少臉紅，可是現在她的臉絕不會比一隻煮熟了的大蝦更紅。

因為章橫已濕淋淋的走進來，身上雖然並沒有少了甚麼東西，卻多了一樣。

多了個又紅又腫的大包。

沈璧君皺眉道：「你頭上為甚麼會腫了一大塊？」

章橫苦笑道：「也不為甚麼，只不過因為有人想比一比。」

沈璧君道：「比甚麼？」

章橫道：「比一比是我的頭硬？還是花盆硬？」

沈璧君看著他頭上的大包，再看看風四娘臉上的表情，眼睛裏居然有了笑意。

她實在已很久很久未曾笑過。

風四娘忽然道：「你猜猜究竟是花盆硬？還是他的頭硬？」

沈璧君道：「是花盆硬。」

風四娘道：「若是花盆硬，為甚麼花盆會被他撞得少了一個角，他頭上反而多了一個角？」

沈璧君終於笑了。

風四娘本來就是想要她笑笑，看著她臉上的笑容，風四娘心裏也有說不出的愉快。

章橫卻忽然嘆了口氣，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風四娘道：「甚麼事？」

章橫苦笑道：「我現在總算才明白，江湖中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把你當做女妖怪。」

風四娘道：「現在我卻還有件事不明白。」

章橫道：「甚麼事？」

風四娘沉下了臉，道：「你為甚麼不讓我去追那條船？」

章橫道：「因為我不想看著你死在水裏。」

風四娘道：「難道我還應該謝謝你？」

章橫道：「你知不知道那船夫和那孩子是怎麼死的？」

風四娘道：「你知道？」

章橫道：「這暗器就是我從他們身上取出來的。」

他說的暗器是根三角形的釘子，比普通的釘子長些，細些，顏色烏黑，看來並不出色。

他剛從身上拿出來，風四娘就已失聲道：「三棱透骨針？」

章橫道：「我知道你一定能認得出的。」

風四娘道：「就算我沒吃過豬肉，至少總還看見過豬走路。」

江湖中不知道這種暗器的人實在不多。

據說天下的暗器，一共有一百七十多種，最可怕的卻只有七種。

三棱透骨針就是最可怕的這七種暗器之一。

章橫道：「這種暗器通常都是用機簧發射，就算在水裏，也能打出去三五丈遠，我們在水底下最怕遇見的，就是這種暗器。」

風四娘道：「我一向很少在水底下，我既不是水鬼，也不是魚。」

章橫道：「若是在水面上，這種暗器遠在七八丈外，也能取人的性命。」

風四娘道：「身上帶著這種暗器的人，就在我追的那條船上？」

章橫點點頭。

風四娘冷笑道：「難道你以為我就怕了這種暗器？若連這幾根釘子都躲不過，我還算甚麼女妖怪？」

她嘴裏雖然一點都不領情，心裏卻也不禁在暗暗感激。

她實在沒有把握能躲過這種暗器。

她也不想被這種暗器打下水裏，再活活的淹死。

無論對甚麼人來說，淹死一次就已夠多了，嘗過那種滋味的人，絕不會還想再試第二次。

跳河也一樣要有勇氣的，跳一次河還活著的人，第二次就很難再鼓起勇氣來。

所以沈璧君還活著。

她垂著頭，坐在那幽暗的角落裏，痴痴的看著自己的腳尖，也不知在想甚麼心事。

剛才的笑容，就好像滿天陰霾中的一縷陽光，現在早已消失。

風四娘走過來，扶著她的肩，道：「你為甚麼不問問我，他在哪裏？」

沈璧君頭垂得更低。

風四娘又道：「這地方雖不錯，你還是不能在這裏呆一輩子的，該走的遲早總是要走，你難道忘了這是誰說的話？」

沈璧君抬起頭，看見了章橫，又垂下頭──女人的心裏要說的話，總是不願讓男人聽見的。

幸好章橫還不是不知趣的男人，忽然道：「你們餓不餓？」

風四娘立刻道：「餓得要命。」

章橫道：「我去找點東西來給你們吃，隨便換身衣服，來回一趟至少也得半個時辰。」

風四娘道：「你慢慢的找，慢慢的換，我們一點也不急。」

章橫笑了，摸著腦袋走了出去，還順手替她們關上了門。

沈璧君這才抬起頭，輕輕道：「他……他在哪裏？為甚麼沒有跟你在一起？」

風四娘也嘆了口氣，正想說她心裏的話，卻聽「砰」的一響，剛關上的門又被撞開，一個人從外面飛了進來，「咚」的一聲，跌在桌子上，桌子碎裂，這個人又從桌上掉下來，躺在地上，兩眼發直，竟是剛出去的章橫。

非但還不到半個時辰，連半盞茶的功夫都不到，他居然就已回來了，他回來得倒真快。

一個人剛才還四平八穩的走出去，怎麼會忽然間就凌空翻著跟斗飛了回來？

難道他竟是被人扔進來的？

「水豹」章橫並不是個麻袋，要把他扔進來並不是件容易事。

風四娘忽然搶前兩步，擋在沈璧君面前，其實她的武功並不比沈璧君高，可是她和沈璧君在一起時，總覺得自己是比較堅強的一個，總是要以保護者自居。

章橫直勾勾的看著她，臉上帶著種無法形容的表情，嘴角突然有鮮血湧出。

血竟不是紅的，是黑的，黑也有很多種，有的黑得很美，有的黑得可怕。

風四娘失聲道：「你怎麼樣了？」

章橫嘴閉得更緊，牙齒咬得吱吱發響，鮮血卻還是不停的湧出來。

就連風四娘都從未見過一個人嘴裏流出這麼多血，死黑色的血。

沈璧君忽然道：「你能不能張開嘴？」

章橫掙扎著，勉強搖了搖頭。

風四娘道：「為甚麼連嘴都張不開？」

章橫想說話，卻說不出，突然大吼一聲，一樣東西彈出來，「叮」的落在地上，赫然竟是一枚三棱透骨針。

風四娘的心沉了下去，慢慢的抬起頭，就看見門外的黑夜中，果然有條黑黝黝的人影，一張臉都在月光下閃閃發著光。

章橫想必是一出去就看見了這個人，剛想叫出來，三棱透骨針已打入他嘴裏，打在他舌頭上。

風四娘握緊雙拳，只覺得嘴裏又乾又苦，章橫的痛苦，竟似也感染到她。

黑衣人忽然道：「你想不想救他的命？」

風四娘只有點點頭。

黑衣人道：「好，先割下他的舌頭，再遲就來不及了。」

風四娘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她也知道要救章橫的命，只有先割下他的舌頭來，免得毒性蔓延。

可是她實在下不了手。

沈璧君忽然咬了咬牙，從章橫腰邊抽出柄尖刀，一抬手，卸下了他的下顎。

章橫慘呼一聲，舌頭伸出，就在這時，刀光一閃，半截烏黑的舌頭隨著刀鋒落下，落在地上，發出了「篤」的一響，他的舌尖竟已僵硬，他的人已暈過去。

沈璧君慢慢的站起來，慢慢的將手中尖刀拋下，冷汗已流滿她蒼白美麗的臉。

風四娘吃驚的看著她，道：「你……你竟能下得了手。」

沈璧君道：「我不能不下手，因為我不能看著他死。」

風四娘沉默，她忽然發現她們兩個人中真正比較軟弱的一個人，也許並不是沈璧君。

有些人的外表雖柔弱，可是到了緊要關頭，卻往往會做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

黑衣人一直在冷冷的看著她們，冷冷道：「現在你們已可跟我走了。」

風四娘道：「跟你走？你是甚麼人？」

黑衣人道：「你應該知道我是甚麼人。」

風四娘道：「你就是天孫？真的天孫？」

黑衣人道：「無相天孫，身外化身，真即是假，假即是真。」

風四娘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黑衣人道：「風四娘。」

風四娘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誰，又看過我的臉，至少也該讓我看看你。」

黑衣人道：「你遲早總看得到的。」

風四娘道：「你先讓我看看，我才跟你走。」

黑衣人道：「否則呢？」

風四娘道：「你不肯答應我的事，我當然也不肯答應你。」

黑衣人道：「你真的不走？」

風四娘笑道：「你要我走，我就偏偏要坐在這裏，看你怎麼樣？」

她居然真的坐下去，就好像孩子們在跟大人撒嬌似的。

她用這法子對付過很多男人，每次都很有效，很少有男人會板起臉來對付一個正在撒嬌的女孩子。

黑衣人卻是例外，冷笑道：「你要看看我能把你怎麼樣？」

風四娘道：「嗯。」

黑衣人道：「好，你看著吧。」

他冷笑著走進來，一走進燈光中，他的臉亮得更可怕，一雙手也亮得可怕。

無論誰只要多看他兩眼，眼睛都一定會發光，你若連看都沒法子看他，又怎麼能跟他交手？

風四娘終於忍不住跳起來，大聲道：「你敢對我無禮？」

黑衣人冷冷道：「我不但要對你無禮，而且還要很無禮。」

風四娘沉下了臉，道：「你們這四個真真假假的天孫中，剛才是不是有一個上了水月樓？」

黑衣人道：「嗯。」

風四娘道：「你知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

黑衣人道：「死了。」

風四娘道：「你知不知道他怎麼死的？」

黑衣人搖搖頭。

風四娘道：「他是嚇死的。」她冷笑著又道：「你看見過被嚇死的人沒有？我可以保證，一個人無論怎麼樣死法，都沒有嚇死的可怕。」

黑衣人道：「哦？」

風四娘道：「你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樣被嚇死的？」

黑衣人又搖搖頭。

風四娘道：「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竟連一招都招架不住，我們一出手，他就已倒下。」

她說得活靈活現，令人無法不信──風四娘不但會撒嬌，嚇人的本事也是蠻不錯的。

只可惜她還是看不出黑衣人是不是已被她嚇住，又問道：「你的武功比他怎麼樣？」

黑衣人道：「差不多。」

風四娘冷冷道：「這裏雖不是水月樓，可是你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要你立斃掌下。」

黑衣人道：「真的？」

風四娘道：「當然是真的。」

黑衣人道：「只要我再往前一步，我就必死無疑？」

風四娘道：「不錯。」

黑衣人就向前走了一步。

風四娘只覺得胃裏又在收縮，她知道現在已到了非出手不可的時候，她回頭看了沈璧君，沈璧君也在看著她，兩個人突然一起出手，向黑衣人撲了過去，她們並不是那種弱不禁風的女人。

事實上，她們的武功，在江湖中都可以算是一流的好手，這黑衣人的武功既然跟死在水月樓上的那個人差不多，那個人既然連蕭十一郎和連城璧的一招都架不住，那麼她們的機會也就不會太少。

風四娘只希望能在半招之內，先搶得先機，十招之內，將這人擊倒。

她衝過去，雙掌翻飛如蝴蝶，先以虛招誘出對方的破綻。

她武功走的本是昔年南海觀音一路，招式繁複，變化奇詭，姿態也很美妙。

這一招「花雨繽紛，蝴蝶雙飛」，正是她武功中的精招，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虛實實，令人不可捉摸，誰知她一招剛出手，突然覺得自己眼前彷彿也有滿天花雨繽紛，手腕忽然間已被捉住，一根冰冷堅硬的手指，已點在她後腦玉枕穴上。

她並沒有立刻暈過去，在這一瞬間，她又想起了蕭十一郎。

直到現在，她才知道自己的武功和蕭十一郎距離有多麼遠。

他們兩個人現在距離得豈非也同樣遙遠？

「蕭十一郎，你在哪裏？」她在大叫，卻一點聲音都沒有叫出來。

滿天繽紛的花雨已不見了，她的眼前已只有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

西湖北岸有寶石山，寶石山巔有寶俶塔，寶俶塔下有來鳳亭。

蕭十一郎就在這裏。

# 第三十二回 龍潭虎穴

一葉輕舟乘著滿湖夜色，沿著蘇堤向北，穿過西泠橋，泊在寶石山下。

這一段路程並不近，輕舟搖得並不慢，但蕭十一郎卻還是一路追了過去。

岸上早已有一頂軟兜小轎在等著。

黑衣人棄舟登岸，就上了小轎，挑燈的童子緊隨在轎後，船家長篙一點，輕舟又遠遠的飄了出去。

抬轎的兩個人黑緞寬帶紮腰，溜尖灑鞋，倒趕千層浪裹腿，頭戴斗笠，卻精赤著上身，露出了一身古銅色的肌肉。

山路雖難行，可是他們卻如履平地。

轎子並不輕，可是在他們手裏，卻輕若無物。

蕭十一郎忽然發現這兩個轎夫的腳下功夫，已不在一些成名的江湖豪傑之下。

天宗裏果然是藏龍臥虎，高手如雲。

小轎沿著山路向上登臨，月光正照在山巔的寶俶塔上。

蕭十一郎沒有睡，沒有吃，又划了將近一個時辰的水，本來已應該覺得很累。

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應該有支持不住的時候。

蕭十一郎沒有。

他血液裏彷彿總是有股奇異的力量在支持著他，他自己若不願倒下去，就沒有人能讓他倒下去。

在月下看來，娟娟獨立在山巔的寶俶塔，更顯得秀麗天成，卻偏偏是實心的，無路登臨。

「錢王俶入朝，久留京師，百姓思念，建塔祈福。」

這就是寶俶塔的來歷。

塔前有亭翼然，亭子裏彷彿有個朦朧人影，卻偏偏又被月光下的塔影遮住，遠遠看過去，亭子裏好像有個人，又好像沒有。

赤腰大漢一路將小轎抬上來，月明星稀，天地無聲。

夜雖更深，卻已不長了。

蕭十一郎也跟了上來，青衣童子手裏挑著的這盞燈籠，就像是在為他帶路的標誌似的。

難道天宗在寶石山巔也有個秘密的分堂？

※※※

抬轎的大漢健步如飛，挑燈的童子居然也能緊隨在後。

天地間還是靜寂無聲，可是童子手裏的白紙燈籠，卻忽然熄滅。

轎夫忍不住停身回頭，只見青衣童子一雙手還是將這已滅了的燈籠高高挑起，動也不動的站著。

黑衣人道：「看看是不是蠟燭燃盡了？」

語聲尖細，竟像是女人的聲音。

黑衣人又道：「快拿根蠟燭點起燈來。」

她一連說了兩句話，青衣童子卻連一點反應也沒有，還是動也不動的站著。

後面的轎夫道：「這孩子莫非站在那裏也能睡著？我去看看。」

兩個人一起放下轎子，一個轎夫轉身走到童子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道：「你……」

這個字剛說出，聲音突然停頓，就像是突然被人塞了樣東西在嘴裏。

挑燈的童子怔在那裏，這轎夫似也怔住。

前面的轎夫道：「你們兩個是怎麼回事？難道都睡著了？」

童子沒有反應，轎夫也沒有反應，一雙手還搭在童子肩上。

兩個人全都動也不動的站著，就像是變成了兩個木頭人。

前面的轎夫搖了搖頭，也走過來，剛走到他們兩人面前，就像是忽然中了甚麼可怕的魔法一樣，整個人也僵住。

三個人就像是全都被一種神秘的魔法變成了木頭人，看來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蕭十一郎遠遠的看來，也不禁覺得很詫異，很吃驚，就連他都沒有看出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這山巔有個專門喜歡捉弄世人的魔神，總喜歡在這種淒迷的月夜裏，將凡人變作呆子？

蕭十一郎身上本就濕淋淋的，此刻竟不由自主打了個冷戰。

黑衣人卻還是端坐在轎上，紋風不動。

難道他中了魔法？

蕭十一郎正忍不住想過去看看，黑衣人忽然冷冷道：「好！好手法，隔空點穴，米粒傷人，像這樣的絕代高手，為甚麼躲著不敢見人？」

這次她說的話長了，聽來更像是女人的聲音，只不過故意壓低了嗓子而已。

難道天宗的宗主竟是個女人？

她是在對誰說話？

突聽來鳳亭裏一個人冷冷道：「我一直在這裏，你看不見？」

一個人從黑暗中走入月光下，麻衣白襪，手裏的白布幡在風中飛舞，隱約還可以看出上面有八個字。

「上洞蒼冥；下澈九幽。」

這人赫然竟是那行蹤詭秘，武功高絕的賣卜瞎子。

※※※

這瞎子怎麼會忽然又在這裏出現了？

難道他真的是那個已練成「九轉還童，無相神功」的逍遙侯天之子？

他為甚麼要在這裏等著這黑衣人？

看見他忽然出現，黑衣人的身子也似已突然僵硬，過了很久，才吐出口氣，道：「是你！」

瞎子冷冷道：「你還認得我？」

黑衣人終於走下轎子，背負著雙手，走上來鳳亭，才沉聲道：「你也認得我？」

瞎子冷冷道：「我若不認得你，誰認得你？」

黑衣人嘆了口氣，道：「不錯，你若不認得我，誰認得我？」

瞎子道：「現在我既已來了，你說應該怎麼辦？」

黑衣人道：「是你的，我就該還給你。」

瞎子道：「莫忘記連你這條命也是我的。」

黑衣人又嘆道：「我沒有忘，我也不會忘。」

瞎子道：「我一手創立了天宗，你……」

黑衣人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你怎麼知道我在天宗？」

瞎子道：「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天宗的秘密？」

黑衣人垂下了頭，不再說話。

可是他們已經說了很多話，夜深人靜，山高風冷，蕭十一郎每句都聽得很清楚。

每句話裏，顯然都隱藏著很多秘密。

極可怕的秘密。

蕭十一郎越聽越覺得可怕，只覺得心底發冷，一直冷到腳底。

黑衣人忽然又道：「你……你真的一定要我死？」

瞎子道：「我已死過一次，這次該輪到你了。」

黑衣人黯然道：「我又何嘗不是已死過一次，你又何必逼我……」

他突然出手，灑出了一片寒光，他的人圍著這六角亭的柱子轉了兩轉，竟忽然不見了。

瞎子凌空翻身，躲過了他的暗器，厲聲道：「你竟敢暗算我？你……」

亭子裏已只剩下一個人，他卻還在厲聲呼喝，破口大罵，當然沒有人回應。

一陣風吹過，瞎子突然閉口，終於發現黑衣人走了。

他孤零零的一個人站在黑暗中，顯得又可憐，又可怕，忽又仰首狂笑，道：「莫忘記天宗三十六處分堂都是我一手創立的，你還能逃到哪裏去？」

笑聲淒厲，他的人也圍著柱子轉了兩轉，也忽然不見了。

風更冷，星更稀。

轎夫和童子還是木頭人般站在月光下，三個人的臉都已扭曲變形，眼珠凸出，張大了嘴，彷彿在呼喊卻又聽不見聲音。

蕭十一郎伸手拍了拍童子的肩，童子倒在一個轎夫身上，這轎夫又倒在另一個轎夫身上，三個人全都直挺挺的倒下去，全身早已冰冷僵硬，竟似先被人以毒針隔空點住穴道，就立刻毒發而死。

這種暗器手法的可怕，實在已令人不可思議。

那瞎子和黑衣人居然會平空不見，更令人不可思議。

蕭十一郎走上來鳳亭，站在黑衣人剛才站著的地方，忽然大喝一聲，反手拔刀。

刀光厲電般飛出，刀風呼嘯飛過，「喀嚓」一聲響，六角亭裏的六根柱子，竟已砍斷了三根。

亭子「嘩啦啦」倒塌了半截，三根柱子中，果然有一根是空的，下面就是地道。

這機關地道建造得非常巧妙，若是不懂得其中巧妙，就算找三天三夜，也未必能找得出。

蕭十一郎根本沒有找，他用了種最簡單，最直接的法子。

他用了他的刀。

天上地下，還有甚麼別的力量，能比得上蕭十一郎的出手一刀？

地道裏潮濕陰暗，陽光永遠照不到這裏，風也永遠吹不到這裏。

從月光如水的山巔突然走下來，就像是一步走入了墳墓，又像是一跤跌入了地獄。

蕭十一郎走了下去。

只要能找出這秘密的答案，他寧願下地獄。

沿著曲折的地道走進去，前面更黑暗，看不見一點光亮，也看不見一個人影，盡頭處石壁崢嶸，用手撫摸一遍，彷彿可以分辨出是尊巨大的石佛。

人呢？

那黑衣人和瞎子難道已被躲在黑暗中的鬼魂妖魔吞噬？

蕭十一郎閉起眼睛，深深呼吸，再張開來，已可隱約辨出石佛的面目。

他本就有雙發亮的眼睛，也可以看見很多別人看不見的事。

巨大的石佛好像也在頭上面看著他，低首垂眉，神情肅然。也不知是在為他的冒瀆而嗔怒，還是在為他的遭遇而悲苦。

──你若當真有靈，為甚麼不指點他一條明路？卻只有呆子般坐在這裏，任憑世人在你眼下為非作惡？

──世上豈非正有很多人都像這尊石佛一樣，總是在袖手旁觀，裝聾作啞？

蕭十一郎看著他，冷笑道：「看來你也只不過是塊頑石而已，憑甚麼要我尊敬你？」

石佛還是安安靜靜的坐著。

他已不知在這裏坐了多久，從來也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破壞了他的安寧。

蕭十一郎又握緊了刀：「這世上每個人的生命中都充滿了災禍和不幸，每個人都難免受苦受難，你為甚麼要例外？」

他心裏忽然覺得有種不可遏制的悲憤，忍不住又拔出了他的刀。

他要用他的刀來砍盡天下的不幸。

刀光一閃，火星四濺，這一刀正砍在石佛寬大的胸膛上。

黑暗中忽然響起了一聲輕微的呻吟。

地道裏沒有別的人，呻吟聲難道是這石佛發出來的？

難道這塊裝聾作啞的頑石，終於也同樣能感覺別人的痛苦？

蕭十一郎拔起了他的刀，掌心已有了冷汗。

刀鋒入石，拔出來就有了條裂痕。

蕭十一郎刀出手，無論砍在甚麼地方，都同樣會留下致命的傷口。

這傷口裏流出來的卻不是血，而是淡淡的金光。

又是一聲呻吟。

呻吟聲也正是從這傷口裏傳出來的。

蕭十一郎眼睛裏立刻也發出了光，再次揮刀，不停的揮刀。

碎石四下飛濺，光越來越亮了，照在石佛冷漠嚴肅的臉上，這張臉彷彿也忽然有了表情，看來就彷彿是在微笑。

他的胸膛雖然已碎裂，但卻終於為蕭十一郎指點出一條明路。

他犧牲了自己，卻照亮了別人，所以他本來縱然只不過是塊頑石，現在也已變成了仙佛。

閃動的燈光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黃金般輝煌。

這輝煌的金光正是從石佛碎裂的胸膛中發出來的，有燈的地方，就一定有人。

是甚麼人？

蕭十一郎鑽了進去，進入了這墳墓中的墳墓，地獄中的地獄。

燈在石壁上，人在金燈下。

燈光溫暖柔和，人卻在冰冷僵硬。

那瞎子的屍體蜷曲著，彷彿小了些，一柄銀刀刺在他心中，刀鋒已被他自己拔出來，還在流著血。

他的血也是鮮紅的。

鬆開他的手指，拿起銀刀，鮮血就在他掌心，慢慢的從掌紋間流過，流出一個鮮紅的「天」字。

天之驕子，受命於天。

這瞎子果然就是逍遙侯哥舒天。

他沒有死在殺人崖下的萬丈絕谷中，卻死在這陰暗的秘谷裏。

他的另一隻手，還緊緊握住黑衣人的手。

黑衣人的手也已僵硬，臉上的面具，卻還在燈光下閃閃發光。

揭起這面具，就可以看見一張蒼白美麗的臉，一雙凸出的眼睛彷彿還在凝視著蕭十一郎，眼睛裏帶著種誰也無法瞭解的表情，也不知是憤怒？還是恐懼？還是悲傷？

冰冰！

天宗的第二代主人，竟赫然真的是冰冰。

發亮的面具跌落在地上，蕭十一郎掌心已沁出了冷汗。

遠比血更冷的冷汗。

──半個月前，也許連蕭十一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到水月樓去，怎麼會有人洩露了他的行跡？

因為他們的行程，本就是冰冰安排的。

──天宗的叛徒，怎麼會全都死在蕭十一郎手裏？

因為那些人本是冰冰要他殺的。

除了天之子外，本就只有冰冰一個人知道天宗的秘密。

她利用蕭十一郎，殺了那些不服從她的人，她利用蕭十一郎做幌子，引開別人的注意力，好在暗中進行她的陰謀。

等到蕭十一郎已不再有利用價值，她就慢慢的溜走，再要連城璧將他也殺了，斬草除根。

她的計劃不但周密，而且有效。

但是她也想不到逍遙侯居然還活著，居然能找到了她。

現在這兄妹兩人都已死在對方手裏，他們之間的恩怨仇恨，已全都隨著他們的生命消逝，所有的秘密也全都有了答案。

仔細想一想，這本就是唯一合理的答案。

這樣的結局，也正是唯一的結局，還有誰會認為不滿意？

也許只有蕭十一郎。

他痴痴的站在他們面前，臉上也帶著種誰都無法解釋的表情。

他心裏在想些甚麼？

※※※

死人的手，還是緊握著的。

難道這兄妹兩人在臨死前終於已互相瞭解，瞭解他們本是同一類的人。

扳開他們的手，才可以看出他們兩隻手都緊握在一根從石壁裏伸出的鐵棍上。

蕭十一郎扳開了他們的手，鐵棍突然彈起，只聽「格」的一響，一面千斤鐵閘無聲無息的滑下來，隔斷了這秘密的出口。

那無疑也是唯一的出口。

這兄妹兩人死了之後，還要找個人來陪他們死，為他們殉葬。

他們是不是早已知道這個人一定是蕭十一郎？

所有的恩怨都已結束，所有的秘密都已揭破，所有的仇恨、愛情、友誼，都已變成了一片虛空，生命中還有甚麼值得留戀的？

蕭十一郎倚著石壁坐下來，石壁冰冷，火光漸漸黯淡。

他心裏就像是一片空白，既然沒有悲哀憤怒，也沒有恐懼。

現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死。

對他說來，死已不再是件可怕的事，更不值得悲哀憤怒。

也不知過了多久，燈終於滅了，天地間就只剩下一片黑暗。

黑暗又怎麼樣？

連死都算不了甚麼，何況黑暗？

蕭十一郎忽然想笑，大笑，笑完了再哭，哭完了再叫，大叫，但他卻只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

他覺得很疲倦，疲倦極了。

他愛過人，也被愛過。

無論是愛？還是被愛？他們擁有的愛情都同樣真實而偉大。

他忍受過屈辱，也享受過榮耀，無論誰能夠像他這麼樣過一生，都已應該很滿足。

只可惜現在還沒有到他死的時候。

忽然間，上面傳來了一陣呼叫聲，一線陽光忽然照了下來，照在他身上。

他可以感覺到陽光的溫暖，也可以聽見上面有人在大聲呼喚：「蕭十一郎，蕭十一郎還活著。」

接著就有人跳下來，抬起了他，他甚至知道其中有個人是連城璧。

但他卻連眼睛都沒有睜開，一種比黑暗更可怕的壓力，已重重的壓住了他，就壓在他胸口。

他只覺得非常疲倦，疲倦極了……

※※※

可是，黑暗忽然又離他遠去，他忽然又能呼吸到清新芬芳的空氣，就像是他少年時在山林裏，在原野中呼吸到空氣一樣。

現在他已不再是少年，這裏也不是空曠的原野山林。

附近有很多人正在議論紛紛，他聽不清他們在說甚麼，卻可聽到每個人說的每句話裏，都有蕭十一郎的名字。

忽然間，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壓過了所有的人，他也看不見這個人，卻聽出這個人的聲音。

又是連城璧。

他的聲音緩慢，清晰而有力：「各位現在想必已知道，蕭十一郎也是被人陷害了，陷害他的人，就是昔年逍遙侯的嫡親妹妹哥舒冰，也就天宗的第二代主人，在下和蕭十一郎之間，雖然恩怨糾纏已久，可是現在都已成為過去，往事不堪回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只希望……」

蕭十一郎沒有再聽下去，他只想永遠的離開這裏，離開所有的人，他已不願再面對這些了不起的英雄好漢。

他忽然跳起來，走到連城璧面前，道：「你救了我，我欠你一條命。」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

要活下去雖然並不是件容易事，但他卻發誓一定要活下去。

因為他欠人一條命。

※※※

蕭十一郎從來也不欠別人，無論甚麼樣的債，他都一定要還債。

日落西山。

西泠橋下的水更冷了，蘇小小墓上的秋草也已枯黃，明月卻猶未升起。

水月樓船是不是還留在長堤外？風四娘是不是還在等著他？

一葉輕舟，蕩向長堤，蕭十一郎就在輕舟上。

不管他是死是活，是留是走，他總不能就這麼忘記風四娘。

夜色還未臨，水月樓上也有了燈光，彷彿還有人在曼聲低唱。

輕舟還未蕩過去，船頭已有人在叱喝：「蕭公子在此宴客，閒雜人等走遠些。」

蕭十一郎道：「又有個蕭公子在這裏宴客？是哪個蕭公子？」

船頭的大漢傲然道：「當然就是俠名滿天下的蕭十二郎。」

蕭十一郎笑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笑出來的，可是他的確在笑，大笑。

笑聲驚動了船艙中的人，一個人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了出去，少年英俊，服飾華麗，果然正是蕭十二郎。

他看見了蕭十一郎，臉上立刻也露出笑容，顯得熱情而有禮，道：「你果然來了。」

蕭十一郎道：「你知道我會來？」

蕭十二郎道：「有個人留了封信在這裏，要我轉交給你。」

蕭十一郎道：「是甚麼人留下的信？」

蕭十二郎道：「是個送信的人。」

這回答很妙，他的表情卻很誠懇，恭恭敬敬的交了這封信給蕭十一郎。

信封是嶄新的，信紙卻已很陳舊，彷彿已揉成一團，再展開鋪平，整整齊齊的疊起來。

「我走了。我一定壓麻了你的手，可是等你醒來時，手就一定不會再麻的。他們要找的只是我一個人，你不必去，也不能去。你以後就算不能再見到我，也一定很快就會聽見我的消息。」

蕭十一郎的心又沉了下去。

他認得這封信，因為這封信本是他留給風四娘的，他想不到風四娘會將這封信珍藏起來，更想不到她會將這封信交還給他。

可是他明白她的意思，他留下這封信時，豈非也正是準備去死的。

死，就是她唯一要留給他的消息。

「我不能死，我還欠人一條命。」

蕭十一郎鬆開手，信落下，落在湖中，隨著水波流走，就像是朵落花。

花已落了，生命中的春天也已逝去，剩下的還有甚麼？

蕭十二郎看著他，忽然道：「晚輩本想請蕭大俠上來喝杯酒的。」

蕭十一郎道：「你為甚麼不請？」

蕭十二郎微笑道：「晚輩不敢請，也不配。」他笑得還是那麼熱情，那麼有禮，躬身道：「蕭大俠，若是沒有別的吩咐，晚輩就告辭了。」

蕭十一郎看著他轉身走入船艙，又想笑，卻已笑不出。

輕舟上的船家忽然拍了拍他的肩，道：「人家既不想請你喝酒，你站在這裏也沒有用，還是走吧。」

蕭十一郎慢慢的點了點頭，道：「該走的，總是要走的。」

船家看著他，道：「你是不是真的想喝酒？」

蕭十一郎道：「是。」

船家道：「你身上有多少銀子？」

蕭十一郎的手伸進懷裏，又掏出來。

手還是空的。

他忽然發現自己囊空如洗。

船家卻笑了，道：「原來你也是個酒鬼，酒鬼本就沒有一個不窮的，看來我這趟船又白跑了。」他手裏長篙一點，輕舟蕩入湖心道：「你若肯等我半個時辰，再做趟生意，我請你喝酒去。」

蕭十一郎道：「我等你。」

他在船梢坐下來，痴痴的看著遠方，遠方煙水朦朧，夜色已漸深。

西湖的夜色還是同樣美麗，只可惜今夕已非昨天。

夜市初開，長街上正是最熱鬧的時候，兩旁店舖裏都點亮了燈，燈光照著鮮豔的綢緞，發光的瓷器，精巧美味的糕點，也照亮了人們的笑臉。

船家已換了身乾淨的衣裳，大步在前面走著，顯得生氣勃勃，興高采烈。

他身上帶的錢也許還不夠去買一醉，可是看起來，這世界好像完全都屬於他的。

因為他已度過了辛苦的一天，現在已到了他亮相的時候。

他拍著蕭十一郎的肩，悄悄道：「這條街上的酒都貴得很，我們千萬不能進去，可是我每天都要到這裏來看看，無論看多久都不要錢的。」

他笑得更愉快，因為他至少可以到這裏來隨便看看。

只要能看看，他就已很滿足。

一個人對生命的看法若能像他這樣，那麼世上還有甚麼值得悲傷埋怨的事。

蕭十一郎忽然覺得自己實在連這船家都比不上。

他實在沒有這麼豁達的心胸。

前面有個錢莊，恒生錢莊。

蕭十一郎忽然停下腳步，道：「你在這裏等一等。」

船家道：「你呢？」

蕭十一郎道：「我……我進去看看。」

船家笑道：「錢莊裏可沒甚麼好看的，包子的肉不在折上，銀莊裏的錢我們也看不見。」但他卻還是跟著蕭十一郎走進去：「不管怎麼樣，能進去看看也不錯。」

掌櫃的雖然剛入中年，頭髮卻已花白，看著這兩人走進來，雖然顯得很驚訝，態度卻還是很有禮：「兩位有何見教？」

蕭十一郎道：「我在這裏好像還有個帳戶。」

掌櫃的上上下下看了他兩眼，勉強笑道：「閣下沒有記錯？」

蕭十一郎道：「沒有。」

掌櫃的道：「尊姓？」

蕭十一郎道：「姓蕭，蕭十一郎。」

掌櫃的展顏道：「原來是蕭大爺，不錯，蕭大爺在敝號當然有帳戶。」

蕭十一郎道：「你能不能看看我賬上還有多少銀子，我想提走。」

掌櫃的笑道：「本來敝號是憑票提錢，但是蕭大爺卻可以例外。」他笑得很奇怪，慢慢的接著道：「因為蕭大爺的賬，我們剛結過。」

蕭十一郎道：「賬上還有沒有錢存著？」

掌櫃的道：「有，當然有。」他小心翼翼的打開後面的錢櫃，拿出了一枚銅錢，輕輕的放在桌上，微笑道：「蕭大俠賬上的剩餘，已只有這麼多。」

蕭十一郎沒有動，沒有開口，不管怎麼樣，這枚銅錢至少是嶄新的，在燈下看來，亮得就像是金子一樣。

掌櫃的道：「蕭大爺是不是還想看看細賬？」

蕭十一郎搖搖頭。

掌櫃的道：「蕭大爺若還想把這文錢存在敝號，敝號也一樣歡迎。」

蕭十一郎忽然回頭，問道：「一文錢能買些甚麼？」

船家眨了眨眼睛，道：「還可以買一大包花生。」

蕭十一郎用兩根手指，小心翼翼的拈起這枚銅錢，居然也笑了笑，道：「花生正好下酒，這文錢我當然要拿走。」

船家笑道：「一點也不錯，一文錢雖不多，總比一文也沒有好。」

他們大笑著走出去，掌櫃的卻在輕輕嘆息。

他想不通這個人還有甚麼值得開心的，因為他知道這個人已在一夜間由富可敵國的富翁，變成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

他知道，因為他的確剛查過這個人的賬簿。

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發財發得這麼快的人，也從未見過窮得這麼快的。

# 第三十三回 俠義無雙

劍的形式，精緻而古雅。

古雅的劍身上，刻著四個古雅的字：「俠義無雙。」

黃金鑄成的劍，當然不是用來殺人的。

那只不過代表人們對連城璧莊主的一份敬意。

這柄劍的價值，當然也不是黃金的本身，而是上面那四個字。

俠義，已經世不多見了，更何況「俠義無雙」。

在人們心目中，這四個字，也只有無垢山莊的連莊主足以當之無愧。

※※※

夜已深。

鑼鼓聲和喧嘩聲漸漸遠了。

人也散了。

廳上只剩下連城璧一個人，一盞燈。

他似乎已有些累，又好像對剛才的熱鬧感到有些厭倦。

他微閉著眼睛，正用手指慢慢的撫摸著劍身上那四個字。

他的手很輕，就像撫摸著情人的胴體。

「俠義無雙！」

他笑了。

但笑容裏並沒有絲毫興奮或喜悅，而且帶著種譏誚和不屑。

夜風透窗，已有寒意。

連城璧撫摸劍身的手指突然停止，臉上的笑容也突然消失。

但他的語氣仍很平靜，緩緩道：「是誰站在花園裏？」

外面應道：「趙伯奇。」

連城璧點點頭，道：「進來。」

趙伯奇從花叢陰影裏走了出來，腳步很輕，很慢，神情謹慎而恭敬。

他，原來就是把蕭十一郎丟在酒館裏的船家趙大。

※※※

燈光照在金劍上，光華映滿大廳。

趙伯奇自然已看見那柄金劍，但他卻低著頭，裝作沒有看見。

連城璧喃喃道：「這是地方父老們的一番厚愛，我本來不敢接受，怎奈盛情難卻。」

趙伯奇忙道：「應該的，若非莊主的英名遠播，威鎮四方，百姓們怎能安居樂業，這小小的一點敬意實在是應該的。」

他說這話，就好像他自己就是地方上的父老，這柄劍本就是他奉獻給無垢山莊的一樣。

連城璧笑了笑，道：「其實，我也只是個很平凡的人，那兒當得起『俠義無雙』四個字。」

趙伯奇本想再說幾句動聽的話，喉嚨卻像被甚麼東西堵塞住，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因為他發現連城璧森冷的目光，正在凝視著他。

趙伯奇心裏一陣寒，急忙從貼身衣服裏取出一個長形的布包，雙手捧到連城璧面前。

包裏是一柄刀，一柄名聞天下的刀。

割鹿刀。

※※※

刀已出鞘。冷冷的刀鋒，照著連城璧冷冷的臉。

冷冷的目光，在刀鋒上緩緩移動。

漸漸的，冷臉終於綻開了一絲暖意。

連城璧又笑了。

這一次，他的笑容裏不再含有譏誚和不屑，而是充滿了得意與滿足。

但笑容只在嘴角輕輕一閃，忽又消失。

連城璧的目光由刀鋒移到趙伯奇臉上，道：「這柄刀怎麼到了你的手裏？」

趙伯奇道：「是我用幾壺酒和一包花生換來的。」

連城璧道：「哦？」

趙伯奇道：「而且是幾壺最劣的酒，一包最便宜的花生，莊主一定想不到，名聞天下的寶刀，就只值這點代價。」

連城璧的確有些意外。

趙伯奇得意的道：「莊主一定更想不到，蕭十一郎要我去典當這柄刀，目的也不過想再換幾壺劣酒和一包花生而已，名滿天下的蕭十一郎，如今已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以後武林中再也不會有蕭十一郎這個名字了。」

連城璧道：「這倒的確使人想不到。」

趙伯奇笑道：「一個人若是終日只知道喝酒，無論名氣有多響亮，總會毀在酒杯裏。」

連城璧點點頭，道：「不錯。」

趙伯奇道：「所以，他已經不配使用這柄刀了，當今世上唯一配使用這柄刀的人，只有莊主。」

連城璧道：「哦？」

趙伯奇道：「現在就算叫蕭十一郎用這柄刀去割草，相信他也割不斷了。」

連城璧道：「割鹿刀本就不是用來割草的，它的唯一用處，就是殺人。」

趙伯奇怔了怔，道：「殺人？」

連城璧道：「不錯，殺人，尤其是自作聰明的人。」

刀光一閃，已掠過趙伯奇的脖子。

人頭應刀落地，趙伯奇臉上的神情仍然未變。

那是怔忡和錯愕交織成的神情，他死也不明白，連城璧會突然向他出手。

刀鋒一片晶瑩，滴血不沾。

連城璧用手輕撫著刀鋒，似欣賞，又似愛惜，低聲道：「好刀，果然是好刀。」突然抬起頭，提高聲音道：「來人！」

兩名青衣壯漢應聲而入。

連城璧已將割鹿刀放回布包中，道：「快馬追蕭十二郎，要他把這柄刀當面送還給蕭十一郎，並且告訴他，世上只有蕭十一郎，才配用割鹿刀。」

兩名壯漢互望了一眼，似乎有些驚訝，卻沒有問原因，接過布包，退了出去。

直到離開了大廳，其中一個才忍不住輕嘆了口氣，道：「蕭十一郎能交到像我們莊主這種朋友，也算沒有白活一生了。」

另一個立刻附議道：「莊主對蕭十一郎，的確已是仁至義盡……」

※※※

人活在世上，有得意的時候，當然也總有不如意的時候。

所以，人就發明了酒。

酒是人類的朋友，尤其失意的人。

失意的人喝酒，是為了借酒澆愁。

得意的人也喝酒，是為了表示人生得意須盡歡。

於是，賣酒的地方永遠不怕沒有主顧。

蕭十一郎雖然也喝酒，卻不是主顧。

因為主顧都是花錢買酒喝，蕭十一郎卻沒有錢。

沒有錢，有願意請客的朋友也行。

蕭十一郎也沒有請客的朋友。

別說請客的朋友，連不請客的朋友也沒有。

既沒錢，又沒朋友，酒卻照喝不誤，而且，不喝到爛醉，絕不停止。

他已經不是喜愛酒的滋味，倒好像跟酒有仇，非把天下的酒全喝進肚子裏，就覺得心有不甘。

天下的酒豈是喝得完的？

因此，蕭十一郎日日都在醉鄉中。

※※※

附近數十里以內，只要是賣酒的地方，蕭十一郎都喝遍了。

每一處地方，他都只能喝一次，結果，不是被揍得鼻青臉腫，就是被人像提野狗似的摔了出來。

他非僅一文不名，而且身無長物，連最後一件破衣服都被酒店夥計剝下來過，幸虧那夥計嫌它又破又髒，皺了皺眉頭，又擲還給他。

蕭十一郎就穿著那件破衣失蹤了。

沒有人看見他再在賣酒的地方出現。

在人們心中，他已經是一個小小的泡沫，誰也不會去關心。

只有蕭十二郎在關心。

以前，只有賣酒的地方，就能找到蕭十一郎，現在連賣酒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了。

蕭十二郎絕不相信他能離開酒，但搜遍大小酒樓酒舖，甚至釀酒的酒房，都沒有蕭十一郎的人影。

酒鬼離開酒，就像魚離開水，怎麼活下去呢？

蕭十二郎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

就在這無所適從的時候，一陣咒罵聲和喧嘩聲從「鴻賓酒樓」傳了出來。

※※※

「鴻賓酒樓」是當地最豪華的酒家，光顧的食客，都是地方上最有錢，最有名堂的仕紳富商，當然不可能這樣喧嘩，更不可能有咒罵的聲音。

酒樓門口圍著一大堆看熱鬧的人，正在議論紛紛。

兩個衣履整潔的夥計，架著一個酒氣醺天的醉漢由店中出來，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將那醉漢痛毆起來。

邊揍邊罵道：「他媽的，今天可叫老子們逮住了，你躲在窖子裏偷喝酒，卻害老子們替你揹黑鍋，非揍死你這個王八蛋不可。」

有那好心的人勸道：「別打了，瞧他已經醉成這樣，也怪可憐的。」

夥計道：「可憐？誰可憐我們？這小子在店裏酒窖中躲了兩天，整整偷喝了四大罈酒，老闆怪我們偷的，要扣工錢，這也罷了，這小子偏偏又在空罈子裏加水，害我們又挨客人責罵，險些連飯碗都砸了，是他存心不讓我們過日子，不揍他揍誰？」

醉漢兩隻手緊緊抱著頭，任憑打罵，也不開口。

人叢中有人大聲道：「好了，蕭大俠來了，請蕭大俠作主，該打該罰，說句公道話。」

鴻賓樓的夥計，沒有不認識蕭十二郎的，連忙賠笑道：「蕭大俠，您來得正好，就請您老評評理，這小子──」

蕭十二郎擺擺手，制止夥計再說下去，用兩個指頭，輕輕托起醉漢的下巴。

眼睛一亮，他怔住了。

蕭十一郎。

※※※

蕭十一郎抬起頭，忽然大笑，道：「兄弟，好兄弟，你來了，我真歡喜，快請我喝一杯去。」

蕭十二郎冷冷道：「誰是你的兄弟？」

「我姓蕭，你也姓蕭，我叫十一郎，你叫十二郎，你不是我的兄弟是甚麼？」

蕭十二郎仍然冷冷的道：「你是你，我是我，用不著拉關係。」

蕭十一郎涎著臉，笑嘻嘻道：「就算不是兄弟，我們總算是朋友，對不對？」

蕭十二郎道：「我也不是你的朋友。」

蕭十一郎道：「好！好！好！不是朋友也不要緊，請我喝兩杯酒，這總可以吧？」

蕭十二郎搖搖頭，道：「我沒有請人喝酒的習慣。」

蕭十一郎道：「那你借給我錢，我自己去喝，好不好？」

蕭十二郎又搖搖頭，道：「我也不想借錢給酒鬼。」

蕭十一郎道：「只借十文錢，幫幫忙，明天就還你……」

蕭十二郎道：「一文也不借，我到這裏來，只是要給你另外一件東西。」

「哦？」蕭十一郎眼睛突然亮了，道：「甚麼東西？」

「你自己看吧。」

布包解開，名聞天下的割鹿刀又到了蕭十一郎手裏。

※※※

寶刀無恙，刀光仍然皎潔如秋水。

蕭十一郎高高舉起割鹿刀，仰天大笑。

他轉動著醉眼，向四周緩緩掃過道：「你們看見了嗎？這就是世上最珍貴的割鹿刀，一柄價值連城的寶刀，你們聽說過沒有？」

誰沒聽過割鹿刀的名字，人們都用驚訝的眼光望著蕭十二郎，似乎在懷疑他為甚麼會把如此名貴的寶刀，交給一個醉鬼？

蕭十一郎又把刀鋒直逼到兩名夥計面前，道：「你們認認清楚，這柄刀能值不少錢吧？」

兩名夥計惶恐的看著蕭十二郎，連連點頭道：「是的！是很值錢的寶刀……」

蕭十一郎大笑著將刀擲在地上，道：「既然知道，就替我拿去押在櫃上，先換幾壺好酒來。」

兩名夥計遲疑不敢伸手，蕭十一郎又大聲道：「拿去呀，你蕭大爺的酒蟲已經快爬到喉嚨來了，還等甚麼？」

蕭十二郎看到這裏，向夥計暗暗點了點頭，轉身走出了人叢。

誰能相信，一代大俠會落到這步田地？

蕭十一郎以前也曾毫不考慮就擲下割鹿刀，那是為了要救風四娘的命。

現在，他同樣毫不考慮就擲下了割鹿刀，卻只不過為了換幾壺酒喝。

名滿天下的蕭十一郎，這一次是真正完了。

徹底的完了。

※※※

暴雨。

暴雨初晴。

蕭十一郎想從泥濘雨水中站起來，卻似已沒有站起來的力量和勇氣。

他站起來，又倒了下去，倒在一個年輕人的腳下。

一個和蕭十二郎同樣神氣，同樣驕傲的年輕人。

一個和他自己當年同樣神氣，同樣驕傲的年輕人。

他看到這年輕人，就好像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可是現在，這影子已經消失了。

這年輕人也正在看著他，臉上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右手提著一罈酒，左手握著一把刀。

割鹿刀。

蕭十一郎垂下頭。

他不敢面對這年輕人，也不敢面對這把刀。

他不敢面對現實，甚至不敢面對過去。

他只想盡量麻醉自己。

現在對他說來，這年輕人手裏的一罈酒，價值已遠遠超過了割鹿刀。

年輕人道：「你想喝酒？」

蕭十一郎很快就點了點頭。

年輕人道：「可惜這不是你的酒。」

蕭十一郎握緊雙手，用手背擦了擦乾裂的嘴唇，又想站起來，又倒了下去。

年輕人一直在盯著他，忽然揚起了手裏的刀，道：「你想不想要這把刀？」

蕭十一郎扭著頭。

年輕人道：「可惜這把刀也已不是你的了。」

蕭十一郎忍不住問道：「現在這已是你的刀？」

年輕人道：「你昨天用這柄刀換取了一醉，我今天用一笑換來了這把刀。」

蕭十一郎道：「一笑。」

年輕人露出了微笑，一種深沉的，銳利的，無法形容的微笑。

他微笑著道：「你知不知道，有人笑的時候，比不笑的時候更可怕？」

蕭十一郎當然知道。

年輕人道：「我就是笑面十七郎。」

蕭十一郎也笑了，道：「十七郎？」

十七郎點點頭。

蕭十一郎道：「你姓不姓蕭？」

十七郎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是盯著蕭十一郎的眼睛。

過了很久，才一字字問道：「你真的就是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無法否認。

十七郎道：「你真的就是那力戰逍遙侯，火併天公子，以一把刀橫掃武林的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也無法否認。

十七郎又笑了笑，道：「聽說你的刀法天下無雙，你能不能讓我見識見識？」

蕭十一郎道：「見識？怎麼樣見識？」

十七郎道：「你還有手，這裏還有刀，只要你讓我見識見識你的刀法，不但這罈酒是你的，鴻賓酒樓裏的酒，你要拿多少，我就給你多少。」

蕭十一郎的雙手又握緊。

十七郎微笑道：「這是個好交易，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

蕭十一郎忽然大聲道：「不行。」

十七郎道：「不行？為甚麼不行？」

蕭十一郎道：「我不舞刀。」

十七郎道：「為甚麼不能？手還是你自己的手，刀也還是你自己的刀。」

蕭十一郎勉強掙扎著挺起了胸膛，道：「我的刀不是舞給別人看的。」

十七郎道：「你的刀是殺人的？」

蕭十一郎道：「是。」

十七郎大笑，就好像他一生中從來也沒有聽過這麼可笑的事。

蕭十一郎道：「殺人並不可笑。」

十七郎道：「你會殺人？」

蕭十一郎道：「嗯。」

十七郎道：「你還能殺人？」

蕭十一郎垂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手上沒有血，只有泥濘。

十七郎道：「你還有手，這裏還有刀，只要你能用你的手抽出這把刀來殺了我，這罈酒也是你的。」

蕭十一郎大聲道：「我絕不會為了一罈酒殺人。」

十七郎道：「你會為了甚麼殺人？」

蕭十一郎道：「我……」

十七郎忽然飛起一腳，踢起了一片泥濘，踢在蕭十一郎臉上，再用鞋底擦蕭十一郎的臉。

蕭十一郎全身都已僵硬。

十七郎道：「你會不會為了這個緣故殺人？」

蕭十一郎忽然抬起頭，用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盯著他。

十七郎微笑道：「你不敢？」

蕭十一郎終於伸手要拔刀。

刀就在他面前。

可是，他的手卻好像永遠也無法觸及這把刀。

他的手在發抖。

他的手抖得就像是秋風中的落葉。

他的人，豈非也正如落葉般枯黃萎謝？

十七郎又笑了，大笑。

「我知道你並不是不敢殺人，只不過已不能殺人。」他大笑著道：「刀雖然還是昔日的割鹿刀，蕭十一郎卻已不是昔日的蕭十一郎了。」

酒樓上忽然有人在問：「蕭十一郎現在是甚麼？」

十七郎用刀柄拍碎了酒罈上的封泥，將罈中的酒倒出來，倒在蕭十一郎的臉上。

這本是誰也無法忍受的屈辱，死也無法忍受的屈辱。

無論誰碰到這種事，都一定會忍不住挺胸而起，揮拳，拔刀，拼命。

蕭十一郎卻做了一件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他張開了他的口。

他張開了他的口，並不是為了要吶喊，也並不是為了要怒吼。

他張開了他的口，只不過是為了要去接流在他臉上的酒。

已有人開始忍不住大笑。

十七郎也在笑，大笑道：「你們自己看看他現在像甚麼？」

這句話剛說完，忽然有一隻手伸過來，托住了他的肘。

他的人忽然像騰雲駕霧般托了起來，飛了出去。

他手上的刀，已經在這隻手裏。

這是誰的手？

是誰的手能有這麼神奇的力量？

連城璧。

俠義無雙的連城璧。

# 第三十四回 真相大白

蕭十一郎抬起頭，就看見了連城璧的臉。

連城璧的臉上既沒有訕笑，也沒有憐憫，只有一種溫柔而偉大的瞭解與同情。

他用另一隻手扶起了蕭十一郎，道：「走，我們喝酒去。」

酒是甚麼滋味？

只怕蕭十一郎自己也分不出酒是甚麼滋味，他喝得太快，也喝得太多。

連城璧在看著他喝，看了很久，忽然道：「你的酒量好像又精進多了。」

蕭十一郎舉杯，飲盡。

連城璧道：「你一天要喝多少酒？」

蕭十一郎道：「越多越好。」

連城璧道：「三罈夠不夠？」

蕭十一郎道：「馬馬虎虎。」

連城璧道：「我們以前並不能算是朋友，可是以前的事都已過去了，現在……」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現在我本該多陪你兩天，卻非走不可，我只能留下一百罈酒給你，讓你盡一月之歡，一月之後，我再來看你。」

蕭十一郎立刻又舉杯，飲盡，忽然流下淚來，流在空了的酒杯裏。

有誰看過蕭十一郎流淚？

沒有人。

有誰能相信蕭十一郎會為了區區一百罈酒而流淚？

沒有人。

蕭十一郎一向寧可流血，也不肯流淚。

可是現在，他眼淚真的流了下來。

連城璧看著淚珠流過他泥濘沒有完全洗淨的臉，又長長嘆了口氣，道：「你……」

蕭十一郎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以前也許並不是朋友，但現在卻已是朋友。」

連城璧看著他，過了很久，才一字字問道：「我們現在真的已經是朋友？」

蕭十一郎在點頭。

連城璧道：「你流淚，是不是因為感激我？」

蕭十一郎不能否認。

連城璧忽然笑了，笑得很奇怪。

他帶著笑，把割鹿刀送到蕭十一郎面前，道：「這是你的刀，現在還是你的。」

蕭十一郎垂下頭，凝視著古雅而陳舊的刀鞘，過了很久，才喃喃道：「刀還是同樣的刀，可是我呢？我已變成了甚麼東西？」

連城璧凝視著他，過了很久，忽然道：「你知不知道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蕭十一郎點點頭，又搖搖頭。

連城璧道：「你不知道，一定不知道，因為……」

蕭十一郎道：「因為甚麼？」

連城璧道：「因為真正知道這秘密的，天下只有一個人。」

蕭十一郎道：「誰？」

連城璧道：「一個你永遠想不到的人。」

蕭十一郎又問了一次：「誰？」

連城璧道：「我。」

這個字說出口，他的眼睛忽然變得銳如刀鋒，他的手距離蕭十一郎的脈門已不及五寸。

他已準備好來應付各種變化。

誰知蕭十一郎居然完全沒有反應。

連城璧道：「你變成這樣子，完全都是我害你。」

蕭十一郎還是完全沒有反應。

他的人似已完全麻木。

連城璧看著他，瞳孔一直在收縮，緩緩道：「你知道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天宗主人？」

蕭十一郎眼睛裏空空洞洞的，茫然道：「你……」

連城璧道：「不錯，就是我，所有的一切計劃，都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

這句話本來應該像一根針，可是無論多麼尖銳的針，刺在蕭十一郎的身上，蕭十一郎也完全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世上好像已不再有任何事能夠傷害他，這是不是因為他已經完全沒有人的真感情？

連城璧道：「那一天你們決戰的時候，我也到了殺人崖，逍遙侯墜崖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的，你帶著冰冰走了，我就想法子下崖去看看他。」

蕭十一郎忍不住問道：「去看他？為甚麼？」

連城璧道：「因為我知道他絕不會就這麼樣輕易死在下面的，這世上假如真有一個人能有兩條命，這一個人一定就是他。」

蕭十一郎道：「你下去的時候，他真的還沒有死？」

連城璧道：「沒有。」

蕭十一郎道：「你想救他？」

連城璧笑了笑，道：「我想救的，並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秘密。」

蕭十一郎道：「秘密？」

連城璧道：「每個人都有秘密，像他這種人的秘密，對別人來說已不止是一種寶藏。」

蕭十一郎道：「他的秘密，也就是天宗的秘密。」

連城璧道：「不錯。」

蕭十一郎道：「他將這秘密告訴了你？」

連城璧道：「是的。」

蕭十一郎道：「他既然還沒有死，為甚麼會把這秘密告訴你？」

連城璧道：「因為他不能不說。」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連城璧嘆了口氣，道：「你實在變了，變得太遲鈍，這句話你本來不該問的。」

蕭十一郎還是不懂。

連城璧道：「因為你本該想得到，他若不說，就只有死。」

蕭十一郎道：「他說出來之後呢？」

連城璧又嘆了口氣，道：「這句話你也不該問的，他說出來之後，死得當然更快。」

蕭十一郎笑了，笑的就像是個呆子。

連城璧道：「我知道他的秘密後，就立刻又將天宗重新組織起來，只可惜天宗裏還有些人不肯接受我的命令，所以我就故意讓那些人在你和冰冰面前出現，我知道冰冰一定會讓你殺了他們的。」他笑了笑，接著道：「這本就是借刀殺人，一石二鳥之計。」

蕭十一郎在聽著。

連城璧道：「我本來也有很多機會殺你的，你自己也應該知道。」

蕭十一郎承認。

連城璧道：「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一直都沒有下手？」

蕭十一郎搖頭。

連城璧道：「因為我要讓你活著比死更痛苦，我要徹底毀了你，我要讓每個人都對你完全絕望，我要讓每個人都認為你是個無可救藥的畜生。」

說到這裏，他蒼白的臉，已因激動而扭曲，眼睛裏也已露出了悲憤痛苦之色。

因為他又想起了沈璧君。

他要奪回的，不僅是沈璧君的人，還要奪回沈璧君的心。

他一定會讓沈璧君也同樣對蕭十一郎感到絕望。

為了達到目的，他已不惜一切犧牲。

他愛沈璧君，愛得太深，所以他恨蕭十一郎，也恨得同樣深。

只有因愛而生出的仇恨，才是最強烈，最可怕的。

蕭十一郎又開始在喝酒。

這麼多的酒，本來已足夠讓他完全麻木，可是現在，他眼睛裏還是露出了痛苦之色。

不但有痛苦，而且還有恐懼。

他恐懼的，也許並不是連城璧這個人，而是這種仇恨。

連城璧道：「我用盡了一切方法，先讓你的聲名、財富、地位，都達到巔峰，然後再讓你掉下來，利用你作工具，替我除去了那些叛徒，這兩點你現在一定已經想通了。」

蕭十一郎道：「我……」

連城璧道：「我本來還想要你到八仙船去，替我殺了最後那幾個叛徒，只有那一次的計劃，我沒有完全成功。」他笑了笑，接著道：「可是到了那時候，世上已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擋我，你就算不去，我也一樣可以自己動手。」

蕭十一郎道：「所以你故意讓我錯過了，因為你覺得你自己動手更方便。」

連城璧道：「我的確喜歡自己動手，無論甚麼事都是一樣。」

蕭十一郎道：「那瞎子也是你扮成的？」

連城璧道：「我要讓你有一種錯覺，認為那瞎子就是逍遙侯，認為逍遙侯還沒有死。」

蕭十一郎道：「為甚麼？」

連城璧道：「因為我要把這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冰冰身上。」

蕭十一郎垂下頭，黯然道：「冰冰……冰冰……她真是個可怕的女孩子。」

連城璧道：「這一切計劃大功告成之後，冰冰和逍遙侯就可以真的死了，這世上也就不會再有人知道我的秘密，更不會有人懷疑到我就是天宗的主人，所以我還是跟以前一樣，是白璧無瑕，俠義無雙的連城璧。」

蕭十一郎已經醉了，已經醉得快要倒下去。

可是他卻還有一句話要問，非問不可。

他用盡全身所有的力量，支持住自己，大聲道：「你為甚麼要把這些事告訴我？」

連城璧道：「因為我要讓你痛苦，我要讓你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呆子。」

他臉上又露出那種溫柔文雅的微笑。

他微笑著站起來，拍了拍蕭十一郎的肩，道：「現在我要走了，那一百罈酒，我還留給你，可是你最好記住，那也許是你一生之中最後的歡樂，喝完了這一百罈酒之後，你怎麼還能活得下去？」

他沒有再等蕭十一郎回答，就走出了門，他走出門的時候，蕭十一郎已倒了下去。

無垢山莊巍峨如故，聳立在群山中，也聳立在世人心中。

連城璧邁著輕快的步子穿過花園，整個人都似有輕飄飄的感覺。

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愉快過，不僅是為了多年宿願一朝得償，更主要的是，他沒有用一分武力，不必憑藉武功劍術，就已將名滿天下的蕭十一郎徹底擊敗，而且敗得那樣慘，那樣可笑。

至少，他證明了一件事，擁有絕世武功並不一定就是強者，而高超的智慧，精密的算計，才是爭雄武林的真正本錢。

不是嗎？蕭十一郎何等英雄，現在卻變成了一條狗。

一條連窩都沒有的野狗，癩皮狗。

連城璧真想大笑，這勝利的果實雖然得來不易，但他畢竟還是得到了。

他默默進行著這個偉大的計劃，默默忍受著各種心靈肉體上最慘重的打擊──包括失去全部財產和最心愛的妻子，如今，一切又回到自己手中。

除了沈璧君。

他相信沈璧君業已投水而死，否則，她一定會重回自己懷抱。

死了沈璧君，卻毀了蕭十一郎，得失之間，仍然還是划算的。

天涯何處無芳草，世上盡多比沈璧君更好的女人，卻絕不可能再有第二個蕭十一郎。

大廳上寂靜，燈火通明。

那柄黃金鑄成的劍，仍在燈下閃閃發光。

連城璧的眼中也閃亮著異彩。

從今後，無垢山莊將永遠成為人們心目中「仁義」的象徵，連城璧三個字，也將永遠流傳不朽，成為俠中之俠，英雄中的英雄。

誰也不會知道連城璧才是真正的天宗第二代，這秘密勢將隨蕭十一郎同化烏有，永遠沒有被揭穿的時候。

無垢山莊始終是白璧無瑕的，必然千秋萬世受後人的尊敬和景仰。

連城璧得意的笑了。

這一剎那，他才真正確定自己是獲勝者，多年來的忍耐和屈辱，終於得到了補償。

他突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感，不由自主，又撫摸著那柄金劍。

劍是冷的，他的心卻熱得可以煮熟一頭牛。

灼熱的手指觸摸著劍身，給他一種清涼的感覺。

他現在太興奮，他需要清涼使自己的情緒稍微平靜一些……

突然，他怔住了。

※※※

劍身上本來刻著四個字頌詞：「俠義無雙」。

現在，仍然是那四個相同的字。

只是字的順序有一部分顛倒，變成了「俠義雙無」。

頌詞下款，本來由當地父老聯合署名。

現在，仍然有敬獻人的名字。

只是名字改變了，換成了：「大盜蕭十一郎敬獻。」

※※※

金劍還是原來那柄金劍，除了字跡改變，其他沒有絲毫異狀。

這表示劍上原有的字，是被人用「大力金剛手」類似的武功抹去，然後重新刻上現在的字句。

除了蕭十一郎，誰會做這種事？

除了蕭十一郎，誰有這份功力？

可是，蕭十一郎不是已經徹底毀了嗎？

難道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個圈套？

※※※

連城璧突然覺得一顆心直往下沉，彷彿由春陽中一下跌進了冰窟裏。

一股莫可名狀的寒意，忽然從四周圍擁過來。

人和心全冷了，冷得可以凍死十頭牛。

金劍落在地上，發出刺耳的聲音。

連城璧深深吸了一口氣，再緩緩吐出，忽然大聲呼喚：「來人！」

人來了，立刻就來了。

連城璧的臉色已恢復平靜，一字字道：「燃薰香、備蘭湯、設盛宴、傳鼓樂！」

薰香、蘭湯、盛宴、鼓樂，是不是真的能使人平靜？

一個人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才能使自己的情緒平靜？

連城璧把自己全身都浸在溫暖的浴水裏，但他還是覺得全身冰冷。

他從未真的被人擊倒過，他絕不是個輕易就被擊倒的人。

可是，現在他心裏就有了這種感覺。

他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徹底毀了蕭十一郎。

他要看著蕭十一郎的生命和靈魂，全都毀在他自己的手裏。

可是現在，他忽然發現，他唯一真正毀滅了的，只不過是他自己的願望而已。

他忽然發現自己很可笑。

他想笑，縱情大笑。

他真的笑了，大笑著站起來，赤裸裸的站起來，走出大廳。

大廳裏，彩燭高燒，樂聲悠揚。

他赤裸裸的，走向一對對迴旋曼舞的歌妓。

他一定要盡量放鬆自己。

因為他知道，這最後一刻已經到了。

不是蕭十一郎倒下去，就是他倒下去，這其間絕無選擇的餘地。

※※※

鴻賓酒樓。

鴻賓酒樓裏也同樣有彩燭、有歌樂、有歌妓。

蕭十一郎彷彿也同樣在盡量放鬆自己。

桌上有杯，杯中有酒。

蕭十一郎的心裏卻已沒有酒。

他看著連城璧走進來，連城璧也正在看著他，兩個人眼睛都同樣清醒、冷靜。

在這一瞬間，兩個人心裏都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好像正在看著另一個自己。

在他們的眼睛裏，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在他們生命中某一個最秘密的地方，他們是不是有很多相同之處？

為甚麼他們會愛上同一個女人？

為甚麼會同樣愛得那麼深？

沒有言語。

沒有聲音。

兩個人就這樣互相凝視著。

也許直到現在，連城璧才真正看清蕭十一郎。

蕭十一郎絕不是一個會被酒毀了的人。

酒只不過是他的工具。

桌上有杯，杯中有酒。

連城璧忽然舉杯一飲而盡，道：「好酒。」

蕭十一郎道：「是好酒。」

連城璧道：「酒，替你做了很多事。」

蕭十一郎道：「是。」

連城璧道：「所以你知道我一定會來的。」

蕭十一郎道：「是。」

連城璧道：「我當然也知道你一定會在這裏等我。」

蕭十一郎道：「是。」

連城璧道：「也許我們都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

蕭十一郎道：「是。」

連城璧笑了。

蕭十一郎也笑了。

連城璧道：「請。」

蕭十一郎道：「請。」

他們微笑著走出去。

夕陽仍然豔麗，風卻已經很冷了。

冷得就好像他們的微笑一樣。

落葉蕭蕭。

※※※

蕭蕭的落葉正飄落在長街上。

長街寂寥。

※※※

夕陽照著峽谷。

遍山殘葉，紅豔似火。

連城璧的目光像火一般的凝視著蕭十一郎。

凝視著那柄聞名天下的刀。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把刀的鋒利，能比得上割鹿刀。

世上也絕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手，能使得出蕭十一郎那麼可怕的刀法。

這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事。

連城璧自然也清楚得很。

而現在，那把鋒利的刀，正緊緊握在蕭十一郎的手裏。

無論甚麼人，面對著這樣的對手，都不免會產生出畏懼的感覺，但連城璧卻絕對不會。

只因為他心中充滿了自信。

多年前他就已有了這種自信，他相信世間再沒有人能勝過他的劍法。

蕭十一郎是人，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他很鎮定。

他凝視蕭十一郎，只不過想增加蕭十一郎心裏的壓力。

他凝視著蕭十一郎，只不過想欣賞蕭十一郎死前的表情。

※※※

夕陽最後一線餘輝照在割鹿刀上，刀光閃亮了蕭十一郎的眼。

連城璧發現蕭十一郎的眼裏出現了一種神奇的，無法形容的，一種天上地下絕無僅有的光輝。

就在這時，連城璧的信心，忽然像曝露在陽光下的春雪一樣，溶化，消失。

他忽然有了一種神奇的，無法形容的，天上地下絕無僅有的恐懼。

他這種恐懼的強烈，就好像刀光一樣。

也就在這同一剎那間，蕭十一郎做了一件任何人永遠夢想不到的事。

蕭十一郎放下了他的刀。

放下了他的割鹿刀。

放下了那柄神奇的，無法形容的，天上地下絕無僅有的割鹿刀。

就放在連城璧面前。

就放在連城璧伸手就可拿到的地方。

然後，夕陽忽然不見了，刀光忽然不見了，蕭十一郎也忽然不見了。

因為在連城璧眼睛裏已經沒有了蕭十一郎，也沒有了恐懼。

但是，他也沒有了自信。

信心，雖然是克敵制勝最大的因素，可是對一個勝利者而言，信心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已經獲得了勝利。

勝利的滋味是甚麼呢？

是滿足，是刺激，是歡愉，也是空虛。

一種唯有勝利者才能體會到，瞭解到的空虛。

一種「高處不勝寒」的空虛。

就在這銳如刀鋒，尖如刀尖，快如刀光的一剎那裏，連城璧忽然有了這種空虛。

這種比恐懼更可怕千萬倍的空虛。

他只看見了割鹿刀。

他只看見了放在地上的，他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割鹿刀。

他沒有看見蕭十一郎。

他也沒有想到真正可怕的並不是這把刀。

真正可怕的是蕭十一郎。

一個神奇的，無法形容的，天上地下絕無僅有的蕭十一郎。

※※※

夜。

夕陽真的不見了。

蕭十一郎也真的不見了。

等到連城璧要找蕭十一郎的時候，蕭十一郎已經消失在黑暗中，他的人忽然間好像已經和這個可以包容萬事萬物的黑暗融為一體。

任何人都知道黑暗是最可怕的。

沒有任何事比黑暗更可怕。

因為黑暗代表了人類歷史生活中某些不可知的恐懼。

現在，蕭十一郎的本身就已經是黑暗。

黑暗。

※※※

黑暗。

連城璧眼睛前只有黑暗。

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就是這一剎那。

然後，他聽見一種奇怪的聲音。

他聽見一種神奇的，無法形容的，只有他自己聽見才會覺得噁心的聲音。

他聽見了他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

※※※

月。

今夕有月。

星。

今夕有星。

今夕是何夕？

星光月光都灑在連城璧的臉上，連城璧的臉蒼白如今夕的月，今夕的星。

連城璧的臉色蒼白如蕭十一郎的眼睛。

沒有人能形容，也沒有人能知道蕭十一郎此刻眼中的表情是滿足，是刺激，是歡愉，還是空虛。

有誰能知道這種空虛是甚麼意義？

有誰能知道這種空虛是多麼空虛？

有誰能知道蕭十一郎現在的心情？

※※※

沒有人知道蕭十一郎現在的心情。

沒有人知道蕭十一郎現在所想到的是甚麼事。

他想到的是白雲，是淚水，是白雲下的山坡，是流水的河灘；是山坡上的蜜語，是河灘上的柔情。可是每個人都應該想得到這是誰的柔情，是誰的蜜語，是一種甚麼樣的痛苦和心酸，為甚麼這種蜜語柔情中要有這麼多的痛苦和心酸？

為甚麼這代價永遠無法償還？他手裏已沒有他的割鹿刀。

真正能殺人的，並不是他的割鹿刀，而是一柄看不見的刀。現在，他又放下了這把刀。

月光仍在地上。

星光仍在地上。

割鹿刀也仍在地上。

可是蕭十一郎已經不在了。

蕭十一郎走的時候，並沒有帶走連城璧的生命，卻帶走了他一生中所希冀的一切──希望、驕傲、光榮。

他走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你不能死，因為我還是欠你的。」

※※※

你不能死。

我不能死。

風四娘不能死。

沈璧君不能死。

可是千千萬萬年以來，這世上有千千萬萬的人，有誰能真的不死呢？

有誰能？

（全書完）